

學生們的故事

上海廣學會出版



謝頌羔編著

學生們的故事

上集
一至五集
卷

上海廣學會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出版

學生們的故事

第一集
第八卷

廣學會五十週年叢書之一

每部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郵費另加)

編輯者 謝 頌 羔

發行者兼 廣 學 會
上海博物院
路一二八號

印刷者 集成印刷所

▲版權所有▼

STORIES FOR STUDENTS

Edited by

Z. K. ZIA, M. A.

Jubilee Edition

Price for set of two vols : \$1.50

Postage Extra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28 Museum Road

SHANGHAI

1937

學生們的故事合訂本小言

這部書是我在近十年中所編著的，我的動機是介紹純潔無垢的故事給青年們，同時，又可以使他們欣賞人生的美與真理。故事是青年男女所喜歡讀的，但是，坊間出版的刊物，不是講三角戀愛，便是描寫一種不健全的生活，我是反對這種刊物的一個，所以竭力提倡有益的小說與故事。這部書的貢獻也是在此。

我自幼是好動的，但是，在好動的時候，往往沒有正確的指導，我以爲看小說的人大都是喜歡『動』，我這裏有一點請求：『你看過了高尚的人物，起了一種敬意以後，應該設法在你的人生中表現出來。』這部書不但希望讀者們去閱讀，也能當它一服奮興劑看，看完了去實行。

頌羔序於廣學會九樓，時在廣學會五十週年。

學生們的故事 例言

(一) 每篇故事含有道德上的教訓，這書的原意是引導青年們到真理與自由的路。

(二) 這書共有三集，由淺入深，初級和高級小學校可以採作課本，或課外自修讀本。第三集的文字略為深長，初級中學學生也許適用。

(三) 我們希望此後再多編幾本這樣的書，現在的三本是初期的嘗試而已。

頌 羔 識 一九二九年
二月廿五日

學生們的故事

第一集目次

- 一 我的祖母
二 黃媽
三 王生與馬
四 張生與烏
五 誠實童子
六 老鼠的難關

-
- 七 孔夫子
八 花生與書
九 賽馬
十 騎馬
十一 安息姊
十二 日裏做夢

十三

儲蓄的益處

十四

阿英生病的緣故

十五

英文師

十六

講話容易麼

十七

我的小朋友

十八

格蘭斯頓的妻

十九

我爲甚麼不說謊

二十

孩子們的食物

二十一

馬麗的聖經

二十二

小福特

二十三

藍眼鏡

二十四

耶穌與小孩

二十五

十二歲那年



我的祖母

她年紀已經七十多歲了，她的相貌不十分好看，但是我很愛她。

爲甚麼呢？李生問我。

我告訴李生說，因為她很愛我。

二

黃媽

美貞從小就跟着黃媽到外間去遊戲。

不久，美貞上學去了，黃媽覺得很冷靜。但是黃媽是一個勤謹的傭人，美貞的母親很喜歡她，所以也叫黃媽和美貞一同上學。

美貞與黃媽就成爲同學了。

過了不久，黃媽和美貞都畢了業。

黃媽改了名，叫做黃靜貞。

王生與馬

王生只有八歲大，在他看來，除出他父親和母親之外，最可欽佩的就是馬了。

我問王生說：「你愛馬的理由是甚麼？」

王生說：「馬不但是高而且大，就是牠的跑，也是飛快的；我呢，不但跑得沒有像馬那樣快，而且當跑得略微快些時，就會跌交的；但是馬無論如何的跑，不會跌交的。」

所以王生在八歲時，很喜歡馬，自己也喜

歡學做馬

四

張生與鳥

「鳥是多麼可愛的動物啊！我情願父親給我一隻鳥。」張生對他的母親說。

母親說：「可以！」

不久，張生得着一隻鳥。

那鳥對張生說：「你是何等殘忍的孩子！因爲你把我關在小小的竹籠裏面。」

張生驚訝道：「我不是待你很好的嗎？每

天的食物都是我供給你喫的，我又替你洗澡，你還說我是殘忍的孩子麼？

鳥帶著悲傷的聲音說：「沒有一隻鳥喜歡被囚在籠中的。」

一九二九年一月寫於上海

五

誠實童子

許生從學校中讀書回家，就在家中抱妹，他是父母所喜歡的兒子，因為他不但讀書勤敏，而且很會幫助母親做事。

有一天，許生的母親叫許生出外買一瓶醬油，那醬園中人多算給他二枚銅圓，許生到了家中，母親告訴他說：「你多了二枚銅圓。」許生一聽見這話，就回到醬園，把二枚銅圓歸還他們。

當許生回家的時候，天已晚了，他在路上跌了一交，額角碰在石上，血也流出來了；但是許生並不出怨聲，因為他是一個誠實的童子。

六

老鼠的難關

大大小小的老鼠們因爲受貓的害已經
够了，大家都要想出一個自衛的方法。

有一天，牠們開了一次大會，結果，牠們公
認爲最妙的方法，就是在貓的頸項上去掛一
隻響鈴，這樣，貓還未到，鈴已先響，小老鼠們聽
見，可以趕快逃到洞裏去。

「這是最妙不過的方法了！」大家都拍手
贊成。

但是一隻老鼠說：「誰能到那隻貓的頸
項上去掛鈴呢？」

許多分鐘過去了，沒有聽見一個答覆也。沒有一隻老鼠肯自告奮勇把鈴掛在貓的頸項上。

七

孔夫子

孟生對孔生說：「我將來長大了一定要做孔夫子。」但是孟生後來做了銀行老班，把學做孔夫子的事情都忘記了。

孔生雖然當時沒有表示，他將來願做何等人物，但是他從小就喜歡讀書，成年後便做

了一位小學的教員。他雖然沒有甚麼錢財，但是他的品行很好，學問也是深造，學生們和四鄰的人們，都稱呼他爲「孔夫子」。

八

花生與書

湯麥生是美國人，他很喜歡喫花生，所以當他到中國來的時候，帶了一大箱的花生。他的朋友華達很喜歡看書，所以到中國來的時候，帶了許多的好書。

湯麥生到中國以後，看見中國的花生很

多，就覺得自己不應帶那麼多的花生來，因此，他也不再如從前那樣的愛喫花生了。此後，他幫助華達把所帶來的好書通統譯成了華文。

九

賽馬

些。賽。

李生做了一隻紙馬，要與張生的紙馬比。張生的馬得勝了，因為他用口吹得有力。李生又做了一隻大些的紙馬，但是第二

次又失敗了。

李生心中很難過，因為他的馬比不上張生的。

李生的哥哥告訴李生說：「賽馬不在乎馬的大小，祇在乎你自己的氣力，你如果吹得急些，就會勝利的。」

第二天，李生又與張生比賽紙馬，果然把張生的馬戰敗了。

李生自己對自己說：「原來賽馬不在乎馬，乃在乎人，我現在明白了。」

騎馬

趙生在學校做學生的時候，不肯讀書，而專喜騎馬。不久，他被學校斥退了。但是，趙生仍舊喜歡騎馬，他後來做了馬夫。

在趙生做馬夫的第二年，他就悔改，他從前不肯讀書的過錯，不久，他又進一所學校，而且很用功讀書，他看見學生們中有喜歡騎馬的，他總是這樣問：「你是否喜歡學做馬夫？」

安息姊

我十一歲的那一年，在正誼女學校讀書，那時安息姊也在那裏。她待我很好，也肯教我的書。

在不讀書的時候，她常和我們小學生遊戲。有一天，那是禮拜六的下午，她告訴我們怎樣造雀鳥的窠。

她聚集落下的樹葉子來做窠，並且叫我們做小鳥。我就屈身緩緩的跳到窠中，並且在

她的手下蹲坐着好像小鳥伏在牠的母親的翅膀下一般。

我很喜歡和她遊戲，因為她富於愛孩子們的心。可惜她如今已不在世上了。

十二

日裏做夢

某農家的青年女子從牛屋裏把一桶牛奶帶到鎮上去賣的時候，她忽然興奮起來，自己對自己說：『這牛奶賣去後，至少可以去換一二百個雞蛋，這些雞蛋可以孵出小雞，不久

又可把那些小雞賣去，我就有錢做一件新衣了；然後穿了那件新衣服赴聖誕節的宴會，那時候，一定會有許多青年男子來向我求婚，我自然要拒絕他們的啊！說時，她把頭一扭，那在她頭上的一桶奶，立時翻倒在地上，她的希望也同樣的消滅了。

十三

儲蓄的益處

王生很喜歡銅圓，他積蓄銅圓的本領比他的弟弟好，所以他積了二千多枚銅圓。

王生的弟弟喜歡把銅圓去購糖果，因此連一枚銅圓也沒有儲蓄。

有一次，王生的弟弟因為喫得太多了，肚子痛得很厲害，無法可想，只有大聲哭起來。王生見了就把他所積蓄的銅圓一齊拿出來，作為延醫購藥的費用。

王生的弟弟喫了藥，肚子的痛也止住了。從此，王生的弟弟也看他的阿哥的榜樣，去儲蓄銅圓了。

十四

阿英生病的緣故

阿英在每年過年的時候總要生病。

前年她生了熱病，臥在床上二禮拜。

去年她在新年的一日，又得了病，那是肚子痛。

今年正在大家高興喫年夜飯的時候，她又吐了起來。這是何故呢？沒有人知道，有的人說：「阿英命苦，沒福享受過年的樂趣。」其實，阿英不是命苦，是因爲她貪喫，每次喫得太多，就患病了。

醫生看過阿英的病以後對她說：「小姑娘，你若多做些好事，你的病就不會發作了。」

自此以後，阿英有東西喫的時候，便分些給鄰舍的阿玉喫。阿英就不容易生疾病了。

十五

英文師

徐生幼時很喜歡講英文，但他的英文並不好。有一天他對劉生說：「我的英文進步很速，不久可以做英文師了。」

劉生把這話告訴同學們，同學們都來譏

笑徐生，並且一看見他便呼他爲「英文師」。

徐生心中起初也不覺怎麼樣，他還會笑着，後來就面赤而心痛了。

但是他覺悟了，他努力的用功上去，終於達到他的目的，他不但能講極流暢的英文話，而且會寫出很有意義的英文論了。

我們不可譏笑人，或是輕看別人的無用，同時，希望大家看徐生的榜樣，用功讀書，貫徹幼時的志向。

講話容易麼？

歌德是德國一位著名的文學家，因此去訪問他的人很多，但是大都問他一些無意義的話，他聽的太多了，就感到厭倦了。有一次他與那些訪客說：『朋友們！這樣囉嗦的話語請你們放在自己家中好些，帶到我的地方來，那是安插不下了。』

講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們以為怎樣？

十七

我的小朋友

幾年前，我的小朋友去世了，我那時爲他痛哭，現在仍舊紀念着他。

他的名和姓我都忘卻了，但是所記得的是他曾和我在小禮拜堂中一同唱讚美詩，其實那時我還不會唱詩，我的第一首讚美詩還是他教我的。

他又爲我建造了一所小花園，裏面有桃樹，梅樹，和枇杷樹；此外，還有許多叫不出名字的花和香草。他實在是我的好朋友。

可惜，又可悲，好久不見他來到我家，我的

母親告訴我說：「你的小朋友病了！」從此以後，我不再見他，現在我方纔知道他已不在這世界上了。

我現在雖然有許多朋友們，我覺得那位無名的小朋友，實是其中最可愛的一位。

十八

格蘭斯頓的妻

某晚上格蘭斯頓首相爲了重要的事去赴政議會，他的妻陪他同去。

乘馬車出發的時候，夫人偶一不慎，把她

的一隻手指軋於車的窗下，她不知不覺的喊了一聲「啊唷！」因為的確是痛的很。但同時她就忍着痛不再作聲，幸而格蘭斯頓還不曾留意到他這時正在凝思着如何去應付那些國家的大問題哩。

有人稱贊格夫人說：「她是不愧爲首相的妻，因爲她會忍痛。」

十九

我爲甚麼不說謊

我的父親對我說：『華盛頓從小不說謊，

所以後來能做總統。

我說：「那末，我儘可說謊了，因為我不要做總統。」

我的父親帶着和氣的聲音對我說：「兒啊，你以為愛說謊的人，單是不能做總統就算了麼？這種人，簡直的不能做人！到了不能做人的時候，不但你的娘，和我不喜歡你，還有天父也不喜歡你了。」

我覺得說謊是一件重要的事了，因為我若說謊，定使我的父母和天父不樂。所以我又

對父親說：「那末，我從此不再說不誠實的話了。」

二十

孩子們的食物

莫勒先生辦理孤兒院，不但沒有基本金，更是缺乏慈善家的常年資助，他是富於信心的人，故靠着祈禱辦理院事。

有一天，院中的午膳告絕了，廚子在十二點差二十分的時候來告急說：「莫勒先生，今天孩子們沒有喫的東西了！」

莫勒先生鎮靜地回答：「不要着急，請你預備杯盤這些東西。」

廚子以爲莫勒先生會有東西給他們喫的，所以把一切都弄妥當了；但是十二點就快到了，不見動靜。他就又跑到莫勒先生面前伸訴說：「先生，離喫飯的時候只有五分鐘，怎麼樣辦法？」

莫勒仍在祈禱並且告訴廚子說：「這是上帝的孤兒院，他一定會看顧這些孩子們的，不要心慌。」

果然這時，忽然聽見遠處一陣隆隆的車聲，走到門前就停止了，車上裝載好些食物，都是供給孩子們送的。送這些食物的人名，我們至今還不知道。

在莫勒看來，那些食物，就是上帝聽見了他的祈禱因而送來的。

二十一

馬麗的聖經

一百多年前在英國有一位姑娘，她年紀只有十六歲，她很喜歡看聖經，但她沒有聖經。

她的隣舍也沒有聖經，因為那時的聖經很缺乏。

她有時會走十幾里的路到她的親戚地方去借一本聖經看。後來她的親戚遠行了，她沒法可想，惟有祈禱罷了。

有人告訴她說：「馬麗在一百多里之外，有一位牧師，他家有聖經賣，你何不去向他購一本！」馬麗聽了這話，心中快樂，就設法要想去買那聖經。

但是那時的聖經很貴，馬麗是鄉下人，身

邊沒有錢，所以她過了好幾年功夫，方始儲蓄了些錢。

一日她帶了錢去買聖經而且一連走了一百多里路。

她找到了那位賣聖經的牧師；但是可惜得很，聖經早已賣完了，一本也不剩。牧師向馬麗說：「你爲甚麼不早幾日來呢？」

馬麗很失望，並且出聲大哭了。

牧師看見馬麗哭得很傷心，就把他自己的聖經送了給她。

這就是馬麗得着她的聖經的經過。

二十二

小福特

你看見過福特車麼？福特車是一種很便宜的汽車，造這種汽車的人就是福特。

福特幼時很喜歡機器，有一次他竟離開他父親家裏，到遠處的城中去做機器公司的夥計；但是他所得的薪金很少，入不敷出，小福特就在每天喫過夜飯後到鐘表店中去做修表匠，這樣方得喫飽，而且有一間小臥房住。

小福特從十幾歲到現在，繼續的有那樣的奮鬥精神，所以他現在可算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實業家。

福特的目標是：「服務人羣。」

二十三

藍眼鏡

黃生戴着一副藍色的眼鏡，張眼四望，一切都不如從前了，連太陽光也呈藍色，不如以前的光亮了。他說：「不好了，世界也許要滅亡了。」

章生沒有戴甚麼眼鏡，卻說：「世界是好的，太陽的光輝也是如常照耀着。」

但是黃生不信，每日在等待世界的沒日，書也不肯讀，連喫飯也無心了。

四週的鄰居都說：「黃生的頭腦有點不清楚，真可憐。」

但是，有一天，黃生的藍眼鏡打碎了，他重新看見發光的太陽，心中就開朗起來，對於他的前途也抱着無限的樂觀。

耶穌與小孩

猶太國的孩子們也與我們中國的孩子們一般，很喜歡聽故事。

耶穌是講道的先生，他與別的講道先生們不同，因為他的道理，孩子們也喜歡聽的。

有一次，耶穌在講道，他也說了些很有趣的故事，有許多孩子們也要走到耶穌跟前去聽，但是耶穌的門徒不允許孩子們上去。

有幾個孩子們哭起來了，因為他們要聽耶穌講故事，卻是聽不到。

耶穌知道了，就對孩子們說：「你們都可到我這裏來，不要怕。」

同時，耶穌又對他的門徒們說：「孩子們，是世界上最可愛的人，你們萬不可輕看他們的啊！」

孩子們都擁到耶穌面前來了，耶穌用手按在他們頭上，為他們祝福。

孩子們都高興得很，而且大家唱起歌來了。

十二歲那年

我在十二歲那年，我的父親對我說：「祥兒你現在是十二歲了，你將來喜歡做何等樣的人？」

我呆着不作聲，同時我在想：「父親爲甚麼要問我這樣的話？」所以就回答說：「父親，我不知道，或者我喜歡做馬夫；再不然，去開一所鳥店。」

我的父親很爲我擔憂，因爲我的志向太低了。

所以他又勸告我說：「耶穌在十二歲那年已經是好學了，他會站在博士們面前問道，並且會接連去和他們研究聖經上的問題。祥兒！你要看耶穌的榜樣。」

從那天起，我就想要學耶穌對於甚麼書都加意的用功了。

第
貳
集

學生們的故事 例言

(一) 每篇故事含有道德上的教訓，這書的原意是引導青年們到真理與自由的路。

(二) 這書共有三集，由淺入深，初級和高級小學校可以採作課本，或課外自修讀本。第二集的文字畧為深長，初級中學學生也許適用。

(三) 我們希望此後再多編幾本這樣的書，現在的三本是初期的嘗試而已。

頌 羔 識 一九二九年
二月廿五日

學生們的故事

第二集目次

- 一 一個慈愛的父親(父之愛)
- 二 耶路撒冷城中的一個學生
(求學宜勤)
- 三 殘忍的王(驕傲與淫亂)
- 四 兩個好友(朋友的愛)
- 五 江北婆和她的兒子(愛兒女的心)
- 六
-
- 七 王生與張生的比賽(同情心)
- 七 愛鳥勝於愛妻的丈夫
(戒夫婦虛偽的愛)
- 八 救命錢(互助)
- 九 爸爸啊！是不是？
(認過與兒童的心理)
- 十 不肯聽父命的難過(孝道)
- 十一 聰明的王(智慧與識別的本領)
- 十二 生病的財主(忍苦)

十三

有意義的退步(節省)

十四

無意義的進步(婚姻與獨身)

十五

獅子洞中的奇跡(虔誠與守秩序)

十六

柴犬派的哲學(諷刺物質主義)

十七

白子與黑子(諷刺種族間的歧視)

十八

電車中的扒手

(出外要小心，禮物要有次序)

十九

我歡喜鉛筆的理由(自重)

二十

我的兄弟不做律師的理由

(擇業)

二十一

地球充滿着軍閥的理由(戒殺戮)

二十二

幸與不幸(戒偷盜)

二十三

貓鼠合夥(擇友)

二十四

偷兒的背景(同情)

二十五

馬麗的腿

在東方的一個城裏，有一個富翁，不但有許多財產，而且有二個可愛的兒子，這富翁愛兒子，比所有的財產更甚；他們很快活的度日，兩個兒子也長大了。



一個慈愛的父親（父之愛）

一天，那個小兒子忽然向富翁說：「爸爸！請你把我應得的家產分給我罷！」那富翁原是最喜愛他兒子的，所以祇得依着他的請求，把他的財產分給他。

過了幾天，小兒子就把他所得金銀財寶收拾起來，往繁華的大城去了。他在那城中，任意的浪費錢財，與下流的青年人爲友，不多時就把家私用完了。事有湊巧，該處又遭着荒年，人民貧苦，生活十分難過，麵包的價比以前增加十倍還不止，於是這位落魄的少年竟成爲乞丐了。

但是沒有人肯給他東西喫，肚子餓着，祇得去替人作工，那家主人有些豬，他就替他們到野

地裏去看豬，肚皮餓的很，所以就將豬喫的東西拿來充飢，這是與以前在父親家中有何等的區別呢！

過了幾天的牛馬生活以後，這少年有點覺悟了，他自對自說：「我父親家中有許多雇工，食糧米麥，堆積如山，此外還有很新鮮的葡萄和無花菓，我在這裏倒餓着，我真愚笨極了，唉！我要起來，還到我父那裏去！」這樣想過幾次，他就馬上起身回家去，離家不遠，他的慈父早已望見了他，就立刻奔出來歡迎他，並且抱着他穢污的頭頸與他接吻。

這個小兒子就流着淚對父親說：「爸爸！我

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爲你的兒子，只當我爲你的雇工罷了！」他的父親並不責備他，卻吩咐僕從們說：「拿頂好的衣服來給我的兒穿，把戒指戴在他指上，又把美鞋給他穿，那隻肥羊可以宰了，紅燒燒，多加點香料，我們可以大喫而大樂，因爲我這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復得的。」全家也都高興起來了。

正在那時，富翁的長子在田裏作工回來，聽見家中音樂的聲音，便問從家中來的僕從是甚麼一回事。僕人回答：「主人！你的弟弟歸家了，老主人因爲他回來，所以叫大家慶祝一下。」長兒就大大的生氣不肯進家，父親知道了就出來勸

他，但他對父親說：「我服事你多年，從沒有做過荒蕩的事，你卻沒有爲我宰過一隻小羊使我和我的朋友們一同快樂，但是你這個兒子在外放蕩作惡，把財產化盡，現在落魄歸來，你反爲他大開歡迎會起來嗎？」

那慈悲的父親很和善的對長兒說：「親愛的兒！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但是你的弟弟，是好比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故我們應當大家快樂一番啊。」

這個慈愛的父親的故事，是耶穌講給門徒們聽的，現在我講給你們聽。

耶路撒冷城中的一个學生（求學宜勤）

猶太是小國，但是卻有個大的京城，那就是耶路撒冷了。這城中有一個極大的禮拜堂叫做聖殿，每年到聖殿中去祭祀的人何啻千萬。

有一個小孩，約十二歲年紀，也跟着他的父母上耶路撒冷來，大概的小孩很歡喜看看熱鬧的城，但他卻專心到禮拜堂中去學道。有不明白的地方，他就提出疑問去請教殿中的教師。而且一教便會，同時，他說了許多聰明的話。

他的父母回家去了，但走了不多路，仍不見這個小孩，就驚訝起來，以為被拐子拐去了，於

是，再轉身到耶路撒冷來找他。

先到店舖中去找他，他不在那裏，又到旅館中去找，也找不着他，東尋西尋，並不見這個孩子，所以父母都哭起來，以為他們所愛的孩子終於失落了。

但是，他們再到各處去找一次，末了，走到禮拜堂中去找，卻找到了，而且那孩子說：『你們要找我，為什麼不先到禮拜堂中來找我呢？』父母不覺大喜，知道這個小孩確是一個非常的人。這就是耶穌在十二歲時的一段故事。

殘忍的王 (驕傲與淫亂)

一千九百多年前在猶太古國有一個被羅馬國封做王的，名字叫希律，他可以說是在歷史中一個殘忍的王了。他的妻因為一點小事不合他的意，他便立刻把她休掉；並且又用詭計娶他的弟婦為妻。他待遇人也是十分兇暴，一個不對，就任殺任打，在他治下的平民真是上天無門入地無路。

在那時，有一個修道士名叫約翰，他是一個正直的人，他因為希律所做的事不合道理，便來勸他改過，又斥他不應該取弟婦為妻室，希律聽

了，便大發雷霆把約翰下了獄。

一天希律王正在做壽，有許多人都來祝壽，王就大開壽筵，王的妻（原是弟婦）的女兒（原是姪女）跑到王的跟前向着衆賓客跳舞，她舞得很好，衆賓客都讚揚她，又恭賀王，說王的福氣真好，生了這麼玲瓏的女兒，王心中大悅，就當衆人的面向她說：『女兒！我真歡喜你，現在聽着，你可以隨意向我求一件事，我一定會賜給你，即使你要我與你同治我的國，我也應許。』那女兒很乖巧，就出去問她的母親，她母親因為恨着約翰不應該在王前說出自己與王結婚的不是，便說：『拿約翰的頭來。』女兒就進來向王要求

約翰的頭做爲賞錢。

那時王雖則殘忍，卻不忍在壽辰去殺一個無辜的人，但是終究把約翰從監裏拉出來宰殺了，把頭盛在盤子裏，交給那殘忍的女子。

有一次，當王向民衆演說的時候，很受他們的恭維，他就說出誇大的語言來，但忽然的跌倒在地，便氣絕了。有人說，這是約翰來討命，但是其實他是被一個惡蟲咬死了。

—— 友 好 個 兩 ——

四

兩個好友
(朋友的愛)

約拿單是掃羅王的大兒子，有繼續王位的希

望，但是他卻與一個平民爲友，而且情願把王位讓與他，這個平民就是大衛。

約拿單爲甚麼喜歡和大衛做朋友呢？有一次，大衛用了一塊小小溪澗的石子竟打敗了強大的非利士人，這樁事使約拿單不但佩服，而且就與大衛結了朋友。

大衛自從與約拿單爲友之後，掃羅王就生出嫉意，他想：『若是讓大衛一天一天勝利起來，那末，於自己大有不利的。』所以就想出各種方法來謀害大衛。

有好幾次大衛險些被掃羅王謀死，但是約拿單從中護翼，大衛得以事前預備而逃走。故大衛

對於約拿單很是感激。

有一次，掃羅實在可以被大衛害死，但是大衛不忍去殺死好友的父親，故就不下他的毒手去報復了。

後來，約拿單的妹子嫁給了大衛，大衛就做了王家的女婿，而且也忠於掃羅，可惜掃羅生心猜忌，終於不信任大衛！把大衛看作仇敵，不久在大戰的時候，掃羅和約拿單死於非利士人的手中。

大衛聽見這風聲，痛哭得十分傷心，並且又作了哀詩，哀悼他們。

最後，大衛做了國王，但他仍然記得約拿單

，對於這亡友雖然無法可以使他由死復生，卻還用恩惠待遇他的子孫。

在朋友的歷史中沒有比約拿單和大衛再好的了，因為他倆彼此相愛正如夫婦的相愛。

五

江北婆和她的兒子（愛兒女的心）

江北婆無夫家，也無娘家；但是在十個月以前舉產，生了一個很可愛的兒子，可見她至少有個丈夫，不過他並不負些微丈夫的責任。她和她兒子就都沒名沒姓的了，因為她是從江北來的，所以便呼她為江北婆，她的兒子就連帶的稱為

江北婆的兒子。有些平凡的人們，呼她爲「江北討飯」這不但是很不人道，而且並不精確。

當然，在她舉產時，並無其他的人們去幫助她一臂之力，至於醫生和看護婦更談不到，一切的一切，統統由江北婆自己落手，而且非凡順利，生產的地方是在人家的過街樓之下，人們靠天吃飯，她呢！不但靠天吃飯，而且老實不客氣靠天生兒子。

一天早晨梅珍同她的朋友到上海某「名貴」的女校中去念書，路過看見這江北婆抱着她的孩子坐在地上，便帶冷冽的口氣對她朋友說：「真倒霉！這種是做娘的生活！」江北婆雖則冥頑不

靈，但也有點感到梅珍「咄咄逼人」的驕氣，不禁心痛，雖然如此，她的勇氣似乎是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的。丈夫的拋棄，社會的凌辱，和一切的窮困，不能打倒她爲兒子作「生存競爭」的奮鬥。

在秋去冬來既冷又濕的某晚上，江北婆臥在餘慶坊末弄的水門汀上，用生硬的稻草做她的枕頭，她的被褥不但很單薄，而且破爛的很。在旁人看來，似乎又要嘆一聲「真倒霉！」然而她卻很安閑，在她的心目中，社會的冷酷已被黑暗遮過，現在只有她這十個月的兒子——他生得何等整齊，皮膚何等的滑澤，所發的聲音又何等的清脆

，面上的笑容又是何等的有希望！口中所呼出的口氣，又是何等的芬芳！——過了不久，他便很帖服的睡在她的懷中，並且還是微微的笑着。

江北婆似乎也倦了，但是對於這一做娘的「生活」並不厭倦，她抱着她的兒子，也漸漸的睡去，面上也微微帶着笑容。

一千九百二十七年冬作於上海

六

王牛與張生的比賽（同情心）

我所住的屋，與一所小學校毗連，常常聽見學生遊戲的聲音，有時他們也會爭鬥，但是不久

也便言歸於好，看他們遊戲是何等的有興趣！

我從前住在杭州的時候，也是住在校舍的旁邊，也常常聽到女學生嬉笑的聲音，不過那邊有樹有鳥，生氣自然更加濃厚些，這裏無樹也無鳥，但是感謝上帝，還能每日聽到小學生玩耍的聲音。

單說王生與張生角鬥了一下，勢均力敵，不分勝負，所以由見證人評判他倆都得稱爲上將，但是他倆卻不甘心，所以繼之以口中的比賽。

「我是老虎，可以把你活活的吞下去。」王生這樣開口，同時裝了一副老虎的面孔。

「這樣嚇不退我，我是獅子，衆獸之王。」

張生毫無畏色的抗議。

「哦，你是獅子，我是白象，又大又高，可以把你踏在腳下。」

「哈哈，哈哈，白象雖大，不能敵獅的。」

「那末，我是猴子，能夠扒樹，在樹上可以拋下石子和泥沙來，把你這隻獅子，弄得無路可走，但是你卻不能來傷我。」

「你是猴子，那末我是老鷹，可以飛在你頭上，同時也可拋下石子來與你尋開心，弄得你這隻猴子，無路可走。」張生毫不費力的對付王生。

同時王生也正用力想着對付張生的方法。

「哈哈，你無話可說。你自認喫敗仗了。」張

生又這樣的挑戰。

「你這隻老鷹，我不是小鷄，我不怕你，我的父親有枝槍，可以把你這隻老鷹打到地面上來的，你佩服不佩服？」王生又重整旗鼓的來迎敵。

張生呆了一呆，想不出話來對付。

「哈哈！你現在無話可說，你倒敗下來了。」王生這樣譏笑張生。

「哼！我不怕你父親的槍，我的父親曾經被巡捕放機關槍（註）在他身上，打穿了一百二十個洞，還不怕死，何況我呢！」張生帶着悲音了。

「原來如此，那末我的父親用機關槍放死了你的父親，我也不再用槍來放你了。」王生也帶

愁容。

王生的父親是上海許多巡捕之一，張生的父親是被巡捕冤枉打死的一人，但是民間大都以為張生的父親是一個強盜。

從此以後，王生不再與張生比賽，而且從那天起王生很愛惜張生了。

註

○上海舟山路巡捕曾用兩架機關槍捕盜。

七

愛烏勝於愛妻的丈夫

（戒夫婦虛假的愛）

審判官問：「你爲甚麼要和你的丈夫離婚？」
女人答：「我的丈夫以養金絲鳥度生的，當

小鳥長大的時候，我就教牠們學唱，現在我因為換了一副假牙齒，出聲不準確，所以教得不十分好，但我的丈夫就因此打我。」

審判官問丈夫：「你妻的話是真的麼？」

丈夫答：「不錯，她現在不肯再教金絲鳥學唱，這樣，不會唱的鳥是沒有人要的了，這樣的妻我也不要了。」

審判官就下判決書，把這一對夫妻離了婚。一禮拜以後，那養鳥的人又去娶了一個會教鳥學唱的妻子，這次他十分小心，因為他終不要一個有假牙齒的女人。

那個被休掉的女人，也覺得如果要再嫁，一

定不要再嫁那種愛烏勝於愛妻的男子。

八

救命錢（互助）

— 救 命 錢 —

在德國與法國邊境交界的地方，有二大軍營對壘，旗鼓相當，不是這邊佔了幾邁當土地，就是那邊奪回了幾個土堆，兩邊人馬，奉了長官命令，統是抵死不退的，這也是近年歐戰特別的一種習慣。

單說在法國這面的軍營裏，有二個兵士，一個是法國人，又有一個是英國人，那法國兵是在學校裏念過書的，所以能說英國話，那英國人也

曾遊歷過巴黎，所以也能懂得法國話，二人恰巧派在一個壕溝裏。

諸君要曉得壕溝裏出水尚可使得，只是睡也在這裏，喫也在這裏，日夜均在這所地窟裏做人，真所謂人間地獄，有時德國的礮彈十分利害，只差一線，二個人就在這壕溝裏化作礮灰了，在家少妻幼兒不是統成孤兒與寡婦了麼？所以法國兵想到此處，時常流淚心酸，忍不住的要與英國兵同聲一哭，只是那英國兵好像瘋子，不懂什麼叫做死，如同孩子一般，天真爛漫，打仗空閒了，不是唱歌，就是笑談，弄得法國兵愁雲冰消，那法國兵也就心花齊開，大家快樂起來，古人

說得好，禍福無門，惟人自召，這兩個兵士，離鄉背井，到了這個死人堡，還要尋窮開心，總算想得透天命，會享清福的了。

那一天法國兵無精打采的向英國兵談笑起來，豈知英國兵一理也不理，橫臥在泥地上發抖，法國兵仔細一看，原來英國兵正在眼淚如雨的暗哭，那素來善於談笑的英國兵，今日反哭得眼皮紅腫，這怕有人得罪了他吧？法國兵就先賠了一百個不是，然後徐徐的問道，我親愛的大哥，你究竟爲何如此的傷痛，至於哭得如此一團糟呢？英國兵答應道：「唉！老兄不瞞你說，我從英國來到此處，幹這殺人的事，亦無非是抱了一片愛

國熱腸，我爲國家出力，喪了命也是分所應當的，但是我今晨接了一封家書，說道我愛妻已患了重病，不能再爲他人的傭婦，一家數口嗷嗷待哺，還有我那小兒子，人事還不省的，難道也就餓死了不成？萬一賢妻病死，雅各約翰還好到孤兒院中去，只是叫我如何心傷得過呢？唉！我們英國人素來是潔身自好的，今日也淪落到這個地步，我恨不得請那德國的蠻人快來把我殺了，此生也算休了。」那法國兵聽了英國兵這一番傷心語，祇得用了幾句法國語安慰安慰他，其實他自己心裏也是如刀割那樣痛得了不得。

這一個禮拜的辰光，度日如年，這兩個兵士

，也瘦了不少，單飲了一些牛奶，那麵包是無心嘗的了，至於歌唱與笑談的聲音，是一禮拜沒有聽見，二人在濠溝中度生，全無生趣，真如兩個活鬼。

—— 救 命 錢 ——

有一天清晨，天朗氣清，兩軍打了許多日子惡仗，今日兩方面大家約會好了，休息一下，那位法國兵坐在凳子上看雜誌，忽然聽得笑聲從外面進來，原來那英國兵接到一封家信，看見法國兵坐在凳上，就開口對他說：「我接到了家書，裏邊有一段好消息，讓我念給你聽，想起來你也一定會與我快樂的，我這樣的快樂，一生一世也是不常有的。下面記着的就是我的家書：」

「雅各我愛！前日一函，想增我愛之憂傷不少，今則可請放懷矣，余病今已大有起色，日內可望就痊，而前三日又收到五百法郎，乃由法國寄來，具名者為奇能，余不識其人，不悉我愛知其人否？此錢實為天父所賞賜，我家從此可免為乞丐矣，我愛珍重！」

那英國兵讀完這信以後，就向法國兵道：「我在貴國並沒有這樣的朋友，這五百法郎的來歷，真真希奇極了。」那法國兵緩緩的說：「我摯愛的雅各，書中之奇能，即是我的未婚妻，我前幾日把你的事告訴了她，她發了慈心，做了這樁好事，我們二人，在此不是又好如從前那樣的快

樂麼？」

一九一八年作於上海南市

九

爸爸啊！是不是？

（認過與兒童的心理）

「算學做不出，也毋庸打我的臉，父親實在太嚴了。我今年年紀已有十歲，也不算是小，打我的臉，痛尙不打緊，偷然給那鄰居的珍美姊曉得了，不是很難爲情的麼？唉！十三加八豈不是二十，再乘一個二，不是四十麼？爸爸自己算錯了算法，還要把我晦氣，打得我頭暈顛倒，先生昨天教我一句話，說道：「不自由，毋甯死。」

唉！我還是死的好。」

十齡童在一所小房間內，走來走去，自忖自語，臉上掛了一行淚珠兒，心上着實的悲傷，恨不得不要做人，後來想想，頭上打了一下，尙然痛得如斯，自己尋死，不是更加痛麼？況且尋死不是應當做的事，死了還要入地獄。十齡童反覆的思忖，還是離了父親的家，作自由人的好，所以就從這樣的念頭上着想。

「我私自出了家門，拿了自己的私積，——大約二三角小洋——也不告訴母親，母親雖然待我好，也祇得暫時的離了他，我出了家門以後，看見了一個女小孩，跌在地上，我就去扶她起來

，並且對她講好話，她自然能感激我的，她就領我到她的父母那裏，她的父母也必定能感激我的，他們問我的家在那裏，我就說我是沒有家的。後來我就在他們家裏作小傭人，我是很勤慎的，早上六時就起來，馬上把地板打掃清潔，地上就不留點污，東家要我去買零碎物件，我從來不知道從中取利的，我這樣的忠心任事，東家就很看重我，後來給我五角洋錢一月，我就把這錢積了起來，東家的女兒，待我如同兄弟，我也很喜歡她。有時空下來，就同她在花園中遊戲，這豈不是比算那可惡的算學，與常常吃拳頭的好了萬倍麼？

「我的錢囊慢慢的多起來，我就選了十角小洋錢，把牠包扎好了，上面寫了一句話：「我親愛的母親收。」並且添上一句道：「這錢是不許父親用的。」這樣母親就可曉得我是孝敬他，父親也可悔悟他從前這樣的錯待他兒子的事了。哼！試試我本領看，我是不怕吃苦的，我後首大起來，面貌生得十分整齊，東家還要我做他的女婿哩！我今生豈不是要受用不盡了麼？……不錯，先生昨天教我說道：「有錢的人的女兒，是往往驕傲的。」恰巧東家的女兒性情柔和，這也是我的命運好，做了富家的女婿，比方東家的女兒也是驕傲的，我倒也不肯謙受過去，任憑你金山銀

海，不在我眼上，東家的女兒，就是要嫁給我，我也不留情面，一定要拒絕他們。東家不要我，我亦不在意上，反轉來說，我也不要東家，把自己的物件理好了走出大門，頭都不回一回的，用銅錢來壓勢人，我第一個不佩服。」

『我出了東家的門，不知道往何處去的好，種田無力，討飯怕羞，要去作人家的傭人，倒也不肯低首下心，我就去作小木生意，起首擺水菓攤，後來開小雜貨店，再後來開一所大商店，如同先施公司那樣大，我自己作東家，我賺了一萬塊錢，用了一位賬房，那二加三，三加四的事，我都可不必管的，那時候那鄰居的珍美姊，也一

定是成了大人，我去向她求婚，她一定是肯的了，我們二人就可以享福，那時候母親也可以堂堂皇皇的迎到我家裏來，父親要來，也可以來的，但是我一定不要他教我兒子的算學。」

十齡童正在想得出神的時候，忽然聽得他母親叫他吃中飯的聲音。過一分鐘，門開了，看見爸爸走了進來，說了幾句好話，並且應許他飯吃過以後，可以到外邊去遊戲一回，下半年可不必上學去，後來母親也走了進來，和顏悅色的來請他吃飯，並且應許他，如果讀書勤力，要做一件新衣裳給他，十齡童聽得了心花齊開，把以前所存的夢想，一齊拋到九霄雲外，在吃飯的時候，

十齡童，忽然想着他的錯處，就對他的爸爸說：
『十三加八是廿一，廿一乘二是四十二，爸爸啊！
！是不是？』

一九一七年，作於上海南市。

十

不肯聽父命的難過（孝道）

約翰生是一位英國很有名的文豪，他不但能寫很好很美麗的文字，而且在人格方面看來，也是忠誠而慷慨，所以世界上欽佩他的人很不少。他的父親起初是擺書攤的，某日，他因病不能出去營業，就吩咐少年的約翰生代他出去，但

不幸的很，他那時只有十八歲，年青無知，脾氣很壞，竟然拒絕父命，不肯替代父親的職司。

他父本是很忍耐的，再三的勸他說：『今日是個節期，行人很多，生意一定不會壞的，好兒子！聽爸爸的話。』
無奈約翰生執意不聽父命，終究不去。

x
x
x
x
x
x
x

過了五十年的光陰，約翰生已成名，人們都盛稱他爲英國文學界中的泰斗，沒有人知道他在青年時會做那樣不聽父命的事的。但是約翰生仍不忘他在十七八歲時抗父命的一段事。

一天，他特意尋到他父親五十年以前擺書攤

的地方，那日適下很大的雨，但他竟把帽脫下，很恭敬的挺立在雨下，足有一小時的久長，他是在懺悔他以前得罪父親的過錯，行路的人問他爲甚麼這樣做法，在雨下立着，但他起首不肯直說，後來方始認罪說：「我這樣是自罰，原是希望贖我五十年前不肯聽父命的罪罷了。」

十一

聰明的王

(智，體別的本領。)

大衛死了以後，他的兒子所羅門就接位做猶太國的王。

當他在位的時候國家太平，四鄰悅服，有一

個女士，因為慕他的名，特地到他的國中來朝見，所羅門也十分的歡迎她，據傳聞說那女士後首竟愛上了他，與他成爲夫妻。

却說，有一次，二個婦人同居一屋中，每個婦人有一個嬰孩，但是其中有一個婦人在睡着的時候把她的嬰孩壓斃了，所以就來求所羅門王來審判這件事，一個婦人這樣說：『我們同在一房中，晚上，我睡着的時候她把壓死的兒子，放在我處，却把我活的兒子換了去。』那一個婦人當然不承認這話，却說：『王呵！不然，這個活的₁孩子是我的兒，那個死的₂孩子是她₃的。』這樣的你爭我辨，在平常的審判官是計無所出，但是所

羅門王却很鎮靜，他吩咐旁邊站着的武士說：「拿刀來！」武士就立刻拿出一柄雪亮的利刀來，他又吩咐武士說：「你把這活的孩子劈成兩半，要劈得均勻，然後一半給這位婦人，還有一半給那位婦人罷！」武士得了命令，便就舉起那雪亮的刀來，正欲砍下去的時候，那活孩子的真母親就哭喊道：「求大王賜恩，不要殺我的兒，可以把他送給那婦人罷！」那冒充的婦人却冷輕輕的說：「大王要劈，便劈下去，確是公平的辦法。」

所羅門富於智慧，原來用此法來試驗誰為真母，誰為假母。他就命武士停止殺害，便吩咐把那活的孩子歸給那哀求王的婦人，因為她不忍見

人殺她自己親生的兒子。

十二

生病的財主（忍苦）

約伯是一個家財富豪的財主，有七個兒子和三個女兒，他家更有七千隻羊，三千匹駱駝，其外有許多牛，馬，驢，騾，他雖然這樣的有財，但決不肯因此就看不起人，他在別人落難的時候也肯慷慨的調濟人。

却不料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他家的屋忽然被火燒了，他的兒子和女兒都被房子倒下來壓死了。他所有的牲畜也都遭瘟疫死完了，約伯

一見這些，雖然心痛如刀割，但他仍能自解和自慰，以爲這些都是上帝所賜，現在上帝拿回去，也並不是十分難堪的事。他生下來是赤手空拳的人，現在仍舊是赤手空拳。

他在失去兒女和一切財產以後，他自己身上又生了滿身的惡瘡，痛得非凡，有時癢得非凡，他就用瓦片來抓癢，但他仍舊很鎮靜，並沒有怨天，他的朋友都來警告他說：「你如果犯了甚麼罪，現在可以認罪了。」但約伯始終鎮靜着，不怨天，不怨人，忍耐的受苦。

後來他的病好了，身體也漸漸的復了原，不久，兒子和女兒又羅列膝前，家產比以前更多，

但他對於天父的感恩，前後正沒有甚麼分別，他的待人，也正和以前一樣的誠實和仁慈。

他的病不能使他不做好人，他的喪財更不能叫他出怨言，這就是生病的財主的一段故事。

十三

有意義的退步（節省）

張生是個有錢人家的子弟，這是學校中同學們都知道的。

「這頂帽子欠好，拿一頂上等的來。」張生口中似乎有火氣了。

「算數，照辦。」那帽店裏的夥計這樣謙恭

的回他。

在張生出店門的時候頭上所戴的是一頂最上品的呢帽，那頂帽的價值是在那店裏夥計一月的薪水以上。

張生的帽子比任何人的帽都軟，都發光，都挺，比王生的帽好，比李教師的也好，比陳校長的好。

他禮拜天回到家中，他的帽比他的父親的帽也好，比他哥哥的也好。

但是，在張生的眼光看來，他兄弟的帽與他的是差不多，他兄弟却說：『你這頂帽價錢雖出得大些，但是還不及我的。』張生當面不肯承認

，但是私下却對於自己的帽子懷疑了。

「這項帽子太不像樣，再拿一頂上等的來！」
張生又在百貨店中買帽子了。

「算數，」那百貨店中的夥計很客氣的答他。

在張生出店門的時候，他頭上的帽子比美國大總統所戴的帽子還好些。而且他自己想他這次所買的帽子，不但可以勝過他兄弟的，就是英國的王太子要來同他比帽，也不見得會輸給他的罷！

的確，看見張生的人沒有一個說他所戴的帽是平凡的，人人都稱讚張生：「你的帽真出風頭

。『再澈底些，人人的眼光中只看見張生的帽子。』張生在學校的時候不但對於帽子是精心的選擇，就是對於服裝也是如此，每次成衣匠來的時候他總是吩咐說：『只要比一切人所穿的西服都好就是了，錢的多少再說罷！』

回家當然要坐汽車，而且福達車是不要坐的，起碼是派克。有一天汽車一部也租不到了，他沒法只好坐電車，但是當然是頭等電車了。

張生並不是只知穿好喫好的，他讀書也十分用功，在一班中他的分數最多，他的英文尤其是一校之冠，所以無論是年刊是校報都煌煌的登着

他的作品。不久他畢業了，在畢業時又舉他爲一班的代表，出席於來賓之前，大大的演說了一番，他的題目是『進步的人生』。

他在社會中任事的一年中成績很好，不過他購帽的熱忱是大不如前，因爲他對於帽子的上等與中等或是下等不十分去區別他們了。隔年的舊帽他也會戴着去辦公了。而且他兄弟的帽子與他的比較起來，那是他兄弟的好得十倍還不止。

第二年他要結婚了，那時他對於服裝的熱忱還是保存的，無意間他也買了一頂很好結婚用的帽子，但是這頂帽子他連接的戴了三年。

x

x

x

x

他家中現在有二個很好看的孩子，一位很溫雅的妻子，他不再到百貨店中去尋上等的帽子，他也不再坐派克汽車，就是坐也是人家請他坐，他自己無論怎樣不肯出錢去坐汽車，他回家的時候常常用二足走着，下雨的時候他便坐電車，但是十九是三等電車。

他的父親這樣對他的兄弟說：「小兒！你要看你阿哥的樣。」

小兒子不肯聽，他說：「阿哥現在是腐化了，是退步了。」

父親說：「不，不，一百個「不」，你的阿哥是進步了，若是你一定說他是退步，這却是很

有意義的退步了。」

一九二八年，十月，於上海。

十四

無意義的進步（婚姻與獨身）

翠英說：『我去年照的照相，今年看來真好笑了。』

『爲甚麼？』蘭英問道。

『你只要一看便知道了。』

翠英是十七八歲的女學生，去年她的頭髮還長得很長，今年已是光頭，去年的衣很長，今年她的裙僅及膝而已。去年的她是何等的陳舊不合

時，今年的她是何等的漂亮！

翠英和蘭英是同學，但是性情相同，都歡喜做新式的婦女，因此大半的光陰是消磨在交際場中，讀書一層似乎是附屬的裝飾品罷了。

其實你如果不叫翠英和蘭英到學校中去念書，他倆要哭得眼皮腫起來，因為上學校也是件很合時髦的行動。不做一個電影名星還可以，但是要他倆不做女學生，那是比割肉還要痛些。

翠英和蘭英都畢了業，蘭英也嫁了個好丈夫，他也很愛她，不久便生了個很好看的兒子。

有一天翠英來探望蘭英，那日蘭英的兒子正在患傷風，蘭英正在侍待他，所以不但並沒有穿

著好看的衣，就是臥房裏的秩序也是頗凌亂，更使翠英失望的還不在此。

「你去年是何等的美，你今年是何等的瘦！」翠英帶着同情的語氣發問。

蘭英點着頭，並且指着她生病的嬰兒道：「我自從生了祥兒，晚上未曾睡一夜，所以很覺得疲乏，翠英姊！出嫁的生活不一定是快樂的啊！」蘭英似乎是後悔了。她的心理，一面是怪她自己不應去愛上她的丈夫，一面也怪她丈夫爲甚麼定要愛她，同時也很羨慕着翠英，她那獨身的生活。

翠英說不出安慰的話，不過她心中也似乎是

在慶幸自己不曾愛上任何男子，而且也希望一生可以免去蘭英做娘的重擔。

三
英

x
x
x
x
x
x

英現在做了三個小孩的母親，而且也慣於爲母了，她的大兒子已是十歲，第二個兒子也有五歲，最小的女兒也有二歲，他們都很活潑可愛，祥兒也能替母親看顧弟妹。

翠英現在仍然是獨身，不過她的成績自然也不壞，她到過美國和歐洲，她現在是文學碩士，更有人呼她爲博士，她對於時髦的問題；如勞工問題，兩性問題，伴婚姻，和社會主義，都有詳盡的研究。

翠英又到蘭英的家中來望望，她倆相見了。翠英看見蘭英的三個兒子在後花園玩耍，活潑非凡，也看見蘭英的面龐不但沒有老，而且更加較前紅潤些，心中於是起了變態，似乎像懊悔她不應獨身，現在又似乎要嫁又悔太遲了。

蘭英很客氣對翠英說：『翠英姊，你的生活真是很理想，一個人要到東京就到東京，到華盛頓就到華盛頓，到倫敦或是巴黎就倫敦巴黎，而且學了這許多應時的學問，真是可羨啊！』翠英起初還有點得意的樣兒，臨了，却說一句真實的話：

『翠英姊，這些都是無意義的進步。』

十五

獅子洞中的奇跡

(虔誠，守秩序。)

但以理是有才有德的青年，他能解夢，這是他的才；他能節食，這是他的德。他後首很受那處的王的信任，在許多官僚當中竟居了首位。

但不久便引起那些官的妬忌，他們有一天去見王說：『王啊！你富有四海，統治天下，世界上權柄最大的惟有你一人，我們所敬拜的除你王以外沒有別人，就是神也不去拜他。』那王聽了這種獎語，覺得那些官僚是不错，所以就歡喜得

很，並且下了一道命令說：「除了國王以外，百姓或是官不許拜別人或是別神，如敢違背這命令者，就要被投在獅子洞中的。」

原來但以理是一個服事上帝而不拜人的人，他是十分忠於王，但他却更忠於上帝，他每日照例三次跪着向上帝禱告，這是他拜神的方法。禁令宣佈以後，但以利知道了，却毫不退縮，依舊如以前那樣跪着祈禱，每日三次，並無減少一次。他的仇人——那些嫉他的官，看見他照常拜神，違反了禁令，就立刻去奏告國王，那時國王聽見這事，心中大憂，因為但以利是他最信任的臣，那裏舍得去拋他到獅子洞中去呢？但是王的命

令是不可改的，所以祇得出令，將但以利捉來，並且放下到獅子洞中去。這洞中有許多凶猛的餓獅，人若投到他們口中，那是萬無生理的了。

奇跡就是在這裏！但以利一到獅子洞中，那些獅子不惟不來吞喫他，而且每隻獅子都立時變成很馴良，因此但以利竟在獅子洞中安然的熟睡了一夜。

第二天清早，國王親自到獅子洞口去探望，因為他相信或者天會保佑好人，他一到了洞口，就發出哀聲叫：「但以利，但以利，永生上帝的僕人但以利阿！你所事奉的上帝果能救你出獅子的口麼？」在洞中的但以利果然回答：「願王萬

歲！我的上帝差遣他的使者封住獅子的口，叫獅子不來傷我。」

王就立刻命僕從把但以利從洞中救出，他看見但以利未受傷，快樂的很，於是就吩咐僕人們去把那些告發但以利的官僚捉到，並且把他們通統擲到獅子洞中。

據說這些人還沒有到坑底，獅子們就抓住他們的脚，一忽兒，他們就都被猛獅吞在肚裏了。這就是害人反自害的結果。

十六

桀犬派的哲學（諷刺物質主義）

希臘國古代有所謂犬儒派的哲學，我國近人亦有所發明，謂東方古代亦有一種狗哲學，叫做桀犬派的哲學。

桀王的犬去吠堯帝，原是以最惡的王的狗去咬那最有仁心的人君。有人曾抽出一些功夫去詢問桀犬的哲學是甚麼，那隻狗臥在桀宮的門首，不慌不忙地徐徐應答他道：『世人所忙碌的，無非是飯碗問題，而我用我喉管去叫幾聲，也不過爲幾塊豬肉骨頭所驅使而已。至於對方的人，是好是歹，那我也無暇去分析他了。』

這種桀犬的哲學，盛行於二十世紀的各國。

白子與黑子（諷刺種族間的歧視）

—— 子 黑 與 子 白 ——

57

在圍棋譜上雖然白子與黑子是敵手，但是白子總每每抱退讓的態度，交鋒的時候，總讓黑子先開火。有一次，白子對黑子說：『你看！我是何等的大量，我們雖然屢次戰爭，但是我從不先行開戰的。』黑子聽了，點首稱善，並且回答說：『運氣得很，我幸而做了棋子，不然，若是投胎到人間，豈不是一輩子要做人的牛馬麼？』

一個黑人聽了這一段談話，恨不得自身快快縮小，變成一粒黑的圍棋子。

十八

一九二七年，夏。

電車中的扒手

（出外要小心，藏物要有次序）

這是陰歷正月初三日，電車，尤其是三等電車，很是擁擠。

前幾日乘了三等電車以後，一到家中就發現破綻，我那本銀行存款簿，已被電車中的扒手借去，幸虧我是憑簽字取錢的，那扒手表面上似乎扒得了一筆數百元的大款子，其實一文也不能到手的，還是當面向我討幾文值得些哩！

今日從公事房到家中來用中膳，當然又在那三等電車中擁擠了半點多鐘，到了家中以後，又

不見了我那隻藏鈔票的皮篋，內中藏了五十多元的鈔洋，那是何等懊喪的一樁賊案哪！

我的妻說：「真可惜，恐怕你去年年底少做些慈善的事，所以你屢次破財。」

「這也說不定，那擺水果攤的阿根曾向我借五十元度歲，我僅僅送了他五元，現在想來我何不多給他幾元，或是竟給他全數五十元呢！」我這樣地回答，很有點自責的態度。

「我豈不對你說過，你不該把錢放在袋中，何不交給我替你代管？」我妻又說。

「這也說得有理，但是現在似乎太遲些，我以後當然要想較爲妥當的辦法。同時我還有點懷

疑，那賊似乎太神通了，我這次乘電車並未疏忽；我的腦中並未想些什麼。或者那錢篋我今早並未放在穿的衣袋中，還在別的衣袋中呢？我於是就把一切衣袋搜尋一週，連十年陳的舊衣也一齊尋遍，摸出一大堆陳舊的信札，和一些毫無用處的收條，而所謂那隻錢篋，則蹤影全無。我的妻也向我說了幾句安慰的話，並且也替我找了半天，將我所有的衣袋，再摸了一週，這一次連褲袋也都一一搜覓無遺，但是終歸是一無所得。

我於是失望了，並且連喫飯也無心，腦中在想著：「唉，我何不買雙新皮鞋過年呢？現在卻穿了破皮鞋，那些節省下來的錢，都便宜了那扒

手。」

我的妻揀了幾塊鷄肉放在我的飯碗中，但是我也無心去喫鷄肉。我在想：那電車中的扒手似乎太惡作劇了。

我還繼續地想着：「我何不多買些禮物給我妻，——送她一件新衣，或是一雙新皮鞋。——現在呢，都孝敬了那竊賊。」

我的妻又催我喫飯，我就把一碗飯忽忽的喫完。

那天晚上我睡了半夜，從一點鐘以後，我整整的醒了半夜，外面的炮聲和鑼鼓聲，也是使人睡不着的東西，我的身雖然臥在床中，我的腦却

活潑非凡，我想那扒手的手段真是出衆，我以後一定不再坐電車，即使要坐，也不再坐那擁擠的三等電車，真是因小失大，不上算。而且最妥當的方法，的確是身邊不帶錢，要帶也只帶幾個銅元。即使要帶鈔洋，可以拿在手中，或是放在鞋底裏，再不然，可以在每件衣上做一隻秘密袋，總之，上海的扒手，非用這樣的防範，實在別無辦法。或者真如我妻所說，我太自私自利了，所以要被財，我爲甚麼不多給幾塊賞錢給我們家中的傭人，和公事房的茶房呢？他們整年的服侍我們，理應多得些報酬，而且多給些，也未見得就使僕役們發財的，而我的錢囊也不見得會頓然缺

乏的。現在呢，五十多塊錢，不是無端的給扒手去享受？一聲感謝的話都聽不見，可惡之極，像扒手一類的人，真沒奈何他們。」

「然而」我這樣地自慰說，我的表兄不是被扒手扒去一只金表麼？那不是化了他五十多塊錢？我的姊夫不是也被電車中的扒手扒去一隻皮篋，內中有金磅十多元，又有一次扒去鑰匙一大串，又扒去燻魚一大包麼？……」——上海灘上，凡我所相識的人，那一個不遭扒手的，我又何必這樣的懊喪呢？甚而至於飯也無心喫，睡也睡不着呢？——「然而」我又轉方向了，「去年我倆是何等的節省，連影戲院都難得去，早知要破財，

何不多去看幾次影戲。或者今年連一次也不去，這倒是一種良好的補救方法，影戲究竟是一種無謂而且乏味的消遣。或者我從此以後無論甚麼車都不去坐牠，至少要把那五十多元的車費節省下來，以後方始去坐車，這須等到三個月以後，方可把那五十元之數節省下來，時間上似乎不經濟，所以還是在衣服上着想較為上策些。那末，我立志今年一年不做一件新衣，不買一雙新鞋，至少也可省三四十元。但新衣不做還可將就，鞋子已是穿破的了，不去買，也是一件大不可能的事罷！這簡直是無辦法，那扒手似乎太壞，我實在沒奈何他。「我這樣地亂想了一大篇，東方也泛

白了，我就坐在床上寫了以上的一段故事。

x

x

x

x

第二天清晨

天也晴了，我照常的上公事房去，而且仍舊去坐那討厭的三等電車——那充滿着無數扒手令人防不勝防的電車。

到了公事房將我的新衣脫下，另換一件辦公的舊衣，無意中在那件舊衣服的袋中，發現了我那失去的鈔洋，心中非凡快樂，數了一數有五十元，另外還有一角錢的鈔洋三張。

「哈哈，扒手，究竟沒奈何我啊！」

十九

我歡喜鉛筆的理由（自述）

「鉛筆買了這許多，有什麼用？」我的朋友王君帶着笑容向我說。

「這是一種嗜好」，我說。並且又把那些各式各樣的鉛筆，紅的，藍的，圓的，扁的，六角形的，長的，短的，金的，銀的，德國的，美國的，英國的，法國的，一大堆的鉛筆，從抽屜裏拿出來給王君看；同時，王君看了也覺得有趣。他又問：「你可告訴我，你這歡喜鉛筆的理由麼？」

『我實在說不出理由，不過在二十五年前，那時，我還只有十二歲，我已經很歡喜用鉛筆寫字或是畫圖畫，但是鉛筆是很不易得。我的父親從來不肯爲我購一枝新的鉛筆，當我迫他緊急的時候，他至多給我一枝很短很短的鉛筆，頭兒不及二寸長，而且裏面的鉛，是很硬的，寫不出濃字來，所以對於鉛筆實在覺得沒有滿足過。有一次，我看見我的堂兄，我就向他開口討鉛筆，承他的情，送給我一枝又新又長的鉛筆，那也不過值四五十文錢罷了。但是我當時視之如珍寶，所以我很感激他，至今還不能忘情。』

『對了』王君說，『你歡喜鉛筆的理由，有

一部分發現了。」

「何以見得？」我問。

「你的父親當時若盡量的供給你所要求的鉛筆，你現在一定不見得再要這許多鉛筆了，這是我敢斷言的。」

—— 由理的筆鉛喜歡我 ——

「不錯」我說，「你的見解很對。」「我當時還希望父親購一柄小洋刀給我，但他終於拒絕我的請求，所以我現在看見新奇的洋刀，終要去購一柄，不過我愛鉛筆，比愛洋刀更加深些，因為還有一段故事，在我的腦中，是永不能退去的。」

「可否見示？」王君問我。

「現在是可以露佈了，因為我現在不怕人再來譏笑我了，我若有意，我的力量可以允許我買一房間的鉛筆。」事情原是很瑣碎，但是淘氣却是一樣。那年學校開學的當兒，我在寫着一枝短鉛筆，張生一看，馬上以為這枝鉛筆是他的，我就同他爭了一下，幾至用武，他後來罵我一聲「偷鉛筆的賊」，我就把那枝鉛筆擲給他。但以後他仍舊不肯收他的口，在他不高興的時候就任意的呼我，「偷鉛筆的賊」，其實！我何嘗偷過他的鉛筆呢！總而言之，我的小靈魂中曾受過極悲痛的激刺，也曾立過願，等到我長大了，能掙錢的時候，一定要充分的置備些鉛筆。前年我在美

國大學畢業的時候，一位美國女士送給我一枝夾金的鉛筆，那是最合我意的了，那枝金筆上，而且鑄着我的英文名字，但是可惜用了只有五年，在去年的年底被電車中的扒手偷去了，但是那却並不要緊，只要我一生並未偷過別人的一枝鉛筆，或是任何的筆，那位張生的毒口，絲毫不能定我的罪名。」

「哦！我現在更加明白你愛鉛筆的理由了。」
「王君似乎很滿意了。」

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於上海。

二十

我的兄弟不做律師的理由（擇業）

「你還是做律師的好。」美貞對我兄弟說。

「是的，我也曾經想做律師，所以我到東湖去學法律，但是昨晚我做了一個夢，叫我十分難受，現在我已決計不做律師了。」

「但是男子漢不應受夢的支配，這樣有點近於迷信了。」

「亦不錯，夢話何足爲憑，但是實際上也許有這種事情，這就是我不做律師的最大原因。」我的兄弟一面說，一面偷看他女友的神氣。

「請你把那夢講給我聽聽！」美貞有點軟化了。

「可以的，」我的兄弟說。

「我做了律師，不久就被任命爲審判官了。一天，有一件刑事案，那是定了一個強盜的罪，見證人是一個偵探，他所見證的各節，似乎統統有根據，所以我判決那強盜的死罪，因爲據那偵探說，那強盜曾經殺過人。」

「這是很公道，」美貞這樣應對着。

「然而，那強盜死了，後來那偵探也死了，我彷彿在他倆到地獄裏去的路上遇見他們。」

「難道那偵探也犯了殺人的罪麼？」美貞無意地問着。

「這就是使我不安的一點，我先問那強盜他到第幾層地獄去？」

那強盜回答說：『我被審判官罰我到第一層地獄，而且若是我不再做強盜，就可超昇到地獄之上，不再喫苦了，因為我在生前所犯的罪固然多，但也曾經受過極痛苦的刑罰，所以那位審判官不要我受第二次的苦，同時因為我還不配上天堂，所以暫且在第一層地獄裏被扣留。』

『這也是很公道，並不奇，』美貞說。

『你且聽下去，美貞！』我的兄弟又這樣地續下去：『後來我問偵探：你到那裏去，是否在押那強盜到地獄中去？』

那偵探說：『陰間的審判官與陽間的審判官不同，他是看心，不看外表的，他以為我的罪比

那強盜還大，而且我現在也想到我生前的行爲，的確比強盜還壞些，因爲我豈不是曾經搶奪強盜的財物麼？所以我現在被罰在第二層地獄裏，比那強盜還要低一層，但是審判官說我還有希望。

「你看，這實在是使我懼怕了，所以我問那偵探：『你知道我的將來麼？』那偵探說：『也略爲偵知道一點。』」

那偵探對我說：『你的將來不見得有起色，因爲據那審判官說，陽間的審判官，很多是要到十八層地獄中去的，因爲他們是比強盜要惡的萬倍，他們不但要搶強盜的東西，也要搶世間善人

的東西，他們也連帶的要搶偵探和律師的東西，但是你的做審判官，還比較清白些，你起碼還顧到點名譽，所以你已被派在第三層地獄裏了。」

「哦，那還了得，我倒有些不佩服。」我這樣的對那偵探說，一面就自己到那審判官面前去告狀。

那審判官看見我到他面前，很有點可憐我的樣子。

他說：『我知道你的來意了。』

我問：『請你告訴我的罪狀。』

他說：『某年某月某日，你不是拿了某偵探一萬塊錢麼？那是血錢，寡婦的錢，她後來在樑

上吊死了，這罪要寫在你的賬上。某年某月某日，你不是定了一個清白女子的罪麼？但是她因為你的錯誤，後來竟失了她的貞操，那罪名也要寫在你的賬上。某年某月某日，你不是把人家一對夫妻分開，宣告離婚，後來你竟娶了那女子，但是那個丈夫後來也自盡了，這個罪名，也要歸在你身上。其餘還有許多滔天的罪，現在也不細細的述說，你自己去看好了。那審判官說完，就把一大本記錄簿給我看。

我看了以後，很不明白，就對那審判官說：「這些罪惡，我並未犯過，爲什麼都寫在我的名下？」

「是的，」審判官回答說，「這些就是你將來要犯的罪惡。」

夢就在此終止。

「哦！這還了得，律師是萬不可做的了。」
美貞這樣的勸告我的兄弟。

「是了，這就是我不做律師的理由。」

二十一

地球充滿着軍閥的理由（戒殺戮）

「做官的人，他們的後代總是不見得出色的，尤其是一班禍國殃民的軍閥們，他們的結局無論如何逃不出悲慘的。」黃生這樣對李生說。

李生是富有感情的青年，他的哥哥是在松江教書的時候被流彈洞穿而死的一位，聽了黃生這一二句話，很受感觸，不知不覺的大談起來，並且對黃生這樣說：

那是一定之理，而且這裏是一節小的故事；馬阿毛是上海有名的大綁匪，李福生是由他綁去，後來也是由他所暗殺掉的，此外還有許多許多的罪，他都無所不犯，不久，他被槍決了，便照例走到陰間受審問，那審判官聽了他的供詞，毫不猶疑的定了他的罪，發送他到第十八層地獄去了。……在這個當兒，那殺我哥哥的軍閥也在家裏死了。他也走到陰間去受判，那位判官聽了

供詞以後，倒有點不知所措了，因為他比那綁匪的罪還要大些，地獄原有十八層，但是沒有一層可以配把這軍閥放進去，怕把他一放進去之後，那些惡鬼更加惡化了，所以那審判官就要求陰間的政府去設法趕造那第十九層地獄，而且以後的軍閥們也都可以到那裏去住，免得防害別層地獄的安寧，但是十九層地獄未造成以先，那位軍閥無處可去，所以審判官吩咐把他重新發到地球上面來了。」

黃生聽了大笑說：「原來如此，世界有這麼大批軍閥的理由，現在方始知道了。」

李生呢，却滿面帶着莊嚴的態度。

一九二八年，五月，於上海。

二十二

幸與不幸（戒偷盜）

王阿毛與黃阿毛同在塘山路上小茶店喝茶，他倆都在壯年，同是中華的國民，若是從小受點正當的教育，都可有做大總統的希望；但是機會已是過去了，他倆現在的夢想，就是希望暴富。

老王！我實在不願做泥水匠了，這是牛馬的生活，不是人所當做的」。黃阿毛這樣地嘆息着。

「是啊，老黃！我也有同樣的意思，而且我

很想望暴富起來，你看，做富人是何等的堂皇！
「王阿毛說着，便用一隻粗手指着疾馳而過的一輛大汽車。」

他倆談過這一席話，付了茶錢，就分散了。
有一天晚上，黃阿毛忽然得着一種暴富的方
法，他就跑去祕密的告知王阿毛，他倆就決意要
實行出來，果然，行了不久便就成爲小康之家了
。於是苦工也不再去做，老王而且把做木匠的工
具一大半送給他的朋友，他這樣的對老黃說：
工具與鐵鏈名雖不同而其實一樣，不如送給朋友
爲妙，這樣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人了。

隔了不久，在老黃與老王看來，不如各人分

道進行爲妙，那末，他們的進款可以不再對分，這樣不是愈近暴富的路上來麼？所以一天晚上，大約在十二點半的光景，老王特意到北四川路豐樂里去行他的法術，他在劉先生的後門將鐵柵用鋸子鋸斷，然後就從屋中拿出金子與銀子來，不一時就乘了一部汽車回家去，第二天他又在茶坊裏請客。

在老王拜望劉先生後門的晚上，老黃也同樣的施其手術，他在北四川路的餘慶坊姓張的後門用些力，也進入那家，把那家的金子與銀子拿了出來，他也同樣的乘了汽車，要想返家，但在四川路橋上被偵探扣留，就入了外國監牢。

從此老王成了富翁，而老黃自從獄中釋出以後，也不再到人家的後門去用法術，他仍舊去幹他的老行——泥水的工作。後來他的三子二女，也都男娶女嫁，各安其業。

老王呢，家中很有錢，兒子也是漂亮，一手的好麻雀，每次總是贏錢，但是錢終于不夠他的開銷。

老王要死的那晚對老黃說：『你與我，誰是運氣，誰是晦氣，我現在却有點省悟了，可惜我已沒法挽回了。』

老王死後，大出喪；隔了五六天，老黃也死了，小出喪。在上海的馬路邊站着一位平民的妻

，手上抱着三歲大的兒子，看來似乎自對自說，又似乎在與兒子說話：『出喪要像這姓王人家方算福氣。』但是王阿毛的兒子，雖在送喪，路却走不動，因為他跨下生了半身的毒瘡。

『誰是運氣，誰是晦氣，老王呢？還是老黃？』

一九二八年二月廿九號晚上擬稿，次日脫稿於上海。

二十三

貓鼠合夥（擇友）

貓先生用了許多花言巧語，方纔說動了鼠先生，二人於是就聯了盟。原來他們二位先生，本

居在一塊兒，不過「道不同，不相爲謀」罷了。目下鼠先生既爲貓先生說動，所以他們二位就成了莫逆之交，守望相助，好容易度過些日子。

一天，貓先生和鼠先生說：「足下得食甚艱，一個失脚，便成了千古之恨，或者冬天來到，沒有食物預先備妥，只好坐以待斃，說來也覺傷心，不要說足下有此景况，卽靈敏如弟，有時亦須躊躇再三哩。」

於是二人便設法去找食物，隔了許久，纔覓得美味一罐；但是他不知道放在何處方爲妥當，左思右想，貓先生說：「有了，那邊禮拜堂的屋角上，豈不是最妥當的地方麼？這罐美味藏在那

邊，任憑你千里眼，也不能找到的，一旦糧食不接，便可用他救急，鼠兄啊！我們可以放心了。

「鼠先生聽了這一席話，也就答應下來了。」

布置既妥，貓向鼠說：「我的堂兄弟新生了一位白毛黑斑的小寶寶，再三的央求我敦促我去做保姆，請足下准我去一天，屋中諸事，祈爲我留心一點，香餅的餘味，迄今尙不能忘記哩！」

其實貓先生何嘗有堂兄弟，更何嘗有堂兄弟的兒子，不過借此騙騙鼠先生罷了。自從他離了鼠以後，便一溜烟的望著禮拜堂的那角子上跑，跑到了，便東張西望，鬼鬼崇崇的嗅起那聽罐裏的美味來，把那個上面一層的好貨，竟嗅了滑光

，然後得意洋洋的在屋頂上散散開，直到天將黑了，然後規規矩矩的回到屋裏。

鼠說：「啊，貓先生回來了，今天必然快樂的了。」

貓說：「是啊！」

鼠問：「所說新生的寶寶何名啊？」

貓說：「名叫頂去。」

鼠說：「頂去啊，倒是個新奇的名字。」

貓帶着莊嚴的態度說：「有什麼新奇！」

鼠也不肯退讓，並且說這種名字却有點像不正經的滑頭取的哩！」

隔了兩天，貓又發起老毛病來，所以又對鼠

說：「請足下獨自留在此地，我又被友人邀請去當保姆。」當下鼠就答應了——其實不答應也要去的——貓就越過一座牆，走到那邊禮拜堂角子上，把那一罐美味任意的喫——那美味已送去了一大半，那鼠先生尙睡在鼓裏，不覺爲其着急得很——貓而且暗笑道，「一個喫一罐，較那二個喫一罐，倒底滋味好些哩。（偷來的水是甜的，暗喫的餅是好的。箴言九章十七節）喫飽以後，就擱了些辰光，便開步返舍，鼠看見貓來得早些，便歡歡喜喜的說道：「新生的孩子何名啊？」貓回答說：「名叫半去。」

「半去嗎？天下那有此種奇名，我倒從來不

曾聽見過，就是那人丁冊內，也是翻不出尋不見的。頂去半去——鼠先生自度說：此種古怪名字，實在令人疑惑至極。

話猶未了，貓又說：「天下的事，有一必有二，有二必有三，明天友人還要叫我去哩！這種接連的喜事，近來一二年內亦不常有的，這一次鼠先生啊！讓我去了，下次當不再出去了，累得足下寂寞無聊，兄弟倒要先賠個不是方好哩。」

——奸人奸話，弄得鼠來沒口開——聽得如此一席話，鼠先生沒法可想，就是明明知道其中有些花頭，倒底不好意思拒絕他，他便又答應下來，次日貓先生去了，這位可憐的鼠先生悶起心

來，後來把家務整理整理，也就若無其事。閱者們，既然曉得貓的事，無非是因那禮拜堂角上一罐美味，這一回若不好好的喫個乾淨，下次可沒有這樣好機會，所以這一回貓就拚命的喫，連那味道的好歹也不管了，罐底既然朝天，心也甘了，肚子也飽了。安睡了一覺，就慢慢返到屋裏。

鼠先生那時望之久矣，一聽得貓的聲音，便開口問道：「那第三個孩子，叫何名呢？」貓先生不耐煩的回答說：「叫全去。」鼠說：「我真不信天下有一連三個如此的名字，這樣的名字，有何益處呢？」說着，便也與貓一同睡了。

美味既然爲貓先生送盡，從此以後，也不聽

見貓先生爲保姆的事。但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冬天已來到，這二位先生的難關已近，要張羅些食物，甚爲艱難，鼠先生忽然記得那禮拜堂角子上的一罐美味，尙未動過，就歡歡喜喜的對貓先生說：「來啊！貓先生，來啊！我們快去喫啊！我們尙有那藏在人鬼不見的禮拜堂那角子上的一罐美味哩！」貓說：「不錯，沒有足下提醒一聲，我倒險些忘記，快去，快去。」他們遂即起行，不多時到了，但見那罐朝着天，那美味却不見了。鼠說：「咄咄！真相已露，我知了——方才醒悟，已來不及——足下倒是我的真朋友哩！足下爲保姆時，第一次頂去，第二次半去，後來

……「貓說：「止！……止！……別說他話，我且要喫你的肉哩。」鼠說：「全去，」話猶未了，那可憐的鼠先生早被貓先生捉將口裏去。

一九一八年春改作於上海市。

我們家中的女傭，如果要告辭，也常稱她家中有喜事，或是有喪事，不然，也如那貓一般，說些爲親友作保姆的謊語，所以我們因此受累無窮，豈僅交友而已！

作者附言

二十四

偷兒的背景（同情）

每日晚歸終是覺得很倦，不到九點鐘便入睡

了。

我的妻因為要服侍我們十個月大的兒子，所以雖然很愛睡，却不得不提心吊膽地睡着。

不到十一點鐘，睡房的窗外忽起了竹桿之聲。我的妻聽見了；而且看見有一隻粗大的手在抓住我們床邊的衣服。她便把那手捉住，一面喊醒了睡在鼓裏的我。

我們的臥室是一間廂房，三面都是窗，那靠近外首的窗，都有鐵柵。那隻粗大的手，就是在那窗鐵柵的縫中伸進來。要在衣袋中偷些值錢的東西，或是金錢。

那賊的一隻手，雖然粗大。却被吾妻的兩隻

比較地小的手提住。現在多得了我的生力軍，所以就用了我的皮帶把那隻賊手綁在床桿上。

那賊方纔有點害怕了。開始呼喊道：「放了我罷，下次不再來了！」他實在沒法可想。一隻手被綁着，又一隻却不得不支持着他的身體。因為他的脚立在很危險的樓窗外的沿上。

我妻問他：「你爲什麼要做賊？」

回答道：「我下次不做了。」

「不是，你沒有回答我的話。我問你，你爲什麼半夜到人家的屋裏來呢？」

「我下次不來便是，拜拜你，饒了我這條狗命。」

我也有點不耐煩起來，便插著說：「你這賊！所答非所問，可惡之極。你叫什麼名？」

「我名叫軍佛。」

「你的姓呢？」

他起首不肯回答，停了一刻說：「我姓鄔。」

「鄔軍佛，你爲什麼在夜間伸手偷人家屋裏的衣裳。而且飛牆走壁的上人家的樓，你知你的罪麼？」我這樣地申討他。軍佛仍是討饒。並且說：「這一次你饒了我罷，下次發咒不來了。」

「有什麼擔保？」我有點懈意了。我的妻對我却說：「你又來了。這種老學究的話，犯不着

用在這種賊的身上！賊子有甚擔保呢？」

「然而，你這賊真是可惡。你爲什麼要偷我們的東西。並且現在把我們的小兒也都驚醒了。」我這樣地說着，我的妻就去管孩子，並且去給他餵奶。

「饒我這條狗命，先生！我也並非想要做賊。因爲我的家被兵士們搶完了，所以不得不做出這件倒霉的事來。况且我也從未偷過東西，這是第一遭哩！放了我罷！先生。下次終不再到這裏來了。」

「哦！這是什麼話，前幾日晚上三時許，你不是來過一次，立在那隣家的牆頂上。被他們趕

跑了，你還說現在是第一次。」

「是了，我那次也並未偷到甚麼，而且跌了一交，險些送命，在家醫治了多天，醫藥的錢還是欠着哩！」

我問：「是真的麼？」我的妻又插嘴道：「你又來了，賊子難道會說真話麼？」

我說：「你這可惡的東西，我們一定不放你，而且明晨還要送你到巡捕房。」那賊性急了，便又哀求：「我下次殺我的頭也不來了。而且我的脚現在站不住了，手又被你們綁得很痛。這就夠了，下次也記得今晚的苦，終不至再來了。」

我有點被他說動了，要想釋放他，所以就

要把皮帶放鬆。但是我的妻道：「慢慢來，別的事都可做，你爲什麼要做賊？而且爲甚麼要一再再而三的到我們地方來偷東西。我們地方有甚麼可偷呢？除非來偷這小寶寶了。」她一面說着，一面把孩子放在小牀上。「唉！師母，饒我的狗命罷，這是實情，我的家被沈仲芳的兵搶了。」

我的妻又說：「什麼沈仲芳張鍾昌，我都要聽。」一面唱着孩兒歌。我也接着說：「你這賊，你要想用沈仲芳張鍾昌等等來作保麼？那是萬萬不能。」

鄒軍佛又連連的發出哀聲。並且又道：「這

是實情，沈仲芳的兵不但把我家中的東西搶了，而且是把我的妻子奸污了。」

「且住，你的妻子在那裏呢？你老實講來。我可以釋放你。」

軍佛道：「我的妻子在家中，而且將要死去，所以我不得已來偷些東西。爲的是要救她一命。」

我妻倒有點軟化了。況且時已十二點鐘了。孩子也漸漸的睡去。我自己計較一番，然後把軍佛的一隻手解開。在未放他去之前，我妻已不知去向。還是由我叮囑他下次萬萬不可作賊。等到我妻回來，她帶着希奇的樣式問我：「賊到那裏

去了？」我以為我的妻有點怪我。所以我說：「我愛！看我的面上，饒赦他這一次罷。」

我妻說：「那賊也走得太快了，我特為到內室鐵箱去取些洋錢來，可以給那賊的妻。但是現在已經來不及了，可憐，那女子不幸做了鄔軍佛的妻。」

我說：「你不可把賊的話看得太認真啊！你講這話，好像是一個老學究了。」

民國十六年賊到我家的次日寫於上海。

二十五

馬麗的腿（自強，與戒殘忍）

(一)

五點鐘從公事房中出來，頭昏腦漲，人生觀蒙着一層灰色的罩，走不上三四步，遇着一位相熟的W女士，手中拿了一大包，並且她對我說：「這是馬麗的腿。」

「真的麼？」我的腦中忽然新鮮起來。

馬麗現在是南京女子學校的學生，何以她二隻腿會在這位W女士手中，這就是有點費解的地方。

二十年前馬麗的名字，還不是馬麗。她的家人把她賣給南京李某家當做奴婢，十二月廿五日的一天晚上正在領着李家姨太太所生的三歲大

的孩兒，因為她打了一個盹，那小孩竟跌了一交，頭上略爲出了點血，那家的姨太太大發雷霆，竟把馬麗的兩條腿取去。

怎樣取法呢？讓我慢慢的講，因為若是講得快，就看不出其中的曲折來了。

那姨太太的相貌，很是漂亮，但是她的內心，却是比街上打滾的叫化子還更加污穢，她要馬麗的腿來做甚，真叫人莫名其妙。

總而言之，馬麗的兩條如玉的腿，就在那晚犧牲了！因為那時姨太太怒極之後，便把馬麗擲到花園裏，那天晚上——十二月廿五——是很冷的，馬麗在花園裏的草地上，半死的過了一夜，

兩條雪白的腿，由白色而變成紫色起來，血脈停止，就變成廢物了。

姨太太在樓上還是不絕的罵；「這殺千刀的奴才！」同時替她自己寶貝的頭包紮好。

馬麗的腿，就是這樣的在有霜的草地上冰凍而成廢物，後來還是那位姨太太家中的傭人生了好心，見馬麗還有點生氣，便將她送入南京馬林醫生所開的醫院裏去，用最新最快的醫法，將她治好。但是她十隻手指，與她的兩隻腿，已爲嚴霜冰成死物，所以醫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那些已被冰霜凍僵的手指和腿都一齊取下。

但是那姨太太聽見了馬麗成殘廢的消息，一

面說：『這是她該死。』後又轉語說：『我沒有害她，害她的是那些帝國主義的西洋醫生的手術欠精，竟把她成爲殘廢了。』說着，便將她的水烟管大抽而特抽，似乎叫人看來，她是個無罪的人。

(二)

「唉，我的命真苦呀！」馬麗自對自說。

馬麗的命果然是苦，但是她又自對自說：「我的命雖苦，但是我一定盡力去做人，萬不可辜負那些救我命的人，尤其不可忘記那位馬林醫士。」

馬林醫士對那姨太太的丈夫說：「請你做點

好事罷！你這個婢女，終身成爲殘廢，你當替她預備將來。」

姨太太的丈夫愁着說：「我實在沒有錢給她，這裏是五十元，請你給她。」

馬林醫士說：「五十元不彀。」

「那末，我連五十元也不給了。」

「算數，我會另外設法，我想，南京城中當然有五十位官員，他們每人出了五十元，倒也可湊成二千五百元，我要寫一封信給他們，告訴他們在你家中有一婢女，是怎的從樓上拋到樓下，怎的在草地上半死半活的過一夜，然後要告訴他們你現在是沒有錢調濟她，……不過，你也

知道，要拋棄一個人，沒有如拋棄一只玻璃瓶那樣容易哩！」

那姨太太的丈夫，心中大惱這西洋醫士的「強叫化子」手段，但是結果，他竟允了馬林醫士的要求。

從此馬麗與那姨太太家脫離關係。

(三)

馬麗在學校中念書，很是用功，她雖然沒有手指，但她仍能用她所餘下的手指底根寫字，她而且能做針線，她的腿是由W女士在上海某洋行定做的，從小到現在已一共換過三副。

這日W女士從洋行中歸來，手中所拿的就是

那第三副腿。

馬麗不再是殘廢，而且她對於社會上的貢獻，已比那位姨太太大得萬倍，因為馬麗曾經繙譯了二、三本有用的書。

馬麗現在說：『我感謝上帝，同時也感謝馬林醫士，W女士，並且也以爲那供給我的腿的洋行，是當感激的』

一九二八年，二月，於上海。

學生們的故事 第二集完

第 三 集

學生們的故事 第三集

卷首語

我們以為最有益而最有趣的一件事就是講故事。在第一集與第二集中，共有五十個故事，現在又出這第三集，因為學生們喜歡聽故事，而且我們覺得故事是講不完的。

每篇故事含有道德上的教訓，這書的原意是引導青年們到真理與自由的路。

這書先出三集，由淺入深，初級和高級小學校可以採作課本，或課外自修讀本，本集的文意略深，也許適合初級中學的朋友們。

第四集也已在進行中，不久也許可以與讀者們相見。

將來的希望還正大啊！朋友們，學生們的故事或者會出到半打以上。

學生們的故事

第三集目次

- 一 金錢與歌(勸工)
- 二 十萬圓不能買人的一個靈魂
(自尊)
- 三 工人堅強的肚腹(同情與工人)
- 四 一個安貧的寡婦(節操)
- 五 牧童與王(聰明的答詞)
- 六

三種職業(擇業)

七

希奇的名字(平民生活)

八

埃及國的公主(慈愛的成績)

九

救國英雄(戒自悔)

十

牧羊女子(義氣與感恩)

十一

求來的兒子(青年模範)

十二

小勇士(勇與謀)

十三

貧女的除夕(同情於貧民)

- 十四 下棋的教訓(合作的緊要)
- 十五 利尙學生(戒不良學生)
- 十六 利己的巨人(利己與利他)
- 十七 九歲的學徒(諷苛待夥計者)
- 十八 賭賽(人生哲學)
- 十九 孝婦路得(忠孝)
- 二十 聖誕之歌(感激的心)
- 二十一

-
- 老頭兒與小乞兒(憐貧)
- 二十二 二個小作家(奮鬥的人生)
- 二十三 最後一課(愛國)

有一處地方，有一個信仰很深的皮鞋司務。這皮鞋司務很窮，差不多每天的食物都不周全。然而他一天到晚總是歡歡喜喜地唱着讚美歌，拚命地作工。



金錢與歌 (勤工)

這皮鞋司務最得意的事，是敲皮鞋底；他合了讚美歌的拍子而咯咯地敲，在鄰近各處已經有名了。

恰好在皮鞋司務的前面的鄰近，有一個富翁居住着。這人金錢慾非常厲害，一天到晚只是坐在金庫前面，做金錢的看守人。

那富翁，食物，衣服，都很自由；然而二十四小時中無一刻不擔着心事，憂容滿面。歌也不唱，只是空空地默坐。

皮鞋司務說：「鄰家的富翁是專做金錢的看守者的可憐的人」。富翁則反說：「他是一天到晚唱歌的嘈雜的人」。富翁年紀漸漸大起來，同時憂

慮與勞苦也重起來，無論夜裏，日裏，倘非坐在金庫前面作更夫，就非常的不放心。

這樣，富翁的精神只是漸漸減縮起來。於是他想在夜裏總要安心睡覺纔好。

但是夜裏有老鼠吱吱地嘈雜，又恐怕盜賊或者要來，所以無論如何不能安心睡覺。

那末，還是夜起晝寢罷。但是白晝鄰家的皮鞋司務要敲皮鞋底而大聲地唱讚美歌，那富翁也不能安眠。

夜裏，日裏，都不能眠，壽命更要短起來了。這在無論何等貪慾的人，不能置之不顧。於是富翁就從金庫裏取出一萬塊錢來，拿到皮鞋司務

那裏去，這樣請求他：

「皮鞋司務！今天我有一件事特竭誠來請求你，請你把你的歌和工作賣給我，我就出一萬塊錢。此後我要夜裏看守盜賊，白晝睡覺。想請你停止你的大聲唱歌和咯咯的敲皮鞋底，我好靜靜地睡覺。」

皮鞋司務聽見了「一萬塊錢」，大爲歡喜。更爲了眼前現實地堆着一萬塊錢，看了已經不能自制，說：「好的，一萬塊錢，歌和工作統賣給你；此後請你安心地在晝間睡眠罷。」就把歌和工作賣脫給富翁了。

皮鞋司務把一萬塊錢裝在牢固的箱中，鄭重

地放在壁櫥裏了。從此以後，他的做工作和唱讚美歌當然完全廢除了。

皮鞋司務時常開壁櫥，仔細看看，金錢有否被人偷去。到了夜裏，想起恐怕有人曉得他忽然變了富人，而來偷他，他就非常擔心，不能安眠了。

要使無論那個也偷不着，他就密密地把金錢裝入壺中，到後面的竹林裏掘一個深的洞穴，拿去埋藏了。

然又恐怕有人曉得掘洞埋金的地方；這樣一想，非常地不放心了。

於是又在自己家裏的牀下掘一個洞，來埋藏

金錢；然而這也不是十分靠得住的安全的場所。

終於沒有辦法，仍舊拿來裝在本來的牢固箱中，晝夜放在自己身旁，刻刻看守着。

皮鞋司務終日不做甚麼工作，也不唱讚美歌，只是茫然地靜默，看守藏金錢的箱子。

每天這樣地過去，有甚麼樂趣呢？歡喜的，只有鄰家富翁。皮鞋司務就想起了「你們不能又事奉上帝，又事奉瑪門！」（瑪門就是財神，見馬太六章二十四節）的聖經的教訓。

於是立刻從箱子裏取出金錢來，拿到鄰家富翁那裏去，對他說：「請你還了我的歌和工作罷！我也還你一萬塊錢。——在我覺得歌和工作，

比一萬塊錢好得無算呢！」就把歌和工作買了回來。

豐子愷從日本文中譯出。

二

十萬圓不能買人的一個靈魂（自傳）

英蘭在她十九歲的那年，她的父親爲她置了一架鋼琴，九月五日是她的生日，父親又爲她購了一部小汽車，讓她自己可以開車。她的生活是百萬富翁的生活。但是十九歲那年還有一樁可紀的事：英蘭自從聽見了王教士的道理以後，對於人生問題也曾下過了一番自審的功夫。

第二年，英蘭的父親因爲營業失敗的緣故，

把房屋都押了給人，同時，她的鋼琴和汽車也不久要被拍賣的了；但是英蘭並不十分抱悲觀。

事有湊巧，張先生來見英蘭的父親說：『你的營業都可恢復，房屋也可歸還。』英蘭的父親起初不相信，後來知道了，原來還有一條附則。這條附則是甚麼呢？張先生情願助十萬圓；但是英蘭要嫁給他做妻子。

一啣！啣！英蘭知道這事以後，發出這樣的聲音。而且英蘭所最不滿意的就是張先生的態度。張先生的態度是什麼？張先生胸有成竹，在他看來，英蘭的父親一定會答應下來的，而且英蘭的父親果然應許了。張先生又以爲英蘭一定也

肯的；英蘭是個孝女，自然不得不聽從，況且享福的人生，也未始不是女子所喜歡的，張先生以為這是十分之十可以定局了；但是在英蘭十九歲的時候，她或者會應許，現在呢，有點不可捉摸，然而張先生還以為一定可以成功。

英蘭的胸中，起初是疑惑不決，因為她不忍看着父親從大屋中搬到小屋，她更不願見她父親在商場中做一個破產者，被社會訕笑；同時，她也不願做張先生的小老婆。這樣她覺得十分兩難，所以她在房中哭了兩三夜，但是終於被精神得了勝。

英蘭對張先生宣戰說：『十萬圓不能買人的

一個靈魂。」

在二十九歲的時候，英蘭還未曾出嫁，但是她有了情人——就是她自己所愛的情人，並不是由父親與十萬圓所介紹面來的求婚者。

社會中有許多知道英蘭的人說：英蘭實在受了王教士的毒，把腦子弄得不清爽了，所以才將那樣好發財的機會當面錯過，現在只好在這裏喝西風。

在英蘭的思想中，以為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不為物質所屈服；換句話來說，就是精神戰勝了物質。

英蘭的父親對於英蘭的宣言，現在也加附議

了，他也這麼說：『五百圓可以買一口鋼琴，一千圓可以置一部小汽車，但是十萬圓不能買人的一個靈魂。』

一九二八年九月五日，於上海。

三

工人堅強的肚腹（同情於工人）

在我的記錄簿中有這麼一段筆記：

『一九二四年八月十九日下午六時，我同我的妻在南京路上行走；看見一個工人空惚的從南行到北的時候，在南京路的街心，忽然被一部從西到東的快黃包車撞倒在地。那坐在車上的洋大

人，似乎有要事，那車夫也似乎理會這層，所以那工人雖然倒在路中，那車夫趁着車子向前的當兒，仍然拉上去，並且從那工人的腹部上碾過。奇怪的很，那工人被車子這麼一壓，理應受痛大喊起來，他不但沒有叫痛，而且很快的從地上爬起，也沒有追上車子去與那坐車的人理論。但是那工人飛步的向着北河南路逃去，似乎怕那快黃包車去追他與他理論的樣式。

我對我妻說：「看！看！這工人是何等的老實。而且希奇的很，他似乎不覺得痛，宰相的肚腹好乘船；而這個工人的肚腹上竟可行車哩！」我的妻說：「這可憐的工人的肚腹着實堅強

啊！

在我現在迴想起來：大約那工人急於回家去喫夜飯，也如那坐車的洋大人一樣沒有功夫在街上與人理論；而且那些管街的巡捕，也許以爲一部坐着人的黃包車壓着一個工人不過一二秒鐘的工夫，不見得有什麼妨礙治安之處，所以也並未出而加以干涉。至於路上的千萬行人，當然不去留心這種小事；一個工人被黃包車壓了一次。

四

一九二八年八月卅號

一個安貧的寡婦（節操）

在寡婦的傳記中，要算我現在所寫這位安貧的寡婦最有價值了。

她生在基督徒的家庭中，從小受了好教育，而且又是身強體美，秀外慧中的女子；後來嫁了丈夫，也是一位身壯力健的美男子。

他倆做了十年的夫妻，生了五個女兒，後來他死了，留下了一個她，和五個很好看的女兒。

她從不出怨言，因為那個女兒都是很快樂。

大女兒嫁了一位教員，他倆很快樂，為岳母的也陪着他們快樂，第二個女兒嫁了一位很有錢的銀行家，家中很闊綽，為岳母的也為他們心中開懷；後來第三，第四，第五，挨次的都出了嫁

，家中只剩下她一個人，她仍是照例的不發怨言。她雖然也常到她女兒家裏走走；但是大半的時候還是在自己家中。她家的前面是人家的後門，後面是一條長弄堂，在冬天是照例的西北風颳進來，並沒有火爐去煖她的小屋；在夏天是照例的炎暑，也沒有電風扇去涼她的身；但是她以為冷熱是不能使人改變她的節操的。

她今年看來似乎纔只有四十五六的光景，其實已有六十歲了，所以還有人說：「她爲什麼不再嫁呢？」

她在每日清晨起來的當兒便看書，那是一本破舊的聖經，是她幼時在主日學校中所得的獎品

，她已經和這本書在一塊兒有五十多年了。

隣舍從來沒有聽見或是看見她面帶愁容的，她也以為上帝待她很好，她的五個女兒都在做賢妻良母。

一八二八年，夏季，作於上海。

五

牧童與王（聰明的答詞）

有一個小牧童，因為他的聰明，能夠答覆任何人所出的任何疑難問題，所以就在國裏很有聲望了。

一天，國王聽見他的名聲，心裏倒有些不相

信，就特地差人把他叫來，要當面試驗他，是否真個聰明。

牧童既拜見過了國王，王就向他說：『我現在問你三個問題，你若是能夠一一回答得出，我就把你認做我的兒子，住在我的宮中。』牧童聽了，笑了一笑，就仰着面向王說：『很好，現在請王發問罷！』

王說：『第一，我要曉得大海裏共有幾滴水？』

牧童答說：『陛下，若是你能命令世界上所有江湖的水都不能到海裏去，我就可以告訴你，海裏共有幾滴水了。』

王想了一想，覺得沒有什麼話再能難倒他了，就發出第二個問題來：『你曉得天空中有多少顆星麼？』

牧童回答說：『陛下，請你賜給我一張大紙，容我在紙上用鉛筆隨意的點畫滿了；若是有人能夠把那些點畫一一的數來，並且還能不覺得自己的頭暈，那麼，他若是去數算天空中的星，他還是要頭暈哩！所以，陛下，天空中的星數，是從來沒人敢數的。』

王覺得他說的很有理，就又問他說：『你可以告訴我，在永遠時間中，共總有幾多秒？』

牧童回答：『在帕麥那尼亞地方，有一種金

鋼鑽所堆成的山，這山高，深，和闊，都是一英里；若是有一隻小鳥，每過一百年，飛到那山上去一次，每次銜一塊最小的鑽石，到了最後，把那座山都銜完了的時候，這樣，尙且未能過永遠時間裏的一秒哩！

王聽了，心裏到十分快活，就和藹的對牧童說：『我的兒子，你所回答的都很聰明，現在，你可以住在我的宮中。』

六

三種職業（擇業）

從前有一個老人，生下三個兒子，那老人因

爲自己年紀實是太老了，恐怕不久就要離開人世去了，別的都可以放心得下，就是因爲三個兒子現在還沒有什麼固定的職業，心中常常着急。

他的財產除了一所古屋以外，可以說不再有什麼長物了。這所古屋，老人想到身後的遺產問題，正不知要傳給那一個兒子才好。他原是想到屋雖然只有一所，固不妨變賣出去，把屋價的金錢分給三子；但因爲尙未能得到三子的同意，並且，他自己也不願把祖上遺留的屋子賣去，所以這個問題直到現在還未解決。

一日，老人把他的三個兒子喊到面前，向他們說：『現在，你們三人可以出去，各人尋求一

種相當的職業；若是誰的職業頂好，那麼，我的這所古屋，就將遺留給誰！

三個兒子聽了，心裏很喜歡，他們約定了時期和地點，預備一同回家，向父親顯弄他們的職業。於是他們就起程分頭而去。

長子在各種職業中，揀選了鐵匠，仲子就學習理髮，至於季子，卻做了編籬笆的篾師。

他們的職業，雖然都是十分卑賤，但他們卻都尋着了良師，並且因為自己努力的緣故，又各各精於他們的技藝。長子到國王那裏去替王的馬釘蹄鐵，心裏打量着這樣一定可以得着父親的屋了。仲子到各貴族家中去替貴人們理髮，心裏也

有得着遺屋的打算。至於季子，費盡了心機，吃盡了辛苦，雖然是屢遭失敗，但仍舊努力不已，因為他的志願是必須得着那所古屋方止。

過了許久的時候，三弟兄同時回到家裏，見過了父親，要父親評論他們職業的好壞，然後再定規承繼遺產的人。但他們卻不知用什麼方法可以獻出各人的技藝。正在這時，忽然有一隻兔子從他們身旁跑出來，仲子見了，心中大喜，口裏不覺喊道：「哈，我的機會可到了！」就立刻把自己的工具預備妥當，極迅速的將兔子的鬚鬚剃去，未曾傷及別的毫毛，也未損壞兔子的皮膚。父親見了，就誇讚他道：「很好，很好，你有這

樣的手段，若是你的哥哥和弟弟的職業及不上你的時候，這屋就一定就是你的了。」

不到一刻功夫，又有一個機會來了，有一人乘着一輛四匹馬駕着的車子，從遠處飛馳而來，長子的心跳個不住，脫口說了出來：「呀，我的機會到了！」立刻奔上前去，極迅速的把那四匹馬的舊蹄鐵，一齊拔下，又一一的釘上新的蹄鐵，那輛車子卻並未曾停着。父親見了，心中十分快活，就向他說：「你所做的事和你的二弟不相上下，現在，我的屋倒不知道應該給誰哩！」

這時，天忽然落下雨來，季子上前向他的父親和哥哥說：「你們不要忙，現在請看我的職業

！』他就用手舞起那根編籬笆的棒兒；那兩點竟不能從他們的頭上落下來。父親見了，不覺哈哈大笑，極得意的向他說：『你既然有了這樣的好本領，屋定然遺給你了。』

那所古屋，既被季子所得，那兩個哥哥也並不失望和忌妒，因為都已得着父親的誇讚了。所以兄弟三人，很是和睦，仍舊同居一處，各人經營自己的職業。他們因為自己的職業，都是極端的精巧，不久，就各人成了富人，擁有財產很多。他們三人和和睦睦的同居，一直到老。後來其中有一人因病死了，其餘的兩兄弟極其悲傷，不久也就相繼而死。

他們生時既然同居一處，友愛很篤，所以死後也就同葬在一個墳墓裏面。

七

希奇的名字(平民生活)

豆腐乾在街上玩耍得久了，他的娘叫他回家道：

「豆腐乾，天已晚了，可以回家了。」

豆腐乾就連跑帶跳的回到家中。

陳司務從前滿心望他的兒子能做官，所以每逢生一個兒子，取名不是叫「阿官」，就是叫「阿貴」。大兒子阿官，養了不到三歲，就一命嗚

呼了，陳大嫂哭得死去活來。老二名叫阿貴，不到五歲，在街上跌了一交之後，不到三天，也不救了。這樣，陳司務和陳大嫂共喪了二個很有希望的兒子，害得他們兩夫妻也不知道流了多少淚。有時候陳司務埋怨陳大嫂說：「你不應該孩子在街上亂跑的，你看，我們的兒子連一個也沒有。了。」陳大嫂自怨命苦，想了半天，也忽然心中起了不平，就向陳司務分辯說：「我想阿貴的死，也不一定是跌了一交的緣故，孩子們跌交是常事，何至於一跌就送命？我想一定是阿貴這個名字取壞了。」

陳司務不十分滿意這種分辯，但是兒子也已

經死了，多說何益，所以他也就不再提起這事。

陳司務的職業是木匠，他是很勤勞而且是很忠厚的人；不過他是喜歡飲些紹興酒，當晚間工作完畢以後，他的習慣是洗過臉淨過手，然後和他的妻一同坐下喫飯；陳大嫂祇是喫飯，陳司務呢，卻略微飲些酒，並且常用豆腐乾佐酒，然後再略微喫些飯。

當陳司務五十歲，陳大嫂四十歲的當兒，他們又得一子，這個兒子的名字，就叫豆腐乾。

陳司務當然很快樂，因為他是老年得子。陳大嫂雖然也快樂，但心中有點懼怕，因為他已經生過二個兒子，現在都不在了。陳大嫂以為兒子

的名字是很緊要，因為她不是常聽見隔壁教書的王先生說：「名不正則言不順」麼？所以若是要順利，一定要取一個好名字。

但是名字在這一次有點困難了。

「阿富」與「阿貴」差了一口氣。」陳大嫂不贊成。

「阿福」也未見得出色。」陳大嫂接着說。

陳司務是在飲着紹興酒，一面看着才生下三個月的小寶貝，一面拿着一塊豆腐乾在口中咀嚼着，心中在想着人生還是有趣，因為豆腐乾的滋味還是很好，所以他帶着笑聲對他妻說：「有了

，讓我們喚我們的寶貝叫「豆腐乾」。」

陳大嫂也笑了起來，似乎覺得這個名字的奇特。而且她也想不出比豆腐乾更平凡的名字，所以終於決定了暫用這個名字。

豆腐乾週歲了，生得像豆腐那樣的白。陳司務與陳大嫂請了幾位朋友來喫飯，並且有酒，也有很上等的豆腐乾來助興，大家都很喜欢。

豆腐乾二週歲了，他能走路，並且走得很快，他的父母很愛他，並且叫他學他自己的名字「豆腐乾」，豆腐乾很聰敏，一學便會。

豆腐乾三週歲了，陳司務與陳大嫂仍舊很康健，夫妻的愛情因為豆腐乾的緣故更加濃厚了，

所以豆腐乾的名字終於定局了，豆腐乾自己也很喜歡他自己的名字，因為他很喜歡喫豆腐乾。

豆腐乾四歲了，五歲了，六歲了，他的身體既結實，他的智識也開得早，所以已經能識三百個字，他的父親愛豆腐乾比愛酒與豆腐乾更甚。

豆腐乾是很活潑的小孩，他自然會跌交，但愈跌愈長大的快，所以他到十二歲那年，他的身體已如大人那樣長大了。

當然豆腐乾是學着他父親的職業——木匠。一天到晚他幫助他父親作工，但他父親很愛他，所以特意命豆腐乾每晚早點休工，讓他可以到街上去玩一下子。

豆腐乾玩壞了，就回到家中喫晚飯。

陳司務仍然飲些酒，喫些豆腐乾，陳大嫂仍然只喫飯，不喫酒，也不吃豆腐乾，豆腐乾呢，把二碗半飯扒完之後，就坐在一旁，一隻手拿着一二塊豆腐乾，一隻手便拿着一冊國文，一面讀書，一面嚼豆腐乾。

作於一九二八年，冬。

八

埃及國的公主(慈愛的成續)

在古國當中，埃及國要算最文明的了，但是仍舊免不了兇暴的帝王，這樣就做出許多不文明

的事。

有一個很殘毒的埃及國王，他們呼他爲法老；這法老是非常不仁的，苛待平民比別的王還厲害。那時有一族以色列人也住在埃及國；法老叫他們造磚瓦而不給他們材料，在暑日炎天之下，不但要他們燒火，而且要他們找原料，這是何等艱難的勞工啊！

法老的殘忍還不止此，他看見以色列人雖然喫苦，但仍很會生兒子，所以就出一道命令：以色列人所生的女孩可以保存，男孩卻須殺掉。——這樣，被殺的以色列男嬰孩盈千盈萬，不知有多少了。

這萬惡的法老有一個女兒，卻非常美麗而仁慈，她不但愛她的朋友們和那些宮中的小孩，她也愛平民們，和以色列的小孩；她見父親的兇暴，心中十分難過，也曾勸過他，叫他稍微生點憐愛下民的心，但法老的心是石做的，一點不肯軟下來。她也實在沒有法，她以為世界最殘忍的事是把生下來的小兒殺死。

但是這位仁慈為懷的公主既然有心無力，不能改變律法，更不能與她的父親反抗，她是住在深宮之內，毫無權力去改造社會；因此，她就借着到河邊去洗澡為名，出外去訪問平民的生計，在這短時間中，她也做些救濟受壓平民的事。

有一次，她和幾個侍婢到尼羅河旁去洗浴，到了河邊，她卻聽見嬰孩的哭聲，那是從蘆葦草中出來，她覺得不忍，所以就差侍婢到那邊去尋找，果然尋着了，不多時侍婢就抱了一個很美麗的嬰兒前來，而且這是一個男嬰兒。

埃及公主知道這是以色列人的嬰兒，但是她十分哀憐他，便將他帶回宮中，好好的看護他，又請了乳母去餵他，同時又給他很好的教育，所以這個小孩長大起來，德育智育和體育都是兼全，而且面貌生得很俊美。

這個小孩的名字叫摩西，是歷史中最出名的法律始祖，現代的律法若沒有摩西就不成其為現

代的律法了，但是若沒有那埃及公主那樣慈悲爲懷，那麼，人類中就沒有摩西這個人，所以有人說：「世界的歷史中要算埃及公主爲最有功於文化了。」

九

救國英雄（戒自侮）

猶太人在埃及做了四百年的奴隸，在這個長時期，受了許多的壓迫，屢次想起來反抗，但是因爲沒有相當的領袖，所以終於屈服了。

摩西是猶太人的一個兒子，從小生長在埃及國國土的宮中，因爲他被埃及公主收去做寄兒子

，他住在宮中，自然穿的是錦衣，喫的是最好的食品；但他卻不以肉體方面的享樂爲重，他常自己對自己說：『我不應該在此富貴的宮中享樂，因爲我的同胞正在日光下做苦工哩！』

有一天，他到外面去散步，可以趁此機會觀察民間的疾苦，路上看見一個埃及人正打着一個猶太人；那時他見了，義憤之氣立刻從鼻中發了出來，他上去幫助猶太人，並且一拳竟把那埃及人打死在地。幸而那處是冷落之地，沒有行人看見，所以摩西便將那個打死的埃及人埋在土中，除了那個受打的猶太人外，真是再也沒有第三者知道了。

過了數天，摩西又照例的出來散步，忽見有二個人在打架，他就上前去勸解，因為這二人都是猶太人，摩西說：「你們都是同胞，爲甚麼自打自，互相殘殺呢？」那個無理的猶太人就與摩西爭論起來，並且說：「咄，咄，你又來了，用不着你這種殺人者，你以前打死了一個埃及人，你今天又要打死我麼？」摩西一聽見他這種口氣，知道他是不能再住在埃及國了，若是這殺埃及人的事被埃及王和公主知道了，那還了得！所以他也不再返到宮中去，便一溜煙的逃到曠野中，等到出了埃及國境，方始心安。

四十年後，摩西又從曠野中回來，這一次，

他帶有上帝的使命，他不再怕埃及國的國王，他竟把這許多猶太人從埃及國中帶出，做自由人，從此，猶太人就開始成爲一種自由的民族了。

從這個故事看來，我們知道同胞自相殘殺是亡國的最大原因，就是有英雄出來救助，也覺得有心無力，所以有人這樣說：『如果當摩西出來救國的時候，那時的猶太人能互相愛助，舉摩西爲首領，協力的與埃及王交涉，也許不必再等四十年，而後人悔之。』
古語說得真不錯：『一人必自』

十

牧羊女子
(勇氣與感恩)

在帕勒斯聽的某鄉村的曠野，有一口很好的井，井水是清潔甘美，牧羊的人都趕着他們的羊羣到那井邊去喝水。

有七個牧羊女子，她們是同胞姊妹，同在看守她們父親的羊，因為她們懼怕男的牧人們，所以常在清晨到井邊去取水給羊喝。一次，她們正在打水，有幾個男牧者們卻跑上前去將這七位女牧者們趕開，禁止她們取水；她們因為力弱，不敢與他們計較，所以又羞又怒，幾乎要哭起來。

那時，恰巧有一個偉壯的男子奔過去幫助這些女子，將那些男牧者們趕在一邊，並且助她們到井中去取水，他說：「男女是平等的，你們這些男子們怎可欺負婦女們呢？」這樣，牧羊女子們，便歡樂的領着羊歸家去了。到了家中，父親問說：「今天你們爲甚麼回來的這樣早呢？」她們就把晨間所遇的事回告他，並且說：「幸而那位青年助我們一臂之力，不然，我們又要照例的被那些無禮的牧羊人所欺侮了。」

「哦！」「原來是如此麼？那末，那位青年在那裏呢？你們何不帶他到家中來？」女子們同聲回答：「是個不相識的人。」父親就叫女兒們

再出去尋找那有義氣的青年。那時，那偉壯美麗的少年正坐在井旁低頭沉思着，因為他自埃及國皇宮逃出來，現在正覺得不知如何措手。女牧者們就上前請他到她們家中去，因為她們的父親很願與他會面。

那青年就被請到那些牧羊女子們的家中，他便住在她們家中；隔了一二天，就為她們看羊，不久，他也愛上了她們當中的一個，就與她結為夫妻。

這青年是誰呢？就是以前被埃及公主從尼羅河中救起的嬰兒，也就是為猶太人建立國家的救國英雄，他名叫摩西，是世界最著名的法律大家

，以上就是他如何與牧羊女子開始發生戀愛的一段小史。

十一

求來的兒子（青年模範）

許多年之前有一個很虔誠的青年婦人，因為自己沒曾有過兒子，被鄰舍們譏笑着她，她心中難過；她走了許多路到禮拜堂裏去祈求上帝，求上帝開恩賜給她一個兒子；她在祈禱時是那樣的懇切虔敬，面上現出熱血的紅色，旁人看見，以為她是醉酒了，其實她是正在向上帝許願說：「偷或真的自己有一天養了兒子，我一定要把他獻到禮拜堂裏去做上帝的僕役。」

隔了一年，她便懷了孕，並且後來果然生了一個很美的兒子，她的喜歡自不必說，就是她的丈夫和親友們也都十分快樂，就把這兒子取名叫撒母耳。她盡她所有的心力去教養他，教他如何做人，如何要誠實無欺，如何要殷勤待客，如何要孝敬父母和長輩，後來那孩子年紀稍微長大一點，在十二歲左右，她就送他到禮拜堂裏去，把他留在那裏，跟隨着老牧師學習服侍上帝的事務，這樣，她便完了她的許願。

撒母耳雖然不情願離開他的母親，父親，和一切家中的人，但是他也不肯去與他的母親反抗；所以就獨自在禮拜堂中留下了，而且他的行爲

十分好，很肯聽牧師的話。有人到禮拜堂來的時候，撒母耳是十分恭謹的款待服事他們，這樣，人人都稱他爲少年老成的學生。

他的母親也不忘記他，每年到禮拜堂來一次，一面祭祀上帝，一面也可看望他，並且特爲帶一套新的衣服來給他穿，同時，也用溫柔的言語來勸導他一番，教他要聽上帝和老牧師的吩咐，不要看浪蕩青年們的壞樣。

他在那裏長大起來，學會了禮拜堂中一切的儀式和經典，上帝也很喜歡他，便在他睡着的時候呼喚他，他以爲是先生——老牧師——的呼喚，就立刻從床上跳到床下，赤着腳走到先生的床前，

問他說：「先生！你叫我做甚麼呀？」先生從夢中蘇醒了，而且有點希奇，因為他並沒有叫撒母耳，所以就對他說：「我並不曾喊你！」撒母耳便仍去睡了。

不到一刻，他又聽見有聲音喊他的名字，他又照樣的跑去問他先生有沒有喚他；但是先生又對他說：「我並未曾喊過你，你回去睡罷！」但是第三次撒母耳仍舊聽見有聲音呼他的名，又似乎是他先生在喊着，所以他仍舊跑到先生床前去，這一次，先生明白了，他就指示撒母耳說：「倘使再有聲音喊你，你便答應說：『我在這裏，有甚麼事，請吩咐我罷！』……」在第四次他聽

見那聲音時，他就如此說了，上帝就告訴他：
我要選你爲民衆的首領。」

撒母耳日後接他先生的位，在禮拜堂中做了
士師，也就做了民間的首領，後來他封掃羅做民
衆的王，自己做王的師傅，爲民衆做了很有功勞
的事，這自然不能不歸功於他的母親和先生了。

我曾聽見過許多人家的「求來的兒子」，因
爲父母過於溺愛他們的緣故，長大了往往成爲壞
人——做强盜的也有，做乞丐的也有，——把父母的
家產和名譽一齊打破了！所以我講這一段故事，
爲的是要給我們一個模範的「求來的兒子」。

小勇士（勇與謀）

—— 小 勇 士 ——

在伯利恆城中有一家牧羊人。他有八個兒子，都是強壯的很；尤其是最小的——一個兒子，他不但強壯，而且美麗，滿面紅光，雙目清秀。爲人和氣謙虛，更能彈得一手好琴，所以無論遠近的人都很愛他。

他的父親年紀老了，他就看守他父親的羊羣。在看羊羣的時候，他一面彈琴，一面唱着自己所編的歌曲，那是讚美上帝和他所創造的奇偉的宇宙。

那時的國王，因為患了神經病，要尋訪一個最好的音樂家為他奏樂；但是國內的音樂家一個也不能醫好王的病。後來有人介紹這個小牧羊人，他就去為王彈了一些牧童的歌曲，把那王的病立刻醫好了，小牧羊人就常到宮中去為王彈琴。

不多時，他們與敵國發生了戰事，這小牧童的哥哥們都去打仗，獨獨留他在鄉間看羊，有一天，他的父親命他送食物到軍營中哥哥們那邊，他到了那邊，看見敵軍中一員大將，身長丈餘，腰大十圍，有萬夫莫當之勢，正在戰場上挑戰，罵得很厲害，小牧童就大大的不舒服起來，他以為那武士雖然強大，但也不見得不能將他打敗，

他就問軍營中的人一切底細，他們告訴他說：「國王已出令，凡能打死那員大將軍的人，可以娶公主爲妻，又可以馬上陞爲大官。」

這個牧童居然到王面前去自告奮勇，王見了他，不覺一笑，以爲這樣的小孩，能敵得住那個大將麼？但是因爲沒有旁的人敢去，所以終於讓他去了。

他出去迎戰，手中並未拿着甚麼刀和槍，只拿一根牧羊的杖，和幾粒溪邊的滑石子，當他上前迎敵的時候，那位大將看了也不覺大笑，以爲這個小孩子，太不自量了，這豈不是前來送死麼？猶太人中（這是出牧童的國）難道連一個大些

的軍士也找不出麼？不然，要這樣一個牧童來作甚？當時這個牧童也說：『你靠着刀槍，我卻靠着上帝的力。』說話的時候，就把手中的滑石射了過去，正射在那個大將的腦門上，便倒在地，昏厥過去，這個牧童手快腳快，連忙跑上去抽出了大將所佩的寶劍，把他的頭割下，敵軍見了他們的大將已經一命嗚呼，也都驚散了，這裏牧童就帶着其餘的人馬一齊擁上去，把敵營佔據，把敵兵殺的殺，虜的虜，這就是牧童如何得勝強敵的一段古史。

我們稱這牧童爲小勇士，他的真名便是大衛。後來他就娶了公主爲他的妻。

十三

貧女的除夕（同情於貧民）

這是一個「除夕」的深夜，雪花紛紛地飛着，西北風嗚嗚地吹着。在漆黑的街道中，一個孤苦零丁的小女郎，蹣跚地行來。她出門的當兒，或是著上一雙破鞋，只是鞋樣特別的大，一些不合她的腳。原來這雙鞋兒，本是她母親生存時著的，現在她擅自拿來著了。道上的車輛飛也似的駛來駛去。這個小女郎時常避讓，還怕來不及哩。險些兒把自己腳上的鞋兒失掉了幾次。到了後來，她終於把腳上的鞋兒失去，被過路的頑童拾

着，口口聲聲說，要把牠做一個搖籃，如果自己一旦添了一位「小娃娃」。現下這個貧女，祇好赤着脚，拚命地向前走去。脚的皮膚上，立刻露出了青紅色的凍塊。她帶着一些火柴，在她陳舊的衣裙之中。小手中，只握着一小包火柴。她口中，雖是叫喊「賣火柴」，……但是終日無有一個顧客，也沒有一個路人肯布施一個銅圓。這個小女郎，到了此時，已是凍餓得不可開交，活像是流民圖中的一個難民咧！空中的雪花，不斷地向她細長而又金黃色的髮上，飛舞而下。這些美麗波形的小髮，雖是披散在她的面額上，但她自己，卻一些兒不會留意牠。一道一道的燈光，透

明地從沿街的窗口上照出來。家家烹着雞鴨，美好的香味，充滿了街中。室內的人們，正在安樂地，過他們的「除夕」，就是小女郎自己，也不會把這個年關忘卻哩！她終於走到一個人家屋簷之下，蹲伏在這稍避風雨的處所，把自己的兩隻小腳，收藏在自己衣裙之下，週身仍是悚悚地戰慄着。她自忖：日裏不曾銷去一盒火柴，怎敢回到家中去呢？如果他雙手空空，不名一錢，冒死回去，不是又要被她的父親打罵嗎！況且她所住的破屋，不見得就會使她覺着溫暖些。那破屋中，不用說，是四壁空空，並沒有好的家具在裏面；就是連牆洞，也不會好好的塞住，只聽烈烈的

北風，嗚嗚地時時吹入。她的腦海中，只是充滿了這些胡思亂想。她的一雙小手，現下已是凍得動彈不得。呀！一枚火柴，還是有些用處嗎？她竟敢抽些出來，向牆上磨擦，溫溫她的手指嗎？於是她居然抽了一枚，嗤的一聲，在牆上擦燃了。這是何等的光輝啊，當她用手掌遮着的當兒，還像是一枝小燭哩！這個小女郎，獨自呆呆地幻想着。還當自己近坐在一架銅腳銅杆的火爐旁，只見火光從爐上射來，把她溫熱了不少。但是幻想到底是靠不住的！正在她伸出小腳，取暖的當兒，眼前的爐火，立地熄滅了，火爐也沒有了，她仍舊呆呆地，苦坐在街角上，手中還堅執着一

枚已燒剩的火柴梗子。於是她又擦了一枚，火柴又同樣地燃起來，立時把那牆上，照得和那透明的細紗一般。這一次，她可以親自看出那室內的情形了！室中的大餐桌上，鋪着一方潔白的檯布，還要擺設些美好的瓷瓶。一大盆的燒鵝，熱氣騰騰地，放在桌的正中，燒鵝的肚內，還塞滿了許多可口的蘋果，和梅乾。湊巧，這隻燒鵝，身上插好了刀叉，一跳一跳地會從大菜盆中，跳了出來。搖搖擺擺，走在地板上，一直到了這個小女郎的身旁，可惜正當這緊要關頭，火柴又熄滅了，她一些都望不見，只剩下一堵黑漆漆的厚牆了！

於是她又擦燃了一枚火柴，這一次，她又夢見自己坐在一棵聖誕樹下；這棵聖誕樹十分令人愛慕，比她前年，在一個富翁窗外所窺見的還要來得高大，裝潢得還要美麗。有幾千枝燭光，照耀在樹枝之上。還有那些她從前在商店窗外，所稱賞的美好的畫片，現在也掛在樹枝梢上，挺挺地向她望着。這個小女郎趕快把一雙小手伸去迎接，不料那枚火柴又熄滅了。一切的聖誕小燭都漸漸的向上昇去，定睛一看，無非是些閃閃的明星罷了。忽然有一粒小星，從空中飛去，頓時發出一道光亮。貧女就自忖道：「不要有人歸天了！——」當她祖母在日，時常和她這樣的說：「一

粒小星落下來的當兒，就有人的魂靈，飛向天父那兒去。」

現在她又把一枚火柴，向那牆上一擦，這一次她的老祖母，從熊熊的火焰中顯現出來。她親見她的老祖母，仍是滿面慈祥歡樂。

「老祖母呀！」小女郎呼叫起來，「請老祖母把我領去吧！我原知道，你將消滅，如果我的火柴熄滅了。你必將如那溫暖的火爐，那美味的燒鷄，那美觀的聖誕樹，一樣的消散了！」

她立時拿了一大束的火柴，向牆上狠命地一擦，滿心希望她的老祖母，會多留一刻。這次火柴的光輝，果然照耀得和白晝一般，她的老祖母

也立地形成偉大而美麗的了。老祖母把她小孫女抱起，她們倆，於是漸漸地飛離地面，在光輝快樂之中，安然達到了天父那兒，不再有什麼凍餓和痛苦了。

次日的早晨，這貧苦的小女郎，仍是獨坐在那牆角旁。她的面容上，卻發出一些玫瑰色的笑容，——可惜已經靈魂升天了！她實在是去年的「除夕」中凍死的。新年的曙光已來，正照射在這握着一束餘剩的火柴的小女郎直挺挺的身上。路過的人們都談着，說她一定是想用火柴取些煖氣。但是沒有一個人知道她曾經見了這許多美好的幻境跟着她怎樣在光輝之中，和她的老祖母進

入了這新年的光榮中咧！

(安徒生原著，顏義譯。)十一，一，一九二六。

十四

下棋的教訓(合作的緊要)

我在青年會下了圍棋歸家的時候，已是九點半了。我的妻還在等候我喫晚飯，那時她和善的面上的確有點與往常不同的態度，而我也自覺無顏與她談話。

最後，我開口了：「其實，着棋，尤其是圍棋，也未始沒有其優點的。」一面喫着我的飯。我的妻仍然不作聲，而我仍然厚着顏講下去。

「你看！人生也如一盤棋，萬不可東一着，西一着，不相連續的；太散漫了，那就要遭敵人們的攻擊，而且一定敵不住他們。」我的妻畧畧的點點頭。

我見她有點軟化了。就索性再續下去道：「你看！我下圍棋雖然輸給人；但我卻可在人生中得到着教訓，我可在與人交往的時候格外謹慎，不再蹈那下棋時的覆轍，我所以輸的緣故，也不外乎貪心，要想用二三粒子去圍住敵人，制以死命，那是不可能的啊！倘然我能安分守己，自顧自，小心翼翼的保守着自己的範圍，那末，就不至於敗北了。而且最要緊的一點，就在此，——」

要腳踏實地的有根源。」

我妻就問我：「你的話有點哲學化了，我卻不十分了然。」

我就很高興的回答她，因為她開口了，我解釋說：「我下棋最喜歡另闢疆土，或是到敵人中去尋地盤，而自己的地位，還未打定，所以便容易被敵人圍住，下圍棋第一要義，就是自己的子都要活着，然後方可設法去攻別人，所謂己欲立而立人！自己還是黃口小兒，何能與彼強大相抗！所以根源是很緊要的。此外如「互助」「合作」也是圍棋給人生的一個暗示，每一個子可以得四面的幫助。倘若是一味的向着一方走去，也很容

易顧此失彼的。『我的妻聽了我的話，起初似乎有點奮興，但臨了她說：『這種道理是很平凡，也無須下了棋然後才明白的，不過你若是以爲這就是你的教訓，也未始不能幫助你的人生；還有……你今晚未免回來得太遲些。』

我已喫到最後的一口飯，就用她那句勸告式的責言當作下飯的美饌。從此，我不再讓我妻這樣倦守着，而且最可慰的一件事，——我的『棋癮』似乎從那次晚飯後，比較有節制些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卅日於上海

十五

和尙學生（戒不良學生）

在現在雖是已經事過境遷了，但在記憶中，卻仍未完全磨滅了他的往事。其實，他真不值得我的記憶，尤不值得我爲他作什麼近似傳記的故事，但我在記憶中，既不能把他放棄，現在把他做的事撫拾的記出來，也許是出於情不能已。——或者由此發表後，可以使他的形影能從我的記憶中消滅了罷。

我在十多歲的時候，在學校裏常遭受那些年齡已長的同學們的欺侮，我常被他們捕捉了去，用無理野蠻的強迫手段，逼着我去爲他們做些服役的事。倘使我要倔強一點，或在無意中給他們以一種反抗，我便須受他們的種種凌辱。因此等

事，我也不知發過許多不敢言的憤怒，或竟悲傷得涕泗交流。

當我在家鄉學校裏，所最怕的便是他，他固是年長同學中之一，他並且年齡更長於一般年長的同學，以我看，他那時大概已有了二十五六歲了，但是他的班次卻很低，低得比我們年齡小上一半的小學生還不如。他有一個特別的標記，使我們更能認識而不致忘記了的，便是他的髮辮十分的短小，是所有的同學中最僅見的。那也不能怪，因為他從前出家做過和尚，現在不久方從廟宇裏出來，進了這教會的學校中讀書。他的入校讀書，是怎樣的經過，我因為那時年紀很幼稚，

未能十分洞悉，但我卻知道他很有幾個閒錢，去多多購買種種糖果雜食，凡他所喜歡的同學們，或可以得着些分潤，至於他平時所厭惡的同學們，則只有眼巴巴地看他大嚼了。

據我那時所聽見關於他的事是這樣的：他在幼時，便是一個叢林裏出了家，他很能得着那裏老和尚——他的師父——的歡心，有一次，老和尚交給他一筆很多的錢，差他到上海來採辦一些衣物，不料他到了上海，驟覺置身錦繡堆中，終日花天酒地，未曾經過許多時候，便把所帶的錢浪費得乾乾淨淨，不能再返道山，只好浪迹春申江上了。後來不知又怎的得了一個機會，和一

個西國教士認識了，起先是跟着那教士做些僕役的事，又不知他怎樣的會迎合那教士的心意，使那教士對他發生憐恤的愛心，情願出一筆錢，把他送到這學校裏去。要藉重教育來培植他。——但這種經過，我只得之傳聞，確實和不確實，我也萬難斷定。

他姓什麼，我已記不得了，但他的容貌，在我的記憶中，猶能依稀的現出，他的眼睛是很小的，而牙齒卻又露在嘴唇的外面，他有時笑得厲害，眼睛只縫成一道細縫，而牙齒卻更突出得怕人了。他的口才是很好的，我們都很欽佩他的言語動人，但對他的言說，不僅欽佩，卻更有一種

畏懼藏在裏面。他在功課之餘，常爲我們這一班小同學們演講各種故事，在那些故事裏面，更說得多而且興高采烈的，尤其是他自己的故事。他述說自己幼時怎樣在廟裏度着和尚的生活，他用他伶俐的口齒，說得繪影繪聲，趣味濃厚。記得他常說到自己在廟裏起首做和尚時，曾在頂上燒了幾個疤痕，便用手摸撫着他的短髮，或有時竟分開髮辮，使我們得着清楚的證明。他在那些事中，往往造作許多穢事，說到他們的廟裏，有時來了燒香的青年婦女，他們便設法調戲她們，那些雖不是真事，但他描畫得活靈活現，我們這些幼童便容易從不知不覺間，在純潔的想像中種

下卑污齷齪的種子。他也有些好處，因為他也時常說到自己的過錯，把欺負那老和尚的事，往往不加隱諱的陳述出來，而呈露一些懊喪的情緒。但他大半是說到從前自己在上海用錢揮霍的樂事，他極細致描寫在上海時種種污賤行爲，大馬路景象的奢華，四馬路雉妓的拉攏，很足使聽者神迷意醉，目瞪口呆。他說到此等處，便滔滔不絕，眉飛色舞，大有捲土重來，再行嘗試之概。

他在學校中年齡已長，見同學們在功課上有進步，勝過了他時，他也能覺到一種羞愧，便也立時發奮，努力讀書；他爲了年長失學，也很自恨自責，心緒如焚的深深感慨。但這種現象，並

不長有，他在悔恨一番之後，就又發生懈怠，不再顧慮到自己的課程，只在校中宿舍裏隨意的向同學們說出一切淫亂的事，或又說到廟宇裏別的和尙們不守清規的行爲，極力撩撥天真的童心，他又時常恫嚇同學中的小學生們，使他們屈服在他的手下。他有一把短劍，自己說是那個老和尙送給他的，有時他和誰不對勁，或是有所欲於誰，便霍霍的在石上磨着，口裏嘖哩咕嚕的，只說今日定須殺掉一個人，一般小學生聽了，嚇得心膽俱落，不敢出聲。他有時任意的戲侮同學，懦弱者只好忍受不敢聲張，而有些強硬的，便去稟告校長，但他的辯才是了不得的，他向校長侃侃

的說明關於那柄短劍的事，早已轉送了一個小同學，那個受他贈送的小同學，到這時便不能不爲他作一個得力的見證了。並且他又說自己原知不應該攜帶那劍，不過因爲要紀念從前的師父，不肯輕易的丟去，又好似實是一個有義氣有心肝的人。至終，那校長是無法懲戒他，只勸勉了他幾句，便算了結。他從此非特不肯改過，並且仍舊是無理的取鬧，更覺肆無忌憚。一般小同學們遇見了他，沒有一個不吃虧，正如一般柔弱的小羊遇到了凶惡的豺狼一樣。他每在夜間，要和同臥室的小學生們胡纏，後來竟至沒有人再敢和他同一臥室。他也卻有一些才幹，他對於同學們，能

施行各種手段，剛柔並用，使他們不敢與他抵抗。這樣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光，他終因那位西教士津貼的斷絕而出了學校。也許他是仍舊到廟裏做和尙去了罷。並且，他若果再做和尙時，因為頂上已經燒過了戒疤，又能背誦一些經文，恐怕不會再發生什麼困難了罷。

我現在把他的事蹟從記憶中寫出一些，便深深地感想到一般學校裏的學生們中間，恐怕不免仍有類似這和尙一樣的人罷？恐怕正有許多純潔柔和小學生們，是在度着他們的宛轉苦悶委曲煩惱而無處伸訴的學校生活罷？有些學校裏有時發生些無謂的風潮，其主動的分子，或許也有如

和尙其人者參與其間的罷？

一九二六年二月於上海

—— 利己的巨人 ——

十六

利己的巨人（利己與利他）

每天下午，從學校回來的時候，孩子們常常到巨人的園子裏去玩耍。

那是一個可愛的大園子，長着柔軟的綠草。在草上處處開着好看的花，很像明星一樣。

還有十二棵桃樹，在春天開着粉紅色真珠色的好花，到秋天結着豐富的果子。鳥兒在樹上，唱着極好聽的歌曲，所以小孩子們常常的傾耳靜

聽，連玩耍都停止了。他們互相喊着說：『我們在這兒是何等快樂啊！』

一天，巨人回來了，以前他是拜會他的朋友——穀牆地方的食人鬼，同他共住了七年。過了這七年，他所要說的話都說完了，因為他的話是有限的，他就決定歸他的宮城，當他回來的時候，他看見小孩子們，正在那裏玩耍着。

他用一種很苛酷的聲音，喊着說：『你們在這裏幹什麼？』小孩子們就都跑散了。

他說：『我自己的園子是我自己的園子，那是誰都能懂得的，除了我自己以外誰也不許在這裏玩耍。』因此他就在周圍砌好了一道大牆，掛

—— 人 巨 的 己 利 ——

違	禁
者	止
處	亂
罰	入

他是一個利己的巨人。

可憐的小孩子們現在沒有玩的地方了。他們有時想在路上玩耍，但是路上的塵埃彌漫着，並且堆滿了堅硬的石頭，他們是不喜歡的。他們的校課完了的時候，常常來圍着高牆外面走來走去，津津的談論着那圍牆裏頭美好的園子，他們互相的說：我們以前在那兒是何等快樂啊。『春來了，到處有了小花兒，小鳥兒，止有那

利己巨人的園裏，仍舊是冬天的光景，鳥兒不想在那裏唱歌，因為那裏沒有小孩子，樹木也忘記開花了。一天，有一朵好看的花兒，從草中鑽出頭來；可是，當他看見那牌示，他對於小孩子是非常的悲觀，所以仍舊折回地下去睡眠了。那最高興的腳色便是「雪」和「霜」，牠們喊着說：「春天把這個園子忘記了，我們倒可以終年的在這裏住着。」「雪」用牠的大白外套來蓋上了草，「霜」把所有的樹木都塗成銀色，隨後他們又約請「北風」來和他們同住，牠來了，穿着皮袍子，在巨人園內天天的咆哮；把煙肉洞兒都颯倒了，牠說：「這真好玩啊，我們最好把「霜」也

請來』「雹」也就來了，牠每天用三點鐘的工夫，在房頂上亂鬧，以至弄壞了很多的石板，隨後又用全速度在園裏滾來滾去，他穿着灰色的衣服，他的呼吸如同冷冰一樣。

利己的巨人，坐在窗戶的旁邊，向外看着那白色的冷園子，說道：『我真不懂爲什麼春來得這樣遲呢？我很願意天氣變煖起來。』

但是「春」總也不來，「夏」也不來，「秋」把黃金色的果實給別的園子，但是巨人的園子她連一個也沒給，她說：『他是太利己了。』所以「冬」是常在那裏的，北風，雹，霜，雪，在那些樹間跳來跳去。

一天早晨，巨人醒着躺在床上，那是聽見了有些美好的音樂，那聲音是非常的入耳，所以他來一定是國王的樂隊，在那裏經過。其實，止有個小紅雀兒，在他窗外唱着，但是他許久沒聽過鳥兒在他的園裏唱歌，所以這似乎是世界最美的音樂了。隨後「噓」在他的頭上止住跳舞了，「北風」亦止住咆哮了，一種清幽的芳香，從開着的窗戶到他那裏來，他說：「我信春天到底是來了！」說着，他便從床上跳起來，向外邊望着。

他看見了什麼呢？

他看見一段極怪的光景，牆上有一個小孔兒

裏，小孩子們爬進來了，並且他們坐在樹枝兒上，他看見的每一棵樹上，都有一個小孩子。樹是很喜歡小孩子們回來的，便全身蓋滿了花朵，把牠們的手遮在小孩子們的頭上，輕輕的，搖來搖去，鳥兒也飛來飛去，歡歡喜喜的，唧唧的歌唱，花也笑嬉嬉的，從綠草中鑽出來了，這是一個極美好的景致；可是在一個角上，仍舊是冬天。那是園中最遠的一個角兒，在那裏站着一個小孩子，他是很小的，勾不着那樹枝兒，苦苦的哀叫着，在那裏走來走去，那株可憐的樹，仍然是有霜雪包着，北風在上面颳着，咆哮着，那樹深深的把他的枝兒彎下去，說道：「爬上來，小孩子

「可是那小孩子太幼小了。」

巨人向着外面看去的時候，心也軟了，他說：「我是何等的利己啊！現在我知道「春」是爲什麼不來，我願意把這個可憐的小孩子，放在那棵樹頂上，隨後把周圍的牆打倒，使我的園子，作小孩子們永久的遊戲場。」他對於他已往的行爲，實在是深深的懺悔了。

隨着他便下了樓梯，輕輕的開了前門，走到園子裏頭來，但是小孩子們看見他，害怕得很，都跑開了，那園子仍舊變了冬天，止有那個小小的孩子沒有跑去，因爲他的眼睛是充滿了眼淚，沒有看見那巨人走來；巨人偷到他的後邊，輕輕

的把他抱起，放在那樹上，那樹立刻開了花，鳥兒也來了，在上面歌唱，那小小的孩子伸出他的兩隻手，抱住巨人的頸子，與他親嘴。別的小孩們，看見巨人再不像當初那樣的兇惡了，也跑着回來，春也隨着他們來了，巨人說道：「現在是你們的園子了。」說着用大斧將牆打倒，正午，衆人趕市場的時候，他們看見巨人領着小孩子們，在他們所常看見的那座極美的園子裏頭玩耍着。

他們直直的玩了一天，黃昏的時候，他們方始到巨人的面前告辭。

巨人說：「你們中間那小伴兒到何處去了？」

我放在樹上的那個小孩兒。『巨人是非常的愛他，因為他曾經親過巨人的嘴。』

小孩子們答道：『我們不知道，他走了。』
巨人說：『你們一定要告訴他，叫他明天一定來。』但是小孩子們說：『我們不知道他的住處，並且從前也不會看見過他。』那巨人聽了覺得非常的難過。

每天下午放學的時候，小孩子們來同巨人玩耍，但是巨人所最愛的那小孩子，是永遠不見了，巨人對於所有的小孩子，是很親切的，可是他很希望他那最初的小朋友回來，常常的念誦他，他常說：『我怎能看見他呢！』

過了多年，巨人老了，身體也衰弱了，他再也不能玩耍了，所以他坐在一張大靠椅上，賞讚他自己的園子，他說：「我有許多好看的花，但孩子們是花中最好看的花。」

一個冬天的早晨，他正穿衣服的時候，他從窗口往外看去。現在他不恨冬天了，因為他知道，這不過是春的睡眠，花的休息。

忽然間，他眼中覺得非常的奇怪，隨着，他接連望了幾下，那實在是個希奇的景致，在那邊極遠的角上的一棵樹，開滿了可愛的白花。牠的枝子，全是金色銀色的果子在那上邊掛着，並且在那底下，站着他所最愛的那個小孩子。

巨人很快活的跑下樓，走到那園子裏頭，急忙忙的穿過了園地，奔到小孩子那裏，當他到了他跟前的時候，他生氣得滿面通紅，說道：「誰敢把你傷害了呢？」因為在小孩子的手掌上有兩個釘子印，還有兩個釘子印在他的腳上。

巨人喊着說：「誰竟敢傷害了你？告訴我，我好拿大刀去殺了他。」

小孩子答道：「不！這是愛的傷痕。」

巨人說道：「你是誰？」說着，就有一種異常的威嚴襲到他身上來，他就在那小孩子的面前跪下了。

小孩子向巨人微微的發笑，向他說道：「你

曾讓我在你的園裏玩，今天你卻要到我的園裏去了，那就是樂園。」

那天下午，小孩子們跑進來的時候，他們看見巨人死在樹下，已有許多白色的花朵蓋着。

根據穆木天譯的王爾德童話集，泰東圖書局發行。

十七

九歲的學徒（溫苛待夥計著）

凡克徐克夫年紀還只有九歲，已在一家鞋店裏哀來克興手下當個學徒，有三個月功夫。在一個聖誕前的晚上，他一些也沒有上牀去睡。他兀自伺候在店裏，直到店主伴着他的主婦和夥計出

去，做一個早上的禮拜。凡克才敢從他店主的碗廚裏，拿出一瓶墨水和一管鋼筆。他再攤開一張滿佈着繡紋的信箋在自己面前，開始寫着。

但是在他決意要寫第一封信的當兒，他先偷偷的朝着大門和窗口張望；好幾次回頭探望那黑暗的小屋中。只見兩旁的架上充滿着不少的木槓，不禁自己深深的嘆着命苦。同時那張信箋已攤在一條長凳上，自己卻屈着膝蓋，跪在凳旁。

他開始寫道：「親愛的祖父康士坦丁梅克來！現在我正在寫信給你，祝你有個快樂的聖誕和上帝的默佑。我從小就喪失了父母，祇有你——祖父——是我的親人。」

凡克朝那窗上望了一下，只見燭光反映在玻片上。他忽然想着他祖父的容貌。原來他的祖父在徐弗雷家裏當個更夫。他的身材瘦長，但很是活潑；臉上帶着笑容，眼眶裏時常潤濕。他終日睡在僕役的廚房裏，和那些廚司談些瑣雜的。一到晚上，他便披上一件寬大的羊皮外套，巡行在他的範圍內，很勤謹的打更。在他的後面跟着兩隻狗，各自垂頭而行。一隻母的名叫嘉雪坦克。一隻公的名叫維安，週身長着黑毛，而又身子細長，活像一條烏鯉魚。維安外貌很文雅溫和，對於外人和自己的主人，一律看待，但是牠是有些靠不住的。在牠的謙和之中，隱藏着一種深刻

的惡意。維安慣於私下出去，齧住別人的腳跟，有時潛入廚下，偷吃雞肉。人們已經好幾次打傷牠的後腳，把牠吊起來，打個半死。差不多每星期維安終要遭遇一次這樣不幸的事情，但是牠到現在仍舊很強健的活着。

在這當兒，凡克的祖父定是站在他主人的門外，窺看那禮堂光亮的紅色玻窗。同時他的足上，穿上一雙皮靴，頓着腳，和那些站在庭前的村人談笑着。他的腰脅上繫着一條短棍，冒着寒氣，發出一二聲老人的咳嗽，有時還要和那個女僕或廚司開玩笑。

「我們大家嗅些鼻烟嗎？」老人會問問那些

女人們，同時提過鼻烟給她們。那些女人們於是抓了一些鼻煙，嗅到鼻孔裏去。

老人樂不可支，大笑不已，和她們說道：

「丟掉吧！不然你們的鼻孔裏要結冰了！——」
他再抓些鼻煙給那些狗。嘉雪坦克嗅了一會，不禁牽動了牠的鼻端，生着氣走了。維安卻謙和地拒絕去嗅，搖着自己的尾巴。這時正當晴朗的天氣，除了一些白霜，沒有細微的冷風。你雖然站在黑夜中，仍舊可以望見那全村的風景——白的屋頂，黑的烟紋從烟突上升起，白晳的濃霜積在樹枝上，地面上也還存留着許多雪塊。天空中又密佈着亮晶晶的星兒，同時有清澈的銀河現

在眼前，宛似受了那雪花的淳化，正在慶祝這聖誕佳節……

凡克思忖到這兒，不禁又深深的嘆了一口氣，把他的筆尖浸入墨水瓶中，斷續的寫着：

「昨夜我又受了一頓惡打，主人抓住我的頭髮，拖到庭前。他就提起鞋鐙，把我結結實實的打了一頓。這次無非爲了我搖着他的「醜類」（指小兒）的搖籃，不提防自己睡着了。本星期內我的主婦吩咐我洗潔一條青魚，我因先從尾巴洗起，不料她竟提起那條魚將牠的尾巴朝着我的臉上亂刺。店裏的夥計們乘機來取笑我，差我到酒店裏去買些麥酒。在我回店以後，他們又強迫我

去偷竊主人的醬瓜，做下酒的小菜。不幸又被主人撞見了，我又橫遭他的毒打。平素店裏沒有一點食物，除了早晚麵包和午餐薄粥以外。至于香茶和酸菜湯只夠主人和主婦的狂喝。他們讓我獨自睡在那走廊下。每次那一醜類「哭了，我還須起身，進去替他們搖着。親愛的祖父呀！求你看上天生好生之德，把我從這兒領回到故鄉吧！我已不能忍受……我願向你磕頭，不斷的默禱上帝。求你把我領去吧。不然我就死在這兒……！」

凡克停着筆尖，同時垂着自己的嘴角，用了自己污黑的手掌，擦着眼皮，不禁嗚咽的哭了。

「我可替你裝煙，」他繼續寫道，「我可替

你默禱。如果我有過失，你盡可痛責我。如果你想我沒事好做，我可以去問問那位經理先生，叫我刷刷皮鞋，或者叫我代替法特耶當個牧童。親愛的祖父呀！我不能再忍受了，這種淒慘的生活幾乎使我悶死……我想自己逃回本鄉，但是我並沒有皮鞋，有些怕冷。日後我長大成人，我可奉養你，不讓你吃別人的苦。在你臨死的當兒，我可替你禱告上帝，使你靈魂安適，如同我從前替母親派拉克禱告一般。

至于莫斯科，這是一個大城。城內有許多的富人，大廈，肥馬。只是沒有羊羣，城內的狗還不算惡。在聖誕節上，兒童們並不拿着金星，走

在街上，也沒有一個兒童准許加入唱詩班中。一次，我在一家店窗外邊望見一排的釣魚鉤和釣竿。這些都是估價待售的，很適合於各類鮮魚的捉捕。有一枚鉤子，可以釣上一磅重的大魚。還有出售烏槍的店舖。這些烏槍和你的主人所有的一般。我猜每枝至少需一百個羅布罷！在那些肉舖裏，還有山鵲，竹雞，和野兔一類的野味。但是到底誰去打來，從那裏出產，那店舖裏的人卻不會說明。」

「親愛的祖父呀！在你的主人們頌備一株聖誕樹的當兒，拿下一枚金黃的胡桃，藏在我青色的小盒中。請求那青年的小主婦奧耳格，爲了這

個，你只說這是送給凡克的。」

凡克又深深的嘆着，同時朝窗外探望。他又回憶到他的祖父，怎麼每年到那森林中去，砍伐聖誕樹，每次凡克自己終是和他一同去的。那時何等快樂的時候呀！他的老祖父，每在砍伐那聖誕樹以前，時常握着烟管，吸他的煙草。有時他會抓些菸煙，相凍僵了的凡克大開玩笑。只見那些直立的小杉樹，單在濃霜之中，呆呆的期待末日的來到。霎時從林中跳出一隻野兔來，跑過雪地上，他的祖父立時呼叫說：

「捉住牠！捉住牠！這是一隻短尾的小兔呀！」

他的祖父在砍伐樹木以後，就拖着牠，回到主人家裏。那些主人們着手在樹上裝飾起來。那小主婦奧耳格原是凡克的至友，很忙碌的工作着。小凡克的母親還在她家做女傭的當兒，奧耳格時常拿些糖菓，塞在他的衣袋裏。在她空閒的當兒，她還要教他讀書，寫字，習算學和跳舞。後來凡克的母親死了，他們就把他交給他的祖父，叫他住在廚房內。他的祖父又把他送到莫斯科，在鞋匠哀來克與那裏當個學徒。

「快來！親愛的祖父呀！」凡克繼續寫道，「我求你看着耶穌的面上，把我領回吧！可憐我這無告的孤兒，因為他們日夜的打我。我的肚子

裏終日餓着，一切的痛苦，真是一言難盡，哭訴無門。一日那主人用一塊木槓擊我的頭顱，我立時昏倒在地，後來幸而醒轉來。我的一生只是惡運，比狗不如……請你替我望望哀利那，獨眼的太戈兒，和馬夫。切勿讓別人吹我的口琴。親愛的祖父！請你見信速來。你的愛孫凡克。」

凡克摺着信箋，放在那昨夜用的一個考貝買來的信封裏。他先思索了一會，蘸着墨水，把地址寫在上面。

「煩送某村，我的祖父，」他再搔弄着頭，思忖了一會，續寫着：「康斯坦丁梅克來凡克」

深自慶幸，不會被別人探知，戴上自己的小帽。

他還未穿上皮衣，就一溜烟的往門外跑去了。
凡克早已從那雞行裏，打聽得他的信件，可以投入一種信筒裏，自有郵差會分發的。現在凡克果然把自己的信，投入那鄰近的信筒裏去。
一點鐘後，凡克因為心中充滿希望，竟呼呼的睡熟了。在他的夢裏，他望見一隻火爐，他的祖父正坐在一旁，垂着兩腳。他赤着腳，正在朗誦這封信給廚司聽哩！同時，那維安也走在爐邊，搖着尾巴。

十八

這是黑漆漆的秋夜。那個老年銀行家正在自

己的書室裏往來踱着。心裏回憶那十五年前的一

次宴會，那晚有不少的上等客人到會，正是濟濟一堂，諧談百出。那些客人們講論到那死刑，當時就有幾位文人和新聞記者以及多數的人，不以死刑爲善良的方法。在他們看來，這種方法未免過於陳腐，不應在信仰基督的國家中施行，又是極不道德的。有些客人老實不客氣的主張：終身監禁足夠了，何必用死刑。

「我卻不和你們同意哩，」那主人說道：「我自已是不曾經歷自虐、死刑或終身監禁，但是一個人也可以在他心中預想，所以我箇人的意見

看來，死刑比終身監禁要來得更有人道，更有人道；死刑不過犯人立刻死去，但是終身監禁卻使他慢慢的死去。一個是在幾秒鐘內把他處死，一個卻費好多年的工夫，把他的生命不斷的吸取去了。到底那一個是更有人道的刑法呢？」

「他們都是一樣的不道德。」一個客人插嘴說：「因為他們的宗旨是一樣的，都要除滅人的生命。國家並不是上帝，何可任意的除滅所不能回復的生命。」

在客人中有一位青年的律師，年紀不過二十五歲。有人問他的高見怎樣，他說道：

「死刑和終身監禁都是一樣的不道德。如果

定要叫我選擇一個，我自然歡喜第二種的辦法，因為貪生惡死乃是人類的天性！」

—— 此後衆人又互相討論起來了。那個銀行家在那時還是比較的年輕，性情也燥烈，聽了這一番話，不禁突然大怒，用手在桌上擊了一下，朝那青年的律師厲聲責問道：

「這是謊話！我敢和你賭賽二百萬塊錢，你在監獄裏斷不能蟄居五年之久。」

「如果你真有這層意思，」那律師答道：「我可和你賭賽十五年，五年算得甚麼！」

99
：「十五年嗎？可以！」那銀行家高聲的說道：「諸位！我就賭二百萬吧！」

「可以！你賭二百萬，我呢，賭我的自由權！」那律師說。

—— 這樣一來，那種荒謬無意識的賭賽就決定了。那銀行家在那時擁有鉅萬家財，自然可以暢所欲爲，對於這區區的款子並不在意。在吃晚飯的當兒，他對那律師取笑說：

「青年人呀，還是早些覺悟，不要後悔莫及咧！那二百萬在我不算什麼一回事，但是你必須犧牲三四年最好的光陰。我所以只說三四年工夫，因爲你必不能再堅持下去。再說你不要忘卻，不幸的青年呀，那自願的監禁比那強制的監禁還要來得難忍呢！如果你先存着可以隨時出獄的

觀念在心裏，那你在牢獄裏的生活必受毒害了。
我很替你可惜。」

x
x
x
x
x
x

—— 賭 ——
那銀行家在自己的書室裏踱來踱去，正在想
念這十幾年前過去的賭賽，然後捫心自問說：

「我當日爲什麼要這樣賭賽呢？那有什麼好處呢？那律師白廢了十五年的生活。我呢，又白白的喪失二百萬塊錢。那豈能使人們信服，那死刑究竟比終身監禁來得不合，或是好些呢？不！不！全是無謂，於實際上毫無利益。在我現在看來，它我呢，是有錢人的意氣，在那律師呢，不過是完全圖金錢罷了。」

他又回想到那晚飯後的事情了。曾決定那律師須被監禁在那銀行家巨屋的邊廂裏，必須絕對的服從規定的條件。當時雙方議定在這監禁的期限中，他不許走出門戶一步，也不許遇見別人，聽見人聲，或收受信件和報紙，他只准許攜帶一具樂器和書籍，也可以寫信給別人，自由喝酒吸煙。此外他還可以和外界相通，只是不可直接談話，只有一個小窗洞特別爲他設備的。如果他要需索一些煙酒，幾本書籍，琴譜和別的日常用品，他只可以寫好一張條子從小窗裏遞出去。那個合同訂得極其週到，務必使他和外界完全隔絕，又嚴定那律師必須住足十五年，從一千八百七十

年，十一月十四日二時起到一千八百十五年，十一月同日同時爲止。如果他有一些違背條約的地方，在限期前二分鐘私行走出，那銀行家就不賠償——那二百萬圓的東道！

在監禁的第一年中，從那律師的條子的字面上看來，他已經感到十二分的寂寞和煩惱，從他居住的邊廂裏日夜的常傳出鋼琴的樂聲。他並拒絕了烟酒。他曾寫道：酒能激刺慾感，那慾望確是囚徒的大敵。再說冷清清的獨自喝着美酒未免太掃興味，況且吸了烟，又弄得通室煙霧瘴氣把空氣弄污，在這一年中他所閱讀的，都是一些娛樂的小說，如愛情，冒險和喜劇一類的東西。

在監禁的第二年，那鋼琴之聲已不再聽聞了。那律師只想專讀文學書籍，在監禁的第五年中，不料又聽到樂聲了，他竟喜歡喝起酒來了。那些監視的人們說他一年到頭只知吃喝睡覺。他亦不再讀什麼小說書本。有時他在深夜裏坐起，不知寫些什麼，只見他不停地寫着，一到天亮，便把牠撕得粉碎。好幾次他竟至嗚嗚的私下哭泣。

在那第六年的後半年，那囚徒又開始狂熱地讀起各國的文字，哲學和歷史了。他很下苦工研究，弄得那銀行家很難供給給他充分的書籍。在這四年中，訂購的書有六百冊。正在這狂熱的當兒，那銀行家收到了一張字條，上面寫道：『監獄

先生啊！我現用六國文字寫這幾句，請你給那些專家看看。如果當中沒有一個錯處，我求你在園裏特地開放一槍。我一聽到那槍聲，便可知道我的努力不是徒然了。古來各國的天才雖然所講的方言不同，然而他們都抱着同一的熱望。唉！我現在能通曉各國的方言使我滿心快樂了！——那因徒的熱望果真滿足了！在那園裏聽到那銀行家所發的兩次槍聲。

後來到了第十年中，那律師時常端坐在他的桌旁，一味的讀那新約聖經。這事反而使那銀行家希奇起來。一個人在四年之中，能閱讀五六百本精深的書籍，現在竟費去一年的工夫，專門閱

讀一本書籍，既不深奧，又不厚大。他讀完了那本新約後，又去研究各種宗教史和神學咧。

在他監禁的最後兩年當中，那囚徒竟終日的讀書起來，而且沒有一定的目的。今天研究自然科學，明天又去誦讀拜倫和莎士比亞的詩歌了。他時常開字條出來，同時索取一本化學，一本醫書，一本小說和哲學或神學的論說。他讀書的情形，活像一個在海上破船碎片中游泳的人，爲了要救自己的性命，所以只得東抓西拉的忙亂着。

二

那銀行家回想到這兒，他又自忖道：

「明日在十二點鐘以後他好恢復自由了。依

照那合同，我必須付給他二百萬塊錢。如果那樣，我只好傾家蕩產了。也要宣告破產永無翻身的希望了……」——從此我……」

十五年前這銀行家有數百萬的家財。連算都算不清楚，現在呢，他不敢再問問自己，到底他的家財能不能抵消債款，交易所股票的賣買，冒險的投機，和一己的揮霍，都使他的事業日漸衰微，這樣一個勇敢有為而又自信力極大的巨商，一旦竟變做一個平平常常的銀行家，對於市價的漲落，竟不時的抱着戰慄的態度。

「那可咒詛的賭賽，」這老年的銀行家自語着，同時他緊緊地握住自己的手，表示失望的樣

兒……那人爲什麼不早些死去呢？他還祇四十歲呀！我的家財將要被他完全吸收去了。他可以從此安享生活，自由投機。我呢？只好眼看他享福，自己反而做了乞丐。他反每日對我說：「我很感激你，爲了我生活的安逸。現在我可以開濟你一些錢！」那樣是太過分了！那惟一避免破產和羞辱的方法只有叫那人早些死去。」

時鐘正報三下，那銀行家靜心聽着。住在那巨屋裏的人都已入睡，只聽得在窗外有枯樹的悲鳴聲。他一聲也不響的從自己的保險箱裏，拿出那已有十五年不曾開過的房門鎖匙。後來又披上他的外衣，竟從屋裏出去了。那座園裏全被黑暗

—— 賭 ——

和冷氣籠照着。這時雨又下得很大，一陣潮濕的刺骨烈風在那兒吼着，吹得那些樹木不能安定。那銀行家不時用勁睜大自己的眼皮，仍然一些兒也望不見，什麼園地呀，白石像呀，邊廂呀，樹木呀，——一切的都隱藏着。在走近那邊廂的當兒，他兩次呼叫那守夜人，但是不曾有一些兒響動。那守夜人明明的已躲避這陣狂風大雨，或者早已熟睡在那櫥下和花房裏了。

「如果我竟能勇敢地達了目的，」這老人自忖着，「那守夜人，必定首先處於嫌疑的地位。」

在這黑漆漆的當中，他摸索着向前走去，經

過了階石，大門和邊廂的外廳，然後再沿着甬道摸索前進，同時燃着一枚火柴。那兒沒有一個人影兒，除了一張空牀和屋角裏一架黑漆漆的鐵竈。那通到囚室的門上封皮，還不曾毀滅。

賭。—— 那枚火柴燒完後，那老人不禁全身戰慄着，同時向那座小窗口裏窺探一下。

在那囚室裏正朦朧地點着一枝洋燭。那囚徒自己正坐在一張桌旁，只露出了他的脊背，頭髮和一雙手。在桌上，兩把椅子上，和旁的地毯上，散亂着許多已被翻閱的書本。

十五分的工夫已經過去，但是那囚徒仍舊一些兒不動。這諒必爲了那十五年的監禁，使他學

得一些靜坐的工夫。那銀行家用手指在窗外彈動幾下，但他仍然茫然不動。那銀行家然後偷偷的把門上的封條撕去，放他的鎖匙在小孔裏。那生鏽的門鍵居然隨手開了，同時發出一種軋軋的粗俗的鐵聲。那銀行家只等待那室裏的動靜。不料過了三分鐘工夫，裏面仍然沒有絲毫的動靜，於是他就決定進去了。

一個人冷清清的坐在桌旁，已不像普通的人樣了。這不過是一具枯骨，頭上長着和時式婦人一般的捲髮，和一臉參差的鬍鬚。他的臉色慘黃得和黃泥一般；兩頰下陷，脊背已消瘦；手上也沒有有一些兒肉，只一張黃皮，包在幾條骨頭外。

他的頭髮都已變成灰白，只看他的一副老態，終不會使人信他還只有四十歲呢。在那張桌上，鄰近他頭旁，還有一張紙，一眼望去，上面已寫好不少的小字。

—— 賭 ——

「可憐的人呀！——那銀行家自忖道，他已入睡，諒必正在夢見那二百萬塊錢呢！我只要把這個半死的蠢物推倒在牀上，然後用個枕頭把他悶死。就是經過極精密的查驗，也看不出什麼害死他的痕跡。但是現在要先讀讀他的字句。」

銀行家從桌上拿起了那張紙，念道：

「明天半夜十二點鐘後，我可以恢復自由，和外人來往了。但在我離開這兒，得以重見天日

以前，必須寫下幾句給你。依我自己純潔的良心，在那無所不知的上帝面前，我敢對你直認不諱，我現在輕視了一切的自由，生命，康健和你書裏所說的世間的幸福。」

用了十五年的工夫，我已深究了那人間的生
活。果然我不能親眼看見世界和人類，但是在你的書本裏，我可以喝着芬芳的美酒，歌唱着好的詩句，在樹林裏打鹿和野豬，戀愛了女子。那些美麗得和空中的安琪兒一般的女子，乃是那些天才的詩人用幻想構成的。她們竟到夜裏過來探望我，在我的耳邊親密地講述那些奇妙的故事給我聽，使我幾乎麻醉了。在你的書本裏我竟得登哀

你伯羅斯和白蘭克的山頂。又從那些山峰的頂上，望見了清晨的日出和傍晚的彩霞，把那些天空，洋海，和山脈，都染成紫紅的美色。我又擡頭望見在那半空的雲端裏，有閃爍的電光不時的亮着。在我的面前，滿目都是樹林，曠野，湖澤和城市。此外又聽得那些天使歌唱的聲音和那牧場神吹簫的曲調。我的手觸到那些妖魔美麗的雙翅，他們正飛翔到我這兒來報告上帝那兒的消息，……在你的書裏，我把自己墜入深淵，表演奇蹟，拆毀城垣，宣傳新的宗教，征服了世上的王國……」

「你的書本果然增加我的知識，使那幾世紀

所傳下來的人類奇妙思想，一概裝入了我的一個小腦海裏。我自知已比你們聰明多多了。」

「但我輕視你的書本，又輕視一切世上的幸福和智慧。那世上的事物沒有一樣不是空虛的，脆弱的，幻象的，正和那海市蜃樓一般的假相。你雖然可以自傲，自以為有智慧，有美貌，但是死亡一到，萬物盡歸烏有。你的後裔，你的歷史，你的千古芳名，終有一日和地球一同毀滅，和那火山的渣滓一般。」

「你真是愚蠢，已走入歧路了。你竟以假為真，以醜為美。如果你看見那蘋果樹上和橘子樹上結了青蛙和壁虎，或玫瑰叢裏放射惡劣的汗臭

，你就要表示驚奇了；所以我也對你表示驚奇，只因你把那天堂去交換了世界，我也不想來諒解你的意念。」

「只爲了要使你明白，我對於你賴以生活的金錢，表示輕視，我自願放棄那二百萬元的進款，從前我當牠如樂園一樣，現在我已看做糞土了。我要故意在那訂定的期限前五分鐘，把那合同違犯了，於是喪失了我對於這筆巨款的權利。」

那銀行家念畢了，就把那張紙放在桌上。他竟吻着這個奇人的頭額，開始嗚咽的哭了。他從來不曾這樣的輕視過自己，就是在他投機失敗以後，他也不曾這般的懊喪。他轉身回到自己的房

裏，倒在牀上，但是他仍然很覺煩惱，淚珠兒不斷的流下來，使他不能入睡。

次日早晨，那可憐的守夜人跑來見他說：「我們親自望見那律師從窗口裏跳到園中，後來又走出那大門外，片刻後已不見了。」

那銀行家立刻帶領幾個傭人，趕到那兒，竟證實了那囚徒的逃亡。他順手拾起那律師寫的那張放棄權利的宣言；只爲了要防止外人的謠傳，把那張證據牢牢的鎖住在自己的銀箱裏了。

（俄國小說家柴霍甫作，謝頌義譯。）

十九

孝婦路得（忠孝）

在伯利恒城裏住着一個平民，他的名字喚做以利米勒，他妻的名字叫做拿俄米，他們生了兩個兒子：一個是基連，一個就是馬倫。

以利米勒的家庭，雖然不是十分富有，但也還稱得起「小康」。平時他們過着那種和樂的家庭生活，倒還值得別人的稱羨；但那時伯利恒的四面卻發生了很大的飢荒，許許多多的人家，就因此而貧困落魄，以利米勒的家庭自然也就是其中的一個了。

他原有一位產業富足的親眷，名喚波阿斯；但以利米勒是一個很有志氣的男子，不肯輕易的去依靠別人，所以他甘願受着飢荒的逼迫，領帶着妻兒們起身到摩押那裏去。

以利米勒的家庭既經遷移到摩押以後，他是那樣的奮急辛勤勞苦的去掙他們日用所需的各物，因此，過了不久，他就死在那邊。於是拿俄米做了寡婦，領帶着兩個兒子度那冷淡的生活。

那兩個兒子，都是很好的青年人，他們幫助着他們的母親，耕田種地。當他們年齡長大的時候，就在摩押地方娶了兩個妻子。他們那時的生括，頗能覺得安樂，就大有終老異鄉的念頭。

基連和馬倫因爲過力勞苦的緣故，不久就生了病，先後死了。他們的母親遭着這樣的挫折，心中悲傷萬狀，就決計要回本鄉去，因爲那裏伊能夠遇見許多熟人，並且在本地的謀求生活，自然也比較便當些，這樣，就可以度伊的餘生。

拿俄米原是很愛惜伊的兩個賢慧的媳婦，但是按照公理說來，伊卻不能命伊們隨伊一同回本鄉去哩。所以伊就向伊們說：『我是決計不要你們跟我去的！』基連的妻俄珥巴覺得婆婆的話是很有理的，就和伊作了一個極親愛的離別，自己就留在摩押。馬倫的妻路得伊不願意離開伊的那位孤獨可憐的婆婆，伊以爲自己已經嫁給以利米

勤的家裏，就不可以再離他往，於是立意要跟隨着伊的婆婆去過伊的一生，這是伊的一種自覺的責任。所以向拿俄米宣言說：「無倫什麼困難的事，總不能使我和婆婆分離！」拿俄米聽了，就和伊深深的擁抱了。

伊們現在自摩押起身往伯利恆去，伊們是極其貧苦的，身邊沒有銀錢，去購買伊們所應有的食物。但是在許許多多摩西之前，就是那位絕頂聰明的法律家——已經知道將來以色列子孫貧苦的那種狀況，曾爲他們立下一條律法：在收割的時期，農夫把大捆的禾穗收穫了去，那田中所遺留的，貧民可以任意拾取。因爲田裏大捆

的禾穗，自然是田主們所應得的，但那所遺賸的，卻是天賜給那班無田地的苦人們的啊。拿俄米和路得一路的生活，就依賴着這一條律法，因為那時正當着一個收割的時期。

波阿斯在田裏督率着工人們收割，那時路得正在田中拾取遺穗，伊這樣拾穗，已經有好幾日了。在伯利恆的婦女們的裏面，伊原是一個外來的客人，伊白到田裏去的時候，就引起許多人的疑問：『這是誰呀？』於是路得的事蹟就漸漸的傳到波阿斯的耳中去了。波阿斯既然知道路得的爲人，心中很覺希奇，就趁着督工的當兒，跑到路得的面前，和伊談起話來。到了午飯的時候，

波阿斯就請路得和他們一同吃飯，他和工人們多送給伊許多的饅頭和別種食物。

路得當時吃了一點兒，把餘下的都拿回去供養伊的婆婆，因為拿俄米的年齡已老，不能親自工作了。

第二日早晨，路得又到田裏去拾穗，波阿斯見了伊，不覺生了憐愛之心，想叫伊不去拾穗，並且送給伊美好的食物，但又怕這樣做了，不能令伊滿意，心裏就不住的打算。最後，他想到一個方法，於是向收割的工人們說：「你們在收割的時候，不必太留心了，可以隨意把禾穗遺下。」路得那天整天的拾取禾穗，到回去的時候，因

爲麥穗太多了的緣故，竟致有些負擔不起了。

路得把所有的事都告訴了拿俄米，怎樣在田裏遇見波阿斯，又怎樣拾取這樣的禾穗，一日的工作，竟抵過一星期的收穫。這些話使拿俄米十分快樂，因爲伊想着自己的年齡已經衰老，不久恐怕就要死去，最好波阿斯能把路得娶了過去，這樣，路得的終身就有所依靠了。

路得在伯利恆城中，算起來雖然是一個外鄉人，但是伊既經嫁給了波阿斯的遠房家族，伊是已經成了一個猶太人了，並且伊又是十分的賢慧，許多人見了伊，都很能敬愛伊的，

畢竟照着這樣，把拿俄米的心願完成了，起

首波阿斯把以利米勒家裏的田產贖回來，——這也是遵照着摩西的律法，——後來就向路得求婚。

路得既然接受了波阿斯的請求，拿俄米也搬過去和他們同住，安適快樂的生活着，直至於老死。當拿俄米尚未死去之前，還能看見路得所生下的第一個兒子，那就是名字喚做俄備得的。

俄備得大了，娶妻，生子名叫耶西，耶西生子名叫大衛，大衛就是猶太人的王，也就是馬利亞的祖宗。馬利亞是約瑟的妻，約瑟就是拿撒拉城中的一個木匠。

這樣，我們就能夠知道耶穌就是從這位和善慈祥的路得的支派中出來的，——這路得就是離

開伊的本族百姓，隨着伊自己良心中良善的衝動，情願含辛茹苦的去服侍一個老而無靠的婦人，這婦人就是伊那和藹可親的婆婆拿俄米了。

二十

聖誕之歌（感激的心）

聖誕節的早上，天還沒有亮，我在睡夢中似乎聽見有無數的天使在那里歌唱。一忽兒，一陣繚繞的歌聲，竟悠揚地漸漸發了出來；那使人怡神的幽韻，化在天然沈靜中，頓時四周的空氣覺得緊張起來，把我昏昏沉沉的幻夢驚破了！

我醒了，揉了揉眼，見天還沒有亮，而一種

幽遠香甜的夢中餘韻還在窗子外面蕩漾着，呀！真奇怪了，難道夢中的天使還在外邊歌唱嗎？我就推開窗子伸出頭去一望，呀！那裏是甚麼天使，原來有許多女學生在草地上拍着手振着喉唱那「聖誕之歌」。這時我愛美的心靈，被那柔和的歌聲喚了起來，覺得到處瀰漫着聖誕的快樂影子，睡也睡不着了。索性披了衣服，走下樓來，開了電燈，見客堂上已堆積着許許多多送到區區名下的禮物了。我就毫不客氣的在燈光之下把牠們一一拆開；首先觸到我的眼簾的，是一本書，名叫三靈，是英國文學家狄更司的著作。書中講的是：有一個人當初很兇惡，後來被三靈感化，變

成善良。我看完了之後，覺得很有趣味。跟手又拆開一包，抽出來一看，又是一本書籍，名叫第四博士，我們凡是讀過聖經的，大概都曉得有三位博士朝見耶穌，至於這第四博士，可從來沒有人知道，因為他來得太遲了，當時不能把禮物貢獻耶穌。後來他尋找耶穌一直到三十三年之久；依然不能得見；不過他雖不曾看見耶穌，但是他已經貢獻過三件禮物給耶穌了。第一件禮物，是他去救無告的老人；第二件禮物，是他去救受苦的小孩；第三件禮物，是他去救可憐的女子——這個女子因她父親欠債的緣故，而被父親賣掉，博士不忍見骨肉分離的事，就把她贖了回來——

所以他雖不曾見過耶穌，但也能把這三件豐美的禮物貢獻耶穌，勝過見耶穌了。我看完了第四博士之後，腦筋裏受了一種深刻的感觸。接着又把一切包的束的東西逐件解開來看，有的是食物，有的是用品，最惹人注目的，就是那一些夾雜在物品裏面的新奇美麗的聖誕卡。在聖誕卡中間發現了一封信，我抽出來看時，不但筆跡蒼生，連寫信的人我也不認識他是誰。信中大致說：「……您雖不認識我，但是我常常把您繼續地留在記憶裏，我在十二年中沒有一個時候不想到您的，覺得您是非常可親愛，尤其是每蓬到聖誕節裏，可惜那時我不知道您的住址，而且我還不能寫信，

只得把我感謝和記筆的念頭，深深的蘊蓄在嫩弱的思潮裏了。唉！先生，您還能想得起在十二年前一個聖誕日裏，您到我們鄉村裏來講耶穌基督的道，道講完了，並且把好喫好玩的東西分贈給許多小兒嗎？我就是其中的一個啊，其時您又送我一本小聖經，可惜當時我還沒有識字，書中的意義，我也一點不了解，祇認這本書是我一生裏所見的第一本書罷了。後來我就在近段一所小學校裏念書，不上兩年又受了洗禮。現在我已在城市中的一所中學校裏念書了，同時也訪得您的住址，這真是使我怎樣地忻喜哩！真是使我怎樣地感謝上帝哩！我現在心靈裏已充滿了無上的快樂

，深深地向您施禮，先生！您見了這封信之後，當知數百里之外，十二年以來，有一個鄉村兒童沒有一日不記憶您和感謝您啊。您如能接受我感謝的心意，這是無上的榮幸了。……「我一口氣念完了這封信，深深地感謝上帝，因為這是十二年前一件很瑣屑的小事，我早已忘掉了，想不到這天真爛漫的兒童，還把這無足掛齒的事，當真地時時刻刻的記憶着，真使我慚愧啊。既而我又感想到我所遇的人，有許多還要勝過這孩子哩，但他們並沒有一封信來表示感謝。所以我在聖誕節早上，關上了門，獨自在自己的臥室裏沈想着，其時我的朋友來看我，我不出見；妻叫我開門

，我也不開。到了午膳的時候，我的妻已經預備好聖誕節的筵席。我於是出來很奮興地對妻說：『我在這個聖誕節早上，得到一件很貴重的禮物了。』我的妻見了我這樣慎重地說話，以為必定是一件很值錢的物品，像猜啞謎似的東揣西摹，可是一些也沒有猜中。我就把這兒童的信遞給她看；她看了信，也不禁笑了起來，說：『怪不得你這半天閉上了房門，就是兀自一人在這裏細細咀嚼這禮品的滋味啊！』我說『對！這是使我受到極好教訓的一件事，我要感謝上帝，因為上帝把最好的禮物——耶穌基督的愛——賞賜給我們，這是何等寶貴？我們既相信基督，就應該去感謝

上帝，和怎樣去感謝那些曾恩待我們的人。」我這樣一說，妻也非常贊成，她說：『我們應該在上帝面前，替他們禱告，替他們祝福。』中膳之後，我就把晨間所寫好的感恩信放在袋內，妻也寫好了幾封，我們就親自出去投郵，心裏非常快活。妻復柔和地對我說：『我想，我們不但只感謝人們，還得要感謝上帝，我們應該像你十二年前一樣，去實行基督的真理。』我聽了覺得這話很有理，於是和她去置備些禮物，不過這次並不到鄉村中去，卻在城市中貧民窟裏去分送。等到我們回來，已是黃昏的時候了。晚餐時，妻對我說：『今年的聖誕節，比去年和前年尤為快樂；

前年的聖誕節，因我們新婚而彼此快樂；去年的聖誕節，因我們新添了一個小孩而發生愉悅；今年的聖誕節，則是上帝給我們的新生命，能使我們和人們同樂了。「我聽了她的話以後，覺得我們在聖誕節裏，能存感謝人的心，並使人們快樂，這是聖誕節中最好的慶祝啊！我更希望永能保守這種新精神，每年有這樣快樂的聖誕節。」

我晚餐後因身體疲乏的緣故，不曾赴別的慶祝會，就很早的睡覺了。睡不多時，我做了一個夢，我覺得我和我妻都生了一身大麻瘋。這時我心裏恐慌極了，我妻也嚇得哭起來。同時還有八個人也生了這可怕的瘋症，我覺得這種麻瘋症，

一定要到醫院裏去就診的，於是我們十個人一同到醫院裏去，那知醫院裏的醫生不但不肯醫治，並且報告官廳，把我們送到一處很遠的荒野裏。我們到了這時，覺得人生到了這樣，不如死了罷，於是號咷地大哭起來。哭了一回，忽見有一個穿着白衣的人，束着腰帶，穿着草鞋，走過來柔和地對我們說：『不要哭，不礙的，你們可以到揚子江邊去洗浴，洗了十二回，自然會好的。』我們聽了這意外佳音，真快活極了，就跑到揚子江裏去洗了。可是有幾個人洗了幾回，看看還沒有好，就失望而去；我和妻同還有幾個人，依了白衣人的吩咐，就接連的洗了十二回浴，果然好

了；不過他們一見好了之後，便都回去。在這個茫茫千里一望無涯的岸上，只剩了我和妻子兩人。我們望了一回，我妻說：「我們應該到白衣人處謝謝他！」我於是和她一同再去，我們一見白衣人就跪在他面前，他說：「你們一共有十個人，那八個人到何處去呢？」其時我不好說別樣，只回答道：「有的見已好了，便忻喜地回去；有的見依然不好，就失望的走了。」白衣人見我們倆這樣誠懇，便說道：「你們兩人確是很好的。」就把兩隻精美的手琴分給我們，叫我們彈「感恩之曲」，妻一見手琴，便快活極了！拿起就彈，我也和着她彈着，彈了一回，我的睡夢也醒了。

。這時，聽見有一排女學生從慶祝會裏回來，陸續地經過我家的門口，一路上，口中唱着「聖誕之夜」的歌曲。

一九二六年十月於上海兆豐路

二十一

老頭兒與小乞兒(憐貧)

我不說出他的名字，因為這樣好的人，世間也許不會有，也許隨處皆是，名字一出，似乎給讀者一種感想，「只有這麼一個老頭兒。」

老頭兒年紀並不十分大，但是也比普通人大些，他的閱歷不但是深，而且是得勝的，他從來不講一句謊話，不出一句怨言，更不寫一句譏諷

的文字去侵凌人。他說：「上帝造我們人是來做自然界的榜樣，那些鳥兒尙且唱「美之歌」，何況人呢？」

他生平最喜歡的，不是飲酒，也不是下棋，更不是去賭博，他從來不想入非非，他在「色」的一方面更能自制，所以他能活到這樣大的年紀——比常人大些的年齡。他最喜歡的是甚麼呢？

有一天，門口來了一個小乞兒，他實在可憐，不但滿身生着瘡，而且滿口帶着惡毒的語氣，他是一強小討飯，你如果不給他錢，他就會開天門的，就是他會將小刀來割開他自己的頭的一部分，用那從頭上流出的血來染汚你的大門。

老頭兒看見這個小乞兒，就發出憐憫的心，他就把那乞兒留在家中。

起初這小乞兒很不就範，你要他喫藥，他故意的不喫，而去喫糖；你要他去洗澡，他不去，而故意的赤着腳到泥潭中去惡作劇；你要他坐着，他不但坐，而且故意的與阿發的兒子去打架；你要他早些去睡，早些起身，他故意的到十一點多鐘還不睡，而早晨到八九點鐘還在床上做夢；老頭兒家中的人都以為這個小乞兒生來是賤種，無希望去提拔他了。但是老頭兒還是耐心的去教導他。

不久，小乞兒能認識幾個字，而且也能很少

與阿發的兒子打架了。這是使老頭兒心中大快的一樁事。

小乞兒有許多不滿意人的地方，比如：第一，他不愛清潔，你給他著上一件新衣，他會穿到破不去洗一次的；你給他一塊手帕，他會用他揩鼻涕，也會用牠揩腳的，而且那塊手帕也是永遠不會到水中去洗一洗。「這是討飯的窮相！」阿發的兒子有時會這樣譏他，那時小乞兒就要動武了，在以前他一定要與他決個高下，現在呢，他也會聽老頭兒的勸，不再動武了。

第二，他不但是很倔强，而且很驕傲，看人家不起，他不管人家是小姐，或是少爺，在他看

來不值一文錢。所以他有時會如同中國人譏笑外國人那樣的說出幾句「尊己抑人」的話。阿發的兒子有時看不過，要替小姐少爺們打抱不平，小乞兒就會立時瘡疤癢起來，很有非與他打仗不行之慨。但是現在他的疤痕也不如從前那樣的容易癢起來了。

第三，他是沒有節制的，他如果要喫這碗湯，他一定要滿碗飲下去，而且不管這湯熱與不熱，他一定立時要喝的。所以有一次，他竟把喉管燙壞了，還是由老頭兒去請醫生來把他治好的，不然，或者要應了阿發的兒子的話，「要做啞子」，也說不定。但是他自己以為這是才子的方式

，而且很可以表現勇氣，這比較他早年做乞丐的時候「開天門」的勇氣差不多。

這三種弱點就是小乞兒弱點的A B C。

他也未始沒有長處，第一，他很會仿效，所以不久，他就學會老頭兒走路的樣兒，不但他會在衆人中故意學老頭兒走路，因此而博衆人的大笑，而且，在他不知不覺的當兒，也會走路如老頭兒。他不但會學老頭兒走路，而且說話也像他，小乞兒會緩緩的說出這樣的口氣的話來：「你們要好好地把大門關着！」或是「已不早了，去睡罷！」「太陽出的很高了，你們好起床。」或是「不要着急，自然有辦法。」這些話，老頭兒

講的時候有他特別的姿勢和節拍，但小乞兒都會學，而且有時他自己在臥床中學會老頭兒的話，「太陽出的很高了，你們好起床！」或是自己闖了禍：他會說「不要着急，自然有辦法，」這樣的狂妄驕傲，在旁人或是老頭兒的家人看來，實在一面可笑，一面可誅的。但是老頭兒還是以為小乞兒是可教的孺子。

第二，小乞兒也未嘗沒有感激的心，他能聽老頭兒的話，那就是被感激的心所驅使，不然，他何必要聽命呢？有時阿發的兒子送他一塊麪包或是一粒糖，他也是畢生不能忘的，因此，他也不會做些於人有益的事。不過在他發火的當兒，他

又會完全忘卻人家對於他的一些好意了。

第三，小乞兒肯喫苦，不怕痛，有時他會讀書讀到十二點鐘，有時他在花園中做小工會做到全身是汗，滿面是泥。老頭兒命他做的事，他肯加倍出力，肯去當心，所以有甚麼難的事，只要小乞兒肯擔任下來，終是能成功的。老頭兒對於小乞兒最滿意的也就是在此。

這幾點就是小乞兒優點的A.B.C。

後來，小乞兒果然不出老頭兒所料，成爲有用之人，不但能成家立業，而且在社會中很顯出些光彩。

老頭兒生平最快意的事就是這樣的去領導人

入於正軌。在那些曾受過他的恩典的人中，小乞兒也不過是一個例子罷了。

一九二八年廿二日於上海

二十二

二個小作家（奮鬥的人生）

在學校裏的時候，我有許多朋友，但是現在大都忘了。其中有二位同學，給我以較深的印象，使我現在還不能忘卻，這就是王君和陳君。

王君和陳君是很好的朋友，是同房間，而且同是愛好文字的。他們二個人都寫了許多短篇的

筆記，故事，小說，雜文之類，作爲課餘的消遣，而且都互相欽佩。然而有一點是不相同的，就是王君是一個富家兒，陳君卻是一個窮小子，一個是有錢的，一個卻是受經濟壓迫的窮人。

因此，我們這位王君，不久就將他的作品，印成一種文集，出版送人，人們接到了，莫不驚嘆這位少年的文士，而加以十二分的欽佩，全校的學生，莫不視王君爲校中第一個文學家，在將來有極大的希望。

王君自己，也很是開心，以將來的偉大的著作家自期，這種志向，當然是很好的，而且在當時看來，王君的確有著作的天才，將來能成爲偉

大的著作家是毫無疑問的。

再說那窮小子陳君，當然沒有錢來把稿子付印的。結果，是所有的作品漸漸地拋失或擱置了，雖然他和王君一般，有同樣的著作天才，但是誰能夠了解他，誰能夠知道呢？可憐的陳君，惟有默默地，庸碌地埋沒在平凡的生活裡，從來不曾得到人們的注意。光陰像逝水般地過去，轉瞬數年，已到畢業時期了。在畢業的前晚，學校中爲了畢業的同學開一個盛大的歡送會。到會演說的沒有一個不稱贊王君，許他爲將來最有爲的青年，不但是一個有志氣的好青年，而且是一個有天才的著作家。

全場的目光，滿口的稱譽都傾倒在王君的頭上，王君在這晚上是光榮極了，歡喜極了，然而坐在他旁邊的却是黯然無光，容色慘淡的陳君。

陳君抱着同樣的天才，同樣的志向，然而因為沒有錢，終于不能引起人們的注意，豈但沒有人注意，連知道的人，恐怕除了王君，還沒有第二個呢？唉，說到這裏我們不得不長嘆一聲「金錢萬能！」

在舉行畢業式和歡送會之後，大家出了學校，各自分手，踏進社會去謀生了。無權無勢的陳君，因為沒有大靠山，也沒有知己者，所以高貴的地位當然謀不到，只好去做小學教員，然而不

久，又遭同事間的傾軋，學生們的反對，只好帶了妻子，混到繁華都市裏去謀生，最後，在一家報館裏，尋到一個小小的書記位置。當然，一個窮困的小書記，住在繁華的都市裏，正如一個小小的針兒，擲在汪洋的大海裏一般，誰知道呢？誰去注意他呢？

同時，王君出校後，各方的聘書，紛紛寄來，有的請他去當教授，有的請他去當編輯，有的請他去做經理，有的請他去做買辦，能者多勞，賢者多福，各種的好機會放在王君的面前，儘他選擇，這樣的幸運除了擁資萬貫的富家子，誰能得到呢？然而王君是一個人格高尚志氣遠大的青

年，他拋却了其餘的事情，只就了一個清苦的編輯，因為他自知有著作的天才，立志向這條路上努力下去，並不為金錢所誘惑。

這樣，王君就成了一個編輯了。半年中間，成績極好。亦極受人們的歡迎和欽佩。然而後來，他却不能這樣幹下去了。不能幹下去的原因，並不是他不願幹，也不是人們不要他幹，却是事實上使他不能去幹。這怎麼說呢？因為，他的錢掙得多了，他的名譽漸漸大了，他認為必須在外面活動活動，熟識一般聞人名士，做出一點事業來。因此，外面的交際，漸漸的廣了，外面的事務漸漸地繁了，他再也沒有工夫安心地坐下去，

埋頭深思，伏案默寫，這樣，他就不能幹下去了。

他並沒有拋棄了著作的興趣，他很想照舊的做下去，但是計算利錢，注意市價和交易所的行情，把他的集中的注意力完全分散了，他要想著作，實在寫不出什麼來，除了一二冊投機的小書叫作什麼經商祕訣和交易所指南。

這些書的銷路，當然是很好的。報紙上登着極大的廣告鼓吹着，推銷着，進款當然是很豐富的，因此王君又賺了許多錢。

同時，那陳君呢，却依然默默無聞地做着報館的小書記，有時為排遣窮愁計，也照舊寫一點

文章。這樣的文章，漸漸地積得多了，他就匯聚起來，把自己僅有的積蓄二百多元，作為印刷費，把牠付印。

出版的時候，他並不用自己的名字，是隱名出版的。但是因為沒有登廣告，沒有大鼓吹，知道的寥寥無幾，購讀者更為數極少，原版一千冊，銷去的還不到二三百本，無限的心力，僅有的血本，完全虛耗了。

爲了這個緣故，可憐的陳君，曾經和他的夫人，大鬧了一場，當然一個家無擔石的窮漢，把僅有的積蓄完全耗在一本書籍上面，結果呢，不但不能掙錢，而且血本蕩然，一個小心的妻子，

豈能不爲之痛心呢？

但是實際上，陳君努力和血本並不是白白地耗費的，有時，也有青年的學生很誠切地寫信告訴他：說他讀了他的著作深深地感動。也有人稱讚他深刻的用意，優美的文筆的。這些，在物質上當然沒有什麼利益，可是在陳君的精神上却是一種極大的慰安。這也不能不說是一種很好的報酬吧！

過了一二年後，第一版的書籍居然完全銷完了，而且外面的需要還極高，因此陳君就將牠再版，此後就掙了一點錢。這樣，他的夫人就不再和他鬧了，從前人們不注意的書籍，現在報紙上

也居然常常有一二行的批評和介紹了，最後陳君和他的著作的名望，也漸漸地擴大起來。當時人們對於陳君著作的批評大概是很嚴格，而所作的介紹却是很平淡的。大概不過這樣說：「陳君的書對於青年奮鬥的人們，尚有一讀之價值，不過其中誤字太多，校閱太疏忽，作者未免太缺乏著作的經驗哩。」

可是陳君得了這樣的批評，已經很是滿意，他重復鼓起了勇氣，在飢寒窘迫的中間，不倦不怠的從事于著作，不到二三年，也出了好多的書籍。當然，他漸漸地成名了，他的著作，也得到了一個較好的銷路。無情的光陰，毫不留戀地過

去，一年一年的消失，我們這位著作家陳君，也终于在破筆故紙的生活中，而溘然長逝了。他去世之後，引起許多人們的同情和追悼，他的名望是遠佈了，他的著作的價值也隨即增高了。不但他後來的著作，都受着人們的熱烈的讚賞和愛讀，就是第一冊書籍，因為付印而虧本，竟至和他夫人大鬧的，現在也成了冊名著。

有一天，仰慕陳君的，和他生前的朋友們，爲他開了一個盛大的追悼會。他們把他的著作，裝成三大部，皮面金裝，堂皇美麗的陳列在陳君的遺像之下。

到會的人們，莫不同聲哀悼這位著作家的長

逝，當時演說的也個個表白他們的追慕和景仰。最後有一個老人也顛巍巍地走上臺來演說，然而沒有開口，就沉痛地悲泣了，而且他哭得這樣的悲切，竟不能說話，終於默默地退下來了。

臺下的人們，大家相信這是陳君的老友，因為悼友心切，所以哭得這樣沉痛。其實却不然這老人的痛哭，其中還有一段深意。

這老人的痛哭，並不是哭陳君的成功，却是痛自己的失敗，他有極好的著作天才，極好的發展機會，然而因為自暴自棄的緣故，却白白地虛度了。他的成名和成功，本來是輕而易舉的，他有優良的環境，有豐富的家產，尤其可貴的就是

他這種種適于著作的天才。但是爲物質的引誘，金銀的迷惑，把他的環境和天才，完全拋棄，到末了，雖然白髮斑斑，長髯垂垂，著作的成績，還是一點也沒有。的確，他從前也曾經寫了幾本投機的書籍，賺了好多錢。而且銷數很大，版數很多，然而因爲沒有價值的緣故，早已過了時，拋入字紙籠中，賣給收舊貨的客人了。在他自己的藏書室裏，當然還有幾冊遺留着，作爲他著作的紀念，但是他不願意看牠，偶然翻開來，就刺痛他的雙眼，似乎每一個字兒都向他作嚴冷的譏嘲，罵他自暴自棄地拋却了很好的機會，很好的天才，把寶貴的光陰白白地消磨在那些無意識的

事情上面。他的老友在這樣窮困艱苦的中間，却成功了，他自己呢，在這樣良好的環境中，反慘酷地失敗了，這是何等沉痛的事呀！所以他在追悼他老友的時候，不禁哭了，悲切地痛哭了，他並不是悼友，却是痛切地悲傷他自己的失敗，痛惜他的已經消失了而不再還來的光陰。

這痛哭的老是誰呢？便是上面所說過的王君。

以上這個故事，是真的，還是假的？請讀者諸君們自己猜想。要是你以為是假的，可以作小說看；要是以為是真的，可作傳記看；親愛的朋友們，請問你讀了這篇有何感想呢？

一九二九年，一月於上海。

二十三

最後一課（愛國）

—— 最 後 一 課 ——

159

那天早晨我上學去，時候已很遲了，很怕先生要罵。尤其是昨天漢麥先生說過，今天他要考我們的動靜詞文法，我却連第一個字都記不清了。我想到這裏，格外害怕，心想還是逃學去玩一天吧。你看天氣如此清明溫暖。那邊竹籬上兩個小鳥兒唱得很好聽。野外田裏，普魯士的兵士正在操演。我看了幾乎把動靜詞的文法都丟在腦後了。幸虧我膽子還小，不敢真個逃學，趕緊跑到

學校去。

我走到市政廳前，看見那邊圍了一大羣的人，在那裏讀牆上的告示。我心裏暗想，這兩年我們的壞消息，敗仗哪，賠款哪，都在這裏傳來。今天又不知有什麼壞新聞了。我也無心去打聽。一口氣跑到漢麥先生的學校。

平日學校剛上課的時候，總有很嘈雜的聲響，開抽屜的聲音，先生敲鐵戒尺的聲音，種種聲響，街上也常聽得見。我本意還想趁這一陣亂響的裏面，混了進去。不料今天我走到的時候，裏面靜悄悄地一點聲音都沒有。我朝窗口一瞧，只見同班的學生都坐好了，漢麥先生拿著他那塊鐵

戒尺踱來踱去。我沒法，只好硬著頭皮，推門進去，臉上怪難為情的。幸虧先生還沒有說什麼，他瞧見我，但說：孩子快坐好，我們已要開講，不等你了。我一跳，跳上了我的坐位，心還是拍拍的跳。坐定了，定睛一看，纔看出先生今天穿了一件很好看的暗綠袍子，挺硬的襯衫，小小的絲帽；這種衣服，除了行禮給獎的日子，他從不輕易穿的。更奇怪的，今天全學校都是肅靜無譁的。最奇怪的，後邊那幾排空椅子上，也坐滿了人，這邊是前任的縣官，和郵政局長，那邊是赫叟那老頭子。還有幾位，我卻不認得了。這些人到底是爲什麼事來的呢？赫叟那老頭子，帶了一

本初級文法書攤在膝頭上。他那副闊邊眼鏡，也放在書上。兩眼睜睜的望著先生。我看這些人臉上都很現着愁容，心中正在驚疑，只見先生上了座位，端端敬敬的開口道：「我的孩子們，這是我_亞最末了的一課書了。昨天柏林有令下來說，亞爾薩斯和洛林兩省，現在既已割歸德國，從此以後，這兩省的學校只可教授德國文字，不得再教法文了。你們的德文先生明天就到，今天是你們最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我聽了先生這幾句話，就彷彿青天響了一個霹靂，我這時纔明白。這剛纔市政廳牆上的告示，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這就是我最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我的法文纔該

打哩！我還沒學作法文哩！我難道就不能再學法文了嗎？唉，我這兩年爲什麼不肯好好的讀書？爲什麼卻去尋烏蛋或到沙爾江邊溜冰呢？我從前最討厭最覺笨重的文法書和歷史書，今天都變了我的好朋友了。還有那位漢麥先生也要走了，我真有點捨不得他。他從前那副板板的面孔，厚沈沈的戒尺，我都忘記了，只是可憐他。原來他因爲這是末了一天的功課，纔穿上那身禮服。原來後面空椅子上那些人，也是捨不得他的。我想他們心中也在懊悔從前不會好好學些法文，不會多讀些法文的書。唉，可憐的很！我正在癡想。忽聽見先生叫我的名字，問我動靜詞的變法。我

站起來，第一個字就回答錯了。我那時真羞愧無地，兩手撐住桌子，低了頭不敢擡起來。只聽得先生說道：「孩子，我也不怪你，你自己總夠受了。天天你們自己哄騙自己說，這算什麼？讀書的時候多着哩，明天再用功還怕來不及嗎？這就是亞爾薩斯的大病。如今呢？你們自己想想看，你總算是一個法國人，連法國的言語文字都不知道；但是法蘭滋你還不是最壞的啊，我們都有錯處的。」……先生說到這裏，索性演說起來了。他說我們法國的文字怎麼好，說是天下最美最明白最合論理的文字。他說我們應該保存法文，千萬不要忘記了，他說，現在我們總算是爲人奴隸

了。如果我們不忘我們祖國的言語文字，我們還有翻身的日子。」……先生說完了，翻開書，講今天的文法課。說也奇怪，我今天忽變聰明了。先生講的，我句句都懂得。先生也用心細講，就像他恨不得把一生的學問今天都傳授給我們。文法講完了，接着就是習字。今天習字的本子也換了，先生自己寫的好字，寫着「法蘭西」「亞爾薩斯」「法蘭西」「亞爾薩斯」四個大字，放在桌上，就像一面小小的國旗。同班的人個個都用心寫字，一點聲息都沒有，但聽得筆尖在紙上颼颼的響。我一面寫字，一面偷偷的擡頭瞧瞧先生，只見他端坐在上面，動也不動。他的兩眼瞧瞧屋

子這邊，又瞧瞧那邊。我心中怪難過。暗想先生在此已經住了四十年，他的園子就在學校門外，這些檯子凳子都是四十年的舊物。他手裏種的胡桃樹，也長大了。窗子上的朱藤，也爬上屋頂了。如今他這一把年紀，明天就要離開此地了。我彷彿聽見樓上有人走動，想是先生的老妹子在那邊收拾箱籠，我心中真替他難受。先生卻能硬着心腸，把一天功課，一一做去，寫完了字，又教了一課歷史。歷史完了，便是那班幼稚生的拼音。坐在後的赫叟那老頭兒，戴上了眼鏡，也跟着他們拚那 *he, he, hi, ho, hu, (巴, 卑, 比, 波, 布。)* 我聽他的聲音都哽咽住了，很像哭聲。我聽了又

好笑，又要替他哭，這一回事，這末了一天的功課，我一輩也不會忘記的。忽然禮拜堂的鐘敲十二響，遠遠地聽得喇叭聲，普魯士的兵操演回來，踏！踏！踏！踏！的走過我們的學校。漢麥先生立起身來，面色都變了，開口道：『我的朋友們，我……我……』先生的喉嚨哽住了，不能再說下去。他走下座，取了一枝粉筆，在黑板上用力寫了三個大字，『法蘭西萬歲。』他回過頭來，擺一擺手，好像說，散學了，你們回去吧。

附錄

著者都德 Alphonse Daudet 生於西歷千八百四十年，卒於千八百九十七年為法國近代文學鉅子

之一。

當西歷千八百七十年，法國與普魯士開釁，法人大敗，普軍盡據法之東境，明年進圍法京巴黎，破之。和議成，法人賠款五千兆法郎，約合華銀二千兆元，蓋五倍於吾國庚子賠款云。賠款之外復割亞爾薩斯洛林兩省之地，以與普國，此篇託爲亞爾薩斯省一小學生以立言，寫割地之慘，激揚法人愛國之心。

民國元年九月胡適記於美國。

這篇胡適先生的譯文，有幾處不妥的地方，已經編者改正，如「尋鳥蛋或到沙爾江邊溜冰」胡譯是「捉鴿子打木球」。編者附識。

第
肆
集

學生們的故事 第四集

卷首語

在這些故事中，有的是從中國的古文中繙譯到白話文有的，是從西方的文學中介紹過來，有的是從我自己的經驗中得來，再有的是從朋友的經驗中得來。來源雖然不同，但是目的卻只有一個；要幫助青年走到真理與自由的路上去。

青年最要緊的一件事，就是造成一個人人生不易打倒的根基。這是教育家最應注意的要點。做人若只能記憶些有趣的故事是不夠的，我們一定要從小實習做好人，這些故事就是我們的借鏡。

特別要感謝豐子愷先生允許我用他的一篇姓；謝六逸先生允許我用他所譯的斷舌雀。四十六面第六行愷子應改作子愷，很對不起讀者們與豐先生。

學生們的故事

第四集目次

- 一 小孩子的價值（新家庭的情形）
- 二 大姐（平民的家庭）
- 三 船上的孩子們（合作與自由的意義）
- 四 失落的雙星（高尙的愛情）
- 五 她是阿媽麼？（樸素的習慣）
- 六

千里馬（知人的重要）

七

食力守分的泥水匠（重工）

八

善於種植的郭橐駝（種植與治民的方法）

方法）

九

捕蛇人所說的話

十

姓（社會的心理）

十一

生意是生意（假的愛國者）

十二

斷舌雀（戒殘忍與貪心）

十三

愛神的玩意兒（留心投入情網）

十四

伊的幸運（同情於女工）

十五

蝴蝶的故事（戒爭論與誇大）

十六

賣柑人所說的話（諷做官的人）

十七

聖母的宮藝者（虔誠的賞賜）

十八

老僕的故事（工人的生活）

十九

拿破崙的誕節（利己與利他的比較）

二十

不吉利的秀才（不要輕視窮學者）

二十一

桃花源（理想世界）

二十二

黃巢與楊柳和尙（交損友的害處）

二十三

忠心的老僕（盡忠的例子）



小孩子的價值（新家庭的情形）

珍美在女校中念書的時候，她的理想很高，她以為學業成功了，一定要在社會中做一番轟烈的事業，就是要出嫁，也得嫁一位做總長或是大學校長的青年男子，其實，做總長或是大學校長的人大都不是青年男子，這層珍美卻不曾想到。我素來不慣描寫女學生的裝飾的，這次我卻注意到她的服裝。

她的皮大衣，據說是從俄羅斯特別辦來的，她的皮鞋也是英國貨，其實還是她的阿哥從英國市場上買來的法國出品，因此，一雙皮鞋的價值竟高出窮苦人家一月的開支之上。她每月的零用當然也不少；她說：『我很節省，我上月只用了六十圓。』其實，她還不止用了六十圓，因為五圓半一雙的絲襪，她買了一打，那不是零用，卻是開在衣飾費的賬上了。

珍美的哲學可以用一句話來包括，她曾說：『做人要特別。』『特別』就是她的口號了，因為惟有『特別』纔能使人注意。

注意珍美的人當然很多，她起碼拒絕過一打

以上的青年男子的求婚，因為他們都注意到她，但是卻總不合她的意，因為他們都是不「特別」。奇怪的很，王人龍並不見得特別，但珍美卻應許他了，他當然是一位留法的學者，在他的頭上當然有個博士的頭銜，但是這些在旁人卻都看不出特別來。還有，他當然有錢，但是有錢也不一定會特別，因此，我們旁觀者簡直看不出王人龍有甚麼特別。

珍美以為王人龍是「特別」，所以她纔嫁給他為妻。

現在是理想的家庭了，但是旁觀者也看不出她的理想來。夫婦間感情也沒有比其他的新家庭

特別的好。起初還是彼此不談話，後來一開口就厲聲的相罵起來，這裏到有點「特別」，因為他倆的相罵比任何新家庭要來得厲害，而且，臨了，還是要讓珍美多說幾句。

「這是理想的家庭？」珍美自己也有點懷疑了，她似乎是在做夢，現在還是沒有十分了然。上帝看見這新家庭，就生出憐憫來，不久，他就差遣一位使者從天上降到他們特別不安甯的家庭。

自從利泰出世以後，珍美不再與人龍爭論了。尤其是珍美，她爲了利泰的緣故，一切都可以不必如從前那樣講究，她覺得她的孩子的可愛，

不是世上一些炫耀的物質可以比擬，那就是她的新生命。

人龍的驕氣也被利泰小小的笑容所打倒了。
我說：『孩子們的價值就是在此。』

二

大姐（平民的家庭）

阿鳳在王家做大姐已有三年，每年舊曆的正月，她終要到自己的家裏去住一個星期。『那是阿鳳過年。』王平明說。

平明是在B大學讀書，研究社會學，他對於阿鳳並不以傭人看待，因此，阿鳳也喜歡在王家

做工。

今年的正月，阿鳳又照例的返家，這次，平明陪她同去。

王家的人都不贊成平明做這事——陪一個大姐歸家。

但是平明不管人家怎樣評議，他還是要去，他說：『我要看看阿鳳的家到底是怎樣，她爲甚麼如此喜歡回家呢？』，一會兒，平明從阿鳳的家回來了。

他說：『你們應該去看阿鳳的家，那是一隻小船。』

『小船可以當家住，我也喜歡住在小船中。』

「平明的小妹妹似乎也贊成阿鳳的家了。」

平明說：「你還不知道那隻小船的環境哩！那隻船是擱在岸上，並不能由你放在水中游來游去的，而且在小船之西是一片野地，那裏是厝着一打以上難看的小棺材和大棺材。東面是一道小溝，裏面充滿着垃圾和污穢的水，若是給你嗅了，小妹妹，你會三天不喫飯的。」

小妹妹說：「那末，爲甚麼阿鳳要這樣熱心的到她自己的家中去呢？」

旁邊站着的阿三（他是王家的男傭人）回答說：「無論那裏都及不到自己的家啊！」

平明說：「阿三，你這話不錯。阿鳳很愛她

的娘與她的爸爸。他們住在那隻小船上，所以她喜歡到那裏去和他們一塊兒過年。」

小妹妹還有點不懂，所以又說：「那末，阿鳳爲甚麼不叫她的娘和她的爸爸搬到沒有棺材的地方去住呢？」

「沒有棺材的地方，他們是不能把小船放在岸上的，而且，我們的長官們也沒有工夫下命令叫棺材的家屬把牠們一齊扛去埋葬。」平明覺得民間的痛苦，政府多少是要負幾分責任的了。

「那末，我想最好的方法是請官長們也到小船中去住幾天，叫他們去嗅嗅那邊的臭味，再去賞玩賞玩那邊的棺材。」小妹妹又說出很幼稚而

不近情理的話來。

平明笑了起來，並且說：『小妹妹，這是很好的辦法，可惜沒有人敢請那些長官們到小船中去住。他們的身軀生得太高大了，小船也容不下他們住！』

阿三也笑了起來。

『可憐，阿鳳的娘和爸爸，她們都可以住到我們家裏來。』小妹妹又說。

平明說：『小妹妹，這是很好的建議，讓我們去與母親商量一下。』王家的人在吃晚飯的時候，大家商量這件事，『阿鳳的家可否搬到他們的家中？』

結果，王家的人都反對，只有平明與小妹妹贊成，所以那事終於不能實行。

小妹妹晚飯只喫了一半。

平明也很不高興。

一星期以後，阿鳳回來了，她很高興，並且也從家中帶了些豇和菜之類的東西來送給王家。

小妹妹對阿鳳說：「你爲甚麼喜歡回家過年，那邊有棺材，好不怕人！」

阿鳳希奇道：「我並沒有看見棺材。」

「那末，那邊的水很污穢。」小妹妹又接着說。阿鳳說：「並沒有污穢的水。那邊河裏的水很清，而且有三寸五寸的魚，小妹妹，你若同我

一齊去，我們可以到河邊去釣魚。」

小妹跑到平明的房中，把阿鳳的話告訴他，並且似乎怪平明報告的不真確。

平明說：「小妹妹，還是你自己去看看吧，我可以陪你一同去。」

兄妹倆第二天就一同去看阿鳳的家，小船，污穢的水，和一打以上的棺材。

千真萬確，小船，污穢的水，和一打以上的棺材都在那裏。

平明從衣袋中摸出一張鈔票送給阿鳳的娘。

小妹妹沒有甚麼東西可以給他們，但是在她幼年的腦中常想着：「阿鳳爲甚麼說沒有看見棺

材呢？」

三

船上的孩子們（合作與自由的意義）

你不喜歡聽這件船上的故事麼？

不喜歡，或者是喜歡，真理卻是不可掩沒的。昨天晚上我在江邊行走，我看見一隻船。

我望見了許多船，但是這隻船我更加注意。那隻船比別的船行得快些，因為父親在船尾，母親在船頭，都是用力的搖着，還有大兒子在幫忙。

這是比我們的國家進步還要快速些，因為國

家是在混亂中，治國的人大半是在拆國家的臺，如何比得那船上的人都在互助着？所以他們的船比別的行得更加快些。

最使我留意的還不在此。

那船上還有二個小孩，大的大約有四歲，小的只有二歲左右，他們也在合作。

他們並不搖船，他們祇是在船面上遊戲，他們並不去連累他們的父母和大阿哥，他們對於父母的供獻是「生長」。

這是在比我們國內有些青年們好得多了，因為青年們卻不十分知道合作。

二個小孩在船面上，他們的脚上都牽着強固

的繩子，這是很不方便的東西，孩子們不喜歡。但是，他們也比那些講自由的青年們好的多了。你們知道二歲或是四歲的孩子們不但要爬到水中去，就是浪來的時候，也許要捲到江中，幸而他們服從父母的命令，在他們用粗繩牽着孩子們的二隻腳的時候，孩子們並不起來反對，因為繩索是他們的保障。

他們是很自然的在艙板上過他們的童年，但是他們視一脚上的繩索——是一件很不可少的東西。講自由的青年們！你們曾否把腳上的繩索任意的解放，或是用刀割斷？

你們也許已經長大，用不着腳上去吊一根繩

索；但是有些人也許還只有四歲或是二歲大。

那腳上的繩索儘有牠的價值啊！

四

失落的雙星（高尚的愛情）

我的詩剛寫到第五節時，我的僕人走進來說：『先生，外面有兩位天使要和你說話哩。』我望着他說：『有沒有名片呢？』他便遞上兩張名片，一是赫琳爾，一是霞菲兒。真的，這實在是天使的名片了。

『請進來！』我向僕人說，他便鞠躬退出。兩位天使進來了，這真是不可多得的貴客。

她們都穿着美麗的大衣，上面各有七個光亮而且柔軟的輕羽，羽分七色，有如空際的虹霓。她們身上是雪白的而透出淡紅色的。

我舉手讓她們坐下，很恭謹的發問：「多承光降，真是『蓬萊生輝』了，但不知有何見教呢？」

赫琳爾說：「現在，可以簡單的告訴你，我們來這裏拜訪的緣故：在十六年前夏季——一個七月的夜間，我們在綠色的「天氈」上作球戲，……我便插進去問道：「對不起，天原是藍色，怎樣說是綠的呢？」那美麗的天使說：「不錯，在厚的地方，天的顏色原是藍的，但在薄的

去處好像和波斯相近的那些曠野，天色就完全是綠的，綠到最適合於眺望的眼睛。『我聽了她的話，也便沒有再問，她就接下去說：『我們揀選天空中最美麗的星用做我們的球，……』我又奇怪的問：『那麼，你們打球，用什麼棒呢？』她說：『那是用的彗星。我們正在打得有趣時，我快要贏了，不料偶爾一個不留心，兩個球卻被拍落到欄外去了！』我因為索解不得，再向她說：『什麼是欄外呢？』她說：『那便是地平線以外。但這事是糟了，因為天上失落了兩顆星，這件事可不算小呀！於是天空的掌守者便對我們下了警告：『要是不把失落的雙星尋回，你們是決不

能再在這綠色天氈上遊戲了！「想想罷，這對於我們是如何的嚴重呀！在過去的十六年中，天涯地角，我們已尋遍了，我們從雙星落下去的一角上仔細地尋覓，卻終是杳無蹤跡。現在，我們差不多已將決定是失望的了，我們是永遠被屏絕於天門以外了；但忽有人告訴我們：「有一個美麗的少女生着一對極美麗的眼睛。」先生，你該明白罷，這所說的美女，便是你的情人了。我們從各方面的推想，她的一雙妙目，便是我們所失去的雙星，希望她現在很慷慨的歸還我們罷！」

自然我聽了，是多麼吃驚呀！我所心愛的人，怎麼可以任憑她失去雙目呢？但對於這兩位尊

貴的來客，我又是充滿了豐富的同情，心願能助她們重返天闕，便去告訴了我的愛人。

她聽了一切的話，並沒有些微驚恐，態度是十分鎮靜的，她沉思了數秒鐘之後，就走出來對兩位貴客說：『美麗的天使呀！』她仰面張大了她的眼睛，『請你們看我的眼睛罷，究竟是不是你們在天上失落的雙星呢？』天使們立刻走近來，仔細的端詳她那對蔚藍靈活的眼睛，便低聲悄悄地斟酌一下，仍由赫琳爾說：『不，夫人，這不是那失落的雙星，我們所失去的，雖然是七月中最美的兩顆明星，然而若是和這樣一對的眼睛比較起來，實在還沒有這樣美妙的光輝哩。』她

們很失望的，憂慮而煩悶的走了。我見她們那樣的失意，從衷心發出了可憐她們的情緒；但同時我實在是極快樂的，因為我唯一的愛——未婚妻，仍舊可以保有她那副美妙的眸子啊。

我愛當天使們去後，忍不住的笑起來，她笑着說：「哈哈，她們是上了我的當了！我的媽媽告訴我已不止一百多次，我的兩個眼睛原是一對明星，在我生下來不久多的時候，天空裏忽然落下兩顆燦爛的明星，從窗口直落到我的眼裏！剛才，我生怕被她們看出來，索取回去，所以當她們看我的時候，我便回想到吾愛第一次和我接吻時的情景，因為我知道這樣想時我的雙睛定然放

出燦爛的光來，要美過天上原有的雙星哩！』

“The Lost Stairs” 法國 Catulle Mendès 作 (1841-1909)

五

她是阿媽麼？（樸素的習慣）

我同着友人宋女士在陽曆九月六號下了莫干山。那天的早晨確實有點冷，我穿了一套藍格老布褂裙，當然是不很時髦的了。這一天的路程，真是令人厭煩！先是轎子，後來是輪船，最後是火車，不慣旅行的我，被牠們弄得頭重千斤。到晚上七時許聽得汽笛一鳴，纔知上海——繁華的上海到了。我隨即從火車上跳下來，右手提着籐

箱，向車站飛跑，到了檢票的地方，看見某美國女士前來接我，心中真是快樂。可惜那些無腿的行李，還得人去搬牠們，所以談了一刻，我就離開這位外國朋友，去找行李，喚車夫。擅長觀察的某苦力見了我這種情形，不免動了他的好奇心，他就恭恭敬敬的問那西人說：「適才同你說話的，是不是山東人？」她說：「是。」（五尺五寸長的我，掛了山東人的招牌，倒不愧爲山東的上產。）後來那苦力接着說：「她是不是你的阿媽（女僕）？」某西女士只得笑嘻嘻的搖着頭說：「不是。」不過她的心中確是非常的好笑。

第二天的早晨，她——我的美國朋友笑着對

我說：「每倫！等到你社會地位很高的時候，我有一句話要拿你開玩笑。」我再三的問她是什麼話，她卻再四的推卻不肯說。最後她叫我自己猜——這叫我從何處猜起。末後，她對我說：「那句話有點與某女士在去年夏天說的一句笑話相似。」我跳起來說：「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苦力以為我是你的阿媽！」她笑着說：「海倫！你太聰明了，何以一猜便中？」

這句笑話雖現在已經十九天了，但是牠在我腦海中留下一個很大的問題，又叫我生了無窮的感想。不是我驕傲，我實在是一位大學畢業生，方帽子也戴過了。到了上海，苦力一見，便猜我

是阿媽。到底爲着什麼，叫他作這種思想呢？山東人到上海來，難道都是作阿媽的麼？因爲我相貌生得不漂亮嗎？因爲我臉上沒掛着讀書人的招牌嗎？態度上沒帶着女學士的神氣嗎？舉動上缺少千金小姐的嬌態麼？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今天聽見有人談到女學生蝴蝶式的裝束，忽然觸動了我的思機。原來，原來，我是爲着不會作「蝴蝶裝」，衣料又粗，服式又不時髦，纔被人誤認的。

（香蘭作）

六

千里馬（知人的重要）

伯樂是善於認識馬的，世界上有了伯樂這個人，然後纔能找出千里馬來。千里馬是常有的，伯樂卻是不常有的；所以雖有良馬，也祇是辱沒在奴隸們的手裏，和那一些平常的馬在馬槽的面前一同生死，不能被稱爲「千里馬」三個字的榮名在人們的口頰間。

一天的工夫而能行走千里的馬，牠的食量是很令人可驚的，一天或是要喫米一石；餒馬的人不知道牠是千里馬，不依照千里馬的食量餵牠，那末，這匹馬雖有一天行走千里的能力，食量不飽，氣力不足，才能雖美好，卻不能顯露到外面來，就是希望牠和平常的馬一樣，恐怕都不能夠

，如何能夠要求牠一天走千里的路呢？

驅策牠，而不用御馬的方法；餵牠，而不能滿足牠的食量；牠叫了，而又不能明白牠的意思；祇是拿着鞭子臨到牠的面前，很失望的對人們說：『天下沒有千里馬！天下沒有千里馬！』

豈是真的沒有千里馬嗎？——這人真個不認識千里馬啊！

譯自韓愈雜說四

七

食力守分的泥水匠(重工)

「泥水」是一種卑賤而且勞苦的手藝，以這種手藝為職業的人，多是終日哼聲歎氣滿臉現着

愁容；惟有一個姓王名字叫做成福的，他和普通的泥水匠不同，他的臉上總是帶着快樂的樣子。我們聽他所說的話，雖然不過很簡單的幾句；但是話裏面的意義是很透徹的。

以下就是王成福所說的話：

我家世世代代做長安的農夫，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造反，官府招募百姓去當兵，我就入了兵籍。當了十三年的兵，後來立了功勞，可以做官了；官，我是不願意做的，我甯可丟棄了牠，回到家鄉，還我本來的面目——農夫。誰知我的田地久已被人家佔了去，我不得已，祇好改業做泥水匠了。從此，拿着泥水匠的傢伙，掙點衣食之資

，到現在已是三十多年了。一向賃居市主人的房屋，而付給主人相當的租錢；看時下房租的貴賤以定我的工作的代價的多少，若是我所得的代價還有餘剩，我就拿來送給路上殘廢飢餓的人。

米穀，必要種了田纔生長的；布疋和綢帛，必要養蠶和紡織才成功的；其他用以養活生命的器具，都要藉着人力才能完備的；我全用得着牠們，缺一不可。但是是一個人不能夠樣樣工作都需自己做，應當各人運用各人的能力，拿來互相生活。做元首的設備了種種方法來治理我們，使我們得以生活，而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員就是或直接的或間接的奉承元首的教化而施行到我們的。這

樣看來，責任雖然有大小，只要各人盡各人的力，就像器皿一樣各有各的用處。如果一天吃了三餐飯，遊手好閒，懶怠做事，這種人一定逃不了上天降下來的禍殃的，所以我沒有一天敢拋棄了泥水匠的傢伙而從事嬉戲。

那泥水匠的工作，很容易學會，而且省力，又實在有成效。我用這種手藝去掙工錢，雖然覺得勞苦些，但是將力換錢，沒有甚麼慚愧，所以我的心裏十分安逸。

在世界上做事業的人大概分別起來，不外「勞心」和「勞力」兩種，我想：那勞力的事業，容易奮勉的去做到有功效；勞心的事業難於奮勉

的去做到有成績。勞力的人，被人家使用；勞心的人，使用人家；這也是正當的道理，我特地揀那容易做而沒有慚愧的事業去做啊。

唉！我拿着泥水匠的傢伙，到那些富貴的人家去工作，算起來有好多年了！有的祇到過一次，停些日子再走到那個地方，已經變成空地了；有的到了兩次三次，停些日子再走到那個地方，已經變成空地了；我就問他們的鄰居。

有的告訴我道：「唉！這個屋子的主人遭了刑罰的誅戮了。」

有的告訴我道：「主人死了，他的子孫不能保守！」

有的告訴我道：『主人死了，家產歸入公家了！』

照這樣看來，豈不證實了我剛才所說的：吃了飯不做事就得到天上降下來的禍殃麼？這些人豈不是不量他的才情而冒昧的前進麼？這些人豈不是多做可愧的事情，明知牠的不可做，卻是勉强的去做麼？——還是富貴難守，功薄享厚的緣故麼？還是盛衰有時，一去一來，卻是不可常有麼？我的心裏很哀憐他們，所以我祇揀那能力辦得到的去做。喜歡富貴，怨恨貧賤，這是人們的通性，我豈是和人們有不同的地方嗎？

那些功勞大的人，他取來奉養自己的一切物

事，是應該豐盛的；我是一個耍手藝的人，能力薄弱，功勞微小，即使沒有妻兒，也可以了卻一生的；若是一有了家室，力量既不夠，這時不特「力」上面要受勞苦，而且日夜要盤算如何贍養妻兒，「心」上面也要受很大的勞苦的，一個人的身體，既「勞力」，又「勞心」，擔負了兩重責任，就是聖人也不能這樣的自己戕賊自己啊！

譯自韓愈 圜者 王成福 傳

八

善於種植的郭橐駝（種植與治民的方法）

我們不知道郭橐駝起初叫什麼名字，他有曲背的病，背上突然起了一塊，低着頭走，有的像橐駝的樣兒，所以和他同住在一個鄉裏的人都叫他做「橐駝」，橐駝聽了，說道：「很好，」把這個名稱加在我的頭上，是極其確切的，因此，他就把他固有的名字拋棄了，而自稱做橐駝。

他住的地方叫豐樂鄉，在長安西面。他以種樹爲業，凡是長安豪富人家以種樹爲玩賞的，以及賣菓營生的，都搶快爭先的迎他來奉養在自己的家裏。試察看他所種的樹，有時由此處遷徙到他處，沒有不活的，並且碩大茂盛，早生菓實，又極繁多，旁的種樹人，雖是做他的法子去做

，簡直是沒有誰能夠比得上他的。

有人請問他種樹的法子。

他答說：「駝案不是能夠使樹木不死而且繁盛啊！不過能夠順着樹木的自然，以和諧牠的天性罷了。大凡種植樹木的方法，牠的根本要舒暢，牠的培養要平穩，牠的泥要舊，牠的築護要密，既經種植好了，不要移動牠，不要顧慮牠，離開了，不要再時時的回看，種的時候像用全力對付牠，種好了，像把牠忘記了，那末，牠天然的可以保全，並且牠的天性也得着了，所以我不過不去妨害牠的生長罷了，不是能夠有法子使他碩大茂盛的啊！不去損害他的葉實罷了，不是能夠

教他早生菓實，並且繁多啊！旁的種樹人卻不是這樣，樹根拳曲，泥土不舊，到培植的時候，不是太過，便是不及，即使有能夠不是這樣的人，便又愛他太殷勤，憂他太過分，朝看夜摸，已經去了還要轉來再看。還有些比較更甚的人，竟剝開牠的皮，驗看牠的死活，搖動牠的根本，驗看牠的疎密；這樣，不特使這樹不能容易長大，而且木的天性也要因之一天一天的遠離了，雖說是愛牠，其實是害牠；雖說是替牠擔憂，其實和牠做讎敵；這就是人家不能及我的緣故，我又何會有特別的方法呢？」

問的人道：「拿你的道理移到行政上面去，

可以使得嗎？」

秦駝道：「我只知道種樹，政治生涯，不是我的事業啊！但是，吾住在這個鄉裏看見長官喜歡多多的對於百姓出命令，像是很憐惜的，但到底受了他的禍害，朝晚官吏來喊道：「官命催你耕田，勉你種植，監督你收穫，早些縲你的絲；早些織你的布；養你的幼孩，育你的雞豚」鳴了鼓聚集他們，擊了木召集他們，這些小民停了早飯晚飯，接待官吏還來不及，又怎能夠蕃盛自己的生業安帖自己的性命呢？所以就會害病而且怠惰到這步田地了。照這樣看來，和我種樹的道理也有些相仿哩！」

問的人笑道：「這真是好極了，我問養樹的方法，而並得到養人的道理，可以將他的事情傳寫出來用作官吏的警戒。」

根據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

九

捕蛇人所說的話

永州的野外，產生一種奇異的蛇，牠的體質是黑色的，上面蓋着白色的花紋；草木若是被牠碰着，就要枯萎；人若是被牠咬了，那是沒有藥可以醫治的。但是把牠捉來殺了，風乾牠的肉，可以治很厲害的風症——曲脚，彎手，頭暈，惡

瘡——因為他能夠除去死肉，殺除三蟲。起先是太師奉了皇帝的命令收買牠，每年進貢兩次，徵求有能夠捉捕這種蛇的，可以抵作租稅的收入，於是永州的百姓，爭先恐後的去捉捕這種蛇。

就中有個姓蔣的人家，專這個利益已經有了三代了，我們試問他家捕蛇的歷史，他就回答我說：

「唉！不用說起來了！我的祖父是死在這上面的，我的父親也是死在這上面的，現在我接下去做，已是有了十二年，險些兒要死的也有幾次了。」

他講這話的時候，面色像是很悲哀的樣子；

我也不覺替他傷感起來，並且對他說：

「你怨恨這種差役嗎？我打算替你告訴這裏的地方官，換掉你這種差役，回復你的賦稅，你看怎樣？」

他不聽猶可，一聽了我的這話，索性大大的悲傷起來，淚珠像雨般的淋下，說：

「您打算哀憐我，要我活着嗎？那末，我這個差役的不幸，還沒比回復賦稅那樣不幸來得厲害啊？倘使我不做這個差役，那就早已困苦不堪了；從我家三代住在這個地方，到現在六十年了，可是那鄉鄰人家的生活，一天一天的窮困，盡他地上的出產，竭他屋裏的收入，號呼求救，以

至於輾轉遷徙；飢寒凍渴，以至於顛沛頓仆，觸風雨，犯寒暑，呼吸毒氣，死在這上面的竟是一個一個接連着的。以前和我祖父同住在這一個地方的，現在他們的人家，十分中沒有一分在這裏了；和我父親同住在這個地方的，現在他們的人家，十分中沒有二三分在這裏了；和我在這裏十二年的，現在他們的人家十分中沒有四五分在這裏了；他們不是死亡，便是遷徙，我卻因為捉蛇的緣故，仍能在這裏住着。

兇悍的催徵吏，到我鄉問來；四處的叫鬧和騷擾，弄得天翻地覆，那種喧譁不靜的情形，令人不由得不提心弔膽，就是雞狗也不能安寧的，

這個當兒，我卻從床上慢慢的起來，看看瓦器裏面我的蛇還活着，便仍回到床上，安然的睡覺了。平時小心的餵我的蛇，到了時候供獻上去；退下來，安安逸逸的，吃那地上出產的東西，藉以盡我的天年；大概一年裏面，冒險犯死的祇有兩次，其餘的日子，便都是熙熙然的快樂，豈是像我鄉鄰的人家，天天都要受這種犯死的痛苦呢！我現在就是死在這上面，比較我鄉鄰人家的死，卻是已經優越了，又怎樣抱怨這種捉蛇的差役呢！

我聽了他的話，更加悲傷起來，孔夫子曾說過：「苛虐的政事，比老虎還要厲害。」吾從前

對於這句話有點懷疑，現在從這個姓蔣的捉蛇的事看起來，就知道孔夫子所說的話是實在可信的了。

唉！人們那裏知道賦斂的毒害人民，比這種毒蛇還要厲害呢！

姓

十

譯自柳宗元捕蛇者說

姓（社會的心理）

我姓豐。豐這個姓，據我們曉得，少得很。在我故鄉的石門灣裏，也「只此一家」。跑到外邊來，更少聽見有姓豐的人。所以人家問了我尊

姓之後，總說「難得，難得！」

因這緣故，我小時受了這種暗示，大有「自命不凡」的心理。然而並非單爲姓豐難得，又因爲在石門灣裏，姓豐的只有我們一家，而中了舉人的也只有我父親一人。在石門灣裏，大家似乎以爲姓豐必是舉人，而舉人必是姓豐的，記得我幼時，父親的用人褚老五抱我去看戲回來，途中對我說：「石門灣裏沒有第二個老爺，只是豐家裏是老爺，你長大了也做老爺，豐老爺！」

科舉廢了，父親死了。我十歲的時候，做短工的黃半仙有一天晚上對我大姊說：「新橋頭米店裏有一個豐官，不曉得是甚麼地方人，」大姊

同母親都很奇怪，命黃半仙當夜去打聽，是否的確姓豐？那裏人？意思似乎說：姓豐會有第二家的？不要是冒牌？

黃半仙回來，說：「的確姓豐『養鞠須豐』的『豐』，說是斜橋人。」大姊含着長烟管，說：「難道真的？不要是『鄧鮑史唐』的『鄧』罷？」但也不再追究。

後來我遊杭州，上海，東京，朋友中也沒有同姓的，姓豐的果然只有我一人，然而不拘我向何等「自命不凡」地做人，總做不出一點姓豐的特色來，到現在還是與非姓豐的一樣混日子，舉人也儘管不中，反而爲了這姓的怪僻，屢屢打

人家麻煩：人家問起「尊姓」？我說：「敝姓豐」，總要討添，或者誤聽爲「馮」。旅館裏，城門口查夜的警察，甚至疑我假造，說「沒有這姓」！

最近在甯紹輪船裏，一個錢莊的商人教了我一個很簡明的說法：我上輪船，攢進房艙裏，先有這個肥胖的錢莊商人在內。他照例問我：「尊姓？」我說：「豐，咸豐皇帝的豐。」大概時代相隔太遠，一時教他想不到咸豐皇帝，他茫然不悟。我用指在掌中空劃，又說：「五穀豐登的豐。」大概「五穀豐登」一句成話，錢莊上用不到，他也一向不會聽見過，他又茫然不懂。於是我

摸出鉛筆來，在香籤上寫了一個「豐」字給他看，他恍然大悟似地說：「噶！不錯不錯，匯豐銀行的豐！」

噶，不錯不錯！匯豐銀行的豐比咸豐皇帝時髦，比五穀豐登通用！以後別人問我的時候我就照看這樣回答了。

惺子作

十一

生意是生意（假的愛國者）

黃阿發從前是做小生意的，比如販賣水菓，賣油條和花生米之類，他都做過，而且也很受人們的歡迎，那時他已經大談其愛國主義。

不久，他竟爲軍人了，又不久，他竟爲軍官了，人們就呼他爲「黃大人」和「黃大人真是愛國者」了。

黃大人很聰明，不久他居然能作文章了，所以不久他便成爲文學家，他還寫得一筆使人們視爲很秀雅的字，書坊新出的書籍和雜誌上都很歡迎他的題簽。

但是不久他的軍位被革命的革掉了。於是一黃大人」的尊稱也連帶的從四圍附從人的口中革掉了。他於是被人叫做黃先生。

黃先生現在是一位有勢力的商人，他擁有鉅產，起初還住在內地，不久，他就遷到上海。那

時的上海正在大聲疾呼的打倒軍閥和劣貨，他於是也就學時髦。

黃先生在做文章時，總是用十分厲害的話罵軍閥和外國人——如「可殺的倭奴！」之類。不久，他的資產多得很，於是就把他的盈餘，大約在百萬圓之上存在外國的某銀行，因為那是比較的靠得住些；他的「公館」也是在租界，因為那是比較的清潔而穩當些。

有人說：「你爲什麼不把你的錢財存在本國人開設的銀行？」

黃先生說：「生意是生意。」他的意思就是說生意與愛國是兩件事，不可混作一談的。

那位問話的人就立刻省悟了，所以也就照樣的去行，就是：把自己的銀錢存在外國銀行，把家眷帶到租界中去住。

黃先生很反對洋學堂，所以他把他的兒子送到國立男校，女兒送到國立女校，但不久他知道他的兒子只會演罷課的風潮，不會求學問，所以就把他改送到教會辦的男學校去，他的女兒在國立學校念書，他也不放心，所以也就改送到教會辦的女學校去。

有人問他：「你爲什麼送你的子女到外國人辦的學校中去？」

黃先生說：「生意是生意。」他的意思就是

說，讀書是不顧情面，沒有機會讀書的學校，他無論如何是不贊成的。

但是在黃先生的文章上還是高唱着收回教育權，收回租界，和收回一切被外國人佔去的利益的曲子。

黃先生不怕人家攻擊他，因為他知道如何對付人，他能從做小生意的地位爬到做官做鉅商的地位，他還怕誰？

但是他的對付的方法大約不外乎這句話：「生意是生意」。

「黃先生的命運真好！」旁觀的老太婆會這樣恭維他。

他自己呢，也不多說，有時會微笑着，輕輕的自己對自己說：「生意是生意，可憐一般人都

不理會這裏面的哲理！」

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上午，於上海

十二

斷舌雀（戒殘忍與貪心）

有一對老年夫婦，他們沒有兒子，把從山裏拾回來的麻雀當作兒子撫養。有一天，老公公照平日一樣，到山中去砍柴，老婆婆呢，在井邊洗衣裳。老婆婆想去拿漿糊，走到後門口去，一看鉢裏的漿糊，一點兒也沒有了。她很詫異說：一

這是怎麼樣的呢！」她尋來尋去，四處張望，這時籠中的雀問道：「老婆婆，你尋什麼東西？」她說：「我尋我放在這裏的漿糊，」雀道：「那漿糊嗎？對不起，我已經吃完了。」老婆婆恨極了，罵牠道：「你這壞傢伙、我特意費盡力氣調好的糊，你倒替我吃的乾乾淨淨。」說了，她拿了一把剪刀來，將雀的舌頭剪斷了。牠說：「好，隨你去那兒吧！」她將雀趕了出門，雀一壁哭，一壁飛去了。到了黃昏時候，老公公背着柴回家來了，他走到雀籠旁邊說：「雀的肚子餓了，快些給牠添餌，」他一看籠裏雀已經不在了，他叫老婆婆道：「婆呀！雀到那裏去了呢？」老

婆婆說：「雀嗎？我剪了他的舌頭，逐牠出去了。」
「爲什麼呢？」
「牠將我要用的漿糊吃了，這種壞東西，還要養他在家裏嗎？」
「唉！可憐可憐！吃了一點漿糊，就要遭受這種災難嗎？你怎的做出這樣的事？」
「老公公很悲痛，他每天想念那雀，夜裏不能安枕。天一亮，他就走出門外，撫着手杖，到各處去尋他的雀，一壁走，一壁叫道：『斷舌雀！你住在那裏，啾！啾！啾！』後來走到一坐大竹林裏面，有聲音叫道：『斷舌雀住在這裏，啾！啾！』老公公聽了大喜，急忙走到竹林那邊去。他見雀的家在竹林裏，斷舌的雀出來開了門，牠說：『是老公公麼？來得正好！』」

老公公說：「我想念你，所以來尋你的。」「謝你的厚情，請進來吧！」雀拉着老公公的手，走進牠的家中，又同別的雀，辦了好吃的筵席請他吃，唱有趣的歌給他聽，舞蹈給他看，老公公心花怒放，捨不得回家了。直到日已西沉，他向雀道：「天色晚了，謝謝你們，我要回去了。」雀很客氣，說：「雖是污穢的地方，就請你住一宵何如？」老公公仍要回去，雀道：「我有一樣禮物奉送，請你等一等。牠進內拿了兩只箱子出來，指着箱子道：「這是一口重的，這是一口輕的，你中意那一口，就請帶去吧！」老公公道：「又要吃，又要帶走，太對不起了，既然如此，

就領你的情，拿了去吧。」「你要那一口呢？」
「我年紀老了，拿輕的一口吧。」老公公背上輕
的一口箱子，走出門外，雀送他到門外。

天色暮了，老公公還沒有回來，老婆婆一個
人正在家裏咕嚕着，老公公背着箱子回來了，老
婆婆問道：「爲什麼這樣晏才回來？」「你不要
責備我呀，我今天到雀兒的家中去過了，吃了好
吃的東西，看了雀的跳舞，又帶了這樣好的東西
回來。」老公公說時，將箱子放下，老婆婆笑嘻嘻
的問：「箱裏裝的是什麼呢？」老公公打開箱
蓋一看，只見裏面裝滿了金銀珠寶，二人見了，
歡喜得跳起許多高，老公公又說：「雀兒拿一口

重的和一口輕的箱子出來，問我要那一口，我說年紀老了，要輕的一口，所以拿這一口回來，想不到裏面有這樣好的東西。』老婆婆聽說，大怒起來，罵他道：『你真不中用了，爲什麼不拿那口重的呢？讓我去拿了來吧！』老公公要止住她，她像沒有聽着似的，便撫着杖出去。她走在路上，口裏喊道：『斷舌雀你住在那裏？啾！啾！』

『走到了大竹林，聽着竹林中有聲音叫道：『啾舌雀在這裏，啾！啾！』她聽了急忙跑進竹林裏去，斷舌雀開了門出來，迎老婆婆進屋裏，老婆婆匆忙的說：『我是很忙的，不能久留在這裏，只要得見你一面就滿足了。我也不要喫東西，也

不要看雀舞，只要帶了禮物回家去。」雀聽了她的話，就答道：「既然這樣，請你等一下，我拿禮物送給你。」說畢，牠進內拿了兩口箱子出來，指着箱子說道：「老婆婆這口是重的，這口是輕的。你喜歡那一口，請你帶回去吧。」老婆婆說：「我比老頭子年紀輕些，我拿重的一口回去。」於是她背上那口重的箱子，說了一句「少陪」，她就去了。她走在路上，覺得身上的箱子，逐漸加重，幾乎折斷了腰，她把箱子放在路旁的樹根上，自語道：「讓我坐在這裏休息一會吧，看看箱裏有什麼東西。」她揭開箱蓋一看，只見裏面是許多妖怪，有的三隻眼睛，有的奇形怪

像，她駭得倒在地上，那些鬼怪從箱裏跳了出來，罵她是一個貪婪的老婆娘，鼓着怒眼看她，用舌頭舐她，她只有大呼救命，拚命逃跑，回到家裏，她的臉上變成青白色了。老公公見她這樣，也駭了一跳，問她遇見了什麼，他說了一遍，只好自嘆晦氣罷了。

（日本傳說之一，謝六逸編譯）

十三

愛神的玩意兒（留心投入情網）

古時有一位詩人，一位年老和氣，而又誠實的詩人。一天晚上，他獨自一人坐在家裏，忽然

發生了可怕的風雨，大雨傾盆而下。但是這位詩人，卻溫暖安適，坐在屋角的火爐旁。那爐中的火焰，照得滿室通明，作出一種嘶嘶的響聲。

老人自語道：「這時如果有人，還走在風雨中，他必要淋得週身潮溼了。」因為這老人本是一心境界仁慈。

忽然有一個小孩，在門外呼叫道：「呀！求你把門開開吧，我是冷濕得很呢！」他只是不斷地呼叫敲門，同時，窗外的風雨，愈形狂大。

老人就立刻起身，去開那門，嘴裏咕嚕說：「可憐的小孩呀！」

那裏站着一個小孩，赤着身子，雨水卻從他

黃色的髮上，續續而下。他週身正在戰慄着。如果老人不讓他進來，他必定要凍死了。

老人一手攙着小孩，和他說道：「你這可憐的小孩呀！同我進來吧，我會使你覺得溫熱一點！你還可以吃些酒，和燒熟的蘋菓，因為你是一個可愛的小孩！」

他正是一個可愛的小孩咧！他的一雙眼睛，猶如明亮的晨星，而且他的頭髮，也捲曲得很好看，雖然已被大雨打濕。他的容貌，像個天使，但是寒冷卻使他慘白了。他的四肢，仍在戰慄着。他的手中，拿着一張美好的弓，似乎已被大雨沖毀，那些美麗箭上的色彩，也被潮濕，退了顏

色。

老人又坐在爐旁，抱着小孩，在他的膝上。把小孩髮上的水，拭乾一點，把他的小手，溫暖一點，還要倒些酒在爐架上，熱一下，請他喝着，小孩就立刻復元了，他的面容上，發出了玫瑰的顏色。於是他就站在老人面前，跳躍歌舞起來。老人願而樂之，問他說：「你是一個快樂的小孩！你叫什麼名字呢？」

小孩答道：「我的名字叫克畢達，（愛神）你還不曾知道嗎？那裏放着我的弓，我可以告知你，我會射箭的！看呀，天氣又晴朗起來，明月也出來了！」

老人說道：「但是你的弓弦，已被大雨毀壞了！」

小孩答道：「那是很可惜的。」他把自己的弓，拿起看看；又叫起來：「呀！現在弓弦已吹乾了，並不比從前差些，弦線也很緊張着。你看，我可以試試牠！」

他就張開了弓，放一枝箭在弦上，瞄準了一會，直向老人的心窩裏射去。

小孩問問老人，說：「你看，我的弓是否沒有損壞？」他說完了，就狂笑一陣，逃去了。老人待他這樣客氣，給他熱酒和熟蘋菓吃，不料他竟會把老人射了一箭哩！

仁慈的老人，只是倒在地上痛哭，他的心窩真個被頑童射穿了。他自語道：「唉！那克畢達，是一個何等頑皮的小孩呀！我將告知，凡住在隣近的小孩們，勿要和他來往同遊，免得他加害於人。

攏總的男孩和女孩，聽了這番警告，都不和這不好的小克畢達來往了。但是他終於把他們欺哄了不少次數，因為他是狡猾非凡。

學生們每每從學校裏回家來的時候，克畢達却預先穿好了黑袍，挾着一冊書籍，有意走在學生的旁邊。他們一些也不認識他是克畢達，所以和他携手同行，還當他是個好的同學。不料他乘

機射了一箭到他們（或是她們）的心窩。女學生們從學校回家的當兒，或是她們在禮拜的當兒，他終是候着她們。他對於每一個人，隨時隨地，都一樣對付。他有時會高坐在戲院的燈台上，發出一種熱亮火焰，觀客還當他是一盞明燈哩！但到了後來，大家也恍然明白了。他常在王家的園裏，和城垣的上面遊玩。就是你的父母，他從前也用箭射入他們的心窩裏！如果你不相信，最好去問問他們，你就會明白一切了。呀！他是一個不好的小孩，——一個始終如一的克畢達。閱者切勿和他往來！他時常窺伺每一個人，就是你的老祖母，也不會逃避他的快箭。這是久遠之前，

早已事過境遷，但是那樣的事情，是不會遺忘的了。唉！頑劣的小克畢達呀！現在閱者既然明白了，他的做人，所以還是警防些好哩！

（安徒生原著，頌義譯，十，二，一九二六）

十四

伊的幸運（同情於女工）

天氣是早經嚴冷了，並且在波斯頓城也早已落過了鵝翎也似的雪片了。那一天，雖然是一個晴朗的天氣，但日光因為被大地的冷氣蒙蔽着，好像除了一點淡淡的顏色，不再有什麼暖氣了。到了下午，天空裏正泛着一塊塊烏夾白色的雲層

，陰風也微微的吹起。這時，你若走到池塘的邊岸，保你能夠聽見冰塊凍裂的聲音。

—— 運 幸 的 伊 ——

便是在那樣的一個下午，富厚兒街上，家家都已緊閉了門。那些擁着多金居着高位的人們，想是坐在熊熊的爐火之旁，開着什麼饒有興趣的談話會；否則當也是窮奢極樂，做出些消寒的盛事，以度他們優閒華貴的光陰。只任憑園中蒼翠的林稍，用那上面的積壓着的白雪，去點綴這樣富貴的冬景罷了。那時，伊——一個正在妙齡清秀的女郎——在那街上彳亍的走着。伊的腳步時前時後，並時時在左右不斷的窺探着，好像在尋找着什麼似的。伊的顏色是那樣的憔悴，使人見而知

爲心裏正抱着一種說不出的隱憂。伊身上穿的衣裳又是很單薄的，更顯出蕭瑟畏縮的神氣。伊手裏提着一隻小小的錢囊，那便是伊所有生活的資料——伊的最後財產了。那時，街上的雪塊尙未曾完全消盡，伊走着的時候，又時時要顧到腳下的溜滑，所以伊更顯出一種匆忙而可憐的態度來。伊這時受了午後的陰風吹拂，不禁頻頻的打着寒噤，以致吃午餐時身上所發生的一些暖氣，這時都飄散乾淨了。

伊是不能夠再向前走了；伊的勇氣和平日自持的力量，也完全喪失了；這時，伊便停了趑趄着的腳趾，站在一家高大而崇隆的門前。伊躊躇

了一會，最後便硬着頭皮，冒險似的把那大門上的門鈴按了一下，於是，便跟着那一陣「叮叮叮」的響聲之後，就很沉重的開了那兩扇鐵門。

「你——你尋誰？」一個很雄壯的男僕，在打量了伊一番之後，便挾着一種冷澀的聲調，這樣的問了。伊立刻感覺到愧怍和不安，便迅速的低了頭，熱的氣焰，烘過了伊的兩頰，伊自己也知道面孔是已經緋紅了。伊又覺得身上過分的寒冷，便開始了伊的恐怖，而竟致顫抖得十分的厲害。但那僕人是正立在伊的面前，等待着伊的答覆；伊經過了一陣難堪的羞慚之後，就囁嚅着說道：「我……我要見這家的主人，請……」伊隨着那男僕

走進了客房。伊坐在那煖和而華美的地方，雖是極短暫的時間，伊也能得着一種適意的快感。當那男僕進去了不多時，伊的主人便隨在他的身後出來了。主人是一個中年端正的貴婦人，穿戴得極其大方而淡雅，伊遠遠的見了她，便很恭敬的立了起來，當伊未曾述說來意之前，伊的面孔又是緋紅了。

「我……夫人，我要求你原諒，我是特地來問問府上要不要像我這樣一個女僕！我實在是一個無所依靠的貧婦人哩！」那主婦只冷淡的向伊端詳了一下，很藐視的向伊說：「不，我們這裏現在不缺少什麼人。」伊聽了這樣毫無同情的答覆

，伊的最後一線的希望之火，便如陡被一瓢涼水澆滅了，伊是失望了，伊的受了創傷的心也完全的灰冷了，伊只無言的，默然的走了出去，那時，伊的兩頰上掛着兩條傷心的淚痕。但伊出了客室，尙沒走到多遠的時候，伊的耳畔就又聽見那主婦的呼聲：「啊！請你回來。」伊也便不知不覺的轉了伊的脚跟，再走到主婦的面前，那主婦便稍微和藹的向伊說：「你不妨權且在這裏試做一禮拜的工作，雖然我們暫時也不需用着你。不過在這試驗的一禮拜內，你是沒有什麼工資的，你願意麼？」伊由此便做了那家的一個女僕，從試驗期完畢之後，接續着爲那家工作下去，一年

，三年，五年，竟到十年，也沒曾改變過伊的生活。

—— 運 幸 的 伊 ——

當我未到波斯頓以前，我從報紙上得知伊的這一段往事，但這事已經是過去了三十年了。那時報紙上是這樣的記載着：伊在三十年前，自投入那家做了一個女僕之後，伊不但對於自己的工作，非常盡力；並且對於伊的主人，更是非常的忠心。伊受了無量數的辛酸，經過無量數的曲折，委婉體貼的爲伊的主人盡心執役，所以得到伊的主婦真心的歡愛。當那主婦老年臨死的時候，在她自己親筆的遺囑中，將她大部分的財產——三十萬圓——贈給了伊；這便是用以酬勞伊的多年服

役，和始終不變的厚情了。

—— 運 幸 的 伊 ——

伊的主人家中，自從伊進去了以後，便屢次遭遇着顛危和不幸的事。主婦的丈夫害了長久時間的病症，卒至於不能痊愈與世長辭了。到後來那仁慈的主婦自己也得病死了，她的病期，比較她丈夫更要長久一點，這都是有伊殷勤服役的勞績在內。伊現在得着這種厚賜，這意外的幸福，論理也是分所當然，無足奇詫的。不過世間有許多的人們，曾經辛勤的爲着他人服役，甚至爲了別人竟致犧牲了自己所有的，而結果卻不能得着什麼酬報，並且或將受着相反的待遇，則比較伊的遭遇也真有幸和不幸的分別了。

我到了波斯頓以後，方才知道伊未曾做女僕以前，原有一段傷心的歷史，這段歷史，在伊的一生中，可以算是最不幸的事；或者也可以說是伊後來得着幸運的種子，則不幸的事又何嘗不即是一種幸運呢？

在伊做人家女僕的第一年那個夏季裏，伊尚是一所大工廠裏的一個女工。伊因為天資的聰穎和手段的巧妙，所掙得的工資，也便有了很豐富的收入。但伊是一個生性愛好的女子，伊極喜歡裝飾，伊的衣服務必入時，一切時髦婦女們所應有的東西，伊總要設法弄來，使伊自己變成一個時髦中的時髦人物。因為這種原因，便使伊在自

己的收入裏不能得到很多的贏餘了。

伊的生活，並不覺得有什麼拮据，伊在精神方面，也是具着無限的前程的希望；因為伊是希望着將來嫁給一個豪富的丈夫；或者伊的丈夫是極豐富於感情的一個蘊藉風流人物。伊雖是一個年幼的少女，但伊也知道社會上有許多輕薄的男子，所以伊很謹慎的保守着伊貞潔的愛情。不過伊是極富於感情的人，伊所歡喜讀的小說，大半是浪漫的愛情的作品，伊每把自己擬為小說中入，想到將來終會有一位尊貴的王子忽然來娶了伊去。因此，伊在夢中常得着極其甜美的佳景，使伊每含笑而醒。伊也能見了四時的風景而怡悅，

伊不歇的唱着愛情的戀歌，伊獨自悠然的遐思，又有時嬌然的微笑。總之，伊是沉浸在幻想的愛霧中而度其青春生活了。

夏天的公園，最是清雅暢適的所在。濃蔭的樹葉，碧綠的草坪，小鳥嬌啼着，流泉潺湲着，在在都是怡人心魄的景象。在明媚的花叢中，在密茂的樹陰裏，正是青年男女最好的集會場所，於是。伊也不會成爲例外，伊的足迹便常常留着在這樣的地方了。

伊在一個溫暖柔和的天氣，聽着鳥語，聆着泉韻，欣賞着自然的風景，咀吮着芬芳的花香，在那樣的時間裏，伊驀然的遇着了一位衣冠整潔

的青年紳士，就是在那公園裏面相會的。當伊初見了那紳士美麗的面龐，接受了他的溫柔視線，伊不禁怦然心動；最後卒致傾談，兩人便成爲很要好的朋友了。他和伊說了許多甜密的話，伊更覺得他的態度的高貴和柔和，伊決定他是豐富於感情的人，並且他也是愛上伊的了。他們第一次相會臨別的時候，他很恭謹的約伊明天再到這裏來，彼此會晤，伊自然是很願意的答應了。

從此，他們便很快的熟悉了，他們便用那公園做了他們唯一的家庭，他們差不多沒有一天不相會，他們相會的時間，更是沒有一次不在公園裏面的。後來，伊知道他的境況並不是一個有

錢的人，但他卻親口對伊說他實在是真心的愛伊。於是，伊也只得拋棄了從前一切的梦想，而願意以身事之了。其實，他不但不是一個富人，即是當時和伊纏綿的情形，也是出於虛偽的。他只是一個流氓，他的唯一的職業，便是在像這公園類似的去處設法誘惑一般青年的女工，引誘伊們做不端正的女人，而他便可從中取利了。那時伊是完全未曾知道，伊只是出於真心的愛他，看他是伊自己唯一的愛人，終身委託的男子，所以便允許了他的請求，和他訂了婚約，並且立刻就要正式的結婚了。

在他們婚期的前一日，伊的一個同伴忽然去

告訴伊說：「……你所愛的他，並不是一個什麼體面的紳士，只是社會上害人的惡棍！他現在要和你結婚，但他實在已經有了妻，並且他也已生了兒子了！」伊聽了這樣驚人的消息，並且又尋得了那關於這消息證明的憑據，伊的心是怎樣的難過呢？伊的心痛如刀刺，伊的心確是粉碎了；於是，伊便害了一場大病。

伊的危險的病勢漸漸的退去，但伊的錢囊也漸漸的縮小，最後伊完全的痊愈了，伊的一點私積也就隨病症以俱盡了。這時，伊所賃住的房子，因為短少了租金，伊便被那屋主趕了出來。伊只好把自己所有的完全變賣了去，便是伊所最心

愛的那件大衣，伊也不能留着件伊，——所能留在伊的手中的，只有那最後的資財，完全被放在那隻薄小的錢袋裏面，那便是當伊在那冬日的下午，在富厚兒街上躩來躩去時的情況了。伊那時的境况，真如喪失了家庭的小犬，迷了歸途的小羊，伊是沒有什麼親屬和朋友——便是有，伊也不願去尋求他們——伊的胸中充滿了失望和悲哀，伊對於此後的前途，真是茫茫的一片模糊煙霧，伊胸前好像壓着一塊沉重的石頭，伊只有一線的希望，伊要想人類中終須有對伊的同情和憐恤，由是種着僅有的希望，伊方有了毅然去敲那裏主人大門的勇氣。

伊的結果，固然是算得美滿的，但在普通的
一般人看來，只見伊最後獲得三十萬圓的贈金，
便要說伊實在有無限的幸運；但據實說來，伊的
那樣幸運，只是伊忠誠待人的自然結果，並非什
麼意外僥倖的事。不過，世界上有許許多多像伊
一樣有忠忱熱血爲他人服務的人們，但他們所得
着人們的酬報，只是冷醜，殘暴，欺詐，凌辱，
誣謗，藐視，壓制，傾軋，……結果乃致含辛茹苦
以死，埋沒了一生，潦倒了一生，許多無名的男
女英雄，都是歸於此中澌滅淨盡，這或者便是世
界上許多已經破碎了的心，終至不可復合的唯一
緣故罷！

當我在波斯頓的時候，我聽說伊仍舊是住在那城中，我好幾次想去拜訪伊，但到底是因為別種阻礙耽擱下了。我想若果我和伊會了面的時候，或者竟致沒有什麼話好說的；但我想現在伊若是仍舊很健康的活着，伊當然是已經五十餘歲的老婦人了。

(自遊美短篇軼事中摘出)

十五

蝴蝶的故事

(戒爭論與誇大)

親愛的小朋友呀！這樁故事是講到猶太國當初所羅門的事。他是大衛的兒子，本來他一共有

三百五十五件故事，但這件故事卻不在其內。現在不講『水晶畫眉』，也不講『玻璃地板』，要說一件蝴蝶蹬脚的軼事，給你們聽聽。

大衛的兒子所羅門，他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牲畜的話，他都懂得；雀鳥的話，他也能明白；甚而至于石頭，樹葉，的響聲，他也懂得其中的意思；他美麗的皇后，名叫寶基，也和他一樣地聰明智慧。

所羅門有一件特殊的本領，他的右手食指上戴着一隻戒指，若是把牠轉一轉，就會有仙人從地中出來，聽他吩咐做事；但他一點不驕傲，也並不常常誇顯他的本領。有一次，他想請世界上

一切的牲畜大餐，所吃的東西，都預備好了，忽然一隻很大的野獸從海中出來，牠只吃了三口，一切的東都給牠吃完了。所羅門奇怪的很，問他說：「畜牲呀：你的名字叫什麼呢？」畜牲說：「大皇帝萬歲！三萬弟兄當中，算我最小，我們住在海底下，聽見大皇帝要請衆畜牲喫大餐，我的哥哥叫我來問問，什麼時候可以開筵席。」所羅門聽罷，很是希罕，就說道：「哎喲！畜牲呀！我所預備世界上一切野獸吃的東西，都被你喫完了！這怎樣好呢？」畜牲說：「大皇帝萬歲！這點東西可算得是大餐嗎？我們的家裏，就是吃點心，還要比我剛才吃的東西多些哩！」所羅門

聽了，就低下頭來，說道：「噯！我給他們喫大餐，並不是要得他們的歡心，實在是要他們知道我是最大的皇帝；現在我真是難爲情了！」後來所羅門怕丟臉，永遠不誇大口，因此，產生出這個蝴蝶蹬腳故事來。

所羅門有許多的妃嬪，其中最美麗的，就是寶基，還有九百九十九個妃嬪，他們也都住在幽美的皇宮裏的，那皇宮的四面，都有圍圈和噴水池。他自己本來不要這麼許多妃嬪，祇是那個時候，人人都要討些小老婆，論到皇帝，他是一國之主，當然要討得更多了。但是妃嬪多了，她們中間有些脾氣很壞的，常常要和脾氣好的吵嘴，

弄得大家都不和睦，都要和所羅門吵鬧起來，那時，他真是爲難的很；祇有最美麗的寶基不和他爭吵，因爲她是最得寵的一位呀。所羅門雖然非常煩惱她們的吵鬧，厭惡她們的纏擾，但因不敢誇大，所以不能顯他的本領出來。因爲，若是他把手上的戒指一轉，就可叫仙人出來，把那九百九十九個爭吵的婦人，都變作白驢子，或是石頭。不過所羅門以前受了誇大的教訓，恐怕也要同樣地失敗，所以忍耐着，有時，那些妃嬪吵得太厲害了，他就一個人跑到園囿裏去躲避。

有一次，那九百九十九個妃嬪一齊吵了三個禮拜的嘴，一刻沒有停歇。所羅門獨自一個人跑

出去，想找一點清靜，於是，就在香樟樹下散步，其時，忽然遇見了寶基。寶基說：「陛下呀！請你把食指上的戒指一轉，給那些宮裏的衆妃嬪看看，顯出你是一個有本領的大皇帝哩。」所羅門搖着頭道：「親愛的皇后呀！請你不要忘記了水中所出來的畜牲使我的誇大盡歸失敗的一回事。譬如我現在轉了戒指，銜耀我的本領在那些妃嬪面前，恐怕所遭的失敗，比較前回更要羞辱哩！」寶基躊躇地說道：「這便怎麼樣辦呢？」所羅門說道：「唯一的方法，是在知足，還要忍耐，儘量受那些妃嬪的爭鬧就是了。」說罷，他就從百合花和很香的枇杷樹面前經過，到了最大的香

樟樹下，（就是人所說的所羅門香樟樹）寶基就躲在他背後的小竹林內。

這時，所羅門忽然看見有一雄一雌的蝴蝶，在樹底下飛來飛去的爭鬧。聽得一隻雄蝴蝶說：「你敢和我說這個話嗎！我川脚一蹬，這花園和皇宮都能不見了。」所羅門聽罷，頓時大笑起來，把妃嬪爭吵的一切事忘了！就伸手來說：「你來！」那雄蝴蝶倒吃了一驚，祇得依了所羅門的話，飛到他的手指上，把牠兩隻翅膀扇了一扇。所羅門低着頭向牠輕輕的說道：「誇大的雄蝴蝶呀！你自己豈不知道，無論蹬幾回脚，總不能拉動一根草嗎？你爲什麼對你的妻撒謊呢？」雄蝴

蝶看見所羅門很慈愛的望着牠，膽就大了。點了點頭說：「陛下！你可知道婦人的性情嗎？」所羅門嘆口氣道：「唉！我豈不知道嗎！」雄蝴蝶說：「這樣，就是了！人人都應該想個法子恐嚇她們，叫她們害怕。我的妻和我爭鬧了半天，我說了一句蹬腳的話，她就不敢做聲了。」所羅門道：「我也極希望你們不爭鬧哩，你回去罷！我再聽你們的談話。」雄蝴蝶就飛回去了。這時，雌蝴蝶嚇得躲在一張樹葉底下，向雄蝴蝶說：「你看！這可怎麼好哩！我們所講的話，給所羅門聽見了。」雄蝴蝶道：「給他聽見了，怕甚麼？我就是

就是要給他聽見哩。」雌蝴蝶說：「他和你講些

什麼？」雄蝴蝶把兩隻蝴蝶翅膀扇了扇說：「我私底裏同你講罷，所羅門因為建造皇宮寶殿已費了許多金錢，懇求我不要蹬腳，我已經應許他了。」雌蝴蝶說：「哎喲！這樣，我就不多響了。」所羅門聽見雄蝴蝶所講的這種大話，笑得連眼淚也流出來；那美麗的寶基，站在竹林裏面，聽了這些話，也是忍不住地笑。一方自己心裏想，就趁這個機會，使皇帝行使他的法術，可令那些妃嬪不敢爭吵哩。她打定了主意，立刻伸出手來，輕輕招呼雌蝴蝶，那雌蝴蝶膽怯怯地飛來，站在寶基指頭上，寶基低頭輕輕地問牠說：「小蝴蝶呀！剛纔你丈夫所講的話，你相信嗎？」雌蝴蝶

看見寶基美妙的眼睛，異常和悅可愛，心中並不覺得害怕，膽就大了，說道：『皇后呀！祝你永遠有這樣地美麗而可愛！至於男子的性情，大概你也是很知道的。』寶基微微地笑了一笑，把小掩着櫻脣，說道：『是呀！我很知道的。』雌蝴蝶把兩個翅膀扇得很快地說：『他們有一點兒事情就要動氣，我們只得忍氣吞聲依順他們。我也知道他所講的話不確；譬如他果然把脚一蹬，皇宮就渺然了，也讓他去，他便沒有法子了。』寶基和着說：『是的，你的話真不錯，若是他下次再要誇口，你儘管讓他蹬脚好了，看他有什麼法術！』說罷，雌蝴蝶就飛回去了。過了五分鐘，

牠們倆依然飛來飛去的爭鬪，比前次還要厲害。雄蝴蝶說：「我剛纔和你說的話，你又忘記了嗎？這樣，我就蹬起腳來了。」雌蝴蝶說：「我一點也不相信，我倒很喜歡看這件奇事，現在你可蹬了。」雄蝴蝶說：「我已經應許了所羅門，不能蹬給你看。」雌蝴蝶說：「這有什麼要緊，恐怕你就是蹬腳，連一根草也不能搖動哩！」這時，所羅門還坐在香樟樹下，他聽見蝴蝶們所講的話，就笑個不止，連那些拌嘴的衆妃嬪，海中出來的野獸，一齊都忘卻了！祇管哈哈地大笑起來。引得寶基也笑個不住。

過了一刻，雄蝴蝶又飛來了，大嘆了一口氣

，說道：「所羅門陛下呀；她現在一定要我蹬脚了；但是我怎能有這種法術呢？我總要給她笑死了。」所羅門說：「小蝴蝶呀！你不要這樣地惶恐，她總不能笑你的呀。」說着，他就把手上的戒指，轉了一轉（他行使這種法術，並不是要誇大自己的本領，實是憐憫雄蝴蝶被迫的苦楚，所以成全牠要求的。）一霎時間，果然仙人從地中出來，所羅門說：「僕人們呀！這位站在我手指上的蝴蝶先生，他若是把前脚一蹬，你們可以用雷電把我的宮殿隱沒；他再把脚一蹬，你們就把宮殿依然還原。」說完了，又向雄蝴蝶說：「現在你可以回到你的妻那裏去蹬脚罷！」

那雄蝴蝶就回去了，雌蝴蝶還在那裏叫牠快些蹬脚！立時有四個仙人，彎了腰，倒着身子，提了花園的四角，（皇宮也在其內）寶基看見了，就愉悅地拍掌道：「現在所羅門爲了一隻蝴蝶，做起這件事來，其實，老早就該做了；好的，這樣地一來，也可使那些爭鬧不休的妃嬪們喪膽落魄，不敢再拌嘴了。」後來雄蝴蝶把脚一蹬，那些仙人就把皇宮抬起來，送到千里之外去。同時，雷電大作，天色立刻昏暗起來，異常陰森可怕。雌蝴蝶在黑暗裡發急說：「哎呀！哎呀！好了罷！我只要花園和皇帝回來，其餘我不再爭鬧了。」其實，雄蝴蝶的驚魂，也和雌蝴蝶一樣的

震蕩。所羅門呢，這時笑得連話也說不出來了。歇了一回，雄蝴蝶驕傲地對雌蝴蝶道：『爲了你的緣故，給你一些法術看看。』雌蝴蝶道：『好了，把一切還了原罷！』雄蝴蝶於是又把脚一蹬，那花園和皇宮，都被那仙人輕輕地放回來了；一點都沒有損壞。這時，太陽還是照在青草上；荷花池中，依然流水；雀鳥仍在歌唱。雌蝴蝶朦朧朧躲在香樟樹底下，驚魂甫定，口中還不住地嘆氣，祇是說：『哎呀，這就好了！這就好了！』所羅門笑得直不起腰來，靠在樹上，說道：『誰是行使法術的，笑得我要死了，快快還我的宮殿罷。』這時候，忽有巨大的聲音，從皇宮裏

出來，只見九百九十九個妃嬪，跑的跑，喊的喊，哭的哭，招呼人抱她們的小孩同行。她們都從雲石台階上，急忙忙的跑下來，分了一百個一排。美麗的寶基於是跑上去，迎接她們說：「衆姊妹呀！你們受了什麼苦楚呢？」她們站在雲石台階上，一排人齊聲喊道：「什麼苦楚呀！我們好端端住在宮裏，一霎時，宮殿都沒有了！我們都坐在黑暗裏，雷聲又震動得坐立不安，還有仙人

在黑暗中往來，這就是我們的苦楚哩。皇后呀！我們大家都幾乎要嚇死了！」那美麗而智慧的寶基說：「姊妹們呀！這沒有什麼要緊的，因為有一隻雌蝴蝶和她的丈夫爭吵，給皇帝聽見了，他

於是用這個法術警戒她，叫她對待丈夫要柔順，不可吵鬧。『埃及國的妃嬪就說：『爲了一隻蝴蝶的緣故，竟把我們的宮殿像拋毬子般的送到千里之外嗎？世界上豈有這樣奇離的事呢？必是你撒謊；若是真的，恐怕皇帝也一定死了。』寶基就領那些膽大的妃嬪和她從雲石台階上走下來，（還是每百人一排）走到香樟樹底下，看見所羅門笑得乏力了，但兩個手指上，還有兩隻蝴蝶躲着，聽見他說：『往後不要忘記了男子的寵愛，否則，連你所憑寄的宮殿園囿都沒有了！』這樣，牠們款款地飛去。那些妃嬪（除了寶基）都一齊說：『噢！這真奇怪，爲了一隻雄蝴蝶和牠妻

子吵嘴，就這樣的大魔法術，我們時常爭鬧，使我們的皇帝煩惱，豈不是更要受懲戒呢？『她們就把紗蒙了臉，把手掩住了嘴，靜悄悄地跑回宮裏去了。』

寶基就從百合花中間出來，跑到香樟樹旁邊，雙手輕輕地放在所羅門的肩膀上，說道：『陛下呀！你行使了這法術，衆妃嬪已知道你是有本領的大皇帝了！』所羅門正在看着兩隻蝴蝶在日光下玩耍，聽了這話，就驚駭起來，說道：『我何曾行使法術，不過和一隻雌蝴蝶玩耍罷了。』又告訴寶基所做的一切事。寶基說：『陛下呀！我躲在香樟樹後面，已經都聽見了。這是我使雌蝴

蝶逼他丈夫蹲腳，同時，間接使陛下在遊戲中，行這個法術，給衆妃嬪見了驚懼。『當下又告訴所羅門那些妃嬪所講的悔改的話。所羅門聽了，就從香樟樹底下站起來，快活地說：『我聰慧的皇后呀！若是我誇大自己的威權而行使法術，必得要像前回請衆牲畜大餐那樣的受羞辱；但是因你的智慧，使我爲小蝴蝶作法，使衆妃嬪覺悟自己的過失；我可愛的寶基呀！你怎的有這樣的聰慧呢？』她不加思索的答道：『陛下，第一，是爲了我愛你熱烈的緣故；第二，是我知道女子的脾氣和性格。』說罷，他們倆就回到宮裏。從此，他們就永遠快樂和睦，共享甜蜜的歲月。

(根據 Kipling: Just So Stories)

十六

賣柑人所說的話 (講做官的人)

杭州有個賣果子的人，善於收藏柑子，就是由冬天收藏到夏天，也不會壞的。把牠們拿出來看，很是光潤，質地像玉，顏色像金子；但是我們把牠剖開，祇見裏面乾燥得像破敗的棉絮一樣；我不禁大大的詫異起來，就質問那賣柑子的人說：

『你所賣給人們的果品，是預備人家拿來盛在籩製竹豆製木裏面，敬奉祭祀，款待賓客的呢？還

是祇圖外面的光耀好看，拿來欺騙愚蠢的人或盲目的
人呢？——你的欺心也太過分了吧！」

賣柑子的人聽了我質問他的話，就笑了一笑，
，回答說：

「我做這行果子生意，已經有了很多年了；我靠牠養活我的生命，我賣牠，人家買牠，不會聽見人家說過甚麼話，何以單是今天遇着了你，有不滿意的地方呢？」

「世界上做欺詐事情的人也不爲不多了，單是我一個人麼？你沒有仔思的想想哩！現在那般佩了兵符，擁了舉皮的人，一眼望去，很像是個國家十城的才具哩；但是他們果然能夠運用出孫臏

吳起這些良將的謀略來嗎？那般戴了高冠，拖了長帶的，一眼望去，很像個國家棟梁的大器哩；但是他們果然能夠建立了伊尹皋陶這些良臣的事業來嗎？

「唉！現在這般忝爲文武大臣的人們，說起來，真是叫人氣壞了啊！盜賊起來，他們是不知道抵禦的；百姓困窮，他們是不知道救濟的；官更奸險，他們是不知道禁阻的；法律破壞，他們是不知道治理的；徒然耗費了倉廩的米粟來豢養他們，他們卻沒有絲毫的慚愧。」

「試看他們坐了高堂，騎了大馬，醇醴這樣的美酒也喝醉了；肥壯鮮美的食品也吃飽了；這

種人裏面那一個不是巍巍乎的可怕，赫赫然的像個大官呢？這種人又那一個不是金玉眩在外面，敗絮藏在裏面的呢？

「現在你的觀察點不集中到這些人們的身上，卻單來挑剔我，到底是甚麼意思？」

我聽了這一番話，竟閉住了口，一時回答不出話來。但是仔細思想他說的話，很像是東方朔滑稽一流的人物。——他莫不是一個怨憤世人，痛恨流俗的隱士，特借着賣柑子的事情以便發揮他那諷刺的言論的啊！

十七

聖母的賣藝者（虔誠的賞賜）

當法國路易王的時代，有一個窮苦的賣藝者，是康派泥地方的人，名叫巴拿巴。他從這鎮走到那鎮，到處演着技藝和武術。

晴朗的日子，他在公共的廣場裏，攤開一張破舊的毯子，開場講了些笑話，——這是他從一位老年賣藝者那裏學來的，他連一句話都沒變更過——招集攏來許多孩子們和閒人們，那時他就做出古怪的姿勢，隨後在他鼻尖上，頂了一個洋鐵盆。起初看衆還是表示冷淡的模樣；但到後來

，他面孔向下，在兩隻手上，支着身子，將六顆銅球拋向空中，在日光裏閃耀着，又用腳將那些球接住了；或者向後彎倒，直到他的脚跟和頸項碰着了，使身子成了一個完全的輪形，在這樣的姿勢裏，他就用十二把刀演着技藝；當那些時候，一陣喝采的聲浪，就從聽衆們發出，金錢像雨一般落到他的舊毯子上。

然而，他也同那些靠技藝生活的人們一樣，須要用大大的努力，方可度着他的生活。他靠着額上的汗，去換他的麵包，但他所受的苦楚，比別的人還多。（我們的始祖亞當犯了罪，以後的人，都須汗流背脊，方得餬口，但巴拿巴的汗

流得更多些。）

而且，在他的願望裏，固然不喜懶惰，但他的環境不能使他有恆久的工作，在太陽的熱力和廣漫的日光裏，果然使他能夠表現出超衆的技藝，欣欣向榮的如開花結果的樹木一般得意；但冬天時候，他宛同葉子凋落只剩枯枝的樹，一點沒有生氣，又那結冰的地而於賣藝者是很困難的，他只好像蟋蟀一般。——這是瑪利佛朗西（Marie de FRANCE 是中古時代歌曲和長篇詩的作家）告訴我們的，在夏季受酷烈的薰炙，在冬季受凍餓的苦楚。然而我們的巴拿巴，他堅忍的熬受他的疾苦。他從來不希望發財，也不想到人世間有不平

等的階級。他深信倘若現世是惡的，那末，來世也會改良的，這種希望時常存在他的心裏。他不像那些作惡多端的謀來安特盧們（The Merry Andrews是中古時代的一種流氓，常常三五成羣的漂泊各處；其間多作盜賊。）將心靈賣給了魔鬼的。他從未褻瀆過神的名字；他很安分的靠自己的汗珠生活着，而且他雖則沒有妻子，卻不會羨慕他隣人的妻子，因為女人常是壯勇男子的仇敵，一如同舊約聖經論到參孫的話一樣。

老實說，他的性情，是不很喜歡肉的快樂的，在他看來，棄了酒樽的損失，比較休棄了希勃女神（希臘神話中希勃 Tebe 爲青春之女神，在亞林

畢斯山爲諸神侍酒，還大。因爲他雖然不是沒有節制的人，但是到天氣漸熱的時候，他卻喜歡喝一回酒。他是一個老實人，畏懼上帝，並且很虔信聖母的。

他進教堂的時候，沒有一回不在聖母的像前跪下膝課，而且懇切的禱告：

「聖母呵！看顧我的一生，直到我生命的末日，而且我死後，早使我享到天堂的快樂。」

有一晚，在陰雨之後，巴拿巴僵僵了背，趕着他的路程，匆促而悲戚，臂上帶着他的球和刀，裹在舊毯子裏，正在找尋一個倉屋，那邊他雖然沒有嗅，他總可以睡覺罷；他在路上，看見一

個教士，和他同一的方向走着，便恭恭敬敬向他行了禮。當他們急促行走時，互相談話起來。

『朋友，』教士說，『你渾身穿着綠的衣服，幹什麼事去呢？或者要在什麼的戲院裏當一位角色嗎？』

『不是的，好教父，』巴拿巴答着，『我名叫巴拿巴，我的職業，是個賣藝者。靠我的技藝，能夠供給我每天所需的麵包，世界上的職業，那裏有比我的職業更愉快的呢？』

『朋友，』教士答說，『世界上一切的職業，沒有更比寺院生活愉快的了。我們這種生活是贊美上帝，聖母，和聖者們；所以宗教的生活，

是上主面前一首不會滅絕的詩歌。」

巴拿巴答道：「好教父，我承認我說得同愚昧的人一樣。但是我的職業無論怎樣，不能和你的相比，雖則我的演藝用一個錢幣頂在鼻尖的棒上，也許有一點價值，但萬不及你歌聲的價值啊。我很喜歡同你一樣，天天唱我的經課，尤其是至聖的聖母經課，我對於她，誓願守着專一的虔誠。爲着要投身寺院生活，我願意拋棄那技術，這種技術是我從沙生城到鮑瓦斯城六百處以上的村鎮和城市裏聞名的。」

教士給賣藝者的真樸感動了，他是富於辨別力的，立刻認定巴拿巴是聖經裏說起的那些人裏

面的一個：『地上的平安給與好志向的人們。』他爲這個緣故，便回答道：

「巴拿巴朋友，同我來，我應許你進我的那寺院，因爲我是那寺院的方丈。在沙漠裏引導聖馬利亞過埃及的上主使我遇見你在這途上，以致我可以引你到「得救」的路。

從此，巴拿巴成了一個僧侶。寺僧們個個崇敬聖馬利亞，並且用了神給他的一切智識技能，榮耀聖母。

方丈自己，照着學問的規則，寫了一些論到聖母的德性的書。

莫禮思教兄用巧捷的手，將這些文章抄在一

疊的羊皮紙上。

亞歷山大教兄用精巧的小畫片裝飾了那些書頁。這裏表現着天上的女王坐在所羅門的寶座上，四隻獅子守衛在她的脚旁，環繞着她頭上的白光圈，有七隻鴿子飛舞着，這是聖靈的七件禮物。這些禮物，就叫做：畏懼，虔敬，智識，氣力，忠告，理解和智慧。給她做伴的有七個金髮的處女，名叫：溫順，審慎，幽密，謙遜，貞潔和服從。

她的跟前是兩個小的裸體的形像，十分的白，做着懇求的神情。這些是爲着他們靈魂的健全，央求她全力裁斷的，而且我們可以相信不會白

白的懇求的。

在前一頁上，亞歷山大教兄描畫了夏娃的像，這是表示「沉淪」和「復興」可以在同時看出的意思——妻子夏娃衰敗了，聖母馬利亞興起了。

此外，還有使看的人驚異的，這本書裏包含活水的井，噴泉，百合花，月亮，太陽，和雅歌裏告訴我關鎖的園（見雅歌第四章第十二節）天上的門和神的城這許多畫片，這些東西都是聖馬利亞的表象。

馬波特教兄也是馬利亞所最愛的一個孩子。他費了他所有的時日，用石頭彫琢神像，因此，

他的鬚鬚，他的眉毛，他的頭髮，都給石灰弄白了，他的眼睛不住的下淚；雖則他的年紀漸漸老去了，但是他的氣力和歡樂終是不減，這分明是天堂的聖母還愛護她老年的僕人。馬波特表現她坐在一個寶座上，她的前額繞着圓形的光圈，是用珠子編成的。他特別留意着使她的衣褶掩蓋了她的脚，如同先知所說：『我的愛人是像一個關銷的園。』

有些時候，他又將馬利亞描作美麗的孩子模樣，似乎是對主說『主啊！你是我的主。』

方丈房裏，又有詩人們做拉丁文的頌歌，散文韻文都有，榮耀聖母馬利亞。這班詩人中間，

還有一個從畢卡台來的教兄，他用俗語的韻文詩，歌唱聖母的神蹟。

巴拿巴眼看着這種爭競着讚頌神的事蹟，和他們的勞工的成績，悲傷自己的愚昧和簡樸。

「阿喲！」他歎了口氣，一面在寺院的露天花園裏，悄悄的散步，「我是個愚人啊！不能像我的弟兄們，好好的讚美神潔的聖母，我對她曾起過誓，我全心愛她。阿喲！阿喲！我只是個粗鹵的人，不精於藝術的，我不能爲你服役，或者編制教課，或者照着規則做文章，或者畫精美的圖畫，或者彫得準確的彫像，或者合調的詩，聖母啊，我沒有一件禮物，阿喲！」

這番情形之後，他心裏充滿了悲哀，可是一天晚上，寺僧們正在談話，他聽到一個人說起一個僧士的故事，那個僧士除卻背誦福哉馬利亞（爲羅馬教祈禱之名，新約路加一章二十八節加百列天使到聖母馬利亞那裏，報告基督誕生的妊娠的話，便是祈禱文上半段。）以外，不能做什麼。這可憐的人爲着愚昧，被人蔑視了；但是他死了以後，從他的嘴裏放出五朵薔薇來，這五朵花就是代表「福哉馬利亞」五個字。這樣，他的聖潔就證實了。

他靜聽這故事時，巴拿巴重又驚異這聖馬利亞的可愛的和善；可是這個僧士的奇跡，並不能

安慰他，因為他的心靈裏，彌漫着熱誠的虔敬；而且，他盼望自己也能頌揚高高在上的聖母的光榮。

怎樣成就這件事呢？他在尋求着，可是找不到一條途徑，他一天一天的憔悴下去。有一天早晨，他忽地十分喜悅的醒來，奔到禮拜堂裏，獨自在那邊停留了一個多鐘頭。飯後他再回到禮拜堂。

從那時起，他天天趁着禮拜堂裏靜寂無人的時候，到那邊去，在禮拜堂裏面消磨許多時光，奇怪的很，他的悲戚從此消滅了，他也不再呻吟了。這些時光，別的寺僧都在專心於文藝與科學

上面。

他這樣奇異的態度，掀動了寺僧們的好奇心和疑心。

這些人彼此探問起來，巴拿巴教兄爲甚麼緣故，能夠這樣持久的獨自排遣呢？

那方丈，——他的責任是要知道寺院裏寺僧們一切的行動——定規了趁巴拿巴獨自到禮拜堂裏去的時候，察看他。一天，巴拿巴照例關進那邊的時候，方丈同着兩個較老的寺僧在禮拜堂的門的裂縫裏窺看他在裏面幹些什麼。

他們看見巴拿巴在聖馬利亞的神壇前面，頭向下面，腳在空中，他正用六個銅球和十二把刀

弄技藝。爲了榮耀聖母，他正演着那些先前使他得到最多名譽的武藝。這位簡樸的人是用這樣的方法和技能給聖母服役，那兩個寺僧的肉眼如何看得出來？就說：『巴拿巴是在褻瀆神。』

方丈素來知道巴拿巴的心靈是潔白無瑕的，可是這次他卻斷定這人是害了瘋狂。三個人在那裏都預備着，趕緊叫他離開禮拜堂。恰當這時候他們見聖母從神壇的階級上走下來，用她藍色的外衣揩去了這虔誠賣藝者的額角上流下來的汗。於是，方丈將頭伏在地面上，發出這幾句讚話美：

『祝福那些清心的人，因爲他們要得見上帝

「阿們！」老年的教兄們應着，於是，他們也都向地上跪拜。

法朗士原著（根據仲特的譯作，有幾處誤點，現在也都改正了。）

十八

老僕的故事（工人的生活）

我自入了美國那個學校，那學校中有一個年紀很老的僕人，他已經有了七十多歲，仍舊在這校中聽差。他自從到這裏來直到現在，已經做了三十餘年的工，他現在的家境已經可以稱得起小

小的富有，自己也建築了兩所房屋，並且有了七八千現金，但他仍舊是盡力的做工，不肯稍存懈怠。

他的鬚髮都已頒白了，但他的精神卻總是那樣矍鑠着，他不但在暖和的春夏時候早晨起身得很早，即便在嚴冽的冬天，他也總在上午四點鐘的時候起來，獨自在教室，禮堂，和教員室的台階前掃除那體體的積雪。他穿着破舊的衣服，卻毫無怕冷怯寒的態度，雖然在風雪的當中，他也是這樣。

『啊，天氣這樣的冷，你爲什麼不遲些起來掃雪呢？』我殷勤的問他。他向我望了一下，仍

舊繼續着他的工作，搖着頭說：『不，若是遲起了，那麼，這些鬆軟的雪就要被人踏得切實堅硬，而不易掃除了。……並且，我在早間還要去加煤到火爐裏，又須揩抹地板……』我聽了，很覺有理，就又問他：『那麼，你覺冷麼？』他笑了笑，說：『說什麼冷呀！我因為用力的緣故，却很暖哩！況且，我每日早晨起來操作雖然為的是要衝寒，但所得着的工資卻也不薄啊。』

他為人是很和善的，我從未見他和學生們爭執過什麼，或是向人冷淡着；他總是那樣熱心着幫別人的忙。因此，同學們就都很愛戴他，喜歡和他接近了。他在校中，尤其是待遇我格外覺得

親密，因為我在這學校中原是第一個中國的學生，他首先並不能知道中國人究竟是怎樣的性情，很有些無理由的恐懼常常發生在他的思想裏面。現在既經和我認識，他見我並沒有在他猜想中那樣的野蠻行爲，他知道我的性格並不比美國人卑劣，就自然而然的十分喜愛我了。

我和他自認識以來，雙方的感情日有進步，我們中間不久已經發生了極親密的友誼。我常常到他家裏去坐坐，和他閒談些美國日常的事，他的那個老妻往往遞給我一大塊蘋果餅。在天氣寒冷時，我們且能夠得着些熱的咖啡茶喝着哩。我們圍坐在火爐的旁邊，隨意說些閒話，——有時

或竟不說什麼，——我覺得心裏真能得着不少的慰安和愉快。

有一次，我到他那裏去，碰巧他的老妻並不在屋裏，他呢，因為工作得太疲乏了，就睡在床上，我於是坐在他的床前。他吸着淡巴菰，那濃厚的煙時時從煙斗中冒出來；我就開了留聲機，隨意挑選着各種的唱片。我倆都不交談，只靜靜聽着留聲機，那時，恰有一張歌片是一個著名的歌女唱的，那聲調和美圓轉，實在足以完全表現出女子們心中深深藏着的情緒。我們聽了這又愉樂，又幽深，又淒惋，又愁怨的歌曲，都受着一種神秘的感觸，我是再無勇氣去換下面的片子了。

，他也把煙斗放在手裏靜默的深思。

「謝君，我今天要趁此機會，向你述說我以前的歷史，你也願意聽麼？」他顫抖着喉音，我知道他已經受感得深了，就連連的點頭，表示我的願意。於是，他就述說了以下的事蹟：

「我本是生在英國，到二十餘歲時方才遷移到美國來的。當我少年的時候，在那古老的英帝邦中，樂趣正多，許多少年行樂的事，將我的光陰盡消磨了去，所以我就不喜歡再去用功讀書了。但是我的家庭並沒有什麼財產，那種優遊卒歲的生活，不能夠長久的羈留着我，所以我在十七歲的時候，就到一個富翁家裏去充當他那花園的

管理人。我自從作了工，就儼然是一個有職業的人了，在每禮拜六晚上得着我應得的工資，走回家去，把這筆小款交給我的父母，他們就爲我收藏着，以備我的用度。到了禮拜日，我就換了一身潔白的衣服，到禮拜堂中去，在那唱詩班裏和許多男女一同唱詩。散了禮拜之後，就和同班的女朋友們周旋一會，然後回到家裏，洗過了臉和手，那時母親已經把午飯預備妥當了。

「喂，謝君，……」他磕去了煙斗中的餘燼，用力吸了兩口，那將絕的焰又燃着燒過的煙葉，發出「孜……孜……」的聲音了，他又接着說：「我那時年輕貌美，身體也頗健壯，因此，就

有了許多女的朋友，伊們或是和我的年齡相仿，更或有比我長大的。伊們都很歡喜和我做朋友。伊們有許多也可算真心的愛着我，我那時只圖着一時的快樂，往往不能克制了自己的情慾，而墮入罪惡的深淵。直到現在，回想起來，良心上還要時時作痛！我想那時最好是不要有什麼女的朋友，或者今日尙能多得安慰；那時既有了暫時的玷污，今日就永難滌淨了！我對於這樣的事，並不能怪什麼別的人，或者只能怪我的容貌罷？——不，那只是因為我幼時沒曾受過良好的教育，所以就不知道什麼是罪孽和危險了。

「在前面我已說過，當我在二十多歲的時候

，就從英國乘船到美國來。我那時在船中遇着一個年輕的女子，伊和我相識不久，就向我說伊是十分的愛我，願意嫁給我爲妻。我當時因爲不好推辭，也就應允了伊，於是，伊和我竟極端的親熱起來。不過我眼見伊的舉動，總覺得有些卑俗，心裏就很不歡喜，及至船抵紐約時，我就急急登岸，擠到人叢中去，使伊不能尋覓，就此撇棄了伊。唉，像這樣的行爲，到現在想起，心中還覺不安哩。……總而言之，我在年輕的時候，不明白什麼是真理的道路，只圖逞一時的快樂，而不顧其他，所以演出許多黑暗而滑稽的往事。在這些事當中雖然也有的是別人害了我，但我害了

別人的地方，却終比較得多些。

『我到了美國之後，也便尋得一個位置，這位置是顯而易見的，自然就是花園中的藝人了。我在一家花園中充當了一個藝菓樹的人，就將英國植菓的方法，完全介紹到美國來，我能夠把各樣菓實培植得十分碩大，並且在嚴寒的聖誕節日，捧出新鮮而肥壯的紫色葡萄，陳列在主人的筵席上。我在花園的工作上着實的掙得些錢，因為我謹慎的儲蓄，所以不久就結了婚。

『我的那個妻是一個很賢德的婦人，我和伊真心的相愛着，沒有一些疑慮和猜忌，我把我所掙得的工資全數託付了伊，伊也謹慎而設法的儲

蓄着。我們在這樣戀愛的家庭生活中，隨後就有了幾個小孩。直到現在，我還是這樣的想：人是應該享受家庭幸福的，青年人有了家庭生活，就能免除了許多不合理的行爲和不安全的生活。這話恐怕不會遭人反對的罷。

我既有了家庭，作工就更加勉勵起來，我和我妻大家相幫着做事，並且又加上了節食儉用，所以不久，就積聚了一千圓。那時恰巧有人向我兜賣某公司的股票，我就用我們的儲蓄買了來，這種股票，自被我買了以後，不到兩個月，就自一千圓漲價到二萬圓了。於是，我和我妻商量，我主張把這股票趁機賣了出去，我們就可以得

着二萬圓，把這筆鉅款存儲銀行裏，像我們這小戶人家的生計，也就有所依靠了。但是我的妻却說：「請再等一等，試看這市價還會高漲罷？」我就向伊說：「喂，那是不會的了，現在已經是漲到二萬圓了，還要再漲到什麼地方去呢？」妻却又這樣向我說：「嚇，你爲什麼這樣不能耐幾時呢？從前不是自一千漲到三千，三千漲到五千，而一萬，一萬二千，一萬五千，直到現在的二萬麼？你怎樣知道此後不會再往上漲了呢？這種提議，我並沒有什麼話去駁斥伊，所以只好依從了。但是經濟的變幻又豈是我們這等人所能料想的呢？不到一個禮拜，我們換票的價格，已經跌

落到一萬圓了。我在那時又向妻說：『在這時賣出罷？我們仍可得着十倍的利息啊。』這更引起伊的憤怒了，伊堅執着不肯，伊只是這樣說：『你怎樣知道這價格就不會再漲了呢？』我也沒有什麼把握，只好再依從了。但到後來，情勢愈不對了，股票的跌價，竟日落千丈，不久就連原有的本錢也賣不出了！

『我妻爲着這件事十分的憂傷，常常的哭泣，伊失望着喃喃的說：「我真是傻子！我爲什麼不依從你的話呢？」我很可憐伊，極力設法的安慰伊，我向伊說：「這又算什麼呢？你看，我們不是從沒有什麼錢積蓄起來的麼？我們難道不能積

「嘗到二萬圓麼？」伊是不會再受安慰的了，並且常常想到這件失意的事，就要傷心痛哭。這時我們已經有了六七個孩子，這都是要靠伊撫養的，伊的事務繁重，心緒又極不舒暢，因此，身體就日見衰弱了，不久伊就得了不可治的病，從此就把伊的一生葬送了！……他的聲音十分的悽楚，述到這裏，停了好一歇，那皺紋深陷的眼眶中已經有些潤濕了。我也不禁爲他嘆氣，哀悼伊的不幸。於是，他又接續下去了：「當伊在將死的時候，卻認真的叮囑我：『我愛，無論如何，你終須早點續娶，爲了我們的孩子，你也不得不早點續娶啊！』並且，伊介紹給我伊的小時的朋友

，——這就是我現在的妻了。

「我現在的妻雖是沒曾生過小孩，但伊的性情也很柔順，並且待我也極好，我們自結婚以來總是相愛的度着和美的家庭生活。有一次，伊生了病，這病竟十分的沉重，差不多要死了，我那時極端的驚駭，惟恐伊又棄我而去，但是托靠着上帝的保佑，伊不久就恢復健康，不過却因此損害了一隻眼睛。我對於伊，並不覺得缺少一隻眼睛就會嫌惡，並且却仍舊是愛戀着伊。……只是，我們雖是十分的相愛着，現在家庭中並且也不再缺少什麼，但我的心却仍舊是繫念着前妻，我在工作或休息的時候，伊那種爲失去金錢而悲哭

的傷心景況，常常出現在我的面前哩。……他述說得那樣的真切和淒惋，我看着他的那付老態，心裏真有說不出一種深切的感動。

此後不多幾日，就到了聖誕節了，我在聖誕節的前兩天，接到一位朋友的信，邀我到他那裏去度節，於是，我就離開了學校，到另一個城裏去。

那天早晨，天氣是很陰沉而寒冷的，我吃過了早餐之後，就在火爐旁讀本日的早報，却不料在那張新聞紙上又發現了關於那老僕的事。

他的長子，已經有三十餘歲了。那正是精力充足，憤發有爲的人，但是在前天只因和妻子發

生了一場口角，就失蹤了。直到昨日，方才發現其縊死的屍身於住屋的隧道裏面，我讀了這段新聞，很爲這件不幸的事煩悶着，並且，這又恰巧是關於他的事哩。

我從這城中回到學校中去，遇見了他，他就向我哀哭不止，老淚縱橫，不禁使我心酸。他雖未曾說出什麼話來，但我却很明白他是爲兒子而悲慟的。他並不說出什麼話來，只是哀哀的哭泣，這更令人難堪，他揮着眼淚去購買棺木，料理兒子的喪務，並且又要安頓他的寡媳，籌畫伊的生活之資。他對於已經死去的兒子，自然不能抱着什麼怨恨，但他知道兒子的慘死，却是出於媳

婦的逼迫，他對於這個媳婦就難免有些慍懣了。然而伊已經是一個可憐的鰥婦了，並且又已經有了兩個女孩，他看着那兩個活潑可愛的孫女，也就不得不憐恤他的寡媳。不過他見了那孫女們的面，更不禁要追念起伊們慘死的父親，而致傷心大哭起來。從我回到校中以後，他就改變了他原有的人生，他只是終日陷在憂愁苦悶之中，見了同學們，就痛哭不止，並且悽慘的述說着自己的生平，和他那個兒子的歷史，從此，他的體力也就漸漸的衰頹了，他不再有像從前那樣矍鑠的精神了。但他仍舊不停止他的工作，他因為工作得喫力，就常常睡下休息，並且又患着腹痛的病，

病發的時候，恨不得立刻死去，但當痛過之後，他就又開始了他的工作。

當我在那校中畢業之後，快要離開那校時，他對我更覺有些依依不捨，我那時有一千多本書籍，要裝運回國，都是得了他的幫助，方才得裝着妥當。我那天離開了學校，在臨了與他分別時，他緊緊的和我握手，並且這樣說：『請你以後常來看看我！』因此，我在未回國之前，又去探訪過他一次。

我從美國回到我這古老而可愛的中華之後，曾經收得他那老妻的來信，信中向我說到他的事：『……他有一天在校中揩玻璃窗。不知怎樣忽然

失足，就從高處跌下來，他便那樣的睡在草地上，過了四五小時，並沒有什麼人知道。後來還是我（其妻自稱）去尋他，方從草地上發現了他的身體，那時他差不多快要死了！後來請了醫生來，經醫生的施救，方才復蘇，從此他不能再到校中作工了。『在這封信的後一個月，我又接到他自己親手寫的一封信，他說他仍舊是臥在床上，終日不能起來，這事是很使他不舒服的。並且很記念着我，希望再能夠看見我。並殷殷的問我已否結了婚。在那信末，又和我說了幾句笑話。

現在，我常常在夢中見他已經死了，他的骸骨並且是葬到黃土深處了，但不時却又得着他

親筆的信，方能實在知道他仍舊是活在人間。我很希望他能夠再活幾年，——再快樂的活幾年，少受些痛苦，以補償他人生中的不幸。

（他現在還活着，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二日，頌羔補記）

自遊美短篇軼事中摘出

十九

拿破崙的聖誕節

（利己與利他的比較）

一八一一年耶蘇聖誕節的前一夜，已經十點鐘了；拿破崙纔起首在兜勒利宮裏辦理他的軍國大事。

蠟燭台上許多白蠟燭的光，被一個金屬的罩子罩住了，因此，只能照着一張寫字檯。檯子之

外，只剩那照相架的柜，帷幔的纓絡，和那椅子靠手上所鑲的兩個獅子頭，還隱約露些金光；其餘滿間屋裏都是黑沉沉的，顯著一種森嚴的氣象。

法國的主人翁，一個人坐在這裏，差不多過了兩個鐘頭。他只管俯倒他碩大的頭顱，伏在那綠羊皮裝釘的軍事地圖上。在這拿破崙的頭顱裏面，好像盛滿了一大團的火藥線，還有種種天真的思想，因此，非但長得很大，而且分量也是很重；那個重量，和他心裏所要囊括的宇宙，恰巧成了個正比例。

這時候，檯子上正揭著一張亞細亞圖，拿破

崙用他的一隻勁健而且柔軟的手，在一條穿過波斯以達於印度斯坦的路上，點來點去。

『一點不錯！印度！從陸路上去，有什麼不可以？』他的海軍，既然不濟了，自然只好從陸路上去。不久你會看見，在那些萬綠蔭翳的椶櫚樹林底下，有許多閃閃的老鷹徽章，和無數明晃晃的槍頭刀，一路照耀着，破竹似的，一直殺進那英國的中心。這時候，他非但兼有那凱撒大帝嘉祿大帝的勳名；就是那亞歷山大大帝的成績，也要被他一個人包羅了。數年以前，在尼羅河裏，已經映了一個騎駱駝的將軍，這時候，你還能夠在恆河的旁邊，碰到一個騎保呂斯（保呂斯是

一個被亞歷山大大帝征服的印度王（大象的胖皇帝哩。那些人頭獅身的怪物，他在埃及國裏，已經見過不少；這時候，他還要到那十臂朝天的妙莊嚴世尊像下，去問他終身的休咎哩。於是，那些紫銅色的大漢，都一隊隊的跑來伏着，聽他的號令；那些滿頭珍寶的拉柴（印度貴族的稱謂），也都攙雜在他的待從隊裏，供他的奔走。『歐羅巴的皇帝兼亞細亞的蘇丹！』這一個空前的徽號，居然被他未來的神道碑，開天闢地似的第一次享用。

『橫堵裏忽然生出一塊無邊無岸的俄羅斯，好不掃興！』

但是這又何難？他既然不願意和亞歷山大（俄皇）作那無謂的周旋，那麼，打一陣勝仗！就完了。想到這裏，拿破崙的一隻纖纖的玉手，就發風似的去翻他一本綠簿面的大冊子。他馬上看見他的大軍已經進到尼門河（俄羅斯一條大河）了！那些俄羅斯北方的諸候，正是預備着倒戈相向，要想扈從他去東征哩。

『歐羅巴的皇帝！亞細亞的蘇丹！』這個報酬，對於他的懷抱，他的本館，他想想一點沒有過分。

假使創了這樣的大業，沒有一個守成的人，也是一件憾事，那個馬基頓王國，就是很現成的

榜樣；但是他，却無須慮此，因為在這年的三月二十日，他已經得了太子了。想到這裏，拿破崙的面上，不禁微微的現出一絲笑容來。

「叮！噹！……叮！噹！……」

咦！這是什麼聲音，半夜三更，竟會渡到海樣深的皇宮裏來？而且刮耳朵得很，好像那門簾上所繡的金蜂，一齊鼓著翅膀，在耳朵邊嗡嗡嗡嗡的叫。拿破崙側著頭，楞了半晌，聽出是一種銅器的聲音。

「哦，知道了，……原來是耶穌聖誕，……半夜彌撒！」

這時候，教堂裏的鐘聲，差不多填滿了巴黎

一城。這些鐘都是蒲拿巴（就是拿破崙）做國務總理的時候所重修的。他每次得勝回來，總是借着這許多鐘聲當他的凱奏。在好幾個月以前，羅馬王（拿破崙太子的封號）誕生的日子，爲報答上天的洪恩起見，這些鐘更是響得起勁，好像那位天老爺也曉得當今的皇帝是個大英雄因而特地賜他一個貴子來湊他的趣似的。

「叮！噹！……叮！噹！……」

拿破崙聽這聖誕的鐘聲，不禁觸起他徵時的感喟。他記得做孩子的時候，有一天，從亞日西教堂裏，做完了子時彌撒，跟着他一家人，同到一所破敗的老屋裏，大眾圍聚着，喫那栗子的半

夜點心。這種情景，雖然隔掉了許多年，還是宛在目前。但是如今他的兒子是怎麼樣了？一個神聖英武的皇帝，做他的父親；一個奧大利的亞喜杜（奧國公主稱謂）做他的母親；自己是仙羅馬王，而且還是個候補的世界主人翁；那些栗子點心的滋味，在他的一生，終究不會再有機會嘗了。

「叮！噹！……叮！噹！……」

他儘管這樣想，那外面的鐘聲，也儘管衝著半夜的寒氣，響個不了。……忽然起了個念頭，要去看太子了。雙手一拍，那地毯底下立刻開了一頭秘密門，一個土耳其衛兵從這門裏鑽了出來。

，執著一隻蠟燭臺，引導拿破崙穿過彎曲的迴廊，一口氣奔到東宮裏來。那些乳娘保姆們，都從睡夢裏驚醒，拿破崙一一遣開，只賸他一個人，立在太子的搖牀面前。

那時候，太子睡得正酣，一個預備要戴皇冕的頭，在枕頭上傾斜着，一半陷了下去；一雙盈盈玉雪的小手，參差的伸出在被窩外面，一身白紗的襁褓上，佩着綠色的大綬，出落的分外奪目，好像爲將來血流成河的預兆。

拿破崙一面出神的看，一面非非的想。……他想：那滿朝的赳赳武夫，袞袞大臣，和那些雅各平，來者西，（都是當時法國的政黨）平時好

不威風，只碰着這個小兒，就免不了在他的搖牀面前，誠惶誠恐的鞠躬致敬！……他想，他現在的小掌裏，已經捧了一個聖伯多祿城，不消幾時，那沙漠似的俄羅斯，寶庫似的印度，也要接二連三的獻上來，做他的玩具！……他想，他出世到今，只有幾個月工夫，就頂了一個赫赫威嚴的羅馬王的頭銜，恐怕再過幾個月，那些梅革（阿拉伯的市政府）的愛彌兒，倍拿來（印度的市政府）的拉柴，都免不了要在那羅馬王兩個字上，重重疊疊的加上去了！

『叮！噹！……叮！噹！』

他儘管這樣想，那外面的鐘聲，也是儘管這

樣響。他聽見這些鐘聲，如同聽見他的馬隊，礮隊，輜重隊，在日耳曼到波蘭的那條冰雪道上，風馳電掣的進行。

「叮！噹！……叮！噹！……」

他愈想愈出奇，連外面的鐘聲，也充耳不聞了。——但是他總沒有想到那倍來錫拿的雪！他總沒有想到那滑鐵盧的惠靈頓！他總沒有想到那赫勒拿島（拿破崙被囚在這荒島上的）上的一塊崖石，他總沒有想到那潑老梅得神（希臘神話中一個妖怪被上帝幽禁在海島上的）正在海上等他的駕臨！他總沒有想到那秋天的夕陽，照在奧國匈勃鑿公園中的時候，有一個容顏枯槁而且堆着

滿面愁容的少年，身穿白色的制服，胸口上掛一塊奧國的會牌，走一步，咳一步，在那些落葉堆裏踱來踱去（這就是後來的羅馬王）！

他所想的，只是那子孫帝王萬世的基業；只是代那些未來的歷史家打算盤，對於他萬歲之後，應加怎樣一個諡法？神話中的英雄嗎？……新馬爾斯神（戰神）嗎？太陽的神（統攝星球的意思）嗎？……

「叮！噹！……叮！噹！……」

那些教堂的鐘聲仍舊繚繞的響着，替一個木匠的孩子（耶穌）做生日。這個孩子從來沒有打過一躺勝仗，從來沒有流過人家一點血，卻安安

穩穩的做萬王之王，直到這個時候，已經有一千八百多年了。

二十

不吉利的秀才（不要輕視窮學者）

明天順年間，福建延平府將樂縣，有個官家，姓馬名萬萃，官拜吏科給事中；因論太監王振專權誤國，遂被削籍爲民。夫人早喪，單生一子，名叫馬仕，字德稱。十二歲游庠，聰明飽學。就如顏子聞一知十，真個文章蓋世，名譽過人。馬給事愛他如良金美玉，自不必言。里中這些富家兒郎，一來爲他是官家的子弟；二來道他

經解之才，早晚飛黃騰達，無不爭先奉承，其中更有兩個人，奉承得愈加親熱；一個叫黃勝，綽號叫黃病鬼；一個叫顧祥，綽號叫飛天炮。這兩人的祖上，也曾出仕，都是富厚之家。兩人都目不識丁，也頂個讀書的虛名，把馬德稱當個大菩薩供養。攀他日後富貴往來。那馬德稱是個忠厚君子，彼以禮來，此以禮往，見他殷勤，也就與之爲友。黃勝便把親妹六瑛，許與德稱爲妻，德稱聞此女德貌雙全，不勝之喜。但從小立個誓願：「若要洞房花燭，必須金榜題名」。

馬給事見他立志高明，也不相強；所以年過二十，尙未完娶。時值鄉試之年，忽一日，黃勝

顧祥，邀馬德稱向書店中去買書，見書店隔壁，有一個算命店，牌子上寫着張鐵口三字。馬德稱道：「此人名爲鐵口，必肯直言。」他們買完了書，就到隔壁，德稱與那張先生拱手道：「學生賤造很情願求教。」先生問了八字，推算了一回，說道：「尊官若不見怪，小子方敢直言。」馬德稱道：「君子問災不問福，何須隱諱？」黃勝顧祥兩個在旁，只怕先生不知好歹，說出話來沖撞了公子，黃勝便道：「先生仔細看看，千萬不要輕談。」顧祥道：「此位乃是本縣大名士，你只看他今科點解元，還是中經魁？」先生道：「小子只據理直講，不知準否。貴造偏才歸祿，頭角

崢嶸，論理必生于官宦之家。」黃願二人拍手大笑道：「這就準了！」先生道：「在你的命裏看來，文章蓋世。」二人又大笑道：「好先生，真算得準！」先生道：「只嫌二十二歲，交這運不好，官煞重重，爲禍不小，不但破家，亦妨傷命；若過了三十一歲，後來到有五十年榮華，只怕一丈闊的水缸兩腳跳不過去。」黃撈就罵起來道：「瞎說！那有這話？」顧祥就伸出拳來道：「打這廝，打歪他的鐵嘴。」馬德稱兩手擋住道：「命之理微，只說他算不準就罷了，何須計較。」黃願二人口中還不乾淨，却好馬德稱抵死勸回。那先生只求無事，也不想馬德稱出算命錢了。

那時，連馬德稱也只道自家「唾手功名」，雖不怪那先生，却也不信。誰知三場得意，榜上無名。自十五歲進場到今二十一歲，三科不中。若論年紀原不大，只爲進場數次多了，反覺不利。又過一年，剛剛二十二歲；馬給事一個門生，又參了王振一本。王振疑心座主指使而然，再理前仇，密唆朝中心腹僞舉馬萬翠做有司時，坐贓萬兩，著本處撫按追解。馬萬翠本是個清官，聞知此信，一口氣得病，數日身死。馬德稱哀戚成禮。抱恨無窮。却被有司逢迎上意，必要萬兩贓銀交納。此時只得變賣家產，但是有稅契可查者，有司徑自估價官賣。只有續置的一個小小莊田

，未曾起稅，官府不知。馬德稱恃顧祥平日至交，央他暫時承認說這是顧家的產業；又有古玩書籍等項，約數百金，均寄于黃勝家中。有司將馬給事的房屋田產，盡數變賣，未足其數，儘自吹毛求疵不已。馬德稱扶柩在墳堂屋內暫住。忽一日，顧祥遣人來言，府上餘下莊田，官府已知。瞞不得了。馬德稱無可奈何，只得入官。後來聞得還是顧家先去告發，因為他恐怕後日連累，而且又可以博有司的歡心。馬德稱知人情奸險，付之一笑。過了年餘，馬德稱向黃勝家索取寄存物件，連走數次，俱不相見。臨了叫人送一封帖來，馬德稱打開看時，沒有書柬，止封賬單一紙。

內開；「某月某日某事，用銀若干，某該合認，某該獨認。」——如此非一次，隨將古玩書籍等項，估計扣除，不還一件。——德稱大怒，當了來人之面，將賬目扯碎，大罵一場，「這般狗彘之輩，休再相見！」從此親事，亦不提起。黃榜巴不得杜絕馬家，正中其懷。却合着西漢馮公的一句話；「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馬德稱在墳堂中守孝，弄得衣衫襤褸，口食不周。當初父親在日，也曾周濟過別人，今日自己遭困，却有誰人周濟。守墳的老王攬掇他將墳上樹木倒賣於人，德稱不肯；老王指了路上幾株大柏樹道：「這樹不在墳上，賣之無妨。」德稱

依允，講定價錢，先倒一株下來，中心都是蟲蛀空的，不值錢了，再倒一株，亦復如此。德稱嘆道：「此乃命也！」就叫住手，那兩株樹只當柴燒，賣不多錢，不兩日用完了。身邊只剩得一個十二歲的家童小廝，央老王作中，也賣與人，得銀五兩。這小廝過門之後，夜夜小遺起來，主人不要了，退還老王處，索取原價；德稱不得已，情願減少二兩身價賣了。好奇怪！第二次去，就不小遺了；這幾夜小遺，分明是打落德稱這二兩銀子。

光陰似箭，看看滿服，德稱貧困之極，無門可告，想起有個表叔，在浙江杭州府做知府；湖

州德清縣知縣，也是他父親門生。不如去投奔他們，兩人之中必有一遇。當下將幾件什物傢伙，託老王賣充路費，漿洗了舊衣舊服，收拾一個包裹，搭船上路，直至杭州。問那表叔，剛剛十日之前已病故了；隨到德清縣投那個知縣時，又正遇這幾日爲錢糧事情，與上司爭論不合，使性要回去，告病關門，無由通報。

德稱兩處投人不着，想得南京衙門做官的，多有年家，又趁船到京口；欲要渡江，怎奈連日大西風，雨水上船，寸步難行。只得往句容一路，步行而去，逕往南京。

馬德稱由通濟門入城，到飯店中宿了一夜，

次早往部科等各衙門打聽，往年多有年家爲官的，如今陞的陞了，轉的轉了，死的死了，壞的壞了，一無所遇。雖不學伍大夫 吳門 乞食，也難免呂蒙 正僧院投齋，忽一日，德 稱投齋到大報恩寺，遇見有一個相識的鄉親，問其隣里之事，方知本省宗師按臨歲考。德 稱在先服滿時，因無禮物送與學裏師長，不會動得起服文書及游學呈文，而且也料不到如此久客于外。如今音信不通，德 官盡把他做避考申黜，千里之遙，無由辨復。

德 稱聞此消息，長嘆數聲，無面回里；欲覓個館地，權且教書餬口，再作道理。誰知世人眼淺，不識高低，聞知異鄉公子，如此形狀，必是

他浪蕩之徒，便有錦心繡口，誰人信他，誰人請他。又過了幾時，和尚們都怪他煩惱，語言不遜，不可盡說。幸而天無絕人之路，有個運糧官趙指揮，要請個門館先生，同往北京。一則陪話；二則代筆，來與報恩寺主持商議，德稱聞知，想道：「乘此機會往北京一行，豈不兩便。」遂央僧舉薦，那俗僧也巴不得遣那窮鬼起身，就在指揮面前稱揚德稱好處；但是束修甚少，趙指揮是武官，不管三七廿一，只要省便，約德稱在寺，投刺相見，擇日請了下船同行。德稱口如懸河，賓主也很得合。不一日，到黃河岸口，德稱偶然因事上岸，忽聽發一聲喊，猶如天崩地裂之聲，

慌忙起身看時，吃了一驚，原來河口決了；檀指揮所統糧船，三分四散，不知去向；但見水勢滔滔，一望無際。德稱舉日無依，仰天號哭，嘆道：「此乃天絕我命也，不如死了！」方欲投入河流，遇一老者相救，問其來歷，德稱訴罷，老者惻然憐憫道：「看你青春美質，將來豈無發跡之期。此去北京盤費，用亦不多，老夫帶得三兩銀子，權爲路費。」說罷，就去摸袖子裏，誰知摸了個空，連呼「奇怪！」仔細看時，袖底有一小孔，那老者趕早出門，不知在那裏遇了剪綹的剪去了。老者嘆道：「古人云，『得我心肯日，是你連通時，』今日看起來，就是心肯，也得要有

個天數，非是老夫吝惜，乃是足下命運不通所致耳！欲屈足下過舍下，又恐路遠不便。」乃邀德稱到市心裏，向一個朋友家借了五錢銀子爲贈。德稱深感其意，只得受了，再三稱謝而別。德稱想：「這五錢銀子，如何盤纏得許多路？」心想一計，買下紙筆，一路賣字。德稱寫作俱佳，怎奈時運不利，不能討得文人墨士賞鑑。不過村坊野店胡亂買幾張糊壁。此輩曉得什麼好歹，那肯出錢，德稱有一頓沒一頓，半飢半飽，直挨到北京城裏。下了飯店，問店主借緡紳查看，有兩個相好的年伯：一個是兵部尤侍郎，一個是左卿曹光祿。當下寫了名帖，先去謁曹公。曹公見其衣

衫不整，心下不悅，知是王振的仇家，不敢招待，送下小小程儀，就辭了；再去見尤侍郎，那尤公也是個沒意思的，自家一無所贈，寫一封柬帖，薦在邊上陸總兵處。店主人見有這封書，料有際遇，將五兩銀子借爲盤纏。誰知正值北虜也先爲寇，大掠人畜，陸總兵失機，扭解來京問罪。連尤侍郎都罷官去了。德稱在塞外耽擱了三四個月，又無所遇，依舊回到京城故寓。旅寓主人因他以前所借的五兩銀子還沒有償還，現在又欠下許多房金飯錢，如其推他出門，一錢不能到手，後來聽見前面衙門，有個劉千戶，其子八歲，要訪個外路先生教書，旅寓主人乃薦德稱。劉千戶

大喜，講過每年束脩二十兩。店主人先支一季束脩，自己收受，還了所借之數。劉千戶頗盡主道，送一套新衣服，迎接德稱坐館。此時飲食不缺，且訓誦之暇，重溫經史，再理文章，剛剛坐穀三個月，學生出起痘來，太醫下藥不效，十二朝身死。劉千戶單只此子，正在哀痛，又有刻薄小兒對他說道：「馬德稱是個降禍的太歲，耗氣的靈神，所到之處，必有災殃！趙指揮請了他，就壞了糧船；尤侍郎薦了他，就壞了官職，他是個「不吉利的秀才」，不該與他親近。」劉千戶不想他的兒子「死生有命」，倒把先生帶怨累了，就到各處去傳說。從此京中起他一個異名，叫做

鈍秀才。凡鈍秀才街上走過，家家閉戶，處處關門。若是清早過了鈍秀才的，一日沒興；做買賣的折本；尋人的不過；討債的不是廝打，定是廝罵；就是小學生上學，也被先生打幾下手心；有此數項，把他做妖物相看，倘然狹路相逢，一個個吐口涎沫，叫句「吉利」方走。同時有個浙中吳監生，性鯁直，聞知鈍秀才之名，不信有此事，特地尋他相會，延至寓所，叩其胸中所學，甚有接待之意。坐席猶未煖，忽得家書，報家中老父病故，踉蹌而別！轉薦于同鄉呂鴻盧。呂公請至寓所，待以盛饌，方才舉箸，忽然廚房中火起，合家驚慌逃奔。德稱因腹餒，緩行了幾步，被

地方拿他做火頭，解去官司，不由分說，下了監牢。幸呂鳴爐是個明理的人，替他使錢，免其枷責。從此鈍秀才其名益著，竟無人招接，仍復寫字爲生。夜間常在祖師廟，關聖廟，五顯廟，這幾處安身；或與道人代寫文件，掙幾文錢度日。

話分兩頭，黃勝自從馬惠去後，初時還怕他回鄉，到宗師行黜，不見回家；又有人傳信道：『自隨趙指揮糧船上京，被黃河水決，已覆沒矣。』心下坦然無慮，朝夕逼勒妹子六瑛改聘；六瑛以死自誓，決不二夫。到天順晚年鄉試，黃勝緣賄賂，買中了秋榜，里中奉承者填門塞戶；聞知六瑛年長未嫁，求親者日不離門。六瑛堅

執不從。黃榜也無可奈何。到冬底打算行發，到北京會試。馬德甫見了鄉試錄，已知黃榜得意，必然到京，想起舊恨，怕與相見，預先出京躲避。誰知黃榜原是買來的舉人，小人乘君子之器，不覺手舞足蹈，就在京尋了個大大的下處，且不去溫習經史，終日穿花街，過柳巷，常言道：「樂極生悲，一惹出一身瘡疾。科場漸近，將白銀白兩，送太醫，只求速愈。太醫用輕粉毒藥，數日之內，身體光鮮，草草完場而歸。不夠半年，瘡毒大發，治之不痊，嗚呼哀哉死了！既無兄弟，又無子媳，族間都來搶奪家私；其妻王氏，又沒主張，全賴六瑛內治喪事，外應親族，按譜立

嗣，衆心俱悅服無言。六瑛自家也分得一股家私，不下數千金，想起丈夫覆舟消息，未知真假，費了多少盤川，各處叫人打探下落。有人自北京來傳說：『馬德解未死，流落在京，京中都呼爲鈍秀才』。

六瑛是個女中丈夫，甚有才幹，收拾起輕重銀兩，帶了婢僕，雇下船隻，一直來到北京，尋訪丈夫。訪馬德稱在眞定府龍興寺大悲閣，寫法華經，乃將白金百兩，新衣數套，親筆作書，緘封定當，差老家人王安迎接丈夫。吩咐道：『我如今便與馬公子援例入監，請馬公子到此讀書應舉，不可遲延！』王安到龍興寺，見了長老，問

福建馬公子何在？長老道：「我這裏只有個鈍秀才，並沒有什麼馬公子。」王安道：「就是了，煩引相見。」和尚引到大悲閣下，指道：「旁邊桌上寫經的，不是鈍秀才麼？」王安在家時，曾見過馬德稱幾次，今日雖然襤褸，如何不認得。一見德稱便跪下叩頭。馬德稱却在貧賤患難之中，不料有此，一時想不起來，慌忙扶住問道：「足下何人？」王安道：「小的是將樂縣黃家，奉小姐之命，特來迎接公子，小姐有書在此。」德稱便問：「你小姐嫁歸何宅？」王安道：「小姐守志至今，誓不改適，因家相公已故世；小姐親到京中，來訪公子，要與公子援例入監，請公子早

辦行期。『德稱方才開緘觀看，原來是一首詩：

『何事蕭郎戀遠遊？應知烏帽未籠頭；圖南

自有風雲便，目整雙簫入鳳樓。』

德稱看罷。微微而笑，王安呈上衣服銀兩，

且請起程日期。德稱道：『小姐盛情，我豈不知！

只是我有言在先，』若要洞房花燭，必須金榜題

名。『前因貧困，學業久荒，今幸有餘資，可供

燈火之費，且待明年秋試得意之後，方敢與小姐

相見。』王安不敢強逼，求賜回書。德稱取寫經

餘下的繭絲一幅，和詩一絕：

『逐逐風塵已厭遊，而今剛喜見侬頭；嫦娥

夙有投花約，莫遣簫聲出鳳樓。』

德稱封了詩，付與王安。王安星夜歸京回復。六瑛小姐拆詩看畢，歎息不已。其年天順爺北狩，遇「土木之變」，皇太后權請郕王攝位，改元景泰，將奸閹王振全家抄沒，凡因參劾王振吃了虧的，加官賜蔭。黃小姐在寓中，得了這個信息，又遣王安到龍興寺報與馬德稱知道。德稱此時，雖借寓僧房，而圖書滿架，鮮衣美食，已不似在先的情形了。和尚們曉得是「馬公子」，無不欽敬。

德稱正在寺中溫習舊業，又得了王安報信，收拾行裝，別了長老赴京，另覓一寓安歇。黃小姐撥家僮二人服侍，一應日用供給，絡繹饋送。

德稱草成表章，敘先臣馬萬羣直言得禍之由；一則爲父親乞恩昭雪；一則爲自己辨復前程。皇命一下，准復馬萬羣原官，仍加三級，馬德稱復學復廩，所抄沒田產，有司追給。德稱家童報與小姐知道。黃小姐又差王安送銀子到德稱寓中，叫他援例捐了監生，至秋登魁，就于寓中整備筵席，與黃小姐成親。來春又中了第十名會魁，殿試二甲，考取庶吉士，上表給假還鄉謁墓，朝旨准了，夫妻衣錦還鄉，府縣官員出郊迎接，往年抄沒田宅，俱用官價贖還，註冊交割，分毫不少。賓朋一向疏失者，此日奔走其門如市。只有顧祥一人，自己羞慚，逃往他郡去了。

二十一

桃花源（理想世界）

晉朝太原（孝武帝年號）年間，有一個以捕魚爲業的武林人；一天，他搖着他的小艇，沿着溪岸行去，忘却了路的遠近了，這時，不知不覺的忽然走到了一處桃花林子裏。

這個所在，兩岸相對數百步的地方，除了桃花以外，沒有旁的樹，地上平鋪着芳香的草，異常清鮮和美麗，花片從樹上紛紛亂亂的落下來。這個捉魚的人，看見這種幽奇的景致，不免有些

從今古奇觀中摘出。

詫異了。

他爲好奇的心所驅使，仍是乘着興子，向前進行，他的意思是要走完了這座林子，看牠究竟是怎樣的歸束。不多一會，居然走到林子的盡處和溪水的源頭了，這時，便有一座山亘在他的面前。

他試向這座山觀察了一會，發見山下有一個小小的洞口，細細看去，彷彿裏面有光亮似的。他於是離開了他的艇，從洞口進去，起初路徑很狹窄，僅僅可以容得一個人。

但他還是鼓着勇氣向前面進行着，約摸又走了數十步的光景，忽然大大的開豁明亮起來，到

了一個村落：這個地方，土地是平坦而曠闊，房舍構造得也很像個樣子；膏腴的田地呀，豐美的池沼呀，桑呀，竹呀，都是應有盡有；橫直的田路，彼此交通；雞狗的聲音，彼此相聞；他們裏面的往來，耕作，男女，衣着，統通像外邊的人一樣，老人和小孩，都充滿了快活舒服的精神。

他們一見了他，大大的驚訝起來，問他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他元元本本的回答了他們，他們就邀他到他們的家裏，備酒殺雞款待他；村裏的人聽說有這個人來到，都走來問探。他們自己說：『因為祖先避秦時的禍亂，帶領妻子和地方上的人，來到這個絕境，不再出去，就此和外面的

人隔斷信息了。『他們說着，又問他道：『現在是什麼時代了？』他們簡直連漢朝都不曉得，那末，魏和晉更是不用說起了。他就把由漢朝到晉朝的歷史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們，他們聽了都祇有哀惋歎息。

後來，旁的人都請他到各人的家裏去，各拿上等的酒肴款待他，他住了幾天，就向他們告辭回家，臨走的時候，裏面的人囑咐他說：『這裏面的事情，不犯着向外頭的人講的呀！』

他既經出來，尋着了 he 乘來的小艇，就依照着以前的路，處處做一個標記，到了郡下去見長官，把他走到這個奇境的前前後後的話說了；那

長官就差人跟了他去尋以前的標記，誰知竟迷迷糊糊，不能夠再尋得原先的那條去路了。

南陽地方有一個品格高尚不趨利祿的人，他的姓名叫劉子驥。聽見了這件事，一團高興的親自去尋找，也沒有尋着，隔不多時，生病去世了，以後這個桃花源再也沒有人去尋訪了。

譯自陶淵明桃花源記

二十二

黃巢與楊柳和尙

(交損友的害處)

黃巢在未造反之前，本是一個流氓首領，專和一般無賴結夥。

他住的那座莊子，叫做楊柳莊；這莊上有一座古廟，叫做楊柳廟；這廟內有一個住持的和尚，也就叫楊柳和尚。大約在這莊上，本來有棵很大的楊柳，附近的人，就拿這棵大楊柳樹來代表村莊；所以把這村莊起個名字叫做楊柳莊；而這棵楊柳，又恰長在那廟前。那和尚也不能沒有一個法名；但他到了這鄉間，縱有雅號，也不能傳播出去；現在我們祇好就稱他爲楊柳和尚罷。

楊柳和尚是個不守戒的僧士，吃酒吃肉，他都隨意；黃巢既是廣交濫友，而且和楊柳和尚又在一個村莊上同住，當然是和他很相識；再加上楊柳和尚，酒肉都來，更合黃巢的脾氣；況且和

尚不必謀生做事，最是清閒，只要有人肯和他鬼混，他是沒有不歡迎的；黃巢既是一個無業流氓，遊手好閒的人，自然和楊柳和尚在一處的時候很多；而他們兩人，相處日久，交情也是很深，每天他總是到廟內去尋訪和尚，帶些酒肉，在廟內大吃大喝；縱然有時夾有別的同村的人在一起吃喝，但是不能像他們兩人，一天到晚在一起的；他們兩人的交情，既然這樣密切，平日是無話不談的；就是黃巢要想造反，在先也向和尚談過的。

黃巢久已蓄意造反，手下黨羽一天多於一天；他算算將近一萬多人，覺得實力很充足，可以

大舉了；因為他們是造反的勾當，土匪的性質，烏合之衆，不必操練，橫豎抱一「搶」字主義，也不要預先籌餉。黃巢便暗暗通知他們那些夥黨，約定某月某日在楊柳莊楊柳廟前集合，祭神開刀，就殺進縣城，幹起他們那殺人放火奪地爭城打江山的荒唐事業。

黃巢心內一想：「我們這一造起來，將來就是以殺人爲事，不能不擇一吉日，拿一個最合我意的人來開刀，圖個吉利兆頭。」他想來想去，只有楊柳和尚，和他最相好，最合他意；除楊柳和尚外，實在沒有第二個好人。

黃巢想了又想，只有一個楊柳和尚最好，他

便決意拿他這個最相好的朋友，——和尚，來開刀；在他意思，以爲別人都不配來當頭刀。

一天，黃巢格外多帶些酒肉，到廟內去，和尚照常接進坐談；不一會，端上酒肉來，兩人照常吃喝，而今天黃巢分外高興，酒喝得極多；到了八九分酒意時候，他儘力瞪着眼睛對和尚望，和尚並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不做理會：最後，黃巢把酒盃放下，站起來，鄭重的向和尚道：「和尚大哥，我不久是真要幹起來了，你知道麼？」

「你幹也好，不幹也好；我乃出家的人，不管這些事。」和尚隨便的說。

「不管？」黃巢大聲的說，「我還要先請你來管一管。」黃巢帶著冷酷的神氣了。

「你是什麼意思？」和尚問。「我既是幹，就要行個開刀禮，開刀就要一個最合我意的人才配；合我意的人，止有你一個，你看怎麼辦呢？」黃巢挺着身子連聲的說。

和尚一聽他這話，抱頭大哭起來。

「哭也無用，我早已派定是你，萬無改動的；以你和我這樣相好，我不拿你來開頭刀，我也太對不起你了。」黃巢在旁慢慢的說。

和尚酒也無心喝下去，便走入臥房關門而睡。黃巢一人無趣，也不多坐了。

黃巢起事之日，是清明節，和尚是早已知道的；到了這日清晨，和尚逃也逃不脫，廟內又無處可躲；一看廟前面這棵楊柳樹很大，因為年數已多，中間漏成一個大窟窿；和尚大喜，便將自己的身子藏進這大樹中間，不敢作聲；等過了他的朋友的開刀吉時，就可無事，算避過難星。

到了黃巢開刀的吉日吉時，他的手下黨羽都齊集擠滿一村莊，黃巢穿了短衣，頭紮黃巾，手拿鐮刀，直進廟門；一看和尚不在房內，各處找遍，亦不見和尚影子；怒氣沖天，提著鐮刀，又走出廟門；擡頭一看，當面這棵楊柳樹十分高大，有生氣，便大聲嚷道：「找不着楊柳和尚，就

拿這楊柳樹來當人，開一開刀，應過吉時罷！」話猶未了，舉起鋼刀，樹幹兩斷，倒落地上；鮮血直冒，一顆西瓜亦滾將出來，仔細一看，正是楊柳和尚的首級。黃巢拍手大笑，連叫「和尚大哥，阿彌陀佛！」衆人各取一些柳葉戴上，作爲徽誌：從此，就傳下了後世清明節戴柳的風俗。這裏暗示我們朋友萬不可輕易的交結。

(根據李劍勝)

二十三

忠心的老僕 (盡忠的例子)

嘉靖年間，浙江嚴州府淳安縣，有一錦沙村

；村中有姓徐的，弟兄三人：長名言，次名召，各生一子；第三個名哲，妻子顏氏，生得二男三女。他弟兄三人，奉父遺命，同居並力耕田。家中有牛一頭，馬一匹；又有一個老僕名阿寄，——年已五十餘歲，夫婦兩口——也生一個兒子，方十歲。阿寄忠謹小心，勤於種作；徐言的父親在日，大得其力。到徐言輩掌家，見他年紀大了，就有些厭惡之意，阿寄又不達時務，遇著了徐言弟兄行事有不妥當之處，便苦口規諫。徐言徐召，不惟不從，反加怒叱。徐哲尙肯服善，聽他一兩句。不料徐哲忽然得了個傷寒症候，七日身亡；顏氏母子，痛哭不已，備棺入殮。——過了

兩月，徐言與徐召商議道：「我與你各生一子，三房倒有二男三女；我們日夜吃苦，卻養他們五六人吃死飯的。這還是小事，到長大時，你我兒子婚配了，難道不與他家婚男嫁女嗎？如今雖有父親的遺言，我意欲三股分開，由他們有得吃沒得吃，可與你我沒干涉了。」徐召連稱「有理！」

「即將田產家私暗地配好停當；只揀不好的留與姪子們。」徐言又道：「這牛馬怎樣分呢？」徐召沉吟半晌，乃道：「阿寄夫妻年紀已老，漸漸做不動了，還要把他吃穿；不如把他當作一股，派與三房罷。」

二人計議已定，到次日備些酒肴，請幾個兒

證坐下，又請出顏氏，并兩個姪兒，——大的七歲名福兒；小的名壽兒，方五歲；——隨了母親來到堂前。顏氏並不知爲甚緣故，只見徐言兄弟立起身來，道：「列位高親在上，今有一言相告：昔年先父遺留得些小產業，只望弟兄相守到老；不幸三舍弟亡故，弟婦又是個女人家，不知產業多少。——況且人家消長不一，到後來掙得多，分與舍姪還好；萬一消乏了，那時只道我們有甚私弊，欺他孤寡，反傷骨肉情意。不如在此完美之時，分作三股，各自領去管理，省得後來爭多競寡，特請列位來作證。」遂向袖中摸出三張分書，道：「此書搭配，至公無私；只勞列位們

簽押。」「顏氏聽說要分開，眼中珠淚交流，道：「二位伯伯，我是個孤孀婦人，兒女又小，如何撐持門戶呢？昔公公吩咐：莫要分居。還是二位伯伯總管。兒女大了，但恐胡亂分些便罷，決不敢爭論。」「徐召道：「三娘子，天下無有不散的筵席，就合上一千年，也沒有不分開的日子；父親乃去世的人了，他的話，那裏作得准呢？昨日大哥要把牛馬分與你；我想姪子又小，那個去看養，故分阿奇與你，做個幫助。他年紀雖老，筋力還健，正像一個後生青年哩；他的妻績麻紡線，也不是吃死飯的；他那孩子，再等上幾年，就可下得田了；你不必憂慮。」「顏氏見他們弟兄

如此說話，自忖拗他們不過，一味啼哭；親隣看了分書，雖明知分的不公，那個人肯說句公道話，——齊簽了花押，勸顏氏收了進去；入席吃酒。

阿寄那一早差出買東買西，請張請李，也不曉得爲甚麼要這樣幹？恰好到南村去請客方回，方至門口，正遇着他的妻；她恐他曉得了這事，前去多言，扯到一邊囑咐他，道：「今日是二位官人分撥家私，你休要又去閒管，討他們無趣。」阿寄聞言大驚，道：「從前老主人遺囑，不要分開；如何見三官死了，就要分開？孤兒寡婦，叫他們如何過活？我若不說，再有何人肯說？」說罷，轉身就走，他妻又扯住他，道：「一來了許

多親隣，尙不開口；你是手下人，怎能主張？」
阿寄道：「此話雖是有理；若是分得不甚公平，有些欺心，就死也要講個明白！」又問道：「可曉得你我分在那一房呢？」他妻道：「這到不曉得，」阿寄走到堂前，見衆人吃酒，正在高興，不好問得，站在旁邊；有個隣人抬頭看見他，道：「徐老官，現在把你分在第三房了；他是個孤孀娘子，你須要竭力幫助。」阿寄一聽此言，心下暗想道：「原來分我在三房裏，——一定他們說我沒有用了，借此推出的意思；我定要爭口氣，掙個事業起來！」遂不問他們分家事，一直走到顏氏房門口；聽得顏氏在裏面哭，道：「夫呵

！你現在半路去了，遺下許多兒女，無依無靠；他們又要分開，分得田產，我在暗中，那裏知道好歹？即如那牛兒可以耕種，馬兒可以出租與人；只此兩件，有利息便分了去。却推兩個老僕與我，反要費我的衣食。」阿寄聞得此話，猛然揭起門簾；叫道：「三娘，你道老奴單費你的衣食，比不上那牛馬麼？豈知牛馬雖可耕種出租，不過掙得數兩利息，還要着個人去喂養跟隨。——若論老奴年紀雖有，精力未衰；路也走得。苦也吃得，那經商買賣，雖不常做，也都明白。三娘收拾些本錢，待老奴出去做些生意，營生數年，怕不掙起個事業來！何須愁惱？」顏氏聽得他說

得有些來歷，乃說：「你預備做何生意？」阿寄道：「大凡經商：本錢多，便大做；本錢小，便小做；須到外面見景生情，只揀有利息的做。不是在家論得定的。」顏氏道：「待我湊辦起來。」阿寄又討出分書，將分下的傢伙，照單逐一點明，搬在一處；然後走至堂前，伺候那些親鄰，至晚方散。

次早，徐言命人將房子兩下截斷，各人立了門戶，顏氏一面整理家私，一面將首飾衣服叫阿倚變賣了十二兩銀子，交付與阿寄道：「這點東西，不是容易的，你臨事要斟酌；切莫有始無終，反被兩位伯伯嗤笑。」阿寄道：「但請放心，決

不負所託。」卽把銀子藏在肚兜以內，走到自己房中。向他妻道：「我明日出門去做生意，可將舊衣服打點打點。」他妻已知他接了三娘十二兩銀子，便道：「哎呀！你恁大年紀，又從沒做過生意；這孤孀娘子的銀兩是苦惱得緊。莫要拿地，弄出個話靶，連累她沒得使用，豈不終身抱怨嗎？」阿奇道：「娘子曉得什麼？只管胡言亂語，那見得我就弄壞了事？」遂自去收拾了衣服行李，又到市上買了把雨傘。打點完備，次早，走到徐言徐召家中，道：「老奴今日出門做生意，家中無人照管；今雖分居，還要二位官人早晚看顧。」二人聽了不覺暗笑；答道：「這倒不勞你

囑託。「阿寄回家，用了早飯，拜了主母，背了行李鋪蓋；又吩咐老婆諸事小心。臨出門時，顏氏又再三叮囑，阿寄點頭答應，大踏步去了。徐言徐召暗笑三娘子沒有主意。打算阿寄回來折本時去取笑她。」

阿寄離了家中，一路思想：「做甚生涯？」忽想起販漆這項買賣，甚有利息；况又在近處，何不去試他一試？主意定了，直至慶雲山中，採漆之處，投入客棧住下。——原來販漆客人甚多，都是挨次打發，阿寄想道：「若慢慢挨去，不已攔誤了日子？又且多用盤費，不是辦法。」心生一計；請那主人到一家酒店，備了酒菜請他，

說道：「我是小販子，本錢短少，就攔日子不起的；望主人家設法，先打發我去了，再來時大大的做個東道請你。」主人家吃了他的「斬口湯」，一口應承；當晚即往各班，把漆配足了；瞞了衆客人，次日起個五更，暗暗打發阿寄起身。那阿寄初發利市就得了便宜，好不歡喜，叫腳夫挑到新安江口，遂僱船直到蘇州；正遇缺漆之時，不足三日，賣個乾淨，足足賺了對本有餘。暗暗感謝天恩。即忙收入起身。——又想道：「何不再販些別的貨物前去？多少覓些利息。」打聽得楓橋籼米價廉，遂買了六十多擔，載到杭州。——那時杭州米價騰湧，每一擔長了二錢，——又

賺了十多兩銀子。却又想道：「既在此間，怎不去問漆價？」及訪問時，比蘇州反勝。原來販漆的都道杭州路近價賤，俱往遠處去了，杭州時常短缺。常言道：「貨無大小，缺者便寶。」阿奇得了這個消息，星夜趕到慶雲山；早備下一個小東道，約主人家，依舊又買三杯相請。那主人家得了些小便宜，喜笑顏開，一如前番，悄悄先打發他轉身，到了杭州，又不消三兩日就賣完了。計算本利，比起先更多幾兩。遂想道：「出門好幾時了，三娘必然掛念；且回去回復一聲，叫她放心。」又想道：「收漆要等候兩日；何不先到山中，將銀子交與主人，叫他一面先收，然後回

家，豈不兩便？」遂到山中，把銀兩付與漆行，自己回家去了。

顏氏自阿寄去後，朝夕懸望。恐他消折了本錢；一日，正在房中悶坐，忽聽兩個兒子亂喚進來道：「阿寄回家了！」顏氏忙走出房來，阿寄上前行個禮，顏氏便問：「生意獲利如何？」阿寄道：「一來感謝天地保佑，二來託賴三娘洪福，做那販漆生意，獲五六倍利息；恐怕三娘放心不下，特歸家回復一聲。銀子已留與主人家收漆，不曾帶回。」顏氏聽罷，歡天喜地；阿寄住了一夜，次日起身，又往慶雲山去了。次日，徐言弟兄聞說阿寄回家，就走來問道：「阿寄做生意回

來，賺了多少銀子？」顏氏道：「他一向販漆，倒掙得五六倍利息。」徐言道：「好造化！這樣賺錢，不上幾年，便做財主哩！阿寄如今在那裏？怎不出來見我？」顏氏道：「他今早又去了。」徐召道：「如何去得這麼急速？想是銀子不曾帶回麼？」顏氏道：「他說留在行家買貨哩。」徐召呵呵笑道：「阿寄曉得做甚麼生意？你却瞞着我們，將銀子與他出去瞎撞；他既得了利息，爲何不把銀子帶回？依我看來，這銀子似乎不甚妥當。」說得顏氏啞口無言，心下也生疑惑。

阿寄趕至夔雲山中，那行家已與他收完，點明交付。阿寄此番不到蘇杭，來到興化地方，利息

更多。買完了貨，聽得那裏米價一兩三擔，斗斛又大；想起杭州現今荒歉，若販了去，必得厚利。遂放了一大船，先至杭州，賣了一兩二錢一擔；及至賣完，到山中去收漆，便是大客人了，主人家好不奉承。一來，是顏氏造化；二來，也虧阿寄經營伶俐；凡販的貨物，定得厚利。一連做了數次，賺得二千餘金；看看到了殘年，心中想道：「我一個孤身老兒，帶了許多財物，不是要的；倘有差失，前功盡棄。況且年盡歲畢，家中必然懸望。不如回去商議。買些田產，做了根本；再將餘下的拿出來經營。」想罷，僱了船隻，將銀兩運至艚中，一路十分小心，來至家中，把

行李搬入，顏氏望見這堆行李，不像個折本錢的光景，心上已安了一半。終是忍不住，問道：「只一向生意如何？銀子可曾帶回？」阿寄近前見禮，道：「三娘不必性急，待我慢慢細說。」——他便叫老婆關上外門，打開行李，把銀子逐封交付，顏氏喜出望外。他然後把往來營業的事一一說明，又囑咐道：「偷二位官人前來，不要與他說直話。正說話間，外面有人叩門，阿寄上前開門，正是徐言徐召，弟兄來問消息。阿寄作了兩個揖。徐言道：「前日聞得你生意興旺，今又賺了多少利息？」阿寄道：「老奴託二位官人洪福，掙得四十多金。」徐召道：「哎呀！前說有

五六倍利息，怎的如今反少起來？」徐言道：

「且不問他掙錢多少，只是銀子今朝果曾帶回？」
阿奇道：「已交與三娘了。」二人便不言語，回
去。阿奇與顏氏商議，要買田產，託人尋覓。

那錦沙村有個晏大戶，田產廣多，單生一子，名叫世保；此人專于嫖賭，把老父活活氣死，合村人順口改爲「現世報」。漸漸變賣田產，嫌另是賣不濟事，索性賣一千畝，討價三千兩，又要一塊兒交足；那些富戶，都一時湊不齊許多銀子，延至歲底，並無受主。現世報手中愈加空乏，情願連一所莊宅，止要半價。阿奇聞得這個消息，即尋着中人，來往說就，約定次日成交。現

世報到了次日，與中人前來；阿寄向顏氏道：「今日這場交易，須請大官人兄弟來，方是正理。」顏氏道：「你就過去請吧。」阿寄即到那邊見徐信弟兄，道：「今日三娘買幾畝田宅，特請二位官人主張。」二人雖答應，心內却怪顏氏不託他尋覓，遂坐于門首，等至午前，只見現世報同了中人，後跟兩個小廝，往顏氏門內去了。徐言徐召看見，倒吃一驚；都道：「現世報要買田一千畝，價銀三千兩，不信她有許多銀子；難道現世報又零賣二十畝嗎？」疑惑不定，隨後跟入。大家相見已畢，分賓主坐下；阿寄向前道：「晏官人田價昨已言定，一依吩咐，不敢短少；晏官人

莫要節外生枝。」現世報道：「大丈夫一言已出，驢馬難追！若有他說，便非人類；我先立文契，然後交銀如何？」遂提起筆來寫了一張絕契；又道：「省得你不放心，連花押都畫了。」阿寄道：「如此更好。」徐言弟兄見那文契之上，寫的莊田價銀，駭得二人面面相視，好生猜疑。中人又畫了花押，阿寄收進去，交與顏氏。他已先借下一副天平砝碼，待顏氏取出銀子，不一時兌足紋銀一千五百兩，交付現世報收訖。又與了中人用錢，然後擺出酒席，吃至更深方散。

次日，阿寄與顏氏商酌，遂搬至新買房屋居住。阿寄又請位先生，教兩個小官人讀書；大的

名徐寬，次名徐宏。家中收拾的十分有次序。阿寄見家事妥當，依舊又出去經營買賣。——家中又買米穀，十年之內，家私巨富，牛馬成羣，奴僕整齊，好不興旺。——顏氏三個女兒都嫁與富貴人家；徐寬徐宏也各婚配，一切嫁娶禮物俱是阿寄支持，不費顏氏絲毫氣力。他又見田產廣多，差役煩重，與徐寬弟兄俱捐了監生，可免若干田役；顏氏也與阿寄兒子完了婚事。見阿寄年紀衰敗，不肯放他出去，派了匹馬兒與他乘坐。——那老兒自經營以來，從無私蓄，即寸絲尺帛，也必報明顏氏，方纔敢用；且又知禮，因此，遠近親隣無一人不把他敬重。那顏氏母子，也如尊

長一般看待他。

那徐言徐召，雖有些田產；較之顏氏，遂有天淵之別。終日眼紅面赤。阿寄揣知二人之意，勸顏氏各助銀百兩。那老兒又修起一座新墳，連徐哲父母一齊安葬。諸事完備，他年已八十，患起病來；顏氏母子要請醫調治，阿寄道：「人生八十，死乃分內之事，何必又費錢鈔？」顏氏無奈，時刻在床前看視，一面預備衣衾棺槨；病勢沉重，乃請顏氏母子到房中坐下，說道：「老奴牛馬力盡，死亦無恨；但有一事，越分主張，休得見怪。」遂向枕邊換出分單二紙，遞與顏氏道：「二位小官人年紀已長，日後少不得也要分析

的；老奴久已將田產等物分派停當，今日分與二位小官人，各自去營管。」又道：「奴僕中難得好人，諸事須要自己經心，切不可都託他人！」顏氏母子含淚領命；他妻子兒子都在床前哭泣，也囑咐了幾句。忽然又道：「只有大官人二官人不會面別，終是缺憾！可與我請來。」顏氏叫人去請來；徐言徐召來到，那老兒已說不出話，祇望了兩眼，點點頭兒，奄然而逝。他妻子兒媳，和顏氏母子，俱放聲大哭，自不必說。——家中上下人等，念他平日做人好處，無不下淚；惟徐言徐召反有喜色。顏氏命合家掛孝。殯殮已畢，即安葬於新塋旁邊。顏氏主張：將家產三股分開

· 與阿寄的兒子一分，自去成家立業，奉養其母；又叫自己的二個兒子與阿寄的兒子弟兄相稱。

—— 完 ——

第
伍
集

小言

學生們的故事已出了五集，但是，故事是出不完的。讀者們又似乎是很喜歡看故事。

有一件事是編者特別注意的。每一個故事都包含些道德上的教訓，這也就是本叢書的貢獻。

差不多先生是胡適之博士所作，一次，我與他喫飯的時候，得到他允許轉載，特別的在此道謝。其餘如苦苦烏的由來，一人爲財死烏爲食亡一的故事，紅花女，阿拔斯王和一個窮婦人，梅迪法堪，等篇，也是從書報上選來的，不過經編者略加校正而已；再，陳德明杜少衡兩先生給我

不少的助力，促進本書的成功；這一切，都使我
十分的感激。

一九三〇，九，二二，謝頌羔。

學生們的故事第五集目次

一	皇帝的新衣·····	一
二	差不多先生傳·····	一一
三	苦苦鳥的由來·····	一六
目四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故事·····	一八
五	紅花女·····	二二
次六	看戲·····	二七
一七	尼亞格拉瀑布·····	三〇
一八	頃刻成功的梨樹·····	三四
一九	松兒·····	三九
十	中人之家·····	五四
十一	項圈·····	五九

十二 阿拔斯王和一個窮婦人……………八一

十三 和爾媽媽……………八八

十四 錯誤……………九七

十五 蘇拉底城中的咖啡館……………一〇三

十六 一個妓女的故事……………一二四

十七 好哥哥……………一二八

十八 兄弟……………一四三

十九 小女孩……………一五五

二十 鬍鬚子……………一六七

二一 奧狄秀斯與柄倫女……………一八〇

二二 冉諾與科林……………一八八

二三 梅迪法堪……………二一五

目 次

1
從前有一皇帝，很愛新衣，費盡所有的錢財以造衣裳。他不顧軍事，不問戲院，也不到林間打獵，惟以新衣眩示於人。一日二十四小時要換二十四套衣裳。平常人家講及皇帝，總是說「皇帝在國會；」現在講及他，便時常說「皇帝在更衣室。」



皇帝的
新衣 (安徒生)

京城的生活，很爲繁華；每天來觀光的旅行團很多很多。有一旅行團當中參雜了兩個騙子。他們扮做織工的樣子，聲稱會織美錦，色彩花紋特別精雅；而且做起衣裳來，有一種特性，能叫那般不稱其職或是愚笨的人不能看見。

皇帝默想：「這一定是很華美的衣裳，穿起來一定可以找出國中不稱職的人，那麼，我便能分別智愚賢否了。不錯，我一定要叫他們快快織出這神妙的東西來。」

他先給了兩騙子很多金錢，叫他們可以即日開工。他們裝好了兩副織機。起手便要了很多細絲，金線，塞進自己的荷包裏；却對着空機，兩

手不好的移動那隻梭，裝做織的樣子。

皇帝想道：『我很想看看妙錦織得怎樣。』於是，回想着那笨人和不稱職的人看不見的話兒，又很奇怪起來。他想念自己一定可以看見的。又想叫別人先去瞧瞧的好。這時全城居民都曉得這美錦神妙的功用，大家都很想試看他的鄰人笨不笨。

皇帝想道：『我要叫忠實的老丞相到織工那裏去。最合式的看布人，就是他了。因為他是絕頂聰明的人，也是最盡職的人。』

老丞相遵命而往，便進了那兩個騙子工作的室內。

老丞相睜眼細看，心中忖道：『老天呀！我沒有看見他們織着甚麼東西！』然而他矜慎着不這樣說出來。

兩騙子請他走進一點，指着空機問他美錦的色彩花紋好不好。老丞相盡力地看，瞧不出甚麼；因為實在沒有東西在那裏。

他想到：『好奇怪！我也許是笨人罷！但是我從來沒有覺得我是個笨人，也沒有人知道我是笨人。還是不盡我的職務嗎？無論怎樣，我可不能說看不見的哩。』

一個騙子，假裝織着，說道：『先生，你不評一評這個東西？』

老丞相眼光在眼鏡裏透出來說道：「漂亮呀！可愛得很！這樣的花紋顏色好極了！我一定要奏明皇帝說，『我很滿意這美錦！』」兩拐子說：『我們聽你這樣說，喜歡得很。』隨即告訴他各色的名稱，和各圖案的樣子。老丞相用心的聽着，回去的時候，才能夠一一轉述於皇帝。

隨後兩騙子要索更多銀錢，絲線，黃金，供給他們的織造。但是他們都用來塞自己的荷包，機上未有一經一緯，他們仍照常對着空機織個不停。

皇帝隨即又使其他忠臣，往看他們的工作快要成功沒有。忠臣所遇見的和丞相一樣。看了又

看，看不出什麼東西，不過空機而已。

「這不是很美麗的嗎？」兩騙子指着空機，解釋着所不可見的色彩和花紋。

忠臣想想道：「我曉得我不是笨人！也許我不是不稱職分的罷！很奇怪的呀！可是我別顯露出來。」所以他大為稱讚那目不能見的東西說：「這色彩和圖案是再好沒有的了。」他對皇帝便說：「美極了」。全城的人，都談論着這種不可思議的織品。

現在皇帝馬上要來想親自看看。選了好幾位大臣同行，先來看過那兩位大臣也在內。兩騙子格外起勁，織個不息。

兩位忠臣先說道：『看呀，陛下，這花紋色彩多麼好看！』手指着空機，因為他們以為大家一定可以看得見的。

皇帝暗忖道：『哼！我看見哩！可怕得很呀！我是笨人嗎？我不配做皇帝嗎？那就不得了啦！』

但是他也說：『啊！很美麗呀！這就是我最愛的哩！』望着空機含笑，表示他的滿意。他到底不肯說出他沒有看見。

侍從大眾細細的看，都看不出什麼東西。可是大家偏和皇帝異口同聲的說：『美麗呀！』又勸告皇帝製成衣裳，可以在不日舉行的大賽會穿

出來。大家都歡喜，不住的說：「美麗呀！漂亮呀！精雅呀！」皇帝即刻頒賜兩個武士勳章給兩騙子，在他們衣裳的鈕扣孔裏扣起來，再加賜「織工博士」的榮銜。

大賽會前一天晚上，兩個騙子燃起十六支蠟燭，終夜不息，使大家曉得他們是很起勁的，要造成皇帝的新衣。他們假作取布脫機。把大剪刀揚空而裁。又用一枚沒穿線的針，縫個不了。末了便說道：「皇帝的新衣做成功了！」

皇帝領着一羣大臣親身來了，兩個騙子舉手在空中，好像拿着物件的樣子，說：「這是褲，這是袍，這是外套！此物輕如蛛網，穿起來不覺

有物着體，這就是真美之處！」

廷臣都說：「不錯！不錯！」但是他們看不出什麼，因為沒有東西可以看見。

騙子說：「陛下，敢請先脫去衣裳，然後我們可以在大鏡前為陛下穿上新衣。」

皇帝脫了衣服，騙子便假作一件一件的代為穿上去，假作束帶腰，又假作繫裙尾。皇帝對鏡，回旋不已。

大眾歡呼說：「皇帝穿了新衣好看極了！這新衣裳真好呀！色彩花紋，多麼漂亮呀！」

禮官進來啓奏道：「陛下，華蓋已候在門外，請駕啓行赴賽會了。」

皇帝說：「我預備好了。」又回旋鏡前如審視妙製者。並問左右道：「這衣裳穿得合適嗎？」執裙侍臣俯身佯以二手向地作拾舉之狀。隨行的時候，高捧空中，不敢露出馬脚，使人覺得他們看不到。

皇帝在華蓋之下，儀仗蜂擁而進。路上的人，窗口望出來的人，交口稱讚說：「皇帝的新衣真美麗呀！裙尾真堂皇呀！實在盡善盡美了！」沒有一個人肯露出他看不見的樣子，因為你若一承認你看不見，你一定是不稱職的人或是笨伯了。」皇帝從來沒有新衣像今天穿的這樣受人極口的稱讚。

一個小孩說：『他沒有穿衣。』
 他的父親說：『唉呀，聽聽這小孩子。』大
 家附耳低言小孩所說的話；『他沒有穿衣呀，一
 個小孩子說他沒有穿衣！』

末了，大家都喊起來說：『他沒有穿衣！』
 皇帝怔了一怔，因為他覺得這話是實在的。
 但是又想：『列隊遊行的盛舉不可中止，』不得
 已，強持如前。御侍也仍然在高高的舉起那不可
 目見的裙尾。

二

差不多先生傳
 (胡適)

你知道中國最有名的人是誰？

提起此人，人人皆曉，處處聞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縣各村人氏，你一定見過他，一定聽過別人談起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掛在大門的外頭，因為他是中國全國人的代表。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我都差不多，他有一雙眼睛，但看的不甚清楚。有兩隻耳朵，但聽的不甚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對於氣味，和口味都不很講究；他的腦子也不小，但他的記憶卻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細密。

他常常說：「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他小的時候他媽叫他去買紅糖，他買了白糖回來，他媽罵他，他搖搖頭道：『紅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嗎？』

他在學堂的時候，先生問他：『直隸省的兩邊是那省？』他說：『是陝西，』先生說：『錯了，是山西，不是陝西，』他說：『陝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嗎？』

後來，他在一個錢舖裏做夥計。他也會寫，也會算；只是總不會精細，十字常常寫成千字，千字常常寫成十字，字櫃的生氣了，常常罵他，他只笑嘻嘻地賠小心道：『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嗎？』

有一天，他爲了一件要緊的事，要搭火車到上海去，他從從容容的走到火車站，遲了兩分鐘，火車已開走了，他白瞪着眼，望着遠遠的火車上的煤烟，搖搖頭道：『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同明天走，也還差不多，可是火車公司未免太認真了，八點三十分開同八點三十二分開，不是差不多嗎？』他一面說，一面慢慢的走回家，心裏總不很明白爲甚麼火車不肯等他兩分鐘。

有一天，他忽然得了急病趕快叫家人去請東街的汪醫生，那家人急急忙忙的跑去，一時尋不着東街汪大夫，卻把西街牛醫王大夫請來了，差不多先生病在牀上，知道尋錯了人，但是病急了

，身上痛苦，心裏焦急，等不得了，心裏想道：『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讓他試試看罷。』於是，這位牛醫王大夫走近牀前，用醫牛的法子，給差不多先生治病，不上一點鐘，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嗚呼了。

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時候，一口氣斷斷續續的說：『活人同死人也……差……差……差不多……凡事只要……差……差……不多……就好了……何……何……必……太……太認真呢？』他說完了這句格言，方才氣絕了。

他死後，大家都稱贊差不多先生樣樣事情看得破，想得通，大家都說他一生不肯認真，不

肯算帳，不肯計較，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於是大家給他取個死後的法號，叫他做圓通大師。他的名譽越傳越遠，越久越大，無數無數的人都學他的榜樣，於是，人人都成了一個差不多先生，——然而中國從此就成了一個懶人國了。

三

苦苦鳥的由來

一家婦人，祇有一個小孩子。在寒天套棉被，無意把一條手巾套在棉被裏。這時，碰巧有個鄰居來到她家閒坐，她找不着手巾，硬說是鄰居偷的。鄰居始終說：『我沒有偷呀。』婦人賭咒

說：『若是你偷的，就死你的孩子；若是你不偷，就死我的孩子！』

她賭咒的時辰是個惡的時辰，她的小孩子便不久死了，變成一隻『苦苦鳥』，飛到自己家裏的天井，哭着，唱着：

『泣苦苦，死得苦！』

『拆棉被，見人心；』

『我娘賭咒賭在惡時辰。』

『苦！……苦！……』

他媽拆開被子，看見了手巾，除掉傷心和懊悔，還有什麼說的呢？從此，飛禽中就添了一種『苦苦鳥。』

苦苦鳥，卽是鷓鴣。吾鄉小兒常說：「泣苦苦，小狗舅爺，」母親說：「關於「小狗舅爺」也有一個故事，」但是她已記不得了。（民間故事之一）

四

「人爲財死鳥爲食亡」的故事

王二那能趕上他哥哥王大有錢呢？一年交頭，人家都忙着過年。魚呀，肉呀，直往家買；他祇是轉裏轉外，沒有法子。忽然想道：「家裏還有一棵棗子樹，不如鋸倒賣幾個錢罷。」他借了一把鋸子來，拿到樹下，樹上一個大老鷹，問道：

「王二你要鋸樹麼？」

「我窮得可憐可憐，祇好鋸倒牠換二升高粱米。」

「你不要鋸，回去快辦點乾糧，今夜三更時，你坐在我的身上，飛到出太陽的地方，拾點寶貝來。」

王二回到家裏叫女人製乾糧，女人說：「你有什麼東西給我製乾糧呢？」王二說：「小籬裏不還有一把高粱米麼？」

等到三更，他把女人弄好的一塊高粱餅，揣在懷裏，跑到家後：老鷹從巢裏下來，讓他坐在背上，一轉眼已飛到出太陽的地方，滿眼盡是些高山大嶺。這時天空黑隱隱的太陽睡在床上，還

沒有起來。王二細看山凹裏盡是些珍珠瑪瑙，他不敢多拾，只拾了幾塊。就爬到老鷹的身上，回到家裏，買些大米大豬肉，預備過年。

新年到了，王大看他窮鬼似的弟弟也像他一樣，喫着豬肉和大米飯，惡狠狠的抓着王二道：『你做賊的，看你那副賊眼！不然，你那裏能有豬肉大米飯喫呢？』王二道：『我昨晚去鋸了屋子後面的棗子樹，樹上的大老鷹叫我不要鋸，跟牠到出太陽的地方，拾點寶貝來。我買大米大豬肉的錢，就是在那裏拾來的寶貝兌換的。』

王大聽了他弟弟的話，當晚也拿一把鋸，走到棗子樹下，樹上大老鷹問道：

「王大，你要鋸樹麼？」
「我窮得可憐可憐，祇好鋸倒牠，換二升高
梁米。」

「你不要鋸，回去快辦點乾糧，今夜三更時
，你坐在我的身上，飛到出太陽的地方，拾點寶
貝來。」

王大走到家，拿了幾塊肉餅，帶着次口袋，
跑去坐在老鷹的身上；等到三更，一轉眼，老鷹
又飛到出太陽的地方。這時太陽也睡在牀上，還
沒有起來。他拾了一點就應當趕快走啊，他卻整
整的拾了一大口袋，壓得老鷹張不起翅膀。忽然
滿山都是火光，太陽從屋裏滾出來了，曬得王大

喘氣眨白眼，死在珍珠瑪瑙裏。大老鷹是不怕曬的，牠肚子餓了，一時找不出東西喫，牠就喫王大的肉，越喫越好喫，不由得喫的肚子高高的鼓起，脹死在王大的旁邊。

現在的人常說：『人爲財死，烏爲食亡』，就是這一件故事。（民間故事之一）

五

紅花女

從前新會城裏有個極美麗的女子，嫁了不久，她的丈夫就因病去世。她固然是很難過，但也祇得聽天由命的在家過活，不再出嫁了。

那時，地方很不安靜，各處的土匪蜂起，其中有個很殘暴的匪首，看見他的一個夥友的妻子十分美麗，因此，便問他道：

「喂！你的妻子從那裏娶來的呢？」

「有一次在新會城裏擄來的。」他的夥友回答。

「真好看，不曉得那裏還有這樣好看的女子啊！」

她那裏算得好看，她有個姊姊，比她還好看十倍哩！可憐她的丈夫早已死去了。

這一段很平常的話說完了之後，可怖的風波也從此開始了。這個野性的匪首，爲了色慾的衝

動，便費盡苦心的要來實現他的迷夢。他由失敗而生忿恨；他便差他所有的部下，要到城裏來勉強執行了。他們的聲勢十分浩大，使一班人都驚惶失色，以爲大禍臨頭了；縣兵們連忙關上城門；縣令尤其是焦急萬分。

大家在城牆下相持了幾天，城裏的人們快要絕糧了。後來得着一個消息，知道這班人馬來攻打的唯一目標，是在擄那一個很美麗的青春孀婦；如果得不到手，他們便要把全城踏個粉碎。城裏的人們聽了，一面慶幸得到一個解決的頭緒；但是，一面越發起了憂愁與驚慌。

城越發圍得危急了。縣令日夜的焦思，祇得

走去徵求那個孀婦的意見。

「喂，現在是無法可想了，你去不去呀？」
縣令問。

「我不去，無論何人不能污辱我的心與身。
」她很嚴正的回答。

「我看你還是去的好，我們做事有時也應該
變通一點的。」縣令再下氣的求她。

「我不。」她仍是堅決的不去。

「咳！可是你若不去，我們全城的老百姓都
要遭劫了！」縣令帶着悲傷的神氣說。

她的面色變成蒼白了；苦思了一番，說：

「那麼，請你明天在象山城基上，多多埋伏

你的軍隊，我便去哩！

—— 看 ——

明天，縣令照她所囑咐的話做了。她獨自走到象山的城基上，頭上插着一朵鮮紅的野花，身上也裝飾得如仙子一般，在那裏飄飄然歌舞着。清脆嬌娜的歌聲，送到山下來；山下的大賊小賊看見了都跑上來要與她親近。那時，伏兵乘他們不備，殺了下去，把所有的賊兵殺個淨盡；全城竟因此得到安全了。

她呢？她以為自己已經受過辱，就終身不再見人了。

根據葉羅衡的新會傳說。

六

看 戲

當光華在學校的時候，他最喜看戲，尤其是屬於愛情的。他也喜聽留聲機，尤其是那些唱情之曲的調子。

—— 戲 看 ——

他很會用錢，他的父很省儉，但是做兒子的不管三七二十一，他要用就用，父親祇好給他。

他他也喜看小說，尤其是三角戀愛，四角以至於五角六角的戀愛。

27

他的弟弟譏笑他說：「哥哥，愛情小說內容都是一例的，收場不是離婚便是結婚。」

他也不理會弟弟怎樣說，他仍是自管自的看

他的小說。

他每月的出款在二十元以上。

出了學校以後，光華仍舊不改他的舊習。

今日有甚麼比賽，他總喜歡去看。

—— 看 ——
明天如有一張好的活動影戲片子，他又一定到場。

這樣，他的進款有時還不夠他的開支。

—— 戲 ——
他的父親這樣對他說：「光華，不要再做癡大了。」

不久，光華結了婚。

希奇，他不再如從前那樣的費錢了。

「光華現在不做癡大了，」父親對母親說。

「你看！他被老婆束住了。」光華的朋友這
樣在背後譏笑他。

但是，光華一概不管，他做他的。

他不去看戲了。他在閑暇時卻做了些很好的
劇本。

他也不十分聽留聲片了，有時他自己唱歌，
他的妻爲他奏樂。

而且，他在晚間常埋着頭做些小說。他常說
『做小說比看小說更有味。』

他的興趣是從『被動』昇到『主動』了。

不久，他建造了一所小屋，他和他的小家庭
住在裏面。

看見他的人都稱贊說：「光華實在爭氣。」四鄰的人也附和說：「老婆是要討得早，不然，就容易變壞。」

在光華自己，則以為父親的一句話比一切都有力。那就是前面說過的一句。

總之，他現在在做演戲的人，不再做看戲的人了。

光華對我說：「喜歡看戲的人大半是傻子。」那就是他自己的經驗。

一九二九年，八月，於上海。

七

尼亞格拉瀑布

尼亞格拉瀑布 (Niagara Falls) 在美國紐約州布法羅 (Buffalo) 城，瀑布的一面在美國境內，一面在加拿大境內。這個大瀑布是世界聞名的，到美國去的人一定要到那裏去觀光一次。在我去觀光之前，剛剛比利士國王去遊覽過。那邊商業繁盛，店肆林立，旅館，酒肆，觸目皆是，這些都是供應遊客之需要的。有些人看了這瀑布之後，歎為奇觀，有些人卻以為不過爾爾。我站在瀑布頂上觀望，覺得景色也很平淡，跑到下面去看，才看出它的雄偉來，那峻急的瀑布奔流下來，好像要把遠遠站着看望的人衝倒似的。現在美國人在那瀑布邊上開設電氣廠，利用水力來發動電機。

我心中所要講的還不是上面這些，乃是要講美國未開闢之前美洲土人（即紅人）對於這瀑布的觀念。原來，他們以爲這瀑布裏面有神道，而那瀑布的澎湃聲是神在震怒，所以他們每年到一個時節舉行獻祭禮，獻祭物乃是一個盛裝美女，他們把這美女載在一艘小舟上，把那小舟從數百尺高的瀑布頂上順流推下去，那船上的女子到了瀑布下面當然是粉身碎骨，無可倖免，可是紅人以爲是對神道盡了敬禮。這種祭禮當然是很殘暴的，所以土人時常說聽得水中有女子怨泣之聲。紅種的美貌女子都很恐懼，因為她們都有被選去做獻祭物的可能。紅人所以有這種野蠻的舉動，

是因為他們智識低淺。可是奇怪得很，在號稱文明的美國人之中也竟有些人以為從瀑布頂上滑下來是無妨的，他們踴躍的去嘗試，沒有一個人生還，這是好勝心害了他們的。所以文明人的思想和未開化人的思想有時其結果也會一樣。我想美國人因好勝心而死的也許要比紅種女子死得多，因為紅種女子是限定每年犧牲一個的。所以我看尼亞格拉瀑布雖然歎為生平未睹之奇觀，可是想起因這瀑布而造成的那些慘事，就不禁發生悲感。聽說後來有一個開明的紅種女子被選為獻祭物，她竟然拒絕，於是，這牢不可破慘無人道的頑俗竟給她打破，從此以後，紅種女人也就沒有

被選爲獻祭物的恐懼，這個女子實在是紅種女子的救星啊！

八

頃刻成功的梨樹（聊齋）

一個鄉下人裝着滿滿一小車子雪梨，推到街上賣，這梨又大，又嫩，又香，又甜；但是喊的價錢太高了，尋常的人們都沒有福分領略這梨的好味道。

這時，忽然來了一個着破衣戴破巾的道士，走到這鄉下人的梨車面前，要求給他一個梨兒潤潤喉嚨，鄉下人不特不給他，而且大大的發起怒

來，指着道士臭罵。

「這一車的梨我祇向你討一個，也受不了多大損失；不給，也不打緊，何必惡狠狠的罵人呢？」道士說。

「你還有理嗎？你不平白的伸手向我討梨吃，我會罵你？」

鄉下人和道士起了口角，這時，就有了看熱鬧的人，而且把他兩人團團的包圍住了。

大家就勸鄉下人揀一隻不好的梨送給道士，鄉下人如何捨得？祇顧和道士你一言我一語的爭執着，嘲罵着。

有一個店家的小二，實在看不過了，就從自

己的衣袋裏掏出錢來，買了一隻請道士吃；道士接受了梨兒，謝過了小二，就說：

「我們出家人是不知道什麼叫做「慳吝」的，我有好梨，我現在就拿出來請諸位嘗嘗吧！」

「你既有好梨，不留着自己吃？——爲什麼還要向人家討梨吃呢？」大家對於道士的話，表示不信任了。

「我本來沒有梨，現在是需要這隻梨的核兒做種子哩！」

道士一面說着，一面捧着梨兒津津有味吃着；將要吃完的時候，把核兒留下，在他背着的包袱裏取出一把鏟子來，挖開了地幾寸深，把梨

核兒撒下，蓋上了土，又向圍着看熱鬧的衆人要熱水；大家爲的要看把戲，而且這種不化錢的把戲，——化錢都買不着的把戲，誰不落得看？就爭着到各人的店裏，取了熱水來，道士把多量的熱水漫漫的浸灌到方才撒下去的那梨兒種子上。

『看啊！看啊！』在大衆圍繞着的視線中，嫩芽兒從土裏冒了出來，漸漸的長高，漸漸的膨大，居然形成了一棵梨樹，枝兒杈榭着，葉兒覆蓋着，一會兒開花了，一會兒結果了，大家看見結滿了一樹的梨兒——既碩大而又芳香的梨兒。

道士一個一個的向樹上摘了下來，分給四圍的觀衆，不多時，就分完了，祇剩下一樹的枝兒

和葉兒，道士就用鑿子把梨樹砍倒了下來，帶着枝兒葉兒背在肩上，很從容的去了。

當道士大顯神通——山下種一直到分梨——的時候，鄉下人也圍着衆人在觀看：伸長着脖子，直射着眼睛，看得出神了，就把他自己的那車梨忘了；直等到道士走了以後，他猛可的想起他那一車梨來，跑去看時，梨都沒有了，剩下一輛空車，而且車上的『把手』被人砍了一隻去，他這時恨得牙癢癢的，可是說不出口來，一步一顛的走到一家住宅的牆腳邊，發現了他那隻被人砍斷了的『把手』。

這時，他才知道那道士分給衆人吃的，是自

己的梨；他車上的這隻砍斷了的『把手』，當然就是那梨樹的榦了——他悔恨也來不及了。

九

松兒

松兒很不幸，出世不到幾個月，她的母親就死了。家裏又窮，父親每天是要到山上去砍柴，若是一天不去砍柴，這一天的肚子就要受餓。松兒睡在一個避不了雨淋日曬的茅棚裏。沒有奶喫，她的父親用米湯哺她，她僅僅倚賴這米湯的滋養，居然能夠漸漸的長大起來。

她也能夠跟着她的父親一齊到山上去砍柴了

。他們每天砍下來的柴，父親挑起兩捆大的，在前面走，松兒挑起兩捆小的，一副枯瘦的臉，腦戴後面攏起兩根紅繩紮的小辮兒，一步一顛在後面跟着，下得山來，穿過大街和小巷，喊嘶了喉嚨，可是人家都不願意買他們的柴，不是說不經燒；就是說烟子太大，燒起來弄得一房子的烟，使人睜不開眼睛。人家既這樣指出他們的柴的劣點來，於是，每逢聽見他們叫賣的聲音，就會發生一種說不出的憎惡，總是不憚煩勞的從自己家裏踱到大門外，迎着松兒父女罵道：『這裏沒有人買你們的柴，滾！』

松兒的父親雖是一個窮人，但是他的志氣很

高強，那裏能忍受他們這樣無理的呵叱呢？然而他終於忍受了，而且忍受也不止一次而至於十次百次了；他知道處在這種惡勢力的環境之下，除了忍受之外，是沒有別的法子的。

這樣，松兒父女每天所砍的柴，到什麼地方去銷售呢？不用忙，下面就是這個問題的答案：

這處地方有個姓柳的人家，主名字人叫做錫福。在朝做了很大的官；但是他做官，很能了解「官」字真意義——勤政愛民，所以他後來告老還鄉的時候，依然兩袖清風，和寒素人家沒有兩樣。這一天，夕陽西下，倦鳥在林，柳公散步郊外，不覺走到一座茅棚面前，茅棚外面坐着一個

四十多歲的男子，和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二人儘自哭泣，旁邊地上排列着兩擔柴。柳公看見這種情形，還沒有問他們哭的來由，已是覺得他們二人是世上最可憐的人了。

後來柳公問明了原故，又知道他們二人是父女，就安慰他們說：『不要緊，人家不買你的柴，我卻偏要買你的柴哩，你們把這兩擔柴送到我的家裏去，你跟着我走，就到我的家了。你們還沒有吃飯吧？我家正是黃米飯香青菜熟的時候了，我可以送些給你們喫。』

從此，柳家就成了他父女二人的主顧。有一天，他忽然跑到柳公家裏說：『老太爺！這幾天的

柴受了雨淋，有些溼，不好燒，所以我沒有送過來，請您先買人家的燒着，等我砍得了乾柴，再送過來吧！」柳公說：「不要緊，人家不買你的溼柴，我卻偏要買你的溼柴哩；因為你誠實！」

有一天，他的柴又送來了，但是不見松兒的父親，來的祇是一個松兒，一個哭喪着臉的松兒。柳公一見，很為詫異，忙問她：甚麼緣故，她說：「我的父親病了半個多月了，起初以為不要緊，現在一天一天的沉重了。可憐我生下地四個月就沒有了母親，現在又快要沒有父親了。」說着，哇的一聲哭了出來。柳公不覺一陣心酸，也陪她掉了幾行眼淚，就說：「好孩子，你別哭，

我就替你去請醫生，診你父親的病，你父親不會死的，好孩子，你先回去吧！

不多時，柳公陪着醫生來到松兒的茅棚面前，她正在茅棚外面候着哩。柳公和醫生彎着身子，進得茅棚，祇見松兒的父親睡在一張鋪着草荐的舊竹榻上，從那穿了無數的大大小小的洞和戰場上的廢壘一般的破棉被裏，鑽出一副彷彿黃蠟製造的臉來；口裏發出很微細的呻吟的聲音，醫生很過細的按他的脈，又望了望他的舌苔，知道他的病是很沉重的了。但是仍用溫和的聲音安慰松兒道：「你父親的病不礙事，他是受了點兒寒涼，若是醫治得早，一劑藥就會好的，現在雖然病得

日子久些，吃兩三劑疏解的藥，也就可以有轉機了。『說着，就取出隨身帶來紙筆墨來擱在柴堆上將就着開了一個方子，告訴松兒道：『這村子附近朝西的甬路上，那棵大槐樹旁邊，不是有個小藥店嗎？那是我的兄弟開的，我已經關照過他了，你到那裏去揀藥，他不要你的錢。』說着就和柳公出了茅棚。這時，松兒的父親想要爬起來和他們道謝，可憐那裏爬得起來，祇是口裏不住的說：『我實在感激二位恩人，來生圖報吧！』

松兒的父親喫了醫生的藥，蒙着被窩睡了，一覺醒來，出了一身大汗，病就輕鬆了許多。兩三天後，醫生又來看過一兩次，病居然大好了。

松兒的父親本來是個布客，販布在長江一帶銷售。後來因為兵亂，道路不通，無論做那一行生意都是要虧本，他就收了生意，坐待平靖。誰知這場戰事，竟好像和松兒父女有甚麼深仇大怨似的，故意延長到十幾年。他們這種負販營生的人，資本不甚充裕，全靠有點生意做着，在外面可以週轉活動，一旦收了生意，活錢變成死錢，有出無入，坐食山空，不到幾年，竟弄到住茅棚砍柴度日的地步。松兒不幸，竟在這個時代出了世。

俗語說：『亂極必治』，這句話也許是對的，

果然，他們打了十幾年的仗，一方面既達到成功的目的，也就感到『兵凶戰危』，沒有繼續用兵的必要，大局就此平定下來。松兒的父親得到柳公的幫助，叫他重整舊業，他這時心裏沒有別的成分，祇是充滿了感激的情意了。他向布莊訂好了一批貨，預備啓程的時候，就攜着松兒來到柳公這裏，對柳公說：『我們父女受您的恩典，實在太多了。現在我要到各處奔走，帶着女兒很累贅，不如就將她寄放在您的公館裏面，做個使女吧！』柳公看出他的意思很誠懇，就應允了他。他還囑咐松兒好好服事主人，不要孤負主人種種的恩惠，說着，就向柳公告辭而去。

柳公去世以後，松兒就服事柳公的兒子，後來他的兒子得了病，不到幾天也死了，遺下一個妾，柳氏的族人都贊成妾改嫁，他們所持的幾個理由，就是：（一）她年紀尚輕；（二）無子女；（三）家無餘蓄。她對於他們的主張，雖然沒有什麼表示，可也不是那種「古井無波」的了，自己假裝着不知道，聽憑人家擺佈，於是，大眾就替她看定了一個人家，擇吉婚配。

她還未曾嫁的前一夜，她心中不知道是悲是喜，但是，她很忙祿的摒擋她要帶去的東西。她忽然在這些雞零狗碎的東西當中，發見了一個小包

裏。打開一看，祇見裏面包着的是一大幅紅緞子，上面綉着一對五彩絢爛的鴛鴦，在那蔚藍的天空映着的綠波裏很快樂的游泳着。她得到這件東西，她愛極了。但是再偏過去一看，她的心就突然的跳了幾下，有些不自在起來，原來，這幅繡品還綉着她的故夫和大婦的名字，這是他們結婚時人家送給他們的賀禮。現在就是她要帶了去，那末，這上面綉着的名字不是很刺目的嗎？她想到這裏，就把牠丟過一邊，兩隻眼睛又注意到別的物件上去了。既而她忽然好像悟到一種什麼真理似的，埋怨自己道：『我真傻！這有什麼要緊，這個名字綉得偏在左邊，我齊這左邊綉着名字

的地方翦下，再把右邊也翦些下來，這樣，左右兩邊都已配勻，也不失爲一幅裝在鏡框裏面的繡畫哩。」

她打定了主意，就叫松兒取翦刀，叫了兩聲，不見松兒答應，她心裏想：「松兒向來不躲懶，怎麼今夜看我正忙的時候，反而睡熟了昵？」隨即走到自己衣櫥旁邊，從這櫥上安着的抽屜裏，取出了翦刀，拿在手裏，悄悄的踱到松兒的睡房，松兒何曾睡覺！松兒在這裏背着燈坐着，看見她來了，擡起頭來，板着臉向她瞟了兩眼，兀自坐着，也不睬她，她就坐在松兒的床沿，將她的口對準松兒的一隻耳朵，大聲的再叫了一聲——「松

兒，松兒仍是不睬她；這時，她有些動火了，就說：『你是我的使女，如何竟敢這樣的大膽——裝聾啞啞！』松兒罵她說：『我是柳家的使女啊！你現在是誰家的主婦，還好意思說「我的使女」——我的使女——嗎？』她聽了松兒這兩句話，恍如劈頭澆來一桶冷水，手上拿着的那副剪刀不知不覺的落在地上，跑回房裏，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儘自在房裏來回的旋轉，她這時的心中，也像安在轆轤上的五味瓶，酸甜苦辣的來回旋轉哩！但是後來她終於起了一種決心，那時天已大亮了，她仍走到松兒的房裏，對她說：『你現在就究竟怎麼樣？我已經決定，還是做你的主婦了！』松

兒聽她說的話很斬截，知道不是虛偽，就撲通的跪了下來，和她磕頭，兩人都哭了。於是，就回斷了媒人，取銷成議。

× × × × × × ×

—— 兒 松 ——

松兒的父親回來，即到柳府問候，知道柳公父子相繼去世，心裏極其悲傷，他這時在外面很掙了些錢，看見自己的女兒長成大人，烏雲般的頭髮，蘋果般的臉蛋兒，已是一個很美麗的女郎了。他看着十分安慰，就想到她的終身大事。

這時，恰巧有個錢號的經理，年紀二十二歲，少年老成，尚未娶親，託人替他做媒，他提出求婚條件，就是：不論女子的出身，祇要性情好，

相貌端秀，年歲相當，他就極其歡迎的。松兒父親和這位經理雖是新交，但是知道他是一個商界中很難得的青年，松兒嫁給他，那是再好沒有了。他就把這事告訴她，她聽了父親的話，心裏實是說不出的感激；但是她一想到女主人因為受了她一句話的感動，忍死到如今，她現在若是離開女主人而去，於心何忍呢？而且她父親若是沒有柳家的幫助，焉有今日？飲水尚且思源，何況受人這樣大的恩典，她想到這裏，便起了一個不嫁的決心。

這時，她眼睛直直的望着她那慈愛的老父，兩眶的熱淚滾滾的流了下來。

中人之家

——中—— 王家的丈夫是在洋行中供職的，他起初祇掙五十圓一月，做了五六年，他每月的薪水漸漸的增加到一百五十圓了。

他可以代表上海地方的中人之家。

一家 王家的妻子是容易受環境支配的，她看見人家坐汽車，就要求他丈夫買汽車，但是，丈夫說

：『我是中人之家，不能夠自己備汽車。』

丈夫卻很會做丈夫，他在禮拜六下午或是禮拜日會租汽車請他的夫人坐。

妻子看見人家穿的吃的都十分講究，心中總是抱不平，以爲：『我們也可以如此行的，我的丈夫不是每月也有一百五十圓的進款麼？』

——有人從南京下來說：『南京的東西很貴，因爲那些做官的人喫好的，穿好的，所以上等的東西都昂貴起來，金山橘子要二圓一打，有時，就是有錢還買不到哩。錢君現在的開銷，每月是五百圓，每頓飯後所吃的橘子總在一打以上。』

妻子聽了很驚奇的說：『錢君以前在上海的時候，吃的是豆腐，穿的是最起碼的西裝，現在竟然有這樣的闊麼？』

她就在她丈夫面前表示不滿，而且說：『你

爲什麼要在洋行中做外國人的下屬，何不也到南京去做官？」

從此，丈夫每禮拜總辦些金山橘子歸家，他們在吃完午餐或晚餐的時候，就切開幾個橘子喫喫。

人 妻子說：「坐汽車是爲的呼吸新鮮空氣，喫之 橘子是很有益於脾胃。可惜我們中國人太不講衛生了。」

—— 丈夫每月的進款仍是一百五十圓，但是出款有時竟超過二百圓了。而且房金又加增五圓，捐稅又比從前多了幾項。

妻子的一方面卻仍覺得丈夫的無用，不能像

南京的錢君那樣的活動。

有一天，王宅的夫婦在街上走路，丈夫是在想着如何可以多掙些進款，而她——他的妻子

——卻在街上東張西望。

——中——
她看見一家五口在吃晚飯，吃的是糙米飯，人除一碗黃豆芽以外，沒有別的下飯菜，兩個大人之三個孩子都是吃的很有滋味。

——家——
他們一會兒走到江邊，她又看見渡船上的人在喫他們的晚飯了，有一隻船上有四個人在喫飯，船板上陳列的只有一碗菜，她用她的銳利的眼光從遠處望去，好像是一碗鹽炒的豆。還有一家，船上的人只是一個男子，他的下飯的東西也只

是一碗鹽魚。

她對丈夫說：『這些下等人的生活不知道他們如何過法的。』

——中——
丈夫說：『可憐，前幾年那些窮人們大概還有兩碗菜，一碗是豆子或是黃豆芽這一類的東西人，還有一碗便是鹽菜湯，但是現在不知怎樣的竟之然又減少一碗了，可憐！』

——家——
妻說：『我們與他們一比，我們是在天堂中生活着了。』

丈夫說：『你說的是！』

從此王家的妻子不再向她的丈夫要求甚麼，王家的家庭中從此不再有什麼怨歎的聲音，王宅

每月的進款也不再發生入不敷出的恐慌了。

一九二九年五月下旬

十一

項圈

—— 項 ——

她是動人憐愛美麗女郎中的一個，大約由於造物者偶然的錯誤，遂使她誤生在貧寒人家了。

—— 圈 ——
她沒有粧奩，沒有資產，也沒有方法能使富貴有名望的人認識她，了解她，愛她，娶她，所以她就委委曲曲地嫁了一個在公共教育機關的辦公室內辦事的小小書記員。

她穿得很樸素，因為她沒有好衣服穿。她總

是鬱鬱不樂，彷彿她真的曾經富貴而現在式微了。因爲在婦女本沒有什麼階級與位份之分，容貌，姿勢，手段，比家世與出身關係更重要。天然的皎豔，瀟灑的姿態，圓到的應酬，乃是惟一的權力，能夠使平民人家的婦女與貴族命婦並駕齊驅。

她覺得她是天生的應該受一切精美奢華的供養，所以她常以爲她所處的地位是很苦的。她看不慣那鄙陋的住屋，糞土的牆壁，破舊的椅子，惡劣的窗簾。凡這一切事情在別的和她處於同等地位的婦女都絕不放在心上，她都覺得受不住，常因此生氣。她一見那代她做粗重生活的鄉下婦

女，就引起她滿肚子的不舒服，使她如同夢見惡魔。她夢想那跳舞場中的靜肅的前室，壁上懸掛着東方的錦繡品，黃銅的高燭臺點得亮煌煌地，兩個穿制服的健僕躺在大的靠背椅上，熱氣管的溫煖使他們困倦了。她又夢想到那精雅的客廳，配着那古式的絲織物，精巧的櫥裏陳設着無價的古董。又夢想到小小的私室，專預備給她與知己朋友作五小時的長談的。她的朋友都是別的婦女所眼熱而願與之締交的有名人物。

當她坐在那鋪着一條已用了三日的舊桌衣的圓桌子面前進膳時，她的丈夫坐在她的對面，揭開湯碗的蓋，很快活地說道：『這肉湯真好啊！』

恐怕沒比這更好的了！——可是她的心中卻在想那精美的盛筵，發光的銀器，壁上圍着錦幔，織出古裝的人物，或美麗的珍禽在仙林中飛翔。她又想那美味的食物放在精巧的盤裏送上來，嘴裏嚼着粉紅色的鱒魚肉，或是鵝鶉的翅膀，含笑靜聽坐在她左右的英俊少年向她低聲談話。

她沒有好衣服，沒有珍飾，什麼都沒有，可是她所愛的就是這一些。她覺得她是天生成應當穿得好，吃得好的，她很想能粧飾得姣豔動人，像個天仙一樣，爲人所眼熱，爲人所依戀，她有一朋友，是她從前在聖母院讀書時候的同學。那朋友家裏很富，她不願意再去見她了，因爲從她

那裏回來，她心中常感到異常的痛苦。

可是有一天晚上，她的丈夫回來時，手裏拿了一個大信封，臉上呈露戰勝而回的喜色。他把那信封遞給她，道：『這是給你的。』她氣憤憤地撕破了那信封，抽出一張鉛印的請帖來，上面寫是的：

公共教育部部長喬奇郎本拿夫婦敬請

勞賽爾先生於一月十八日（即禮拜一）晚一同

光降巴黎行宮。

她非特不如她丈夫所希望的那樣高興，反而把那請帖向桌上一扔，冷笑道：『你要我拿了這個幹什麼呢？』他道：『可是，我愛，我以爲你

見了這請帖必很歡喜。你永不出去，這一次卻是一個極好的機會。我費了很大的力纔弄到這一張請帖。人人都想去，他們發出的請帖卻不多，書記員被請的更是很少很少。那天所有官場中人都要到的。『她用含怒的眼光看着他，很不耐煩地說道：『你叫我穿了什麼去呢？』原來他沒有想到這一層。他吃吃地說道：『那個麼？你何不就穿上次到戲園裏去穿的那一套？那套我看很好。』他惶急萬分，不敢往下說了，因為他見他的愛妻已經哭泣了，兩顆大淚珠從她的眼角慢慢地向着鼻尖流下。他輕輕地說道：『你爲什麼？你爲什麼？』她用了十分的氣力制服了她的悲哀，她

拭去了頰上的淚痕，平心靜氣地說道：『沒有什麼。不過因為我沒有衣服，所以不能到那跳舞會去。你把這請帖送了你的朋友罷，因為你朋友的夫人有比我好的衣服。』他失望了。後來他又說：『麥梯而特，這個我們可以商量。做一套合式的衣服要費多少錢？那一套很簡單的衣服，你別的時候也可以穿的。』她細細想了一回，算一算衣服的貨料與工價。她也不知道說出怎樣一個數目纔能不致使那很貧窮的書記員吃驚，而使她的要求不致立刻遭拒絕。最後她纔疑疑惑惑地答道：『我也不知道確實的價值，不過據我算來至少要四百佛郎。』他聽了這話，面容略略變色，因

爲他正積了四百佛郎，預備買一枝鎗，明年夏季他就可以同朋友到南推勒去打獵了。可是他終究應許道：『很好。我當給你四百佛郎，你拿去做一件美麗的衣服。』後來跳舞會的日期已近了，勞夫人更覺悶悶不樂，可是她的新衣服已經做好。有一天晚上，她的丈夫問她道：『我愛，你究竟爲了什麼事？我看你在這兩三天中態度很有些奇特。』她答道：『我所恨的就是沒有一件珍飾，連一塊最尋常的寶石都沒有。沒有什麼可以簪戴，使人一望就看出我的窮相。我細想還不如不去的好。』他道：『你何不戴幾朵鮮花？在這個時候戴鮮花很時髦，你祇須費十個佛郎就可以買

兩三朵很美麗的鮮花了。『她不願意聽他的話，冷冷地說道：『我不要戴。最難堪的就是在富貴婦女面前顯出你的窮醜。』她的丈夫忽然歡呼道：『你好笨啊！爲什麼你不去找你的朋友福夫人，向她借幾件珍飾呢？論你們的交情，難道還做不到這事麼？』她也不禁喜極而呼道：『真的，我竟沒有想到這一層。』

第二天，她就到她那朋友的家裏，告訴她自己的難處。福夫人就在一個有玻璃門的櫥裏拿出一隻大首飾箱來，開了箱蓋，對勞夫人說道：『好友，你自己揀罷。』她先見幾隻手鐲，後見一串珍珠的項圈，又見一個維尼新金十字架，用寶

石鑲的，製得精細無比。她走到鏡子面前，把那些首飾一件一件試戴，她遲遲地捨不得把牠們解下來歸在原處。她不住的問：「你沒有別的了麼？」福夫人道：「有是還有，可是我不知道你喜歡什麼。」說着，她就打開一隻黑的緞匣，裏面乃是一串燦爛奪目的金剛鑽項圈。勞夫人的心被一種劇烈的慾望激得狂跳不已。她伸出顫慄的手，接過那項圈，扣在頸上，對鏡自照，幾乎沉醉在愉快中了。後來她忽然心中充滿着怨憤，遲疑地問道：「你能把這個借給我麼？祇有這個？」福夫人道：「可以，可以，當然可以。」她立即跳到福夫人面前，同她接了一個熱烈的吻，然後

拿了這串項圈如飛地走出去了。

跳舞會的日期已到，勞夫人這一天極力修飾，她比所有的人更美麗，既文雅，又嬌嫩，兩頰粉紅，常帶笑容。她幾乎因樂極而發狂了。所有的男賓都注視着她，請教她的名字，或轉輾託人介紹，所有的內閣人員都要和她跳舞，就是總長自己也特別優待她。她那時竟沉醉在跳舞中了。她的容貌姿態，真可以壓倒全場的女賓。很出風頭，又有榮耀。她在衆人的頌讚和羨慕中，竟忘記她平日的一切了。這次機會非常難得，彷彿戰士得勝時的情形。一般婦女的心理遇着了這種的機會，比蜜更甜。她離開跳舞場的時候，已是早

上四點鐘了。她的丈夫和另外三位男賓從半夜裏起就在一間沒有人到的小屋裏磕睡，他們的夫人却都在外面鬧得興趣正濃。這時候他們知道外面已散了會，纔都用手擦了一擦眼睛，從小屋裏出來服侍他們的夫人回去。勞先生把帶來的一條舊圍巾披在她夫人的肩上，這圍巾和她身上所穿的跳舞衣很不相稱，她很覺得羞恥，想急急逃出去，免得被那些穿貴重的皮大衣的婦女看見。勞賽爾拉住她道：『且等一等。外面很冷，出去要傷風的，我去替你雇車。』她不聽他，急急的走下了扶梯。他們到了街上，竟看不見一輛馬車。他們心中焦急，看見遠遠有馬車走過，就高聲呼叫

。他們向着塞納河走去，又急又冷，顫慄不已。後來在碼頭上他們見一輛破舊的兩輪車，這種兩輪車彷彿是自慚形穢，白晝不敢出現，必須到了半夜之後，纔看得見牠們。這時他們沒法，祇得上了這污穢的兩輪車，一到了家裏，她覺得一切榮耀都已過去了，而他卻想到明天十點鐘必須到辦公室辦事。她站在鏡子前面，輕輕拿下圍在肩上的圍巾，想再看一看自己這一身華美的裝飾。忽然她發出一聲悲慘的呼聲，她的項圈已不在頸上了。她丈夫已脫去了一半衣服，聽見她的呼聲，就問道：「什麼事？」她發狂似地轉身向着她丈夫道：「我……我……我把福夫人的項圈失掉

了。『他站起來，手足無措地說道：『怎樣？那裏？——決不會有這樣的事！』他們向衣服褶襠裏，大衣褶襠裏，內外衣袋裏，各處都找遍了，都沒有看見。他問道：『當你走出跳舞場時，你確實知道這項圈是在你頸上麼？』她道：『還在。我在行宮的走廊上還摸了一摸的。』他道：『你若掉在街上，我們必能聽見，大概是掉在馬車裏了。』她道：『是啊，一定是在馬車裏了。你可曾記着馬車的號數？』他道：『沒有。你呢？你可曾注意？』她道：『也沒有。』兩人像被電震呆了，四目相對，默默無言。最後，勞賽爾穿上衣服，道：『讓我們沿我們來時走的路一步一

步尋回去，看可能找得到。」說着，他就出去了。她仍穿着那身跳舞衣服，坐在椅子上等候。她沒有氣力上床睡覺，她非常頹喪，沒有精神，沒有思想。她的丈夫差不多到了七點鐘纔回來，他什麼都沒有找到。他到警察署報告，到報館懸賞徵求，到馬車行訪問，東奔西走，凡有一線希望的地方可以說都到過了。她整天在家裏等候，她的心彷彿在滾油中煎熬。晚上他回來了，他的面色灰白，他得不到絲毫線索。他對他的夫人說道：「你必須寫信給你的朋友，告訴她你不幸把那項圈的扣弄壞了，現在已拿去修理，這樣，我們可以慢慢地再想法子。」她就照着他的話寫了一

封信給福夫人。一星期已過去，項圈還是沒有尋回，他們也失望了。勞賽爾彷彿添了五歲年紀。他說：『我們現在必須商議賠償這項圈的法子。』第二天，他們就帶了那裝項圈的匣子去找那珠寶商店，那珠寶商店的招牌他們是在那匣子裏面尋到的。那珠寶商店查了一查他的賬簿，道：『夫人，這匣子雖是由我們這裏售出，那項圈卻並不是由我們這裏售出的。』於是，他們從這一家珠寶商店訪到那一家珠寶商店，要訪一串和那失去的一串相同的項圈。他們兩個人因為憂悶惱怒而幾乎生病了。最後，他們在皇宮街的一家店裏找到了一串金剛鑽項圈，據他們看來是和那失去

的一串一式無二的。這項圈價值是四萬法郎，可是三萬六千法郎他也肯賣了。他們就求那珠寶商在三天之內不要把那項圈賣去，並且同他說定如果在二月底之前找到了那一串，這一串可以以三萬四千法郎退回店家。勞賽爾自己有一萬八千法郎，這是他父親的遺產，其餘的他祇得設法去求人告貸，這裏一千，那裏五百，東求西告，還是不足數。他不能顧全肉體上的和腦筋上的能力，也不怕肩上的重擔了，他向親戚朋友都借到了，又向那放債取重利的和種種異族的債主去借。總而言之，他不問債主如何兇惡，利息如何厚重，凡能達到目的的他就做了。至終他把三萬六千法

郎放在珠寶商的櫃臺上，買了那串新項圈回來。當勞夫人把那串項圈送還福夫人時，福夫人冷冷地說道：『你早就該送還我了，萬一我自己需用呢？』勞夫人耽着老大的心事，生怕被她察出了這不是她的原物，那怎麼得了呢？她不是要想勞夫人是個賊麼？』可是福夫人並沒有揭開匣蓋驗看，就放在櫥裏了。

勞夫人現在已明白了自己處境的窘迫，忽然之間她下了決心，要奮勇去忍受這一切。那可怕的債務是必須償還的，當由她負責償還。他們把他們的下人辭去，把房屋退了租，另租了人家一間閣樓居住。她這時候纔親自嘗到粗重生活與廚

娘工作的苦味。她洗滌碗碟，伸出她那蘭花手指去擦洗油膩的鍋子。她洗污穢的衣服，桌衣，窗簾，晾在竹竿上。她每天早上下樓去傾倒垃圾，或是提着水桶上樓，每走幾步就得停下來休息。她穿着貧苦婦女的衣服，臂上挽着籃，上水菓攤，雜貨店，或是牛肉店去，爲了一兩枚銅元和人家斤斤較量。他們每一個月去還清幾筆債，把別的借清一清利息，展遲清償的日期。她的丈夫每天黃昏時代某商人理賬，有時候夜已深了，還要埋頭抄那每頁僅得五分錢酬勞的書。這種勞苦的生活過了十年，他們方始把所有的債務，放債人的重息，年復一年堆積的複利，都還清了，勞夫

人現在已顯老態了，她真已變成貧家婦女了，又壯健，又剛強，又粗蠢。她散亂着灰白的頭髮，歪緊着裙子，用她那粗而紅的手潑水洗地板。她說話的聲音響得可怕。可是有時候當她丈夫在辦公室時，她獨自坐在窗前，想起好多年前的那一天快樂的晚上。在那一次跳舞會中，她是何等美麗！何等風光！如果她沒有失去那串項圈，後來就怎麼樣呢？誰又知道！誰又知道！人生是何等奇妙：何等變幻不測啊！極微眇的一件事就可以引人入失敗或是成功。

可是有一天星期日，她因為辛苦了一星期，這一天特意到愛黎賽去散步解悶。忽然她見迎面

走來一個婦人，攜着一個孩子，這婦人就是福夫人。她還是很年輕，很美麗，很姣嫩。勞夫人心中突受感觸，她應該去同她說話麼？當然的，爲什麼不去同她說話呢？現在她既已把債還清，她要把這詳細情形告訴她了。爲什麼不告訴她呢？她就迎上前去，說：「若納，你好啊。」福夫人見這一個貧苦婦人這樣很親熱地同她說話，覺得非常詫異，她絕對想不起這是誰。她吃吃的說道：「但是……夫人……我不認識你……大概是弄錯了。」勞夫人道：「沒有弄錯，我就是麥梯而特勞賽爾。」她的朋友驚呼道：「哎喲！可憐的麥梯而特，你爲什麼這樣改變了？」勞夫人道

：「是啊，自從那一次我和你會面之後，過的都是苦日子，我已過了十年的苦日子了。這些都是為你啊。」福夫人道：「爲我麼？這是怎麼說的？」勞夫人道：「你可還記得上次我赴跳舞時借你的金剛鑽項圈麼？」福夫人道：「那是有的，可是，怎麼樣呢？」勞夫人道：「那麼！我把這項圈失去了。」福夫人道：「你這是說的什麼話？你不是已經還了我麼？」勞夫人道：「我還你的乃是另外一串，不過和你那一串一式無二的，我們經了十年的苦工，方能把買這項圈所負的債還清。你知道像我們這家無擔石的人，要還這筆債真是不容易。現在這債終於還清了，這倒是一

件很覺愉快的事。『福夫人呆住了，她說道：『你說買了一串金剛鑽項圈來賠償我麼？』勞夫人道：『是啊，你沒有看出麼？這兩串原是很相像的。』說着，她露出得意而誠樸的笑容。福夫人深受感動，緊緊握住她的一隻手，道：『我的可憐的麥梯而特，我的那串項圈是假的，至多只值五百法郎。』

（這篇是法國小說大家莫泊桑的傑作，由廣學會沈女士駿英譯成中文。編者道謝。）

十二

阿拔斯王和一個窮婦人

某夜，國王阿拔斯從宮中出來遊行，他走了許多條街，最後走到幾所破屋。他在那裏聽見小孩們的哭聲。他們一面哭，一面對母親說：『呵，媽媽，我們要餓死了。可憐我們吧！』母親也哭着對他們說：『願上帝叫我死去，我沒有東西給你們喫，我有甚麼方法呢？』

國王聽見了，他便穿上乞丐的衣服，將一隻盛滿了肉粥的碗掛在自己的肩上。他走近去，那婦人看見他，以爲這是一個乞丐。她站起來招呼他，他便坐下，解下他那滿盛着肉粥的討飯碗放在他們面前，請他們飽喫了一頓。他臨走時，還從手指上脫下一隻戒指交給那婦人，說：『你拿

去把這物件存在麵包店裏，你們就天天有麵包喫，直喫到你的孩子們都長大。」說罷，他就離開她們去了。

第二日，婦人歡天喜地的將戒指帶到麵包店去，交給麵包店的老板，說：「麵包師，我給你這戒指，請你每夜給我的孩子們麵包。」麵包店老板拿了那戒指，看了又看，知道是一隻很值錢的戒指，於是，他問婦人：「婦人，誰給你這戒指？」那婦人卻說：「這是我自己的戒指。」他說：「不對，你說謊，你是偷來的。」他立刻把她拘留下來，送她到法官面前，並且告她，說：「庭長，昨夜這婦人偷去我的一隻箱子，我有一

隻戒指放在那箱子裏，現在她拿了戒指來賣給我，說是她自己的，我就把她扭到這裏來，賢明的官啊，請你依法處分她。」

法官對他的手下說：「不錯，把那婦人拘留下來。」他們就把那窮婦人拘留着。法官又吩咐割去她的耳朵，然後對她說：「滾出去。」她的耳朵被割去了，她負着痛去找她的孩子們，他們正在饑餓着。那窮婦便哀號着說：「呵，上帝，不要饒恕那乞丐呀！我們每夜都比今天好過，我們現在不特是飢餓，而且連我的耳朵都割去了。我不知道他從什麼地方偷了那戒指來送給我，要我拿去交給麪包店，他一定知道那是麪包店老板

的東西。惡鬼，你知道是偷來的東西，爲什麼，要使我送回去呢？啊，天主，那乞丐今生不能有好日子過的，他使我受這樣的痛苦。」

就在這時，阿拔斯王又走到窮婦人的門口，他聽見她們的哭泣比前次更悲哀，他就走進那破屋，孩子們一看見他來，都大叫起來：「呵，母親，昨夜那乞丐又來了！」那婦人說：「呵！乞丐，上帝會使你一生沒有樂趣！」阿拔斯王問：「姊姊，爲甚麼呢？」

於是，她把她的故事說一遍。王聽了很受感，便說：「好吧，起來，到我家去。」她起初還不肯去，後來終於起來，領着孩子們同着王去了。

。到王宮的門前，婦人害怕了，自忖說：「他把我們帶到甚麼地方去呢？」但國王把她們交給承管內宮的人，說：「小心服侍這些小百姓，拿一個好膏藥給她貼耳朵。」

國王進到自己室中，一夜不能安睡，不住地說：「呵，上帝，我對於這些孩子們做了錯事，害得那婦人被割去她的耳朵，我將怎樣辦呢？」那時，王的臣僕替那婦人貼上膏藥，她立刻止了痛。

次日早晨，阿拔斯王穿上大紅的袍，說：「去，將做麵包者與法官一併帶來。」不一刻的時辰，他們都被帶到了，國王說：「呵，做麵包者

，那戒指是你的麼？倘若那戒指是你的，你該拿一個相同的出來；不然，我卻拿得出一個相同的，那戒指就是我的了。」做麵包者拿不出一個相同的出來，國王卻拿了出來。旁邊站着的人都說：「這兩個戒指完全一樣，一點差別也沒有，顯然都是國王的戒指了。」

國王於是對庭長說：「好，你是一個法官，你爲甚麼不審出案情的真相，便任意刑罰小百姓呢？」他立刻發下命令，將那做麵包者和法官都嚴辦了，又將他們的財產都賜給那窮婦人和她的孩子們。

這故事完了。

十三

和爾媽媽（格列姆著）

—— 媽 媽 爾 和 ——

從前有一個寡婦，她有兩個女兒；其中一個又美麗又勤力，還有一個卻是又醜又懶。那做母親的卻溺愛那個醜而懶的，因為那是她的親生女兒，別一個卻是她丈夫的前妻所生，家中鉅細事情一概要她去做；她的繼母每叫她到路旁的一口井邊去紡紗，做到她手指出血為止。一天，她不留心，濺了幾滴血在紡錘上，當下那女孩子便把身子僂到井口上去，預備把那紡錘拿到井水裏去

洗滌，那知那紡錘突然從她手中跳了出去，落入井內。她跑回家中去，哭訴着這件不幸的事，她的繼母對她咆哮了一場之後，惡狠狠的對她說道：『你既然把紡錘落到了井裏去，那末，你就得自己下井裏去把牠找回來。』

那女孩子回到了井邊，茫然不知所措，最後一陣心酸，竟跳下井裏去找紡錘去了。

以後，她就失了知覺，直到一覺醒來，只見身子臥在一塊風景美麗的草地上，陽光和煦，百花燦爛。

她站了起來，在草地上一路行走，不久，就看見一隻烘麪包的爐子，裏面纍纍然都是麪包，

那些麵包看見她，齊聲喊道：『把我們拿出來，把我們拿出來，不然啊！我們要燒成灰燼了；我們已經烘了許多時候了』。當下她就拿了火鏟的柄，把那些麵包拖了出來。

—— 媽 媽 爾 和 ——

她繼續走過去，不久，就到了一棵蘋果樹面前，樹上果實纍纍。『搖搖我吧，搖搖我吧，我懇求你』，那棵樹叫着，『我的蘋果枚枚都熟了』。她就去搖那棵樹，蘋果就像雨一般的落下去，她只管搖下去，直到樹上一枚蘋果都不剩了。然後謹謹慎慎的把蘋果拾攏來，聚成一堆，她又再走過去。

這次，她走到了一間小屋面前，她看見裏面

有一個老婦在朝外邊張望，她的牙齒大得像虎牙一般，嚇得這女孩子背轉身就逃。可是那老婦喊住她，道：『你怕些什麼，好孩子！同我一塊兒住；只要你把我家裏的事替我做得好好的，我可以使你很快樂。可是你每天整理臥具，必須要極其當心，你必須把床極力搖着，搖到被褥裏的毛羽四面飛開來，這時下界的人們就說下雪了，因為我就是和爾媽媽』。老婦說話的時候，非常和氣，那女孩子的膽子便漸漸大起來了，答應她替她做事。

她處處聽那老婦的命令，做着一切的事，每次整理臥具的時候，她把床極力的搖着，搖到被

褥裏毛羽紛飛開來，好像雪花。那個老婦果然像她自己所說的那樣好，從來不對她疾言厲色，天天給她薰魚燒肉吃。

她和和爾媽媽住了好些時候，漸漸覺得有些不快起來了。最初她自己也說不出爲什麼憂愁的道理來，可是最後她心中明白了，原來是起了思家病，雖然她在這裏和和爾媽媽住在一塊比較和她母親和妹子居住要好上一千倍。隔了幾時，她便到和爾媽媽那裏，對她說道：『我渴想回家，不能再和你住下去了，因爲我住在這裏雖然快活，可是我必須要回到我自己的親人那邊去』。

和爾媽媽說道：『你能想到家鄉，使我很喜

歡。因爲你勤力服事了我，所以我現在親自送你回去。』說着，她攙了她的手，領她到大門面前。她把門開了，那女孩子就一脚跨出門口去，忽然金雨驟下，那些金液都黏住在她的身上，滿身都是。

—— 媽 媽 爾 和 ——

『這些東西，作爲你勤勞的酬獎』，和爾媽說了，同時，她還給了她那個紡錘。隨後門閉上了，那女孩子睜眼一看，已經在地上，離她母親的家裏不遠了。

當她走進庭中的時候，井邊一隻雄鷄啼了起來：

『雄鷄喔喔啼！』

你的金女兒回來哩」。

當下她走了進去，她的母親和妹子看見她滿載金子而歸，都表示歡迎。

—— 媽 媽 爾 和 ——

這女孩子把她的所遇細說了端詳；那個母親聽得她說了金子的來源，便亟望那個醜而且懶的女兒也得着一樣的佳運。因此，她也遣她到井邊去紡紗；但是她痛恨工作，便心生一計，把手放到荆棘叢中去刺破了手指，將滴出來的血塗在紡錘上。然後她把紡錘投下井裏去，自己跟着跳下去。

她也像她姊姊一般的，來至在一塊草地上，而且也在同一條路上走過去，走到爐子燃着的地

方，爐內的麵包同前次一樣叫喊道：『請你拿我們出來！請你拿我們出來！不然，我們要燒成灰燼了；我們已經烘了許多時候了』。可是那懶東西回答道：『我來把我的手弄污麼？』說罷，便昂然走了過去。不久，她到了蘋果樹那裏，那棵樹喊着：『搖搖我吧，搖搖我吧，我懇求你。蘋果枚枚熟了』。但她回答道：『蘋果落下來，怕不要打破我的頭顱』？說罷，又走了過去。不久，她到了和爾媽媽的家裏，她看見了那老婦，倒並不害怕，因為她已經聽見她姊姊告訴過她，那老婦有大得可怕的牙齒。她立刻跑到和爾媽媽面前去，自己情願替他做工。

—— 媽 媽 爾 和 ——

第一天，她勉強服從和爾媽媽的命令操作着，因為她一心想得金子。可是一到第二天，她就開始懶惰起來，第三天更其變本加厲，以後索性整個早晨不起身了。和爾媽媽的床，她也不整理，更不把床搖得被褥裏的毛羽飛出來。和爾媽媽卻不耐煩起來了，對她說她不要她住在那裏了。那懶女孩子正想回去，心中大喜，忖道：『我立刻就可以有盈千累萬的金子了。』當下和爾媽媽也領她到大門那裏，開了門放她出去，可是當她跨出門口去的時候，上面落下來的不是金雨，卻是一桶黑漆，沒頭沒腦的倒在她身上。

『這是你的工作的報酬』，那老婆子說了，

便把門關了起來。

懶女孩滿身黑漆的回到家裏去，井邊的雄鷄看見了她，啼着：

「雄鷄喔喔啼！」

你的黑漆女兒回來哩！」。

懶女孩無論怎樣洗刮，她那身上的黑漆是永久留着不去了。

十四

錯 誤

「常欠債不是道理，我希望家中有一萬圓，然後可以專心的從事於文藝。」

一位青年的作家這樣思想。

他在公事完畢以後，就努力的作小說。

在夏天的炎暑中，額上的汗如雨注般的落下。但是，他還是作小說。

這樣的辛苦，但是所得的酬勞每千字不是五圓就是三圓。一萬圓的積蓄是難於登天了。

報館主筆很歡迎這位青年的小說家，因為自從登了他的小說以後，報的暢銷竟增加到十倍。但是，那位青年作家的收入仍是五圓或三圓。

「離一萬圓尚遠，」這是他積蓄到一千圓時的一句話。

他仍舊在作文字的事業，但是，他不知道如何去安排他的一千圓。

他於是把這款子的一半去放在銀行中，又有一半去作生意。

其中有一種事業，就是按月出洋十二圓存到萬國儲蓄會中去。

他每天的工夫，起碼有一部分是用在如何支配金錢，因為他開始留心於經濟界了。

他的小說似乎不如從前的優美，雖然出產的數量仍不減。

有一天，他在報上看見他的儲蓄券中了特彩，他覺得很高興，因為比那萬圓之數已超過幾倍

了。

他自對自說：『如何去用這筆大款呢？』

『造一所大屋子麼？』

『那末，請甚麼人去造？應該如何造法？我都是外行。』

『而且，地還沒有買好，在甚麼地方去造屋最好？滬西太遠，滬北太雜亂，這邊也許會發生兵災，那邊也許會變成工廠的中心，都不適於居所。』

『那末，房屋暫且不造罷。』

『但是這筆款子作甚麼用呢？買股票罷！但是，中國的股票沒有一家靠得住，那些賺錢的股

票又不容易買得到。

「買公債票罷！但是，大半的公債票是漲落不定，無非是投機者的勾當，我還是以不買爲上策。」

他想了許多功夫，並沒有想到：「現在有錢了，可以專心從事於文藝。」

在他的紙上沒有一個字，那日上午他並未做成甚麼小說。

他到儲蓄會領款去了。

他在歸途中並不見得快樂。

他把一包紙放在桌上。

他的妻問他：「這包是否鈔票？我們不是可

以安心作事了麼？你作小說，我料理家務，有錢就有幸福。」

他不作聲，呆呆的坐在椅子上。

他妻子把那包打開，並不見鈔洋，原來是一些空白的稿紙。

她驚訝了，『你的特彩在那裏？是否已存到銀行中去了？』

『那裏有特彩，報紙上的號碼排錯了，我連一文也拿不到。』他回答說。

『那是一件令人十分失望的事。』她說。

『只有一條路，吾妻！』

『只有一條路。』他又續說。

「甚麼路？」她問。

「仍舊去作小說。」他說。

他站了起來，把一包紙放在桌子上，拿起筆來在很短的時間便寫好了一篇三千多字的小說。

第二日他便得了十圓。

他也不再更有勇氣說：「我希望家中有一萬圓，然後可以專心的從事於文藝」了。

十五

蘇拉底城中的咖啡館 (俄國托爾斯泰原著)

印度蘇拉底城中，有一家咖啡館，裏面時常有許多旅行家和外國人聚會晤談。

一天，有一個學問高深的波斯神學家踏進這個咖啡館來。他學生的研究着神的性質，他所讀的所做的書都是關於這個問題的。他一天到晚所思想的，所讀的，和所寫的，無非是關於上帝，結果，他的腦子攪亂了，索性否認了上帝的存在。事聞於波斯王，就把他逐出波斯。

這位不幸的神學家辯論了一生的「上帝」，結果，自己投入了五里霧中，他不知道自己已經失掉了理智，而說宇宙間本來沒有一個最高的理智在做主宰。

這個人有一個非洲的奴隸，跟在他身邊。當時，那位神學家走進了咖啡館去，那個奴隸留在

外邊，靠着門坐在一塊石頭上，蒼蠅在他身邊營的叫着，他把牠們趕走了。波斯人跑進了咖啡館裏的喫烟室，坐定了，叫了一杯鴉片烟，他把牠喫了；一會兒，鴉片把他的頭腦激動了。「告訴我，下作的奴隸，」他說，「你想上帝是有的麼，還是沒有的？」

「當然有的，」那個奴隸說，說了，連忙從他的腰帶裏拿出一個小小的木偶來。

「那個，」他說，「那個就是從我出世的日子就保護着我的上帝。我們國度裏人人崇拜樹神，因為這個上帝就是用那樹上的木頭做的。」

這場神學家和他的奴隸中間的談話，給咖啡

館裏別的客人聽見了，大爲驚奇。他們覺得那個主人的問題已是突兀了，而那個奴隸的回答尤其使他們詫異。

內中一個婆羅門教徒，聽了那個奴隸所說的話，就轉過來向他說：

「蠢得可憐的東西！你竟以爲上帝是可以放在一個人的腰帶下麼？婆羅吸摩是上帝，他比全世界還要大，因爲他是創造全世界的。婆羅吸摩是獨一無二的偉大的上帝，恆河邊上的廟宇是爲他造的，在那些廟宇裏邊，他的忠實信徒——婆羅門教徒——崇拜着他。他們認識上帝，除了他們，無人認識上帝。一千年以來，中間雖然經過

許多次數的革命，那些僧侶還是掌着大權，因為那獨一無二的真神婆羅吸摩保佑着他們。」

婆羅門教徒這樣的說着，以為人家都信服他的話了。但是在場的一個猶太擲客回答他說：

「不對！真神的廟不在印度。上帝所保護的也不是婆羅門階級。真正的上帝不是婆羅門教徒所奉的上帝，而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奉的上帝。他只保佑他的選民以色列人。從世界創關，我們的國家就受他的愛護，也只有我們才有國家。我們現在分散在世界各處，這是鍛鍊我們的意思；因為上帝答應過我們，他總有一天要把他的百性聚集在耶路撒冷。到那時，耶路撒冷的

聖殿恢復往昔的光輝，以色列做了各國的盟主。』猶太人這樣說着，涕泣起來。他想說下去，但是，一個意大利教士打斷了他的話。

「你所說的是謬誤的，」他對那個猶太人說，「你冤枉了上帝。他不會特別愛你那一國的人，而冷落別人。而且就說是他以前是看重以色列人的，但是他們後來觸怒了他，使他把他們的國家毀滅，而把他們分散在地面各處，到如今已有一千九百年之久了，他們的信仰感化不了人，祇有零零落落的存立一些，大體已經消滅了。上帝不偏愛那一國百姓，而叫一切希望得救的人都歸附羅馬的天主教堂，站在那以外的人就不能得救。」

意大利人這樣的說了。但是，在場的一個改正教教士勃然變了臉色，轉過來對那天天主教教士厲聲說道：

「你敢說要想得救的人須奉你們的宗教麼？要想得救，只有遵照着福音書裏面耶穌吩咐的話去服事上帝。」

一個在蘇拉底海關裏當職員的土耳其人，坐在咖啡店裏，吸着一根煙筒，當下用一副上司對下屬的神氣轉過來向着那兩個基督教徒。

「你們相信羅馬教，都是空的，」他說，「那個宗教早已在一千二百年前被那真信條排斥替代了：那就是謨罕默德的信條啊！謨罕默德的信

仰繼續的在歐亞二洲傳播開來，甚至在中國那樣的文明國度裏也是如此。你們自己說的，上帝擯棄了猶太人，你們又引了猶太人受辱和他們的信條不能傳播開來的事實做證據。那末，你們就得供認謨罕默德教是真理了，因為那是得勝的，傳播得廣而且遠的。只有謨罕默德——上帝最近派出來的先知——的信徒纔能得救；這些人之中，又只有奧瑪的信徒能夠得救，阿利的信徒是不能得救的，因為後者是假信徒。」

對於這點，那個波斯的神學家因為是屬於阿利一宗的，就想起來有所辯駁；可是這時在場的信仰各殊的異國人中大大的起了爭執。裏面有阿

比西尼亞的基督教徒，西藏來的喇嘛，易馬伊利阿教徒和拜火教徒。他們爭論着上帝的性質，和上帝應當如何崇拜。各人都自以為自己國度裏的上帝是真正的上帝，沒有拜錯。

人人辯着鬧着，只有一個中國人——一個孔夫子的信徒，靜悄悄的坐在咖啡館的一角，不來參加舌戰。他坐在那兒啜茶，聽別的人談論，自己却不開口。

土耳其人看見了他坐在那邊，就去向他申訴道：

「你能夠證明我的話是對的，中國老哥。你不開口；但是，你開口來，我知道你一定贊成

我的說法的。貴國的商客到我這裏來求我幫忙，對我說現在中國雖然有許多種數的宗教輸入，但是，你們中國人說謀罕默德教最好，却願意信奉。請你證實我的話罷，告訴我們你對於真神與他的先知的意見。」

「是的，是的，」其餘的人都轉過來向他說，「讓我們聽你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如何。」

那個中國人——孔夫子的信徒——合眼沉思了一會兒，然後他重新把眼睛睜開來，把手從寬闊的衣袖裏伸了出來，把牠們摺在胸前，用和緩的聲調說了下面的一番話：

「諸位，照我看起來，人類所以不能在信仰

上一致的緣故，多是因爲虛驕。如果你們願意聽，我來講一個故事給你們聽，就可以使你們明白這個意思。

「我是從中國乘了一隻環游世界的英國輪船來到此地的。我們在蘇門答臘島的東岸上陸。那時正是中午，我們當中幾個人上岸後，在海濱的一些椰子樹的樹蔭下坐了，近邊是一個鄉村。我們幾個人的國籍都不同。

「我們坐在那裏的時候，一個瞎子走近我們那裏來，後來我們知道他的眼睛是因爲一天到晚看太陽而瞎掉的。

「他所以一直對着太陽看的緣故，是因爲他

要尋出太陽是怎麼東西；但是，唯一的結果，就是他的眼睛給太陽光損傷了，變了瞎子。

「他對自己說道：『太陽光不是流質；因為要是流質，那末，可以把牠盛在一只器具裏，傾到另一只器具裏，而且像水一樣可以給風吹動了。牠也不是火；因為如果是火，水要滅熄牠了。光也不是一種精氣，因為是肉眼可以看見的；却不是物質，因為是不能移動的。太陽光既不是流質，又不是火；既不是精氣，又不是物質；那末，就是空無所有了！』」

「他這樣的理論着；一天到晚看太陽，一天到晚思想着，結果，他瞎了眼睛，喪了理性。等

到他眼睛瞎了，他就徹底明白了太陽那樣東西是不存在的。

「這個盲子是和一個奴隸同來的，他把他的主人放在了在一棵椰子樹的樹蔭下，然後從地上拾起一隻椰子來，動手把牠做成 蓋燈籠。他把椰子的筋彎成了一個燈心；又把核裏的油榨了出來，把燈心放在裏面浸透了。

「那個奴隸正在忙着做燈籠，忽然，那盲子長嘆一聲，向他說道：「噲，奴隸，我對你說太陽是沒有的，這話說錯了麼？可是人們都說太陽是有的……就說是有的，那末，牠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我不知知道太陽是什麼東西，」那個奴隸說，「那個不關我事。不過我知道光是什麼東西。這裏是我做的一盞燈籠，用了牠，我可以服事你，並且在屋子裏要尋什麼就可以尋到。」

「那個奴隸把椰子殼拿了起來，說道：「這裏是我的太陽。」

「近邊坐着一個跛足的人，聽得了這些話，大笑起來：「你一定是做了一世的瞎子，」他對那個盲子說，「連太陽是什麼東西都不知道的。我來告訴你太陽是什麼東西罷。太陽是一個火球，每天早晨從海裏昇起來，晚上便落到我們島上的那些山嶺中去。我們都看見牠的出沒，如果你

從前的眼睛是亮的，你一定也看見過的。」

「一個漁夫一路聽着這番談論，也說起話來：『你顯然是從來沒有出過你自己住着的島。要是你的脚不跛，像我那樣的乘了一隻漁船出去過，你就會知道太陽不是落到我們島上的山中的，而是每天早晨從海洋裏升起來，晚上回到海裏去的。我對你說的話是真實的，因為我天天親眼看見着的。』」

「我們隊裏的一個印度人打斷了他的話，自己說起話來：『一個有理性的人竟會說出這樣荒謬絕倫的話來，真是可異。一個火球能夠到水裏去而不被熄滅麼？太陽絕端不是火球，他是一個

神道，名叫地發，他天天乘着一部戰車繞麥魯金山馳驅着。有時拉古和刻吐那兩條惡蛇侵襲地發，把他吞食下肚，那時，大地就昏黑起來。但是，我們的祭司們會禱告那兩條蛇，請求把那神道釋放，他就恢復了自由。只有像你們那樣從來沒有出過你們自己的島的無知之輩，纔以為太陽只照在你們自己的地方上的。

「接着輪到在場的一個埃及船主說話了。『不對，』他說，『你也是錯的。太陽不是個神道，不是只繞着印度和那裏的金山而行的。我時常在黑海中及阿刺伯沿岸航海，到過馬達加斯加和非列賓羣島。太陽普照大地，不單單照着印度。』

牠不是繞着一個山行轉的，牠在極東的日本三島升起來，要落於極西的英倫三島。日本人稱他們的國家叫做日本，原來日本就是「太陽的產生」的意思：我熟悉這個，因為我看的多，而從我的祖父那裏聽得更多，他航海航到了海的極端。」

「他還想講下去，但是，我們船上的一個英國水手打斷了他的話。那個水手說：「沒有一國的人民比英國人更明白太陽行動的道理。英國人都知道太陽不是從一處地方升起來的，也不落到那一處地方去。太陽是不停的繞着地球轉動着的。我們可以確定其如此，因為我們纔環遊了世界，看見沒有一個地方是照不着太陽的。我們隨便

到那裏，太陽總是早晨出來，晚間隱去，和此地一個樣子。」

「當下那個英國水手拿了一根棒，在沙地上畫着圓圈，解釋太陽在天空中繞着地球行轉的樣子。但是也講不清楚，就指着船上的領港者說：「這位比我知道得詳細，他能夠講解明白。」

「那個領港者是個聰明人，他那些時候一聲不響的靜聽他們的談說，直到有人叫到他。這時，人人都轉過來向着他，他就說：「你們的互相爭論，都是錯誤的，而且你們自己也受了騙。太陽不是繞日而行的，倒是地球繞太陽而行的，在廿四小時內朝太陽周而復始的繞行着，非但日本

非列賓和我們現在住着的蘇門答臘照着太陽，而就是非洲，歐洲，和美洲，以及其他許多地方，也都照着太陽哩。太陽不只照一座山，不只照一個島，不只照一個海，甚至於也不只照一個地球，而是除了我們的地球之外，還照着許多別的行星哩。如果你對天上看，不要對你腳下的地皮看，你們也許可以懂得這點，而不會以為太陽只照着你們，或者只照着你所住的地方了。」

「那個聰明的老於航海而熟於天文的領港者這樣的說了。」所以關於信仰的問題，「那位中國的儒者說下去，「人們中間的誤會和紛爭，都是起於虛驕。對於太陽如此，對於上帝亦何獨不

然。各人都想要專有一個上帝，或者至少這個上帝是他的本地方專有的。各地方的人都想把上帝關在他們的廟宇裏，其實上帝是全世界都容他不下下的。

二能有一座廟比得到上帝自己所造的那座聖殿麼？他造了這座聖殿，使人們在一個信仰一個宗教之下團結起來。

二人們所建的廟宇都是照這座聖殿的式樣造的，這座聖殿是上帝自己的天地。每座廟裏都有施洗池，圓頂，明燈，圖畫，雕刻，碑文，律法版，祭物，聖臺，祭司。但是，那一座廟裏有像海洋那樣的一只施洗池？那一座廟裏有像蒼穹那

樣的一個圓頂？那一座廟裏有像日月星辰那樣的明燈？那一座廟裏有能和活的相愛互助的人相比的人物？那裏有一本記載上帝的至善的書，比上帝播施於人類的福還要容易懂？那裏有一本法律書及得到那本寫在一個人的心版上的律法書那樣的明白？那一種的犧牲行爲尙能和一對戀人爲對方的幸福起見而犧牲自己的那種行爲相比？那座聖臺能和一個好人的心地相比？在那座聖臺，上帝親自接受祭物？

二 一個人把上帝看得愈高，他就認識得上帝愈清楚。一個人認識得上帝愈清楚，他就愈接近了上帝，他做做着上帝的至善，上帝的仁慈，和

愛人之心。

「所以，一個看見太陽全部的光普照大地的人不要責備輕笑那個迷信於他的偶像而只能看見太陽光的一縷的人。甚至他也不可輕視那個瞎了眼睛完全看不見太陽的無信仰者。」

中國的儒者說了這番話之後，咖啡館裏面的人都寂然無聲，不再爭論誰的信仰最好了。

十六 一個妓女的故事

(法朗士原著)

在孟加拉，馬圖拉地方，有一著名的妓女，她的色藝，都能傾倒衆生。這妓女的名字就是凡薩凡黛德。她，有一次，遇見了鎮上一個富商的

兒子，她一見了便十分鍾情。於是，差遣她的僕人送信給他，說她是十分的傾慕他，並且願他來到她的家內。但是，那個男子沒有來。他是清正仁慈，學識豐富，而且他是遵守律法，信仰佛誠的人。所以她對於這女子的愛，似乎是十分地輕視了。

過時不久，這女子犯了法律，依法定罪，應當凌遲處死，要將她的手足耳鼻一一都割下。她被帶往墓地受刑，但是，刑法執行以後，她仍是沒有死。

她的僕人，是十分地愛她，所以就留在她的旁邊，爲她驅除蚊蠅，讓她可以在平安中死去。

當那僕人，她正在這樣做時，遠遠地看見來了一個人，向着她們。他的樣式，並不是像來看新聞的，他的品貌似乎非常謙敬。她知道這就是富商的兒子，也就是凡薩凡黛德從前日夕思戀的那個男子。她連忙把女主人的肢體聯在一處，用她的長衣蓋住。那男子到了那裏便停住足，望着她的將死的身體，啣嘆著說：「凡薩凡黛德！凡薩凡黛德！昨天你不是城裏最美麗的婦人嗎？你似乎是明珠般的照耀」。當那時，凡薩凡黛德從聲音裏聽出這就是她所愛着的男子，便用臨死的悲傷的慘聲說：

「我親愛的人！我親愛的人！當我戴着金飾

，穿着絲羅時，我真如百合花般的美麗。我，可憐的女人，等候著你，但是，你久久卻沒有來到。我焦急地熱望着，你終是沒有來。但是，現在你爲什麼要來呢？我的身體，只是成了一個可怕可厭的東西了』。

但是，那仁慈的男子卻用和藹的言語去安慰她：

『我的妹妹，當你最美麗而榮耀的日子，我的知覺卻沒有爲你的面貌所欺騙。那時，我已見到你今日的情形，我知道你的肉體是必朽的。我真實告訴你，那明達的人，必須說你現在並沒有喪失什麼東西。以前你沒有多甚麼，現在你也沒

有少甚麼，你現在也不必悲哀悔恨吧！并且人生不過是一個惡夢，世上的快樂也不過是一個影子，一會兒就消逝了。你所以憂愁，就是因為你的慾望太多，所以你現在應當除去你一切的慾望，必定可以使你得到安慰。并且人生也是惡的，你也不必去努力在虛空的人生吧！我的妹妹，我是愛你的，願你相信我的愛，從此安靜地休息。

這妓女聽了這些話，并且知道這確是真正的道理。所以將她一切的慾都付之煙消雲散，而她卻嚴肅地離別了這幻夢的世界。

十七

好哥

哥

(西班牙 克白羅原著)

從前有一個人有兩個兒子，長子當了兵，跑到美洲去了，他在那邊一連住了好多年。等到他回來，他的父親已經過世了，他的兄弟在享用遺產，富庶得很。他跑到他的兄弟家裏去，看見他的兄弟從樓梯上走下來。

「你認識我麼？」他問道。

那個做兄弟的回答得聲氣很不好。

那個兵隨即說明了自己是誰。他的兄弟對他說庫間裏有一口箱子，是他父親給他的遺產。說罷，便走開了，不再理睬他的哥哥了。他跑到庫間裏邊去，看見一口很舊很舊的箱子。他對自己說：

『我要這樣破爛的一口箱子，有何用處？天啊！還是把牠燒火，烘烘我的筋骨罷，天冷得很呀！』

當下，他把箱子拊到他的住所裏去，拿一把斧頭把牠斬成了零碎塊兒。一個秘密抽屜裏落出了幾片碎紙來。他把那碎紙拾了起來一讀，發現那是人家欠他父親的債的一張債據，數目很大。他把那筆債收來了，自己也變爲富翁了。

一天，他在街上走着，看見一個女子在悲哭。他問她爲什麼哭，她對說，她的丈夫在患着重病，她非但沒有錢買藥，而且她丈夫的那些債主要送他到牢監裏去哩。

『不要憂愁，』約司說。『他們不會把你的丈夫送到牢監裏去，也不會賣掉你們的東西，因為有我來調度。我來付他的債和醫藥之費，如果他死了，我來好好的替他辦理後事。』

這些事體，他都實行了。那個人死了，他替他埋葬了，但是，他付了那人的葬費之後，他自己一個小錢都沒有了，他所得着的遺產完全用在那椿善舉上了。

『現在我怎樣辦呢？』他自己問着，『現在，我連買一餐飯食的錢都沒有了啊，我投到宮庭裏去當一個傭人罷。』

後來，他就在國王那裏當差。

他辦事辦得非常之好，國王大大的寵信他，位子一天一天的升高，不久，他就得着了『第一紳士』的榮稱。

那時，他那好惡的兄弟窮了，寫信來求他幫助；約司是個好心人，真的幫助了他，請求國王賞他兄弟一個差使，國王一口答應了。

他夤緣進了王宮，但是，他非但不知感激他哥哥，反因看見國王寵他哥哥，心中起了妬忌，便設法來陷害。他心中有了這種惡意，就去尋着一些事，使他的詭計宣告成功；他得知國王熱愛着佩拉菲綠公主，公主却嫌國王老而且醜，不愛他，而去藏匿在一個王宮裏，這個王宮是在一個

人跡不到的荒野地裏，沒有人知道是在何處。他對國王說約司知道公主的所在，時常和她通信。當下國王勃然震怒，傳了約司進來，命令他立刻出宮去帶佩拉蒨綠轉來，威嚇他說，如果他空手回來，就要把他吊死。

那個可憐的人兒走到馬房裏去牽了一匹馬，就此出去冒險了，心中不知要走那條路纔能找到佩拉蒨綠。他看見一匹老而且瘦的白馬在說：

『騎我罷，不要憂愁』。

約司聽得一匹馬在對他說話，吃了一驚，但是他跨上那匹馬，騎着去了，身邊帶着三個麪包，是那匹馬吩咐他帶着的。

行行重行行，一會兒，他們走到了一個螞蟻窠前。那匹馬說：

「把三個麪包扔給螞蟻吃。」

「怎麼？」約司問，「我們自己需要著哩。」

—— 哥 哥 好 ——

那馬一匹定要他把麪包扔去，說：「做得好事，總有好報。」

他們走了過去，一會兒，看見一隻老鷹被一具獵人的陷網絆住著。

「下來，」馬說，「把網割斷了，讓那可憐的鳥得着自由。」

「但是，我們停了，不是要耽誤時光嗎？」

約司問道。

「不必過慮。照我吩咐你的做去，做好事不要懈怠一點兒。」

他們繼續進行，不久，到了一條河邊，他們看見一條魚給人拋在乾地上，那條魚扎掙着想到水裏去而不成功。

「下來，」白馬對約司說，「把那條魚放回水中去。」

「我們再不可以耽誤辰光了，」約司認真地說。

「做好事的工作總須有的，」白馬回答，「做好事不要懈怠一點兒。」

不久，他們就走進一個森林，來到一座城堡面前，望見佩拉第綠公主在撒糠給雞雛吃。

「靜候著，」白馬吩咐約司，「現在讓我來跳躍和翹足轉旋，使佩拉第綠歡喜。她若是說她願意騎我一回，你就請她騎我，等她騎上了我的背，我就亂踢着而且大發嘶喊，她驚嚇了，你就對她說那緣故是因爲我不慣女人，如果你抱着她騎，我就和平了。等你騎上我，我就一口氣奔到國王的宮中去。」

這個計策一步一步都告成功，直到那條馬衝去的時候，佩拉第綠纔知已經中計。

不久，她把手中握着的糠撒了，對她的同伴

說她的糠落掉了，請他替她拾起來。

約司對她說：『我們去的地方，那兒糠多得
很哩。』

不久，他們走過一棵樹，她把她的手帕向空中拋上去，那塊手帕絆住在樹頂上。她請求約司下馬，爬上樹去把她的手帕拿回來。

『我們去的地方，那邊手帕很多哩。』約司
回答。

不久，他們渡過一條河，她把一只環子拋到河裏去。她叫約司下馬來找那只指環。但是，他回答她，他們去的地方，那裏有許多環子。

最後，他們到了王宮，國王看見了他熱愛著

的佩拉蒂絲，心中大悅。可是，她把她自己鎖起
在一間房間裏，誰也不得進來。國王哀求她開門
，但是，她發誓說，若非尋獲了她在路中拋去的
三件東西，她永遠不開門。

—— 哥 哥 好 ——
『這事必須你去做了，約司！』國王命令他
，『你是知道這些東西的，你去把牠們尋來；如
果不成功，就得把你吊死。』

可憐的約司垂頭喪氣的去把那消息告訴了白
馬。

白馬說：『不打緊。騎着我，我們去把牠們
找來。』

他們一路走過去，不久，走到了那個螞蟻窩

—— 哥 哥 好 ——

前。

『你要得着那些糠麼？』馬問。

『自然要的，』約司回答。

『那末，你到螞蟻那邊去，叫牠們把那些糠拿給你。要是牠們找不着糠，牠們至少會把你先前給了牠們的麵包還給你。』

果然如此。那些螞蟻感激他的舊恩，替他把糠找來了。

『你看，』那匹馬說，『做好事的人總有好報的，早些晚些罷了。』

不久，他們到了佩拉蒞綠把手帕拋在上面的那棵樹前，那塊手帕在頂高的一根樹枝上飄動著

，像一面旗子。

「叫我怎樣能夠拿到那塊手帕呢？」約司問，「要拿到牠，非有雅各的梯子（註）不可。」
 「不要憂愁，」白馬回答，「你叫那隻被你從獵人的陷阱裏釋放出來的老鷹去拿，牠會替你拿來的。」

果然如此，老鷹把手帕銜在牠的嘴裏，交給了約司。

他們再走過去，便到了河邊，河水非常的湍濁。

「叫我怎樣能夠把那只環子從這樣深的河底裏撈起來呢？那河底我看都看不見，而且佩拉蒂

綠把環子拋在何處，我也不知道。」

「不要憂愁，」馬回答，「你去叫那條曾受過你救命之恩的魚去找，牠會替你找來。」

果然如此，那條魚鑽到水裏去，一會兒，搖着鰭，得意洋洋的出了水面，嘴裏銜着環子。

約司大喜過望的回到宮裏。可是，這些東西歸還了佩拉蒹綠之後，她還是不肯出來，說：除非把那個把她從她的宮裏誘拐出來的惡漢用油煎死。

狠心的國王竟然應許了，告訴約司，說要把他用油煎死。

約司愁眉緊蹙的走進馬房來，把那事情告訴

白馬。

「不要憂愁，」馬說，「你騎着我，我飛奔着，奔到出汗。你把我的汗塗在身上，那末，他們煎你，也不能傷你半根汗毛了。」

果然如此，當他從油鍋裏跑出來的時候，他已經變成一個美男子，看的人都驚呆了；還有一樁非同小可的事，就是佩拉蒨綠愛上了他。

父老又醜的國王看見約司變了這副樣子，相信他自己也可以變成那個樣子，使佩拉蒨綠垂愛他。所以，他就自己跳進油鍋裏去，可是，他竟煎死在鍋裏面了。

當下，那些人一致擁戴那侍臣做了國王，他

又同佩拉蒨綠結了婚。

他一想，他那些安富尊榮都是受的白馬之賜，就跑去謝牠，白馬對他說了下面一番話：

「你以前傾你的所有，替一個窮人看病和埋葬，我就是那個人的魂靈。我看見你有大難，就請得了上帝的允許來節節幫助你，報答你的恩德。因為我對你說過——我現在還要叮嚀說着——」

「做善事不要懈怠一點兒。」

註：雅各之梯 (Jacob's ladder) 參看舊約聖經創世記廿八章十二節，他的梯長得通天。

十八 兄弟 (法國巴耳柏原著)

— 兄 —

累薩村被革西納山谷分做了兩段。廿四間紅房子散布在這奧汾涅的一隅，十二間疊起在山谷一面的草原上，其他十二間是在童禿不毛的那一面。誰敢跨過此岸到彼岸去，便有失足滾下山去的危險。

— 弟 —

兩羣居民中間有了這重懸隔，正同兩國間有了疆界的分割，自然不能希望他們能相親相愛。不過在革西納的那個深罅兩面，有兩個人仇視得尤其深——扎岐諾和琴琴。他們的房子恰恰相對。其中一個人，面孔黃而溼如膠質；別一個人，面孔上表現和悅的樣子，臉色紅潤，孩子們喜歡他。

據說，他們以前是很好的朋友——交情太好了，便不能持久。他們中間的一人生了妬嫉心；那是扎岐諾。他含了仇恨，琴琴也照樣的含了仇恨，他那個人很慳。

他們的仇恨愈結愈深，他們就此決裂了。他們互相鬪富。一方勝了，他方就覺得好像自己吃了敗仗。

最初兩人的幸運相敵。一八九二年的秋間，扎岐諾買了愛塔白利田莊；但是，一八九三年還沒有到，琴琴已經報了仇，買了芒蘇爾坡。幾年之後，扎岐諾買了一頭肥白的乳液豐富的母牛，但是，他還沒有受用，琴琴已經是一隻名叫累迷

的驢子的主人了。

從那時起，事情變了，因為琴琴變了。他不知不覺的恢復了他以前灑脫消沉的性情。他熱愛了這累迷，牠有灰色的粗毛，聽覺銳敏的耳朵，和一副忠誠的樣子。

—— 兄 ——

他愈愛他那啞口的伴侶，就愈沒有毅力來奮鬪，節儉，鞭策自己動力工作，和尋錢來壓倒扎岐諾了。

—— 弟 ——

扎岐諾却終不放下他那些用以滿足他的交戰意向的利器。他的刻薄和貪婪有着收穫。當馬利卑莎的一塊地拍賣的時候——那是上等的土地，癩了五十年的肥料——扎岐諾拍得了。

這樣重大的一個刺激，一個死人也許會給驚起的，琴琴却處之漠然。他像一個醉漢似的對過路人微笑着，或者像一個瘋人似的對累迷微笑着。當他一個人在着的時候，他便喃喃自語，或者竟對累迷說起話來，使牠搖着牠那嚴重的頭顱。

一天一天的過去，他終不想起做工；一走出去，就朝他的田地呆望着，沒有別的理由，單是看看牠們！他毫無目的的在鄉間跑着，發現無頂的柳樹（種樹者欲使其樹生密蓋嫩枝之圓樹頂，則必先翦去頂枝。）像一羣人在閒談着一件事；發現鷓鴣從屋頂飛起來的時候，那種動作和聲音像一把扇子；此外對於林木，樹葉，和小動物等

也發着諸如此類的幻想，怡然自得。

他那種行徑，當然使他負了債，而且債臺愈築愈高。他天天要對付債券，終算給他勉強償清；可是，最後來了一張他竟無力能償還了。聽了一個有牧師先生一樣歎動人的口才的律師的勸說，他拍賣了一些東西，以救燃眉之急。琴琴所割讓的一塊地就是給扎岐諾拍了去。

——弟
何等的一個勝利！跨過了革西納而直取敵人來了！你們走過去看見琴琴的良田的中央築起了很高的籬笆圍着那一方地皮，不能不有些感觸。琴琴的小家基好像切斷了手足，變了殘廢。

那件事發生之後，琴琴走在街上，頭低倒了

。隨後春天來到，安慰了他，一天早晨，人家又聽得他像一頭放浪不羈的鳥似的引吭高唱着了。

不久，他邂逅了里昂帶納。她的一頭秀髮有如火燄，使人想念不置；她的一對明眸，淵深莫可測量。琴琴初見這個過路人，神魂爲奪，從此，每當她走近來或者跑開去的時候，他都凝視和傾聽她。世界變了像特別爲她建築着的一所宏麗的王宮。一天晚上，她走近他面前的時候，忽然站停了一回，神態宛如一個聖徒。幾夜之後，他竟敢在她面前低誦一節禱文了。她的粉頰上起了淡淡的一陣紅暈，說也奇怪，她竟在聽他。

可是六月還沒有盡，她忽然不見了。他望眼

欲穿的期待着她，一天，他看見她的面容在河對面扎岐諾的住宅門口出現了，她神采煥發。

—— 兄 ——
扎岐諾奪去了他的情人！那不幸的人想競爭，想重新和她相會。但是，她躲避了他；她的父親從中干涉，辱罵着他。

—— 弟 ——
日見其蹙了，他休想能夠恢復歡樂的情境，就是僅僅平順的境況也難恢復了。他臉上起了皺紋，帶着這樣一副憂傷的神氣，使女孩子們怕了他起來。人都不去睬他。可是累迷却愈加和他親密了。那個人喜歡把他的臂膀圍抱那驢子的頭頸；當驢子走近他一步來使牠的頭可以容易摸擦着他的

胸膛時，那就是他在這世上的無上的安慰了。

秋天的淫雨把他的產業傾敗了。他所有的一切要出賣了，而且禍不單行，就在事體決定的那天，他在空火爐旁着了冷。

兄

他打着寒顫上了牀。一陣惡夢之後，他睜開眼來，天已大明了。但是，還沒有一個人到他那裏來。他想喊了，但是，人終不會來，他就靜默了下去。而且病到如此地步，還有氣力喊麼？

弟

那被棄的人兒轉着痛苦的眼睛。噫，那扇沒有關緊的窗子開開了，一個形狀醜惡的側面黑像出現了！

151

來的是累迷，原來，牠看見他的主人在那裏

，就不期然而然的流露了一種不自知而毫無矯飾的愛情。

—— 那人心中要想說：『你不會棄掉了我罷！』但是，他的聲音很模糊，好像夢中的謔語；他堅信着這是他的兄弟。

—— 累迷搖着他的誠實的面龐而退去了。

—— 琴在那夜或是第二天早晨死去了。

—— 扎岐諾買了他的屋——一個最後勝利，只是那被征服者死得太早了些，未免有些掃興；但是沒有關係。

—— 要叫累迷離開這地方，倒是不容易的事。牠好像決定了無論如何不離開這個地位，牠的脚一

步不肯移動。但是，他們用力拖牠打牠，使牠不能不跟他們走到他們所要去的地方。牠走過了那條走下革西納去的山路，走過了革雷奇那裏的一座橋，又走過了轉回右岸的一條路，而到了扎岐諾的家中。就在那一天，他們牽了牠到克拉馬蘭特的市場上去。

— 弟 —
里昂帶納聽得人家稱羨她有車子，笑得合不攏口了；扎岐諾意氣洋洋，快樂得面孔上的皮膚都顫動了。

夫妻兩人在菜蔬和籃子堆中擠了過去。累迷吃了鞭子奔了。

但是，看啊！牠不走這條路，却轉向左方去

，衝過了田，向琴琴的屋子奔過來——你可以看見那屋子對着你，不過那是在山谷的那面。

——兄——累迷是抱了決心的回來了。在那部劇烈顛簸着的小車子裏，扎岐諾大發雷霆，呪罵着，里昂帶納發着尖銳的哭聲。可是累迷毫不顧他們的叫聲，和手臂高舉着奔過來的農夫的吶喊，也不顧繩索的劇烈震動。牠是乘了一點最純潔的愛情，急於要回到「他們」的家裏去了。不然，這樣一個微弱的心不會做出這樣的事來的。

扎岐諾立起來想跳出去了，但是，里昂帶納驚極了，緊緊抱住他。

車子到了絕壁的邊際。驢子已經跌下去了，

却還回轉頭來朝着牠的新主人，他們在牠的巨大
的眼睛裏看見一個純潔的心靈。（德明譯）

十九 小女孩（英國曼殊斐兒原著）

那個小女孩畏避着他。他每天早晨，在出去
辦公之前，總要跑進嬰兒室裏去和她敷衍地接一
個吻，她照例回答着：「再會，爸爸。」她聽見
車輪的響聲漸漸幽遠了，就好像獲了大赦。

晚上他回家來了，她依在梯欄上聽他在廳裏
大聲叫喊。「把我的茶端進吸煙室裏去……報紙
沒有送來過麼？又是他們拿到竈間裏去了麼？娘
，（按稱小女孩的母親，即他的妻。）去替我看

報紙是否在裏邊。——順便把我的拖鞋帶來。」

「開徐亞，」他的母親叫她，「儻然你是個好女孩子，就跑下去替爸爸脫鞋子。」那女孩子慢慢的跨下樓梯，一手緊握着梯欄——她穿過廳的時候，脚步更其來得緩慢了，隨後推開了吸煙室的門。

那時，他已經架上了眼鏡，他那副看起來的神氣使那小女孩嚇極了。

「唔，開徐亞，走上來把我的鞋脫掉，放到外面去。今天頑皮過麼？」

「我不……不……不能說，爸爸。」

「你不……不……不能說麼？你這樣口吃，

你的媽早就應該帶你去看醫生。」

她同人家說話，從來不口吃，只有同她父親說話，纔是如此，因為她極力想把字眼咬準。

「什麼話呀？你裝得這樣的窮！娘，你不要害死了她啊。……過來，開徐亞，把茶杯放回桌子上去——當心；你的手像老太婆般的發顫。把你的手帕放到衣袋裏去，不要塞在袖子裏。」

「是……是……是，爸爸。」

禮拜日，到教堂裏去，她和他同在一起，靜聽他高聲的唱着，又注視着他一枝用剩的藍鉛筆在一只信殼背後摘記着牧師的說教——他的眼睛合成了一線——一只手在座席上輕輕的敲着一只

軍樂。他禱告起來，聲音響得出衆，她斷定上帝一定把他的禱告比牧師的禱告聽得更清楚。

他的體格大得異乎尋常——他的手和頭頸無一不粗大，尤其是他打起呵欠來，嘴巴張得大的可怕。一個人獨自在嬰兒室裏想起他來，好像在想着一個巨人。

—— 孩 女 小 ——

每禮拜日下午，祖母給她着了棧色法蘭絨衣裳，吩咐她到樓下會客室裏去同爸爸媽媽好好的談一回。可是，那小女孩回回看見她母親看着速寫報，父親躺在榻上，面上放着手帕，兩腳擱在一只精繡的枕頭上，熟睡着，大打其鼻雷。

她站在鋼琴凳上，注意着他，直等到他醒轉

來，伸着懶腰，問了辰光——然後張開眼來望見了她。

『不許這樣看法，開徐亞。你看起來活像一隻貓頭鷹。』

一天，她害了傷風，整天躲在房裏，祖母告訴了她下禮拜父親的誕辰，叫她做一只黃綢針插，作為禮物。

她拿了兩方綢，用了許多功夫把三面縫好了。但是，中間塞些什麼呢？那倒是個問題。祖母到園中去了，她就摸到她母親的臥室裏面去找些碎物。她在桌子上看見了許多張數上好的紙張，就把牠們收拾起來，裂為細片，放進綢囊裏去，

然後把第四面縫上了。

那夜，屋子裏起了一片叫罵的聲音。父親的一篇「關於商埠主權」的大演說詞不見了。房間個個搜遍了——僕人個個詰問了。最後，母親走到嬰兒室裏來。

—— 小 女 孩 ——

「開徐亞，你看見我們房內的紙張麼？」
「啊，有的，」她說，「我把牠們撕了來做我的禮物。」

「該死！」母親尖聲喊着，「立刻到樓下會客室裏去。」

她被拖到了樓下去，父親在那裏往來踱着，手放在背後。

— 小 女 孩 —

「怎樣？」他立刻問着。

母親把事情講明了。

他站停了，驚訝地對着那孩子看。

「你做了那事麼？」

「不……不……不會，」她低聲說着。

「娘，到嬰兒室裏去把那東西拿來——立刻
弄孩子上牀。」

她臥在暗黑的室內啜泣，殘陽透過簾子照在
地上，作淒慘色。

不久，父親拿着一根戒尺走進室裏來。

「我是來打你的，因為你做了這事，」他說
着。

「啊，不要，不要！」她極叫着，身體縮到了被窩裏去。

他把被窩拖開了。

「坐起來，」他命令着，「把你的手伸出來。現在教訓了你一次，好使你將來永遠不動別人的東西。」

「不過，那是爲你的生日的。」

戒尺落在了在她的粉紅的小手心上。

幾個鐘頭之後，祖母用披巾把她裹了，坐在一隻搖椅裏搖她，小孩子緊緊的伏在她的柔軟的身子裏。

「耶穌爲何要造出那些爸爸來？」她啞啞着

說。

「這裏是一束絲線，寶貝，上面灑着香水。去闖罷，心肝；到了朝上就一切都忘記了。我對爸爸解說過，怎奈他今天晚上太惱了，不肯聽話。」

可是孩子永遠不忘記。第二次，她看見了她，她把手在背後互相打着，臉上漲了緋紅。

隔壁住着一家姓麥克唐納爾的。他們有了五個小孩。黃昏時候，小女孩從菜蔬園的籬笆裏望過去，看見他們在捉迷藏。爸爸把小兒子麥克擁在肩上，兩個小女孩掛在他的衣角上，他繞着花壇打圈子，吃吃笑個不住。一次，她看見那些男

孩拿皮管子向他射水——拿皮管向他射水！——他攔住了他們，搔得他們氣都回不轉來。

這纔使她知道父親也是各有不同的。

一天，母親忽然患起病來，同着祖母坐了一部四面緊閉着的馬車到城裏去了。

小女孩同着『將軍』阿麗絲在家裏。日裏沒有什麼，但是，當阿麗絲把她放在了在牀上，她忽然害怕起來。

『假使我做起惡夢來，叫我怎樣呢？』她問道，『我常常做惡夢的，每次都是婆婆把我抱到她的牀上去——黑暗地裏我頓不來——有鬼的。……假使我真個做起惡夢來，叫我怎樣呢？』

「你但閉了眼睛，囡囡，」阿麗絲說着，把她的襪子脫了掛在牀架上，「不要叫喊，吵醒你的辛苦的爸爸。」

但是，那個慣做的惡夢竟然又來了——一個屠夫手執一把刀和一條繩，獠笑着愈走愈近攏來，她不敢動一動，只有札掙着大叫起來，「婆婆！婆婆！」她跳醒了，身子還在發抖，看見父親在她牀邊，手中執着一枝蠟燭。

「什麼事？」他問。

「啊，一個殺牛人——一把刀——我要婆婆來。」他吹熄了燭，僕下身體來把孩子抱在臂膊裏，抱到那間臥室裏去。牀上放着一張報——

一枝吸了一半的雪茄煙擱在看書燈上。他把那報紙擲在地上，把雪茄煙拋入壁爐裏，仔仔細細的把孩子裹進被窩裏去。他躺在她的身旁。不久，她矇矓的睡着了，可是，屠夫的獠笑還是緊對着她，她爬近他的身邊來，把她的頭鑽在他的臂膊下面，手緊握着他的寢衣。

這樣，黑暗就不怕了；她靜靜的躺着。

「把你的腳在我的腿上擦着，使牠們煖和，」
「父親說。」

他倦了，比那小女孩先睡着了。她起了好玩的思想。可憐的爸爸，不見得怎麼粗大——沒有人服事他……他比婆婆嚴厲些，但是，嚴厲得很

有道理……每天他要去做事，做得太倦了，不能像麥克唐納爾先生那樣……她把他好好的文章撕壞了……她突然動了一動，歎了一口氣。

『怎麼事？』父親問着。『又是一個夢麼？』

『啊，』小女孩說，『我的頭枕在你的心上；我聽得出牠跳躍。你有好大的一顆心啊，親愛的爸爸。』

二十 藍鬍子

(法國柏羅德原著)

從前有一個漢子，他在城中鄉間都有精美的住宅，金銀繡飾也樣樣都有，還有鬆金的馬車。

可惜他生了一撮藍鬍子，醜得怕人，姑娘們一看見他就拔脚而逃。

他的鄰間住着一位貴婦，她有二個女兒，都是姿容絕世；他去央求那貴婦把兩個女兒中隨便那一個給他做妻子。那兩個女郎却都不要他，把他推來推去，總之，是不願意嫁一個藍鬍子的丈夫。而且，她們最不满意他的，是因為他已經娶過了好幾個妻子，那些妻子的下落都不得而知。

藍鬍子因為要結交她們，就請了她們兩位和她們的母親及其他三四個女友，還有鄰間的幾個青年，到他的一個鄉間別墅裏去玩了整足一個星期。他們想盡種種方法的尋歡作樂：散步，打獵

，釣魚，宴飲，跳舞，無所不爲。他們夜間從來不睡覺，說說笑笑過着夜間的那些時候。漸漸的那個貴婦的幼女覺得她們的東道主的鬚子並不十分藍了，而且覺得他實在是個好人。所以，他們一回到城裏，兩個人連忙就結了婚。

新婚後一月，藍鬚子對他的新婦說，他要到各省去走一遭，幹一些重要的事體，至少要出門六個星期。他安慰她不要憂愁，並且對她說，如果她嫌冷靜，要請幾個朋友到鄉間去解解寂寞，也可以使得。

他說道：「這裏幾把鑰匙是開那兩間大庫間的；這一把是開那間放金銀片的房間的，難得用

着它；這些鑰匙是開珠寶箱的；這裏是總鑰匙，個個房間都可以開。至於這把小鑰匙呢，那是開地窖下走廊盡頭的一間小房間的。個個門你可以開了進去，但是，我禁止你進那間小房間裏去。我絕對禁止你，如果你開了，我就要大怒，不要怪我不留情面。」

當下她答應遵守他一切的命令；他佯抱過她，就走上馬車出門去了。

那新娘娘的一些朋友和好鄉鄰不等待她的邀請，都爭先恐後的來觀賞她家中的財寶；她的丈夫在家的時候，他們給他的藍鬚子赫退了不敢上門來。他們把全屋子都跑遍了，臥室，私室，更

衣室，問問都進去看了，一間勝似一間。後來他們又去參觀庫間裏面繡帷，床鋪，沙發，擱台，桌子，和大鏡，不計其數，而且件件精美絕倫。他們嘴裏不住的稱羨他們的朋友，心中妬嫉她福氣好。可是她看了這些財寶，絲毫不覺得快活，心中渴想開那個地窖裏的小房間。

她一時爲好奇心所驅使，不可遏止，就顧不到失禮不失禮，撇下她那些客人，朝後背一部樓梯飛也似的奔了下去。當她到了那間小房間的門前，她躊躇了一回，因爲她想起了她丈夫的命令，又想起如果她違了命令就有大禍臨身。可是，她終究克制不了心中的誘惑，所以竟拿出那把小

鑰匙來把那扇門開了。

最初，她看不到甚麼東西，因為百葉窗關閉着。隔了一回，她纔看出那地板上凝結着滿地的血，從那血堆裏反映出來牆壁上挨次掛着的許多女屍。那些都是藍鬍子以前娶的妻子，而先後給他裂斷咽喉的。當下她嚇死了，手中拿着的鑰匙不知不覺的落了下來。

一會兒，她的驚魂稍微定了一些，把鑰匙拾起來，鎖上了門，跑到房裏去，以期心神復元，但是，這是不容易復元了，因為她已經受驚過度。她看見鑰匙上有了血污，把牠揩了兩三次，但是，血跡終是不去。她用水洗牠，甚至於用沙泥

和浮石磨牠，而血跡依然留着，因為那把鑰匙是一把魔鑰，沒有方法可以弄牠清爽；一面擦去了血，背面又現了出來。

當夜，藍鬍子回家來了。他對她說，他在路上接到了書信告訴他那件事已經調停好了，所以他就暫回來了。他的嬌妻極力假裝着歡迎他回來得這樣早。

第二天早上，他向她索還鑰匙，她就還給他，但是，她的手劇烈的發着抖，他早已猜着發生了甚麼事。

「爲什麼不見那把開小房間的鑰匙？」他問道。

『一定是我把牠遺留在樓上的桌子上了。』
她回答。

『立刻去拿來！』藍鬚子說。

她無法再推諉了，就把那鑰匙交了出來。藍鬚子把牠察看了，問他妻子道：『爲何這把鑰匙有血？』

『這個我完全不知道。』那可憐的婦人回答，面孔轉得比死人還要灰敗。

『你不知道麼？』藍鬚子大吼着說，『可是我都知道。你揀定了進那間小房間。那末，太太，你就得進去和你看見在那裏的那些女人回到一塊兒去。』

她跪倒了在她丈夫的脚下，淚如雨下，表示十二分地懊悔不服從他的命令，並且哀懇他施恩。一塊石頭看見她那副可人的樣兒和慘痛的神情也許會給她軟化；可是藍鬍子的心比頑石還硬。

『你必須死，太太，』他道，『而且立刻就死。』

『既然我一定要死了，』她用淚眼朝他看着回答，『請你給我一些時候來禱告。』

『給你十五分鐘就是了，』藍鬍子回答，『但是，一秒鐘都不能多。』

藍鬍子說罷，走開去了，她就喊着她的姊姊說，『我的親愛的安娜，』（那是她姊姊的名字）

「我千萬求你跑到塔頂上去，看我的兄弟們有沒有來了。他們答應今天來看我的。你看見了他們，就打招呼叫他們趕緊前來。」

安娜跑到塔頂上去了，她的命在頃刻的妹子不時的叫着她問道，「安娜，安娜姊姊，你看見有人過來嗎？」

安娜回答她道：「我只看見塵沙飛揚，青草蔓長，別的不看見。」

這時，藍鬚子手中已經執好了一把大刀，用足氣力的喊道：「快快下來，或者我跑上來！」

「再等一回，我懇求你，」他的妻子回答，然後輕輕的叫着她的姊姊道：「安娜，安娜姊姊

，你有看見甚麼人過來嗎？」安娜回答道：「我只看見塵沙飛揚，青草蔓長，別的不看見。」

「快下來，」藍鬍子咆哮着，「不然，我就跑到你那裏來！」

「我就來了，」他的妻子回答了，然後又喊道，「安娜，安娜姊姊，你看見有人過來嗎？」

「我看見，」安娜回答，「那邊起着一堆塵埃。」

「是我的兄弟麼？」

「啊！不是，妹妹。我看見的是一羣羊。」

「你可是下來了？」藍鬍子喊着。

「再等一會兒，」他的妻子哀懇着。她又叫

她的姊姊道，「安娜，安娜姊姊，你不看見有人過來嗎？」

「我看見兩個武士過來了，但是，離開這裏還遠呢……敬謝上帝，」隔了一會兒，她喊了出來，「他們是我們的兄弟啊。我來打招呼給他們，叫他們趕緊前來。」

——子 類 藍 ——

這時，藍鬍子已經咆哮得不可名狀，全屋子都給他震撼了。可憐的婦人走下來倒在他的脚下，滿臉被淚，頭髮也散亂不堪。「這個沒有用，」藍鬍子說，「你必須死！」說罷，他一手拉住她的頭髮，還有一隻手揮動着刀，要斬掉她的頭。可憐的婦人宛轉扎掙，把垂死的眼睛抬上來望

着他，求他給她一些些時候來禱告。

「不，不，」他道，「你去見上帝去，」說了，把臂膀舉了起來……

正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忽然門上起着一陣象雷響一般的搗門聲，藍鬚子的臂膀在半空中突然停住了。不久，門開了開來，只見兩個騎士手中執着明亮亮的劍向藍鬚子直衝過來。他認識他們是他妻子的兄弟，——一個是龍騎兵，還有一個是劍客，——他看見來勢凶猛，就奔而逃命。但是，那兩個兄弟緊緊的追他，等他剛剛想竄上石階，就追着他，雙劍齊下把他斬死在那裏。可憐的婦人差不多和他丈夫到一條路上去了，沒

有力氣起來擁抱她的兄弟們。

事後，他們發現藍鬍子並無後嗣，所以，他的妻子就擁有了他的產業。她的姊姊安娜本來有一個戀人，——一個青年紳士，因為缺少金錢，未能論婚，她就分了一部份的財產玉成了他們兩人的婚姻。還有一部份的錢，她拿來替她的兩個兄弟向他們的官長捐了官職；餘下來的錢，她自己用來嫁了一位真正的誠實君子，度着快樂的歲月，把那凶惡的藍鬍子漸漸的忘了。

二十一

奧狄秀斯與栖倫女 (Odysseus and the Sirens)

奧狄秀斯和衆人離開塞栖女之島以後，在海中順風駛行了幾天，十分愉快。但是過了這幾天之後，風完全息止了，船帆覆了在桅牆上面，於是他們只得把帆收下來，用長槳划船。天空驕陽施虐，衆人都覺疲乏不堪。海中一點波浪也沒有，空中也沒半點兒風來吹涼衆人的灼熱的臉孔。奧狄秀斯記起塞栖女曾經告訴過他，如果他駛入了水波不興的海中，他就近了栖倫女之島，她又告誡他切不可去聽那些栖倫女唱歌，不然他的船就要衝在石上，打成粉碎。那些栖倫女一天到晚橫在海灘上，或則在那一平如鏡的河水中游泳，口中唱着柔靡之歌，人們聽了她們的歌，未有不

想到她們那裏去的；而到她們那裏去的人未有不作石下之鬼的，因為那些栖倫女貌美而心殘酷異常，她們唱着柔媚的歌，把航海的人勾引到淺水裏去，舟觸暗礁而覆沉。塞栖倫女又教了奧狄秀斯怎樣可以使他的舟子不聽見栖倫女之歌的方法，以免觸礁覆沒之慘；法子就是把他們的耳朵用蠟塞起來。

此時奧狄秀斯看見頭頂上赤日當空，心知已近栖倫女之島，就拿了一大塊的蠟出來，用手捏着，並把它在炎陽之下融化着。然後他把船上的一些人都召集攏來，對他們說他現在要把他們的耳朵用蠟封起來，使他們不聽見那些貌美而殘

忍的柄倫女之歌。但是奧狄秀斯是一個好奇心極重的人，他喜歡聽喜歡看一切的東西；所以他就對衆人說，他要聽她們的歌，不過叫他們把他縛在桅檣上，以免被那些柄倫女勾引過去。

當下他把那些舟子的耳朵都用蠟來封塞了，使他們甚麼都聽不見了；他們也拿了一條粗繩在奧狄秀斯的臂把和胸圍上繞了兩三周；然後他們又坐了下來，用着全力搖船。忽然，在那沉寂如死的周圍中起了一陣歌聲，那聲音之柔美，直使奧狄秀斯覺得已經不復是在人間。那聲音愈聽愈美妙，使奧狄秀斯覺得他可以放棄一切事業，一生聽着這種妙音。因此他就對舟子做記號示意

叫你們增加速度把船搖過去；不久，那歌聲更加清越了，但也更柔美更勾人魂魄了；那歌聲好像在說：『啊，疲、瘁、辛苦的舟子們，你們何苦要在這烈日之下搖着船？到我們這裏來，在蔭涼的巖石間坐一回罷；過來休息一回罷——過來休息一回罷。』不過他還聽不出到底是在唱些什麼，因為他們距離柄倫女的島還很遠，舟子把船愈搖愈近前去了，這時他聽出了她們在唱些什麼，原來她們是在對他說話，她們唱道：『啊，奧狄秀斯，你這備嘗艱難飽經霜雪的英雄，請到我們這裏來聽我們的歌。凡是航海經過我們的島的人都止步來聽我們唱歌，把一切的勞苦和煩悶都遺忘了

，然後安然回去。到這裏來休息一回，奧狄秀斯，到這裏來休息一回。我們知道你在特來地方建立了許多赫赫的功業，在海洋上遭遇了許多風波。但是這裏的海是終年風平浪靜的，太陽照不着我們的洞，陰涼得很，你可以舒舒服服的聽我們唱歌。——

於是奧狄秀斯對那些舟子喊道，「讓我去，讓我去，她們在叫我；難道你們不聽得嗎？」他用出全身的氣力來掙脫束縛；但是他們看見他要想掙脫束縛，便用更粗的繩索來綁緊他的臂把和胸圍，船也搖得愈加快了。奧狄秀斯仍舊堅請他們讓他自由，使他可以躍入海中游到栖倫女的洞

中去。「我不能再延遲了；」他說道，「她們叫着我的名字；她的歌聲愈加美妙清越了；讓我們去，讓我們去。」他又聽得她們唱着道，「啊，飽嘗艱辛的奧狄秀斯，我們等待着，我們來唱歌催你入睡，為你永遠消除憂患。」可是舟子們把船愈搖愈快了，一回竟駛過了那個島。那些倫女目送奧狄秀斯遠去了，却仍舊唱着說：「回來啊，奧狄秀斯，回轉來到我們的陰涼的青洞裏來休息一回，勞瘁的人兒啊。」但是那柔美的歌聲達到奧狄秀斯的船上時，已經是很微弱了，他只聽得她們說道：「你竟離我們而去麼？你竟離我們而去麼？啊！奧狄秀斯，你定要後悔。到我

們的陰涼的洞裏來罷；我們等候着，——我們等候着。」

不過舟行愈遠，柝倫女的歌的魔力也就愈微弱；奧狄秀斯心中漸漸清醒過來，覺得剛纔真是愚不可及。他聽不出她們在唱些什麼了，但是他聽得那嫋嫋的餘音，心中還有些想回到柝倫女的島上去。不久，什麼都不聽見了。空中沒有一些風，海面沒有半點波濤，天上的雲朵停住着，奧狄秀斯掙扎得力氣都盡了，好像要死去了。

舟子們看見奧狄秀斯不再掙扎了，就跑過去解了他的縛，他們自己也把耳朵中的蠟除下了。當下奧狄秀斯說道：「啊，衆位好友，柝倫女的

歌不聽爲妙；如果我們之中有兩三個人聽得她們的歌，都想跑到他們那裏去，那末我們的船一定要被礁石觸沉了。」

衆人說道：「真的是不聽爲妙。你剛纔專心聽她們唱歌，沒有看到我們所見的東西。我們經過那個島的時候，那一帶的水面上都漂浮着木頭和桅檣；這些一定是觸礁覆沒的船隻，因爲那些舟子聽了柄倫女之歌。」

二十二 冉諾與科林

（法國服爾太原著）

有許多誠實可信的人親眼看見冉諾和科林攜手上學去，他們的學校是在奧汾涅的伊索挨城，

那是以學校和釜鍋聞名於世的一個城。冉諾的父親是一個販驟的商人，很負聲望；科林是一個農夫的養子，那個農夫用四匹驟耕田，也算得很不差了，但是他要繳田稅，不當兵稅，鹽稅，磅稅，人口稅和什一稅那許多的稅，所以年終結算起來並沒有多大實益。

冉諾和科林在奧汾涅那裏算是極漂亮的少年了；兩人極相友好，事事公開，互相諒解。

他們在學校裏一天一天的過着，可是判袂之期也就在卽了。一天，一個成衣匠拿了一件三色的法蘭絨外套來給冉諾，配上一件里昂絲的襯衫，非常相稱；除了這套衣服之外，還有一封信給

冉諾。科林極口稱讚那件外套，可是並無半點妬忌的意思；不料冉諾却擺出了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氣來，使得科林極其難堪。從那時起，冉諾不再用心功課了，却終日的對鏡自憐；除掉自己，一切的人都受他看輕。隔了幾時，一個差役又送了一封信來，原來是他父親吩咐他到巴黎去。當冉諾跳上雙輪篷車出發的時候，他微笑着仰子出來給科林，那種樣子完全是上司對下屬的神氣。科林自願卑微，不禁咽哽起來。冉諾却志滿意得的逕自去了。

讀者們如要知道詳細的情形，在下可以告訴你們。原來那位小貴人的父親冉諾先生做做生意

，突然發了大財。你們一定要問，他用何種方法發這大財的？那完全是靠運氣。冉諾先生的容貌很是動人，他的妻也是如此；她那芙蓉般的臉兒尤其可愛。他們到巴黎去，本來是爲一件訴訟的事情，那件案子判下來使他們破了產，可是運氣真好，他們偏會認識了一個軍醫院的包工者的妻子，那位軍醫院的包工者有一副天生的好本領，他一年中所殺的兵士比子彈在拾年裏所殺的還要多。冉諾受了那位太太的垂青，冉諾的妻迷住了那位紳士。不久冉諾就合夥做起這項事業來，此外還做着別的投機事業。一個人一路順流起來，自會不勞而獲，大發其財。岸上的乞丐們看見你

一路順流，睜大着眼睛驚異不置；他們不懂你如何上去的；他們滿心妬忌你，做文章攻擊你，這種文章你是從來不讀的。老冉諾的情形就是如此，他在六個月之後買了一個侯爵的領地，就把他的兒子——那小貴人——從學校領出來而放入巴黎的花花世界中。

科林天性愛友，寫了一封信給他的老同學，信內存問備至，並且祝賀他高昇。那位小侯爵不給他回信，這使科林沮喪萬分。

那位小貴人的父母親第一件替他着想的事，就是給他請一個教習。這位教習態度很好，肚內却是空空如也，毫無東西可以教他的賢徒。侯爵

要他的兒子學拉丁文，但是侯爵夫人大不謂然。他們就去徵求一個時流作家的意見。他們請他去吃飯，當下主翁說了起來：

「先生，素仰你是深通拉丁文而且熟諳朝廷儀節的——」

「我嗎，大人！拉丁文嗎！我一個字都不識，」那個口才伶俐的人回答，「不識拉丁文正於我有益，因為一個人要本國言語說得好，必不可使外國語言來分心。只要看我們那些太太們；她們談起話來要比男子風雅得許多，她們寫起信札來要比男子美妙一百倍。她們所以勝過我們的緣故，就因為她們不懂拉丁文。」

「如何！我不對嗎？」那貴婦說，「我要我的兒子鍊就口才，在社會上出人頭地。你應該見到，如果他讀了拉丁文，他就到死路上去了。你能回答得出有用拉丁文演的戲劇和歌劇麼？法庭上審案子的時候，那些秩序是用拉丁文來舉行的麼？男女求愛也是用拉丁文的麼？」

這番宏辯竟使侯爵閉口無言，他就命令那小貴人不得費了光陰去研究西塞祿，賀拉西，和浮汲爾。

「那末他倒是要學些什麼呢？因為我總以為他應當有些智識。可以教他一些地理麼？」

「那個對於他有何益處？」那位教習回答。

「侯爵少爺要到別墅裏去，他的引路者豈不認識路徑？他們決不會迷路。一個人出去游歷，不必要備航海針；在巴黎和奧汾涅之間往來，儘可以不必知道這兩處地方的經緯度。」

「很對，」那個做父親的說，「但是我聽見人家說過一種高尙的科學，好像是叫做「天文學」。

「天啊！」那位教習連忙嚷了起來。「我們的行爲難道要受星宿的節制嗎？侯爵少爺耗廢心力去算一個日蝕或月蝕？曆本早已算好了，不錯分毫，而且年節時日也都詳詳細細的記好着。」

侯爵夫人極端贊同教習的意見，小侯爵也暗

暗歡喜，他的父親却是猶豫不決之至了。

「那末我的兒子學些什麼好呢？」他說。

「教他和藹可親，」他們請來商量的那位朋友回答，「因為，如果他懂得了討人歡喜的方法，那末要知道什麼就可以知道什麼了；這種藝術須得跟太太——他的母氏——學習，教者學者都不覺吃力。」

侯爵夫人聽得了這些話，就婉然一笑的對那位態度出衆的無知者說：

「先生，你是一個十全的紳士；小兒就全仗先生提攜了。可是我想，讓他讀一些歷史是不會有害處的。」

「不然，太太——那會給他甚麼益處？」他回答，「最有趣也最有實用的歷史當然是日常發生的那些事情。我們一位聰明的著作家（按指特涅爾 *P. Fontenelle*）說過，古代史只可認為寓言，對於我們現在的人，那簡直是一篇弄不清楚的混賬。查理大帝封法國十二武士，或者他的後繼者（按指查理大帝朝第三個皇帝路易）有口吃之病，這些於少爺有甚麼關係？」

「說得再聰明沒有了！」那位教習嚷了起來。許多小孩子的心都給種種無用的學問閉塞了；但是照我看來，一切科學之中最荒謬最能戕賊天才的是幾何學。那項可笑的科學，講着什麼面

，線，點，這些東西在自然界中是不存在的。憑着理想，一個圓圈和切線之間可以畫一萬條曲線，可是實際是一條稻草也插不進去的。幾何真是一種硬滑稽。」

侯爵和他的太太對於那位教習所說的話，也不很聽得懂；可是他們對於他的意思，很表贊同。

『像少爺那樣一個貴人，』他接下去說，『不應當耗竭腦力去研究這種無益的學問。如果他將來需要一個幾何學家替他打一張屋宇庭園的樣，他可以出錢去請。如果他要查考他的祖先，他可以請教一位有學問的黑衣教士，那怕最早的

祖宗都查得出。別的種種技藝都是一樣。一個生於富貴之家的子弟不在乎做一個畫家，一個音樂家，一個建築家，或者一個雕刻家；他只要熱心提倡，就可以使這種種的藝術發達起來。提倡這些東西，比實在去做它們，斷斷乎要好得多。少爺只要有賞鑑的能力，已經很足夠了；那班藝術家會替他製作，所以有人發過一番極其有理的議論，說有身價的人（就是說極其富有的人）不須學什麼，而樣樣都懂得，因為他們可以用錢請大學問家來指揮着。」

那個討人歡喜的無知者插進來說：

「你說得極是，太太，人生的大目的是在社

會裏飛皇騰達。一個人專攻了這些科學，會幫助他成功嗎？一個人結交朋友，難道還要把幾何來寒暄着？誰會問一個上等人士，今天那顆星和太陽一同升起來？一個食必珍羞的人有知道長髮羅董渡萊因的必要嗎？」

「當然不！」侯爵夫人叫了起來，她的風韻一向是她進時流社會裏去的通行證；「我的兒子一定不可以研究這些無價值的東西，閉塞了天才。可是，到底他應當學些什麼呢？我的丈夫曾經說過，一個小爵爺遇有機會須能夠使自己顯身揚名，這副本領學學倒是不壞的。一次我聽見一個方丈說有一種科學是最好而最引人入勝的，那名

字我已經忘了，——那是一個 b 字打頭的。」

「太太，b 字打頭的嗎？不像是植物學 (botany) 是嗎？」

「不是，他所說的當然不是植物學；那打頭是一個 b 字，我已對你說過，現在記起了，末尾是 only。」

「啊，太太，我理會了！那是裝飾術 (biometry) 或者叫司禮學。那的確是一種最健全的學問；可是自從那個把一個人的勳章畫在馬車門上的習慣廢除之後，那種學問已經不入時了；那種學問在一個階級分得嚴明的國度裏最有實用。而且，研究這種學問是研究不盡的，因為如今那些剃頭

司務沒有一個沒有勳章，你知道無論怎麼東西一變了普通之後，就不能引人注意了。

最後，把各種學問反覆討論之後，他們決定叫小侯爵學跳舞。

那位小侯爵倒的確是一個天才，原來他天生一副歌喉，唱起小調來頗是婉轉動聽，這竟使他大獲成功，他有了那副翩翩的風度，配上卓越的才能，人家都稱他爲最有希望的一個青年。他到處受婦女的歡迎；因爲他的腦袋裏充滿着歌謠，所以個個婦女都得到他的贈詩。他從一只小調裏括竊了一行『酒神愛神共相嬉』，又往別只調頭裏去偷了『夜以繼日兮』來押韻；更在第三只歌

謠裏得着了「溫情」和「大驚」一對字眼。可是他的詩中，總管不是多出了幾個韻脚，就是少了幾個，他就出了每首二十鎊的代價請人增刪他的大作。文學年報把他放入拉法勒，勺列，漢密爾頓，薩拉賽，筏屠爾那些著名歌謠作家之列。

侯爵夫人這時真以為自己是一位天才家的母親了，得意得不可名狀，當下就大宴巴黎地方所有的一些名士。那個青年不久就學會了談話的藝術，能夠把自己不懂的東西說得談論風生。他的父親看見他有這樣好的口才，就深悔當初不使他學拉丁文，不然他可以在司法界裏替他用錢謀一個高高的職位。他的母親喜歡她兒子成一個英雄

，替他謀得了一個軍官的職司；同時他研究起戀愛來——戀愛所費的錢有時比一個兵團的費用還要浩大。他揮金如土，他的父母竭其所有來維持第一等豪闊的生活。

他們鄰間住着一個青年寡婦，她看見侯爵和侯爵夫人的家產一天天流出去，就想方法來嫁給小侯爵，預備調排那剩着的一些錢。她引誘他到她的家裏去，讓他調戲着，起初裝出半推半就的樣子，漸漸引他入勾，使他顛倒不置，毫不費力的把他制服了。她一回讚美他，一回替他想法子；她做了他父親和母親的至友。一個老鄰舍提議了婚事，那兩個老人家心想他們的最親密的女友

和他們的獨養兒子結婚是何等美妙的一件事，立刻就中了計。侯爵府的親友都來慶賀小侯爵，婚約也預備簽字了，新婚禮服與賀新婚的詩也都在趕緊做了。

一天早晨，我們的小爵爺正跪在他情人的面前，兩人情綿綿的講着新婚之樂，又討論着如何使他們的同共生活歡樂無極，忽然他母親的一個差役衝到他那兒來。

『我來給你一個好消息，那恐怕要使你吃驚！』他說道，『老爺太太的家中來了許多執行吏的屬員，搬着用具。所有一切的東西都給那般債主攬去了。他們在講着要把人捉去，我現在來的

是討工錢。」

「讓我們去看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小侯爵說，「我還不明白這些算是甚麼意思。」

「對的，」那寡婦說，「去把那般流氓懲罰着——快走！」

他急急忙忙的奔到家中，他的父親已經被捉到半獄裏去了，僕役們把東西亂搶一番各自逃走了。只剩着他母親一個人孑然一身，淚流滿面；她身邊一無所有了，回憶她以前的富貴尊榮和她的過錯與浪費，追悔不已。

那做兒子的把他的母親慰藉了許多時候，末了說：

「我們不要失望；那個小寡婦熱愛着我；她的慷慨的程度比她有錢的程度更超出一等，我可以擔保對你說。我飛奔去，請她幫助，把她帶到你這裏來。」

當下他跑回到他的情人那裏去，一進門看見她在和一個漂亮少年軍官綿綿的講着情話。

「怎麼！是你麼，我的冉諾少爺？有甚麼事和我講？你怎可以把你的母親一個人撇在那裏？快去陪那可憐的女人，替我望望她。目前我需要着一個侍女，請問她可願意做。」

「我的孩子，」那個軍官說，「你看去很高很挺；如果你願意進我的兵隊，你可以加入，我

看對於你很好。」

小侯爵驚呆了，心中敢怒而不敢言，連忙跑去找他以前的教習，把他的困難的處境盡情對他說了，求他指點。

「啊喲！我什麼都不懂得；你什麼都沒有教過我，我的種種不幸之事都是你給我種了根的。」說着他啜泣起來了。

「做小說，」在場的一位智者說，「那是在巴第地方生活的絕好方法。」

那個青年看看愈弄愈不是路道了，就跑到那個平日爲他母親解罪的神父家裏去；他是一個聲望至高的宗教兄弟會僧徒，他只指導社會上第一

等太太們的心靈。那個道貌儼然的人一看見他，連忙衝過來迎接他。

「呀！我的侯爵少爺，你的車子呢？令堂侯爵太太可好？」

那個失意的青年把家中的遭難一五一十的說了。他一路的把那事講下去，那個宗教兄弟會僧徒漸漸斂止了笑臉而放出嚴肅的神氣來了。

「孩子，這裏你可以看到上天的意旨了；富貴只使人心墮落罷了。萬能主把你的母親弄成乞丐的樣子，正是給了她一個大恩。是的，先生，這樣再好沒有了——現在可以確定她是得救了。」

一

「但是，神父，目前有怎麼救急的方法？」
「再會，孩子！那邊宮裏有一位太太等着我
哩。」

小侯爵氣得發昏。他訪遍了他的朋友，受着同樣的待遇，他在半天之內把世態完全識透了，以前活了那許日子却是渾渾噩噩。

正在這絕望的當兒，他望見了一部老式旅行馬車經過，那部馬車簡直像一部蓋篷的二輪手車，車上張着皮幔，後面跟着四部四輪車，上面都載滿着東西。那部馬車裏面坐着一個青年，作鄉人裝束；他那紅潤的圓面孔上流露着一種和藹可親的樣子。他的年輕的妻子雖然臉被太陽曬黑，

不能說嬌艷，却是討人歡喜，坐在他身旁顫簸着。那部車子不像花花公子坐的馬車拉得那樣快，所以車中人把站在那邊淒傷萬狀一動不動的小侯爵看得很清楚。

「啊！天啊！」他叫了起來；「我相信那邊是冉諾！」

小侯爵一聽得有人喚他那個名字，就把眼睛抬了上來——那部馬車也戛然停住了。

「真是冉諾！是的，是冉諾！」

那個短小肥滿的人一跌跌在地上，跑過去抱他的老友。冉諾認出了科林；面上露出又悔又愧的神氣。

「你棄掉了你的老朋友，」科林說，「可是你雖是貴了做了侯爺，我仍舊是愛着你。」

冉諾聽了這些話，心如刀割，咽哽着把他的經過講了一些。

「到我寄宿的旅舍裏去把其餘的事告知我，」科林說，「和小妻接一個吻，然後我們一共去吃飯。」

他們三個人徒步的走去，後面跟着行李車。

「這許多行李是甚麼東西？是你的嗎？」

「是的，那些都是我和內子的；我們剛從鄉間上來。我現在是一個銅鐵錫廠裏的頭腦，我娶了一個有錢的實業家的女兒。我們勤力工作，上

帝保佑我們，營業頗爲發達。我們對於我們的生
活情狀頗是知足，常覺快樂。我們願意極力幫助
我們的朋友冉諾。放棄做侯爵的思想；世間一切
的尊榮不及一個好朋友的有價值。你同我們回到
鄉間去；我把我的行業教給你，那並不難學；我
願意讓你在那事業裏占一個地位，我們就在出世
的地方悠悠度着歲月。」

冉諾看他待他這樣的好，正是悲喜感愧一時
交集，心中在對自己說道：

「我現在知道我的一些漂亮朋友都是假的，
倒是我從前所看輕的科林來救了我。怎樣的一頓
教訓！」

科林的義俠和大量，激發了冉諾心中尚未混沒的一點善念，他覺他不能背棄他的父母。

『我們會當心令堂，』科林說，『至於現在在獄中的令尊呢，——我對於商業的事情有些知道——他那些債主看見他一無所有了，一定願意和解了事。這一切的事都由我來擔當。』

科林果然是一諾千金，把那老人家弄出了獄。冉諾陪着他的雙親回到本鄉去理他們的舊業了。他娶了科林的阿妹，她的性情酷肖她的哥哥，使她的丈夫非常快樂。這時老冉諾，冉諾夫人，和他們的兒子冉諾都覺悟了，知道虛榮不是快樂的真源。

二十三 梅迪法堪（法國梅禮美原著）

正在蒲脫肥豈俄之外，從西北方向島的中央望去，地勢突然高起來，過此約有行走三個小時長久的曲徑，路上有時被大圓石塞住，有時又被梅迪山谷隔斷；經過這崎嶇的道路，遊人就到了一個極廣大的荆棘叢，也可說是空曠的高原的邊上。這些高原是哥西加的游牧人安身之處，也就是那些犯法者亡命之區。哥西加的農人爲免除墾田的麻煩起見，往往揀定森林的一段放起火來，藉此可以得到很好的肥料。但是，如其延燒的區域太廣，而他的需要並不那樣大，那就未免耗費得太

可惜了。然而無論如何，他總相信他那些給灰炭肥過的田，耕耘起來收成一定是十分好的。稻割了之後，他們又嫌收拾稻草的麻煩，讓它留在田裏。到了第二年的春間，那些未經剷除的草根上又萌發出許多的新草來；幾年之後，草長得異常迪繁密，高至七八尺，這就是那種荆棘的叢林，他們叫作『馬豈』。這種叢林多半是各種各色的小樹木，荆棘，和藤蘿等糾纏在一起而成的，正如鴻荒未闢時的自然的荒野一樣。人們在這種地方，只有帶着刀和斧頭一邊開路，一邊走，才能進去。實在，有許多林子的繁密幾乎連山羊都走不過哩。

如其你殺了人，只須帶着很好的鎗和火藥防身，跑到蒲脫肥豈俄的那些森林裏躲起來，就可以很安穩的生活着。別忘記帶一身棧色的大衣和頭巾，可以用作被褥。那裏面的牧人會供給你牛乳，牛酪，和栗子等食物。你在那裏，若不出來迪到城裏去裝子彈軍火，便可以永遠逍遙法外。

——法 十九世紀中某年，我在哥西加時，梅迪法堪的房子距離一座叢林不過一里多路。他是村中比較富有的人。他的生活很舒服——就是說他不須作工，自有他的牧人（一種游牧的人民）在山上牧畜牲口，把收穫所得供給他。我見他時，他大約至多五十歲光景，那時正是他殺了他的獨生子

——這個故事就是我這裏預備講的——以後兩年

。他是一個身材矮小的人，生着滿頭灰色的鬚髮，細長而鈎形的鼻子，尖薄的嘴唇，大而深黑的眼睛，黃褐色的皮膚。他放鎗的本領是特別高明，在他那一村中雖然也有許多放鎗的好手，但到梅迪底找不出一個人能比得上他的。梅迪從來不用打獵的大彈子去打羊兒，但他能在一百二十步之外用小彈子打中羊兒，他要射牠的眼睛就中眼睛，要射肩膀就中肩膀。他夜裏用鎗能和白晝一般純熟。我曾聽見人告訴過下面的事，說他有神鬼莫測的技藝，在不曾到過哥西加的人聽來，一定不肯相信：八十步以外放一枝點燃着的燭，隔了一

張透明的紙，他自己站好了位置，然後把燭吹滅，在漆一般黑的地方，一秒鐘之內，他射四次，有三次射中那張紙頭。

——梅迪法——
梅迪法堪有了這一手絕技，因而負一時的盛名。人家都說假如能同梅迪要好時，他是你一個最好的朋友；但他是不好惹的，得罪了他，他可又是你的最危險可怕的仇敵。然而他確是一個樂善好施的人，他同蒲脫肥豈俄一縣的人，相處得非常和好。據說當初在娶親的那個地方——哥隄，他有一個情敵，在情場中和戰陣上都算是好手；但他不久就征服了他。一次他的情敵正在窗前對着鏡子修鬚鬚的時候，忽然飛了一粒鎗彈來把

——梅——

他驚倒了，人家都說是梅迪放的鎗。這事了結以後，他娶了妻子。他的妻子計色伯起初連生三個女兒，他真是老大的不高興。最後才生了一個兒子，他給他起了一個名字叫作福秋勒圖，是他家繼承令名的唯一的希望。他的三個女兒，都許了迪武藝絕倫的女婿；遇必要時，他還可以借助於他們的短刀和來福鎗。福秋勒圖才十歲時，已經很可以看得出他那一副有望的樣子了。

——堪——

一個天高氣爽的秋天，梅迪同他妻子一早就出去到草坪上瞧牲口。小福秋勒圖也想跟着去；但是一則因為太遠，一則他們走了，家中也須人照料，因此梅迪就決計不要他去。他這樣不讓兒

——梅——法——堪——

子去，後來惹出禍來，他也許在懊悔的罷。

他們去了幾小時之久，小福秋勒圖一個人在家，悶沉沉地躺在太陽底下，看看對面的青山，想起下禮拜日城裏的叔叔——一個哥西加的軍官——將請他們去吃飯。正想得神，砰的一聲鎗響，衝斷了他的思緒；他站起來轉過身子朝着鎗聲來的方向細聽；接着斷斷續續地又是幾聲鎗聲漸次近了。最後他看見一個人匆匆地跑到那向着他門首的大路上來了。他帶着一頂尖帽，很像一個山中的土著，滿嘴鬍鬚，徧身襤褸，扶着一桿鎗，狼狽地走來。他的大腿上已經中了一鎗。

他是一個罪犯，夜間到城裏去裝火藥，不幸

落到哥西加的伏兵窩裏去了。他猛烈地抵敵了一番，好不容易才逃了出來；他們拚命隨後追趕，槍子連珠地向他射來。追兵和他的距離已相隔很近，他的傷太重了，勢必在未至叢林以前，就要被捕。

他走到小福秋勒圖跟前，說：

「你是梅迪的兒子麼？」

「正是」。

「我是簡勒圖三比羅。後面的黃領子們正在追我哩，趕快把我藏起罷，我已經不能再跑了。」

「不過我若不得父親的允許，擅自把你藏了

起來，他一定要責罰我。」

「不，他一定說你做得好。」

「你如何知道他會說我做得好呢？」

「快些藏起我來罷，他們即刻就要追到了！」

「等我父親回來再說罷。」

「天啊！我怎麼能等他呢？他們馬上就追到了。快來罷，藏起我來，不然，我就殺死你！」

福秋勒圖冷冷地答道：

「你的鎗沒有上彈，你的彈盒也空了。」

「我有小刺刀。」

「可是你能跑得我這樣快麼？」

他身子一縱就跑開了。

『你不是梅迪的兒子。你願意我在他的門前給人家捉住嗎？』

小孩似乎有點感動了。

梅——他稍微走近了一點說：『如果我把你藏了起來，你送什麼東西給我呢？』

法——簡勒圖摸了摸身邊掛的一個皮口袋兒，掏出堪一個值五法郎的銀角子，——不用說，這是預備做買火藥用的。福秋勒圖看見銀角子，伸手接了過來，微笑着對他說道：

『不要害怕』。

他立即把靠近房子的一大堆乾草弄了一個大

洞，讓簡勒圖鑽進去。他一面重復掩好，留一個小孔讓他可以通氣；他把外面弄得十分嚴密，使人無從懷疑到這裏邊竟藏着一個人。他蓋好以後，又用了野蠻人一般的機智去找了一隻貓兒，連牠的小貓兒一起捉來，放在草堆上面，使人看起來好像這一堆草是久已不經人動過似的。一切都佈置周密了，他又拿了些灰把簡勒圖經過的地方所留下的血跡，一起都掩好。然後他仍舊若無其事，事的躺在日頭底下。

幾分點以後，一個軍官領着六個穿棕色制服，帶淡黃色的領子的兵，站在梅迪的門口。這個軍官是梅迪的一個遠親。（哥西加風俗極重認遠

親。他名叫推多拉敢巴，是一個孔武有力的人。他曾經拿住過許多罪犯，所以他們十二分的怕他。

——梅——「好呀！孩子！」他一面說着，一面走到福
秋勒圖跟前，「已長得這麼高了！剛才你可曾看
見一個人走這裏經過？」

法 小孩呆呆地答應：「我還沒有你這麼高哩，
堪 大哥。」

「你不久就會到這麼高的。你趕快告訴我，
 可曾看見一個人走這裏經過？」

「我看見一個人走這裏經過麼？」

「是呀！一個人，帶一頂黑緞子的尖頂帽，

——梅 迪 法 堪——

着一件紅夾黑的繡花背心的。」

「一個人帶一頂尖帽子，着一件紅夾黑的繡花背心的嗎？」

「是的，快回答我，別只管學我的話！」

「牧師今天早晨騎着他那匹名叫碧羅的馬經過我們這兒，他還問我爸爸好嗎？我答應他說

——

「你這混蛋，你和我開玩笑！趕快告訴我，簡勒圖走那條路去的？我們要追他，我知道他一定走這兒來的。」

「你何以知道他到這兒來了呢？」

「我何以知道嗎？我知道你看見他的。」

「一個人睡着了如何能看見過路的人經過呢？」

「你這小鬼，你那裏會睡着啊！即使睡着了，鎗聲也要把你驚醒呀！」

「大哥，你以為你的鎗響得厲害嗎？我父親的來福鎗才響哩！」

「你這小光棍！不得好死的！我確知你看見簡勒圖的，說不定就是你把他藏起了。兄弟們，你們進去搜！他只有一隻腳得力，而且以那個賊的聰明，決不會冒昧地跑到那個叢林裏去，況且他一路淋來的血跡確是到這裏來的。」

「我爸爸等一會回來了，看你們怎樣啊！」

福秋勒圖冷笑着問他們。「他回來時如果說你們趁他不在家時抄他的家，我看你們如何答覆！」

「小鬼！你可相信我能使你改口麼？」軍官敢巴氣急了，揪住他的耳朵。「你或者是要我動起刀來，才肯說罷。」

福秋勒圖仍然不動聲色地嘲笑着。

「我的父親是梅迪法堪，」他自豪地說。

「小鬼！你不相信我能把你帶到哥爾隄或是伯士莎去嗎？你如果還不肯告訴我簡勒圖在那兒，我要把你關在地牢裏，放在稻草上，上起腳鍊來。再不然，叫你上斷頭臺！」

小孩子看見他這樣可笑的恐嚇，呵呵大笑起

來。

「我父親是梅迪，」他又重複的說了一句。

一個兵士輕輕地說；「長官，我們別同梅迪發生糾葛罷。」

梅——敢巴真是沒了辦法，低聲的和那已經到屋子裏去搜過的兵士們談着話。他們搜索的經過是很快的，因為哥西加式的小茅舍，只有一間方形的屋子；屋子裏面的用具，不過是桌，椅，板凳之類，和幾隻箱子，以及廚房裏的用具，打獵的用具而已。這時候小福秋勒圖只是捉弄着貓兒廝混，表示取笑那茫然不知所措的軍官和兵士們。

一個兵士來到乾草堆跟前，看着貓兒，用刺

——堪 法 迪 梅——

刀插入草堆，輕輕地撥了幾撥。他聳聳肩，彷彿他以為這是很可笑的。小福秋勒圖裝着不理會，他面上沒有絲毫不安和惶恐的形色。

軍官和他的兵士真是失望得很。他們都望望那面的平原，想打原路折回了。他們的首領深知，迪恐嚇的手段對於梅迪的兒子是不會發生效力的，不如改用「誘之以利」的方法，作一個最後的嘗試。

他說：「小孩子，我知道你是一個最頑皮不過的小狗。你是必不肯告訴我的。但你這樣和我搗亂，你當心點，要不是我給你父親一點面子，我敢發誓，我一定把你捉去。」

「呸！」

「但是現在我不走，候你父親回來，我一起都告訴他，他知道你對我扯了謊，一定非要用鞭子抽到你皮開肉綻不止。」

——梅——
「談都不要談。」

迪——
「你看着。但是，看啊，放好些，我送給你好東西。」

——瑪——
「你最好還是到那些叢林裏去找簡勒圖去罷，大哥，你如其再在這裏同我鬧，耽誤時間愈久，愈是拿他不着了，怕要一個比你聰明的人才拿得着他哩。」

軍官從口袋裏拿出一隻錶來，銀晃晃地，起

碼要值十克郎。他一面提着錶鍊子，一面用心觀察小福秋勒圖看見錶以後的神色。

他說：『你這小光棍，一定很想有這麼一隻很好的錶掛在身上，像孔雀開屏般好去招搖過市，誇耀儕輩。他們如其問你，什麼時候了？你便可以答應他們說：「看我的錶」！』

——法 迪 梅——
『到我年紀大起來的時候，我那做軍官的叔叔會送給我的。』

『不錯，他要送你一隻的。只是他的兒子已經有一隻錶了，不過他的那一隻錶沒有這隻錶好看。但是他年紀還比你小哩。』
小孩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你愛這隻錶麼？小朋友！」

福秋勒圖斜着眼睛瞅了瞅那隻錶，正像人們以雞誘貓的樣子，貓不敢去抓那投到口邊上的一塊肉。牠唯恐那是故意取笑牠的。牠那一對眼睛不時轉到別處去，一心想不爲當前的誘惑所動。牠用舌頭舐着嘴唇，好像對牠的主人說：「你何苦對我如此惡作劇啊！」

——堪
但是軍官敢巴似乎真願意把錶給他似的。福秋勒圖並不伸出手來接受他的贈品，只是帶着一臉苦笑對他說：

「你爲什麼要這樣拿我開心啊？」

「我賭咒，我不是同你開玩笑的；只要你告

——梅迪法塔——

訴我簡勒圖在那兒，這個錶就是你的。」
福秋勒圖不相信地發笑了，把他的兩隻黑眼睛釘住軍官的眼睛，他想從他的眼睛裏看出他所說的話是否忠實。

軍官大聲地說：「如其你告訴了我實話，我不給你這隻錶呢，我的肩章讓你抓了去報官。我並且喊我兵士們來作見證，我決不能抵賴的。」
他一面說，一面提着錶漸漸地靠近，差不多碰着了孩子的蒼白的面龐。他臉上顯然表示着他腦海間的貪心和正義的掙扎。心頭小鹿似的跳得很急促，氣息幾乎滯塞了。這時，在那兒盤旋着搖擺着的錶一步步地逼近了他，甚至於挨着他

——梅迪法塔——

的臉兒。他慢慢的舉起他的右手來，又伸到錶跟前，指頭兒漸漸地和牠接觸；然後錶的重力完全落在他的掌心，雖然軍官仍自鬆鬆地握着錶鍊子不放。……錶的面子是翠藍的，……新擦過的殼子，在日光之下映耀奪目。……這種誘惑的確是迪太强有力了！

這時福秋勒圖舉起他的左手，用大拇指兒向他靠着的草堆輕輕地指了一指，軍官立即會意，把錶鍊子放了手。福秋勒圖覺得錶已完全歸了他的地方。鹿一般伶俐地跳起走了，站在離草堆約有十步的地方。兵士們馬上就動手起來，把一堆乾草抄翻。

不一會，他們看見草堆兒鑽動，一個血淋淋的人，手裏拿着一把短刀，爬了出來。當時他雖然很想站起，無奈腿上的傷痕，痛不可忍，不能立足，便一交跌倒。軍官趕快跑上去用自己的全身的重量壓住他，一面奪下了他的刀，任他如何掙扎，如何抵抗，不一刻他們已將他結結實實地綁起來了。

簡勒圖被他們綁起來了丟在當地，好像一捆乾柴。他掉轉頭來望着福秋勒圖——福秋勒圖已走近他的面前——忿激地——與其說是忿激，不如說是悔慢——說道：

「哼！梅迪的兒子——」

福秋勒圖想到他不應當受他的賄賂，連忙把他所給的那個當五法郎的銀角子擲還了他。簡勒圖睬都不睬，只向軍官坦坦地說：

「我親愛的敢巴，我已經一步都走不得了，只好勞你背我進城罷。」

「你剛才不是跑得小山羊一般的快嗎？」他的逮捕人十分敏捷而且殘忍地答應他。「但是你不要着急，我拿住了你，已經是喜之不盡，就叫我親自背你走里把路我也情願，並不感覺疲乏的；況且，朋友，我們還要用樹枝和你的大衣扎一乘抬床，預備抬你的，到了克力斯波里的農莊上，我們可以有馬了。」

——梅迪法堪——

囚犯簡勒圖說：『既如此，好極了，我希望你們扎那抬床的時候，鋪上些草讓我躺着舒服些，那就更好了。』

兵士們有的忙着砍些橡樹枝子扎抬床，有的忙着替簡勒圖包創痕，大家正忙作一團的時候，梅迪驀地看見梅迪法堪和他的妻子從前面叢林轉角的路上走來。他妻子背着一大口袋的板栗，勾着腰，駝着背，慢慢地走着；梅迪手中拿着一枝鎗，另外還有一枝鎗掛在肩下的皮帶上，信步踱來。當時他們那裏的人都以為男子旅行，除了攜帶防身的武器以外，無論帶些什麼，都是喪失尊嚴的。所以梅迪雖然看着他妻子很疲乏，却不能替他

分勞。

梅迪初次看見兵士上他的門，他還疑心他們是來抓他的。轉念一想：『爲人不做虧心事，夜半敲門心不驚。』他向來不曾做過犯法的事。況且他是個負盛名的人，大家都認他爲一個『出類拔萃』的人。但是他是一個哥西加山間的產兒。哥西加的山民，如其他們打開他們的記憶箱，記起他們過去的一生來，多少做過些犯法的事，譬如殺人放火之類。可是梅迪的良心却比大多數的哥西加人乾淨些；因爲他十年以來，鎗不曾對着人放過，所以他當時並不膽怯。但是他同時也想到：如其有自衛的必要時，倒也是應該有一個適

當的抵禦方法的。

他說：『賢妻，你放下口袋，好生預備着罷。』

——她聽了他的話，連忙放下口袋，他把掛在肩上的鎗遞給她，這樣他自己好像釋了重負。然後他把手中的鎗舉起來，順着叢林夾道的路走來，他想藏身在一棵最大的樹的背後，只要他們現出絲毫敵意，他就放鎗。他的妻子拿着他的後備鎗和子彈，緊緊地跟在他後面，——丈夫同人家爭鬥時，好妻子的職務，就是替他裝子彈。

241 這一方面軍官看見梅迪架好了鎗，鎗尖指着他們，手指按在彈機上，對着他們緩步走來，這

種情形使他感覺到十分的不安。

他想，「假如簡勒圖是他的親戚，或是朋友，而他的意思是在保護他，那末他只要兩粒彈子，一定就如信投到郵箱裏去一般地容易，準可打死我們中的兩個；並且他必也一定不顧我和他的血統關係，還是要打我的。」

——梅迪法——

在這種進退兩難的情形之下，他只好帶着一副勇敢的面具，單身迎上前去，放大膽子，好像十分熟識一般地同梅迪周旋，並且告訴他剛才所發生的事故。但是他暫時的勇氣，敵不住梅迪的聲威；他同梅迪短短的距離，在他看起來好像相隔非常之遠。

——堪 法 迪 梅——

『喂！喂！老朋友，你好呀？我是你的兄弟敢巴，』他大聲地說着。

梅迪一言不發，沈默地站在那兒，寸步不移，這裏敢巴正說話時，梅迪緩緩地把他的來福鎗口向上舉着，等到敢巴來到他跟前時，他的鎗已成了朝天的形式。

軍官伸出手來和他握手，口裏說：『好呀，大哥！久違了！』

『你好呀！』

『我剛才走你門口經過，順便進去看你和比伯哥的；今天我們走的路真不少，但是我儘可以不向你訴苦，有了那麼大的一樁喜事，也很可以

自慰了。大哥，今天簡勒圖那囚犯，已被我拿着了。

計色伯合學說：『謝天謝地！他前星期還偷了我們一隻母山羊去了哩。』

敢巴聽了這話，快樂非常。

梅迪說：『可憐的人，他是餓慌了』。

——法 梅——
梅迪說：『可憐的人，他是餓慌了』。
軍官接着說：『他打起仗來像一隻猛獅似的；』他說時微含怒意，『他殺了我們的一個兵士，還不知足，又把軍官查爾敦的手打斷了；這倒

還不大關緊要，因為查爾敦是一個法國人。……
 後來人不知還不覺地他躲得十分嚴密，假如不是小姪兒福秋勒圖告訴我，我無論如何也找不着

「福秋勒圖嗎？」梅迪大聲地問。

「福秋勒圖嗎？」計色伯也跟着問了。

「正是，簡勒圖躲在你們那一堆乾草裏邊，幸虧小姪兒把他的陰謀告訴我，我才能把他拿住。我將來回去見我們的長官——他的叔叔——時，他一定要送他些好禮物酬勞他；並且我回去見我們的督辦時，他和你的名字都要報告的。」

「呸！見你的鬼！」梅迪低聲說。

此時兵士們已整好了隊伍，簡勒圖已躺在抬床上，他們都已預備好要起身走了。簡勒圖忽然看見梅迪同敢巴站在一塊兒談話，他微露一臉苦

笑，接着回轉頭來望着梅迪的屋門，在門檻上吐了一口唾沫。

「奸賊的宅子！」他大聲的說。

——梅——
人除非到甘心就死的時候，沒有那個敢說梅迪法堪是好賊的。平常假如有人對他說到這兩個字，他只須一刀——用不着第二刀——就可以洗清這種侮辱。但是這一次却不然，梅迪聽了他的話，並不曾有什麼動作，只不過把手覆在額上，好像中了暑似的。

福秋勒圖看見他父親回來了，連忙走進屋子裏去了。一回兒又出來，手裏拿着一碗牛奶，他眼睛垂下着把牛奶送給簡勒圖吃。

「滾開些！」簡勒圖大聲地喝了一句。然後回頭對一個兵士說：「朋友，給我一杯水喝罷。」一個兵遞給他一個水瓶，他接着就喝了。這水就是不久前同他交戰的一個兵給他的。他喝完了水以後，又向他要求把他的手縛在胸前，不要綁在背後。

「把手縛在胸前，好讓我躺着舒服一些，」
——塔法迪——他說。

他們允許了他的要求，軍官舉起手來，做了一個手勢，大家便告別梅迪，起身走了。這裏梅迪一言不發，連忙奔下平原。

差不多過了十多分鐘，梅迪還不曾開口說一

句話。孩子站在旁邊，惶恐地望望他母親，又望望他父親。他看見他父親靠着鎗站着，表示着怒不可遏的樣子望着他。

——梅迪——
『好哇！你幹得好事！』過了許久，梅迪才冷峭而極其平靜地說了。但是知道他的人，却會嚇得魂飛魄散。

——法堪——
『爸爸！』孩子嚇得淚流滿面地這樣喊，戰兢兢的想要跪下去。

『滾開些，我不要看你這賊骨頭！』梅迪大聲地喝着。

走過幾步，小孩子站住動也不敢動，喉嚨裏輕輕地嗚咽着，抽噎着。

計色伯走近他，猛然看見他襯衫口袋裏吊出一截鍊錶子。

「這是誰給你的？」她很嚴厲地問他。

「剛才來的那一位軍官，我的大哥給我的。」

——梅——

梅迪趕上前來一把抓住錶鍊，拖出來狠命地法往旁邊的石頭上一摔，錶登時摔得粉碎。

「女人！」他望着她說，「這是我的兒子嗎？」

計色伯的臉漲了紫紅。

「梅迪，你說的什麼話？你也知道你在同誰

說話嗎？」

「很好！我們一族裏他是第一個奸賊！」
此時福秋勒圖嗚咽的哭聲抽噎得加倍地快。

梅迪圓睜着野貓似的大眼，不轉睛地望着他；最後他把鎗托往地上一放，一回兒又把牠拿起來朝肩上一背，便轉身向到叢林去的那條路走去，又叫福秋勒圖跟着他走。孩子依他的話在後面跟着走來。

——塔法——
手說：計色伯見勢頭不好，從後面趕來，捉着他的

「他到底是你的兒子呀！」她說時聲音發顫，同時用她的一雙黑眼睛釘住她丈夫的雙眼，似乎要從他的瞳孔裏看出他的思想來。

「算了罷！我還是他的父親呢？」梅迪答應她。

計色伯吻了她兒子的臉，便回頭跑到家裏去。梅迪望着大哭，一時又跪在聖母像前虔誠地祈禱。梅迪沿着山路走了將近二百碼的地方，轉入一個小小的山谷，用鎗托在地上敲着試了試土的緊鬆，覺得很容易掘，可以施行他的計劃。他停住了喝道：

「福秋勒圖，走到那塊大石頭跟前！——孩子依他的話，走到那兒去跪了，哀懇着道

「爸爸，別殺我呀！」

『好好地向上帝禱告。』他帶着可怕的聲音再三地說了。

他哽咽地，啞啞地唸了主禱文和教條提要。

——梅—— 每一個禱告完結時，他父親莊嚴地說一聲『阿門』。

『你所知道的禱辭就是這些嗎？』

法 迪 我姑母還教了我聖馬利亞和 *Henry* 兩種禱辭

——堪—— 我也會說的，爸爸。』

『那太長了，但是你不妨唸着。』

那孩子模模糊糊地唸完兩種禱辭。

他父親問：『你唸完了沒有？』

『啊！爸爸！爹爹！饒我罷！饒我罷！我以

後再不做這一類的事了！我去見那位在哥西加做軍官的大哥，竭力請求他不要治簡勒圖的罪罷。

他儘管在那裏哀求，梅迪却不理睬；裝好了的來福鎗，向孩子瞄準。

『上帝恕你，』他說。

孩子瘋狂似的掙扎着想跳上前去抱住他父親的雙膝，但是已經來不及了。梅迪搬了鎗機，砰的一聲，福秋勒圖便石頭一般倒在地上。

梅迪讓死屍躺在地上，他頭也不回，眼也不眨地提着鎗便走回家。他想去拿一柄鐵鏟來掘土把屍身埋好。他剛轉灣走不多遠的路，就遇着計

色伯。她因為聽見鎗聲，知道事情不妙，連忙跑來看他們的情形。

「你幹了什麼來的？」她哭着問。

「幹了公道的事。」

「他呢，在那兒？」

「他嗎？在那山谷裏。我預備去埋他的。他法幸福，禱告上帝之後才死的。我要替他唱一首讚美詩。叫個人去通知我的女婿梯阿竇羅病已去，叫他來與我們同住好了。」（德明校正）

附注 此篇根據東方雜誌中周慧專君的譯文，但那篇譯

文裏面有幾處，經編者就原著及幾種英譯本悉心

校正，特此附識。